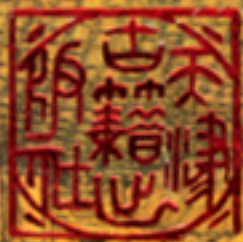


太平廣記

(第一冊)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 文白对照全译 •

太平广记

第一册

卷一——卷二十五

序

《太平广记》是宋代人编的一部大书。因为它编成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 978），所以定名为《太平广记》。全书五百卷，目录十卷，专收野史传记和以小说家为主的杂著。引书大约四百多种，一般在每篇之末都注明了来源，但偶尔有些错误，造成同书异名或异书同名，因而不能根据它作出精确的统计了。现在书前有一个引用书目，共三百四十三种，可是与书中实际引出数目并不符合，大概是宋代之后的人补加的。

《太平广记》是分类编的，按主题分九十二大类，下面又分一百五十多小类，例如畜兽部下又分牛、马、骆驼、驴、犬、羊、豕等细目，查起来比较方便。从内容上看，收得最多的是小说，实际上可以说是一部宋代之前的小说的总集。其中有不少书现在已经失传了，只能在本书里看到它的遗文。许多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小说，就靠《太平广记》而保存了下来。

书里最值得重视的是第四八四至四九二卷，九卷杂传记里所收的《李娃传》、《东城老父传》、《柳氏传》、《长恨传》、《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都是名篇，最早见于本书。还有收在器玩类的《古镜记》，收在鬼类的《李章武传》，收在龙类的《柳毅传》，收在狐类的《任氏传》，收在昆虫类的《南柯太守传》等，也都是非常有名的作品。但是《太平广记》的分类标准并不统一，如讲精怪的《东阳夜怪录》、讲龙女的《灵应传》，都收在杂传记类，按类别就一时不容易找到。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宋初人把一部分唐代传奇称作“杂传记”，还没有用“传奇”这一

名称。

《太平广记》引书很多，有些篇幅较小的书几乎全部收入了，失传的书还可以根据它重新辑录复原，有传本的书也可以用它校勘、辑补。例如《剧谈录》、《阙史》、《三水小牋》等书，引文和现有版本的文字略有不同，就很值得研究。研究古代小说的人都要用《太平广记》作为基本材料。鲁迅编辑《古小说钩沉》和《唐宋传奇集》时就充分利用了本书。他在《破〈唐人说荟〉》一文中指出：“我以为《太平广记》的好处有二，一是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以不必别买许多书。二是精怪，鬼神，和尚，道士，一类一类的分得很清楚，聚得很多，可以使我们看到厌而又厌，对于现在谈狐鬼的《太平广记》的子孙，再没有拜读的勇气。”

《太平广记》的分类，的确便于检查，也很有研究的价值。书中神怪故事占的比重最大，如神仙五十五卷，女仙十五卷，神二十五卷，鬼四十卷，再加上道术、方士、异人、异僧、释证和草木鸟兽的精怪等等，基本上都属于志怪性质的故事，代表了中国文言小说的主流。直到清代《聊斋志异》系列的拟古派小说，都跳不出这个范围。书中神仙加上女仙的故事，共计七十卷，又排在全书的开头，可以看出唐五代小说题材的重点所在，也可以看出宋初文化学术的一种倾向。唐代道教和佛教竞争很激烈，道教虽然不占上风，然而由道士和信奉道教的文人编造出来的神仙故事却影响很大，产生了不少优美动人的小说。例如写方士上天入地寻找杨贵妃的《长恨歌传》就是一篇代表作。唐代小说中的名篇如《柳毅传》、《无双传》、《虬髯客传》以及《杜子春》、《张老》、《裴航》等，也都和道教有关。晚唐五代神仙家的思想更是

弥漫一时，杜光庭就是一个神仙传记的大作家，《太平广记》里收了不少他的著作。宋初的小说还保留着这种风气。《太平广记》的编者把神仙、道术放在异僧、释证等类的前面，显然有尊崇民族的宗教文化的意思。作为小说，宣扬佛法灵验和因果报应的故事虽然可以诱惑一部分读者，但艺术性实在不如神仙故事。唐代小说里往往讲仙女下凡，又有灵丹度世，还有许多神奇灵异的变化，更能眩人耳目。当然，所有神仙鬼怪的故事，都是幻想的产物，一般带有消极出世的宗教迷信的宣传，都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唐代小说的代表作，还应该数那些写人间现实生活的作品写得最好，如完全不带有神怪成分的《柳氏传》、《莺莺传》、《李娃传》等，写作方法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道路上。

中国的小说成熟于唐代。唐代小说的绝大部分收集在《太平广记》里，明清人编印的唐代小说集却往往是改头换面的伪书，所以鲁迅指点读者看唐人小说还是要看《太平广记》。当然，《太平广记》里收的不只是唐代作品，还有不少是汉魏六朝的作品。其中单篇流传的唐代传奇大多已经收入了新的选本，如鲁迅编的《唐宋传奇集》、汪辟疆编的《唐人小说》等书，比较容易见到。但不少已经散失的小说集还很少有经过认真整理的版本，我们要了解宋代之前中国古代小说的全貌，也只能通读《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对后来的文学艺术的影响十分深远。宋代以后，话本、曲艺、戏剧的编者，都从《太平广记》里选取素材，把许多著名故事加以改编。例如演张生、崔莺莺故事的《西厢记》，有各种不同的剧本，这个故事差不多已经家喻户晓了，可是最早保存在《太平广记》里的它的素材《莺莺传》，却很少人知道。

《太平广记》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宝藏，很值得阅读。但

它到底是古代的作品，文字障碍很多，还不便于向广大读者推荐。现在高光、王小克、汪阳等同志发愿为年轻一代的读者扫除障碍，架设桥梁，费了很大工夫，把全书译为现代汉语，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非常高兴其中许多优美的古代小说能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因此乐于为本书作一点粗浅的介绍。

程毅中

1993 年 12 月

太平广记表

臣昉等言：臣先奉敕撰集太平广记五百卷者，伏以六籍既分，九流并起。皆得圣人之道，以尽万物之情。足以启迪聪明，鉴照今古。伏惟皇帝陛下，体周圣启，德迈文思。博综群言，不遗众善。以为编秩既广，观览难周，故使采括菁英，裁成类例。惟兹重事，宜属通儒。臣等谬以谏闻，幸尘清赏，猥奉修文之寄。曾无叙事之能，退省疏芜，惟增腴冒。其书五百卷、并目录十卷、共五百十卷。谨诣东上阁门奉表上进以闻，冒渎天听。臣昉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太平兴国三年八月十三日。

将仕郎守少府监丞臣吕文仲、臣吴淑。

朝请大夫太子中赞善柱国赐紫金鱼袋臣陈鄂。

中大夫太子左赞善直史馆臣赵邻几。

朝奉郎太子中允赐紫金鱼袋臣董淳。

朝奉大夫太子中允紫金鱼袋臣王克贞臣张洎。

承奉郎左拾遗直史馆臣宋白。

通奉大夫行太子率更令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徐铉。

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陈县男食邑三百户臣汤悦。

朝散大夫充史馆修撰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李穆。

翰林院学士朝奉大夫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臣扈蒙。

翰林院学士中顺大夫户部尚书知制诰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

食邑三百赐紫金鱼袋臣李昉。

八月二十五日奉敕送史馆。

六年正月奉圣旨雕印板。

按宋太平兴国间，既得诸国图籍，而降王诸臣，皆海内名士。或宣怨言，尽收用之。置之馆阁，厚其廩饩，使修群书。以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经史子集一千六百九十余种，编成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编成五百卷，分五十五部，赐名太平广记，诏镂板颁行。言者以广记非后学所急，收板藏太清楼。於是御览盛传，而广记之传鲜矣。崇文总目不及广记，夹漈郑樵、乃谓太平御览。别出广记，专记异事。樵自谓博雅，不知於实录、会要诸书曾考订否。余归田多暇，稗官野史，手抄目览。匪曰小道可观，盖欲贤於博奕云尔。近得太平广记观之，传写已久。亥豕鲁鱼，甚至不能以句。因与二三知己秦次山、强绮媵、唐石东，互相校对。寒暑再更，字义稍定。尚有阙文阙卷，以俟海内藏书之家，慨然嘉惠，补成全书。庶几博物洽闻之士，得少裨益焉。嘉靖丙寅正月上元日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十山谈恺书。

太平广记引用书目

史记 汉书 范晔后汉书 魏书 吴书 魏志 蜀志 蜀记
吴志三国志 晋书 宋书 齐纪 唐书 唐史 晋史 后魏书
唐历 国语 史系 南史 北史 史集 晋阳秋 晋春秋
齐春秋 三国典略 唐统纪 唐年补录 年号历 华阳国志
赵书 野史 越绝书 朝野僉载 明皇杂录 开天传信记 大
唐新语 国史补 逸史阙史 南楚新闻 妖乱志 中朝故事
会稽录 谭实录 王氏闻见集 玉堂闲话 耳日记 北梦琐言
唐会要 汉武故事 唐年小录 御史台记 翰林故事 三辅
决录 柳氏史 潭氏史 大业拾遗 国史异纂 国朝杂记 大
唐奇事 大唐杂记 西京杂记 前秦录 转载 三齐要略 论
衡 长沙传 皇览 建康实录 益都耆旧传 王子年耆旧传
闽川名士传 简文谈疏 补录记传 魏文典论 宋明帝自序
梁四公记 汝南先贤传 会稽先贤传 孝子传 孝德传 东方
朔传 尚书故实 说文 书断 法书要录 图书会粹书评 谢
赫画品 名画记 画断 王僧虔名书录 羊欣笔阵图 八朝画
录 韵对 列女传 妒记 杜兰香别传 邺侯外传 太公金匱
颜氏家训 古文琐语 说题辞 文枢竟要 神异经 宣验记
应验记 冥祥记 冥报拾遗 阴德传 感应传 列异传 甄异
传 述异记 异苑 志怪 齐谐记 续齐谐记 搜神记 续搜
神记 灵鬼志 幽明录 洞冥记 旌异记 冥报记 报应录

报冤记 穷神秘苑 还魂记 离魂记 地狱苦记 灵怪集 集
 异记 纂异记 独异志 博异志 玄怪录 续玄怪录 宣室志
 潇湘录 纪闻 辨正论 广异记 通幽记 祥异集验 原化
 记 洽闻记 摭异记 奇事记 闻奇录 祥异记 续异记 卓
 异记 妖怪录 稽神录 八朝穷怪录 甘泽谣 录异诚 神鬼传
 虬髯客传 王子年拾遗记 惊听录 杜阳杂编 异闻记 前
 定录 定命录 警诫录 续定命录 感定录 广古今五行记 谢
 蟠杂说 张璠汉记 两京新记 十道记 成都记 南雍州记
 九江记 盛宏之荆州记 渚宫故事 三秦记 三吴记 南齐记
 三齐记 敦煌新录 陈留风俗传 湘中记 河东记 寻阳记
 襄沔记 十洲记 山河别记 林邑记 桂林风土记 周地图
 记 河洛记 南越志 三峡记 扶南记 南康记 河洛记 汉
 沔记 建安记 新津县图经 渝州图经 陇州图经 建州图经
 歙州图经 黎州图经 通望县图经 朗州图经 陵州图经
 交州记 武昌记 豫章古今记 洞林记 梁京寺记 塔寺记
 顾渚山记 广人物志 山海经 水经 异物志 洞天集 投荒
 杂录 南海异事 海陆碎事 外荒记 江表异同录 玉歆始兴
 记 庄子 墨子 淮南子 管子 抱朴子 贾子 说苑 金楼子
 符子 玉泉子 神仙传 续神仙传 列仙传 集仙传 洞仙
 传 墉城集仙录 仙传拾遗 神仙感遇传 武陵十仙传 十二
 真君传 真诰 列仙谭录 传仙录 汉武内传 玄门灵妙记
 原仙记 三宝感通记 玉匣记 道家杂记 郭氏玄中记 杨雄琴
 清英 曹植恶鸟论 艺文类聚 太原事迹 太原故事 真陵十
 七史 本事诗 抒情诗 白居易集 顾云文集 郑谷诗集 元
 稹长庆集序 韩愈欧阳詹哀辞序 郑处诲撰刘琢碑 李琪集序

皮日休集 贾逵碑 续江氏传 吴兴掌故事 崔龟从自叙
中兴间气集 羯鼓录 中兴书 蔡邕别传 郑德璘传 曹景宗
传 罗昭威传 贺若弼传 赵延寿传 司空图段章传 樊英列
传 女仙传 张氏传 崔少玄本传 高僧传 洛阳伽蓝记 法
苑珠林 三教珠英 金刚经 观音经 灵保集 风俗通 博物
志 崔豹古今注 语林 笑林 笑苑 世说 世说新语 郭颂
世语 笑言 启颜录 说林 剧谈录 云溪友议 幽闲鼓吹
三水小牋 卢氏杂说 桂苑丛谈 会昌解颐录 松窗录 集话
录 嘉话录 戎幕闲谈 因话录 芝田录 乾膺子 酉阳杂俎
谈薮 摭言 玉溪编事 野人闲话 辨疑志 妖乱志 穷愁
志 殷芸小说 刘氏小说 梦书 梦隼 梦系 梦记 梦苑

目 录

第一册

第一卷	1
●神仙一 老子 木公 广成子 黄安 孟岐	
第二卷	16
●神仙二 周穆王 燕昭王 彭祖 魏伯阳	
第三卷	30
●神仙三 汉武帝	
第四卷	59
●神仙四 王子乔 凤纲 琴高 鬼谷先生 萧史 徐福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卫叔卿 张楷 阳翁伯	
第五卷	76
●神仙五 王次仲 墨子 刘政 孙博 天门子 玉子 茅濛 沈羲 陈安世	

第六卷 94

- 神仙六 张子房 东方朔 王乔
周隐遥 刘商

第七卷 109

- 神仙七 白石先生 皇初平 王远
伯山甫 马鸣生 李八百 李阿

第八卷 126

- 神仙八 刘安 阴长生 张道陵

第九卷 146

- 神仙九 李少君 孔元方 王烈
焦先 孙登 吕文敬 沈建

第十卷 162

- 神仙十 河上公 刘根 李仲甫
李意期 王兴 赵瞿 王遥
陈永伯有目无文

第十一卷 178

- 神仙十一 泰山老父 巫炎 刘凭
栾巴 左慈 大茅君

第十二卷 196

- 神仙十二 壶公 蓟子训 董奉 李常在

第十三卷 213

- 神仙十三 茅君 孔安国 尹轨 介象
苏仙公 成仙公 郭璞 尹思

第十四卷 235

- 神仙十四 刘子南 郭文 嵩山叟
许真君 吴真君 万宝常 李筌

第十五卷 253

- 神仙十五 道士王纂 真白先生 桓闾
兰公 阮基

第十六卷 269

- 神仙十六 杜子春 张老

第十七卷 286

- 神仙十七 裴谡 卢李二生 薛肇

第十八卷 300

- 神仙十八 柳归舜 元藏几 文广通
杨伯丑 刘法师

第十九卷 315

- 神仙十九 马周 李林甫 郭子仪 韩滉

第二十卷 329

- 神仙二十 阴隐客 谭宜
王可交 杨通幽

第二十一卷 344

- 神仙二十一 孙思邈 司马承祯 尹君
第二十二卷 358
- 神仙二十二 罗公远 仆仆先生 蓝采和
第二十三卷 374
- 神仙二十三 王远知 益州老父 崔生
冯俊 吕生 张李二公
第二十四卷 389
- 神仙二十四 许宣平 刘清真 张殖
萧静之 朱孺子
第二十五卷 401
- 神仙二十五 采药民 元柳二公

太平广记卷第一 神仙一

老 子 木 公 广成子 黄 安 孟 岐

老 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虽受气天然，见于李家，犹以李为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盖神灵之属。或云，母怀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时，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谓之老子。或云，其母无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适至李树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或云，上三皇时为玄中法师，下三皇时为金阙帝君，伏羲时为郁华子，神农时为九灵老子，祝融时为广寿子，黄帝时为广成子，颡顼时为赤精子，帝尝时为禄图子，尧时为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为真行子，殷汤时为锡则子，文王时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皆见于群书，不出神仙正经。未可据也。葛稚川云：洪以为老子若是天之精神，当无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劳。背清澄而入臭浊，弃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则有道术，道术之士，何时暂乏。是以伏羲以来，

至于三代，显名道术，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学之徒，好奇尚异，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说。其实论之，老子盖得道之尤精者，非异类也。按史记云：老子之子名宗，事（明吴郡沈氏野竹斋抄本——以后简称明抄本；清陈鱣校本——以后简称陈校本；“事”作“仕”。）魏为将军，有功，封于段。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玄孙瑕，仕于汉。瑕子解，为胶西王太傅，家于齐。则老子本神（宋贾翔犹龙传序云：老子本亦人灵，神字疑讹。）灵耳，浅见道士，欲以老子为神异，使后代学者从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长生之可学也。何者，若谓老子是得道者。则人必勉力竞慕；若谓是神灵异类，则非可学也。或云：老子欲西度关，关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从之问道。老子惊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号。亦不然也。今按《九变》及《元生十二化经》，老子未入关时，固已名聃矣。老子数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尔者，按《九宫》及《三五经》及《元辰经》云：人生各有厄会，到其时，若易名字，以随元气之变，则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余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会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当以史书实录为主，并老（《太平御览》六五九，引神仙传无老字。）仙经秘文，以相参审。其它若俗说，多虚妄。洪按《西升中胎》及《复命苞》及《珠韬玉机》（明抄本“機”作“机”，《初学记》二三《御览》三六三，引《神仙传》作“札”。当是札讹为机，写作機。）《金篇内经》，皆云：老子黄白（《艺文类聚》七八、《太平御览》三六三引无白字。）色，美眉，广颡长耳，大目疏齿，方口厚唇；额有三五达理，日角月悬；鼻纯骨双柱，耳有三漏门；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时为守藏史，至武王时为柱下史。

时俗见其久寿，故号之为老子。夫人受命，自有通神远见者，禀气与常人不同，应为道主，故能为天神所济，众仙所从。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一，思神历藏，行气炼形，消灾辟恶，治鬼养性，绝谷变化，厌胜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书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记者也，自有目录。其不在此数者，皆后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老子恬淡无欲，专以长生为务者，故在周虽久，而名位不迁者，盖欲和光同尘。内实自然，道成乃去，盖仙人也。孔子尝往问礼，先使子贡观焉。子贡至，老子告之曰：“子之师名丘，相从三年，而后可教焉。”孔子既见老子，老子告曰：“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也。”孔子读书，老子见而问之曰：“何书？”曰：“易也。圣人亦读之。”老子曰：“圣人读之可也，汝曷为读之？其要何说？”孔子曰：“要在仁义。”老子曰：“蚊虻嚼肤，通夕不得眠。今仁义惨然而汨人心，乱莫大焉。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照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区矣。夫子修道而趋，则以至矣，又何用仁义！若击鼓以求亡羊（明抄本“羊”作“子”）乎？夫子乃乱人之性也。”老子问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献人，则人莫不献之其君；使道而可进人，则人莫不进之其亲矣；使道可告人，则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传人，则人莫不传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无他也，中无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诵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余君而不见用，甚矣人之难说也。”老子曰：“夫六艺，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陈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陈迹也。迹者履之出，而

迹岂异哉？”孔子归，三日不谈。子贡怪而问之。孔子曰：“吾见人之用意如飞鸟者，吾饰意以为弓弩射之，未尝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饰意以为走狗而逐之，未尝不衔而顿之也；人之用意如渊鱼者，吾饰意以为钩缁而投之，未尝不钓而制之也。至于龙，乘云气，游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见老子，其犹龙乎，使吾口张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缩，神错而不知其所居也。”阳子见于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猱之捷，所以致射也。”阳子曰：“敢问明王之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以（明抄本“以”作“似”）不自己；化被万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称其名；位乎不测而游乎无有者也。”老子将去而西出关，以升昆仑。关令尹喜占风气，逆知当有神人来过，乃扫道四十里。见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国，都未有所授，知喜命应得道，乃停关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赁于老子，约日雇百钱，计欠甲七百二十万钱。甲见老子出关游（明抄本“游”作“远”）行，速索偿不可得，乃倩人作辞，诣关令，以言老子。而为作辞者，亦不知甲已随老子二百余年矣，唯计甲所应得直之多，许以女嫁甲。甲见女美，尤喜，遂通辞于尹喜。得辞大惊，乃见老子。老子问甲曰：“汝久应死，吾昔赁汝，为官卑家贫，无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与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语汝到安息国，固当以黄金计直还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张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于地，丹书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复使甲生，乃为甲叩头请命，乞为老子出钱还之。老子复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钱二百万与甲，遗之而去。并执弟子之礼，具以长生之事授喜。喜又请教诫，老子语之五千言，喜退而书之，名曰《道德经》焉。尹喜行其道，亦得仙。汉

窦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诸窦，皆不得不读，读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谧然，而窦氏三世保其荣宠。太子太傅疏广父子，深达其意，知功成身退之意，同日弃官而归，散金布惠，保其清贵。及诸隐士，其遵老子之术者，皆外损荣华，内养生寿，无有颠沛于险世。其洪源长流所润，洋洋如此，岂非乾坤所定，万世之师表哉。故庄周之徒，莫不以老子为宗也。（出《神仙传》）

老子姓李，名重耳，字伯阳，是春秋时代楚国苦县曲仁里的人。传说他的母亲有一次看见空中大流星飞过后就怀了身孕。由于是上界的神灵之气出现在李家，所以老子生下后姓了凡人的李氏。有人说，老子生于开天辟地之前，是天的精灵神魄，自然就是神灵了，又有人说，老子的母亲怀了他七十二年才剖开左腋生下了他，一出生就是白发苍苍，所以才名叫老子。有人说老子的母亲没有丈夫，他是随母亲娘家而姓李的。也有人说老子的母亲碰巧是在李树下生了老子，老子一出生就能说话，指着李树说：“就用它作我的姓吧。”还有人说，老子在上三皇时是玄中法师，下三皇时是金阙帝君，伏羲氏时是郁华子，神农氏时是九灵老子，祝融时是广寿子，黄帝时是广成子，颛顼时是赤精子，帝喾时是禄图子，尧时是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是真行子，殷商时是锡则子，周文王时是文邑先生。还有一种说法，说老子是文王的守藏史。有的说，老子在越国就是范蠡，在齐国就是鸱夷子，在吴国就是陶朱公。这些传说在各种书籍中都有记载，但都不是出自神仙经书的正式传记中，没有什么依据。晋代的道学

大师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曾说：“我认为老子如果真是上天的精灵神人，就会世世代代都出现在人间，放弃他尊贵的身份混迹于凡夫俗子之中，专门从事人间辛劳的工作，背离神界的清明高洁而进入人间的庸俗龌龊，抛弃天界的官位而接受人间的封爵。自有天地以来就有道术，修炼道术的人更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从伏羲以来，到夏、商、周三代，著名的道家世代都有，何止仅仅是一位老子呢？这都是因为后来的一些学道的人们为了推崇老子而夸大其词，才编造了那些奇闻异说以耸人听闻罢了。实事求是地说，老子就是在研究道学上成果最突出的一个人，而绝不是什么神仙异类。”根据《史记》上记载，老子的儿子叫李宗，在魏国作过将军，由于有功被封邑在段干（地名）。李宗的儿子是李汪，李汪的儿子是李言，李言的玄孙李瑕。在汉朝作过官。李瑕的儿子李解，当过胶西王的太傅，家在齐国。老子本人十分聪慧机灵，所以有些浅薄的道士想把老子描绘成神仙，好让后人更崇拜他学习他。殊不知这样一来使得普通的人们更认为老子是长生不老的神仙，根本学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老子只是个得了道的凡人，人们一定会努力学他，如果说老子自来就是神仙，人们会望而生畏不知从何学起了。据说老子要出关到西方去，守关的令尹名叫喜，知道老子不是一般人，就向他问道术。老子听了又惊又怪，竟吐出舌头来半天没收回去，从此才有了“老聃”这个称号，其实这个说法不对。根据《九变》及《元生十二化经》的记载，老子没进关时已经有了“老聃”这个别号了。老子改过好几次名字，不仅是一个“聃”字而已。他所以改名，是根据《九宫》、《三五经》、《元辰经》上说的，人这一生会有几次命运中的坎坷，每到一“坎儿”的时候，如果能改一下名字，

以顺应运气的变化，就可以平安消灾延年益寿。现在一些有道术的人，也常常这样做。老子在周朝活了几百多年，这么长的时间里，必然会有多次的厄运坎坷，所以老子改名的次数也就必然多了些。如果想准确地考证确定老子的生平，还是应该以史书上的正式的记载为主，并参考一些神仙的经传秘文。其它一些世俗的传说大都很荒诞，不可凭信。葛洪按《西升中胎》及《复命苞》和《珠韬玉机》、《金篇内经》等典籍上的记载说，老子皮色黄白，眉毛很美，额头宽阔耳朵很长，眼睛很大，牙齿稀疏，四方大口嘴唇很厚。他的额头有十五道皱纹，额角两端似有日月的形状。他鼻子很端正，有两根鼻骨，耳朵上有三个耳孔。他一步可跨一丈，双手上有十道贵人的纹路。周文王时，老子做守藏史（管库的官名），到武王时，他还担任柱下史（相当秦汉的御史），人们看他如此长寿，就称他为“老子”。凡是受命于天的人，必然是通达灵异的人，他的禀赋气质也与平常人不同，这样的人理所当然成为道家的首领，也自然会得到天神的佑助和神仙们的呵护。老子济助世人的法术有九种丹八种石，有金酒、金液等仙药；此外，以“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的玄学修养心性，运气炼身，消灾辟邪，清除鬼魅，并不食五谷、超脱变化之法，有符咒教戒、驱使鬼魅之法。老子的道术共有九百三十卷，符术十卷，这些都在他的著作中详载，有目录可查。凡不在他著作中的，都是后来的道士们私自增添的，并不是老子本人的著作。老子为人清心寡欲，专心致志于修炼长生之道，所以他在周朝虽然时间很久，但在官位上没有什么升迁，他始终于世无争。他效法、自然、道术修炼成功后就羽化而去，进入天界成了仙人，这是必然的事。孔子曾经去向老子请教《礼》方面的学问，先派了他的学生子贡去

拜见。子贡见到老子后，老子对子贡说：“你的老师叫孔丘，他如果跟随我三年，然后我才能教他。”孔子见了老子，老子对孔子说：“善于经商的人虽然富有但却像什么也不拥有，德高的君子往往像个愚笨的人一样毫不外露。你应该尽快去掉你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因为这些东西对你没有一点好处。”有一次老子问孔子读什么书，孔子说在读《周易》，并说圣人都读这本书。老子说：“圣人读它可以，你为什么要读它呢？这本书的精髓是什么？”孔子说：“精髓是宣扬仁义的。”老子说：“所谓仁义，是一种白白惑乱人心的东西，就像夜里咬得人不能睡觉的蚊虫一样，只能给人们增加混乱和烦恼罢了。你看，那鸿鹄不用每天洗浴羽毛就自然雪白，乌鸦也不用每天染墨而自然漆黑。天自来高，地自来厚，日月自来就放射光芒，星辰自来就是排到有序，草木生来就有区别。你如果修道，就顺从自然存在的规律，自然就能够得道。宣扬哪些仁义之类的有什么用呢，那不和敲着鼓去寻找丢失的羊一样可笑吗？你是在破坏自然规律，败坏人的天性啊！”老子又问孔子，“你已经得道了吧？”孔子说：“我求了二十七年，仍然没有得到啊。”老子说：“如果道是一种有形的东西可以拿来献人，那人们会争着拿它献给君王。如果道可以送人，人们就会拿它送给亲人。如果道可以说得清楚，人们都会把它告诉自己的兄弟。如果道可以传给别人，那人们都会争着传给自己的子女了。然而上面说的那些都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一个人心里没有正确的对道的认识，那道就绝不会来到他心中的。”孔子说，“我研究《诗经》、《书经》、《周礼》、《周乐》、《易经》、《春秋》，讲说先三治国之道，深明周公、召公成功之路，我以此谒晋了七十多个国君，但都不采用我的主张。看来人们是太难说服

了！”老子说，“你那‘六艺’全都是先王时代的陈旧历史，你说哪些又有什么用呢？你现在所修的，也都是些陈陈相因的旧东西。‘迹’就是人的鞋子留下的印迹，脚印和脚印，还能有什么不同吗？”孔子从老子哪儿回来，三天没有说话。子贡很奇怪地问是怎么回事了，孔子说：“我如果遇见有人的思路像飞鸟一样放达时，我可以用我似弓箭般准确锐利的论点射住他制服他。如果对方的思想似麋鹿一样奔驰无羁，我可以用猎犬来追逐它，一定能使他被我的论点所制服。如果对方的思想像鱼一样遨游在理论的深渊中，我可以用钓钩来捕捉他。然而如果对方的思想像龙一样，乘云驾雾，遨游于太虚幻境，无影无形捉摸不定，我就没法追逐和捕捉他了。我见到老子，觉得他的思想境界就象遨游在太虚中的龙，使我干张嘴说不出话，舌头伸出来也缩不回去，弄得我心神不定，不知道他到底是人还是神啊。”阳子见到老子，老子对他说，“虎豹由于身上有花纹，猿猴因为过分敏捷，所以才招人射杀。”阳子问老子，君王很英明的统治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老子说：“一位真正英明的君王，应该他虽有盖世的功劳但老百姓却不知道。他使万物都井井有条，而老百姓认为本来就应该是那样。他德行很高但老百姓却并不歌颂他的名字。他在位或不在位都于天下百姓没有什么关系。”老子将要出关西去，打算登昆仑山。守关的令尹喜通过占卜预知会有神人从这里经过，就命人清扫了四十里道路迎接，果然是老子来了。老子出行以来，在中原一带都没有传授过什么，他知道令尹喜命中注定该得道，就在那里停留下来。有一个叫徐甲的人，从少年时受雇于老子作仆人，老子每天大约应付给他一百钱，一共欠了他七百二十万钱的工钱。徐甲见老子出关远行，想尽快讨回自己的工钱又怕

不可能，就求人写了状子告到令尹喜那里。替徐甲写状子的人并不知道徐甲已跟随老子二百多年了，只知道他如果索回老子所欠的工钱就会成为富翁，就答应把女儿嫁给徐甲。徐甲见那女子很美，更加高兴，就把告老子的状子递交给令尹喜。令尹喜看了状子大吃一惊，就去告诉了老子。老子对徐甲说：“你早就该死了。我当初因为官小家穷，连个替我打杂的人都没有，就雇了你，同时也就把‘太玄清生符’给了你，所以你能一直活到今天。你为什么要告我呢？我当初曾答应你，如果你将来进入了‘安息国’，那时我会用黄金计算你的工钱全数还给你。你怎么竟这样急得等不了呢？”说罢就让徐甲面向地下张开嘴，只见那‘太玄真符’立刻被吐了出来，符上的朱砂字迹还像刚写时一样，而徐甲则顿时变成了一具枯骨了。令尹喜知道老子是神人，就跪下磕头为徐甲求情，并自愿替老子还欠债。老子就把那太玄真符又扔给徐甲，徐甲立刻复活了。令尹喜就给了徐甲二百万钱打发他去了。令尹喜向老子恭敬地执弟子之礼，老子就把长生之道的秘方授给了令尹喜。令尹喜又向老子请求更进一步的教导训诫，老子就口述了五千字，令尹喜回去后记了下来，这就是老子著名的经典《道德经》。令尹喜按照老子的教导去修行，果然也成了仙。汉代的窦太后崇尚老子的著作，孝文帝及窦氏家族人人都必须读老子的书，读后都获益匪浅。所以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时，天下太平国运兴盛，而窦氏三代也保住了他们的富贵和皇帝的恩宠。太子的老师疏广父子也深深理解老子的道义，知道功成身退的道理，父子二人同一天辞官回家，把他们的财富散给了穷人，以保持高贵的节操。后来的那些隐士们，凡是遵从老子道术的，都是抛弃了世俗的荣华富贵，着力于养身修性，而没有在险恶的乱世

遭到颠沛坎坷。老子的学说和道术渊博深遂，流传很广，这难道不是乾坤所定，值得后代万世向他师法学习的吗？所以庄周一派的门徒，也都把老子奉为他们的宗师了。

木 公

木公，亦云东王父，亦云东王公。盖青阳之元气，百物之先也。冠三维之冠，服九色云霞之服，亦号玉皇君。居于云房之间，以紫云为盖，青云为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官，巨亿万计。各有所职，皆禀其命，而朝奉翼卫。故男女得道者，名籍所隶焉。昔汉初，小儿于道歌曰：“着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时人皆不识，唯张子房知之。乃再拜之曰：“此乃东王公之玉童也。盖言世人登仙，皆揖金母而拜木公焉。”或云，居东极大荒（“荒”原作“芦”，据明抄本改。）中，有山焉，以青玉为室，深广数里。僚荐真仙时往谒，九灵金母（“母”原作“丹”，据本书卷六十三骊山姥条改）一岁再游其宫，共校定男女真仙阶品功行，以升降之，总其行籍，而上奏元始，中开玉晨，以禀命于老君也。天地劫历，阴阳代谢，由运兴废，阳九百六，举善黜恶，靡不由之。或与一玉女，更投壶焉。每投，一投十（说郭七引“十”作“千”）二百梟。设有入不出者，天为口囓（呼监切）嘘（囓呼者，言开口笑也）。梟而脱悟不接者，天为为嗤。儒者记而详焉。所谓王者，乃尊为贵上之称，非其氏族也。世人以王父王母为姓，斯亦误矣。（出《仙传拾遗》。明抄本作《神仙传拾遗》）

木公，有些地方称他为“东王父”，或者称他为“东王公”，说他产生于春天阳光的元气中，是万物的始祖。木公头上戴着象征着天、地、人三界的帽子，穿着九色云霞制成的袍服，人们也称他为“玉皇君”。木公住在九霄云中，以紫云作他的车伞盖，以青云筑成他的城池。他的身边侍立着仙童和身上散发着异香的玉女。他所管辖的仙官有亿万名，都各司各的职务，恭谨地遵奉着他的圣命，朝拜护卫着他。这些仙官，都是人间男女中得道的人，人们得道之后就隶属于仙籍了。过去汉朝初年时，有一个小孩在道旁唱道：“着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当时人们都不懂这首儿歌说的是什么意思，只有张良（字子房）知道，就向小孩恭敬地下拜，并说：“这孩子就是东王公身边的玉童。他说的就是人间能够成仙的人都要向金母、木公叩拜啊。”还有一种传说，说极东的大荒之中有一座高山，木公就住在这山中用青玉盖的房子里，这房子的长和宽都有好几里地。神界的仙人们时常到这里来朝拜木公。九灵金母也每年到这个宫中来考查男女神仙们的品行功德，以决定他们的升降，并把他们的功绩上奏给元始天尊，同时报到玉晨宫中的太上老君那里听候裁定。天地的劫数，阴阳的替代、运行和兴衰，每九千九百年轮回一次的“阳九”和“百六”，以及善恶扬善等具体事情，都是这样决定的。有时也由一名玉女用投壶的方式来决定，用箭向特制的猫头鹰口中投掷，每一局投一千二百次。如果箭落入猫头鹰口中不出来，天神就会开口大笑。如果箭落在猫头鹰嘴外边，天神就会撇着嘴冷笑。有些学土的著作中对这些情况记述得很详细。人们常说的“王”，是对贵人的一种尊称，并不代表神人的姓氏和宗族。比如，人世间以王父、王母为姓，是完全错误的。

广成子

广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黄帝闻而造焉。曰：“敢问至道之要。”广成子曰：“尔治天下，禽不待候而飞，草木不待黄而落，何足以语至道？”黄帝退而闲居三月，后往见之，膝行而前。再拜请问治身之道。广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净必清，无劳尔形，无摇尔精，乃可长生。慎内闭外，多知为败。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得我道者上为皇，失吾道者下为土。将去汝入无穷之门，游无极之野，与日月参光，与天地为常。人其尽死。而我独存矣。”（出《神仙传》）

广成子是古代的一位神仙，住在河南临汝西南崆峒山的一个石洞里。黄帝听说后曾专程去拜访他，向他请教修炼道术的要诀。广成子对黄帝说，“你所治理的天下，候鸟不到迁徙的季节就飞走，草木还没黄就凋落了，我和你这样的人有什么可谈呢？”黄帝回去后三个月不理朝政，什么事都不干，然后又去见广成子，很恭敬地跪着走到广成子面前，再三叩拜求教修身的方法。广成子回答说：“修道所达到最高境界就是心中一片空漠，即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什么。凝神静修，你的肉体必然就会十分洁净，你的心神也会非常清爽。不使你的身体劳顿，不使你的精神分散，你就可以长生。注重内心的修养，排除外界的干扰，知道过多的俗事会败坏你的真性。我能牢牢的专注于养性，永远心境

平和清静无为，所以活了一千二百岁，而形体上没有一点衰老的迹象。得到我道术的可以成为君王，失去我道术的只能成为凡俗之辈。我的道将把你引向无穷之门，游于无极的原野，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凡人都将死去，而得我道的人却会长存于天地之间。

黄 安

黄安，代郡人也。为代郡卒，云卑猥不获，处人间执鞭。推荆（明抄本、陈校本“推”作“怀”。荆下有“而”字。）读书，画地以计数，一夕地成池。时人谓安舌耕。年可八十余，强视若童子。常服朱砂，举体皆赤，冬不著衣。坐一龟，广长三尺，时人间此龟有几年矣，曰：昔伏羲始造网罟，得此龟以授吾，其龟背已平矣。此虫畏日月之光，二千年则一出头，我生此虫已五出头矣。”行则负龟而趋，世人谓安万岁矣。（出《洞冥记》）

黄安是代郡人，在郡衙里当差。上司见他形象丑陋，就让他当车夫，拿着荆条鞭子赶马。然而他常常把荆条鞭子别在腰间去刻苦读书，用手指在地上画着记数。一天晚上，他画字的那块地变成了水池子。当时人们都说黄安是一个勤奋读书的“舌耕人”。黄安八十岁时，眼力还像少年一样锐利。他经常吃朱砂，全身都光着，冬天也不穿衣服，坐在一个三尺宽三尺长的大乌龟上。有人问他那龟有多少年了，黄安说：“远古时伏羲氏造了网，捕到了这个龟送给了我。现在这龟背让我骑得都磨平了。这个家伙怕

日月的光亮，两千年才伸一次头出来看看。我生下来时，这只龟已经伸了五次头了。”黄安要出门就背着乌龟走路，人们都说，黄安已经活了一万年了。

孟 岐

孟岐，清（清原作青。据明抄本、陈校本改。）河之逸人，年可七百岁。语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时侍周公升坛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与之，岐常宝执，每以衣裾拂拭。笏厚七分，今锐欲折。恒饵桂叶，闻汉武帝好仙，披草莱（明抄本莱作盖。《洞冥记》同。）而来，武帝厚待之。后不知所之。（出《洞冥记》）

孟岐是清河的一位隐居的高士，已经有七百岁了。他说起周朝的事十分熟悉，就像昨天的事一样。他曾侍从着周公姬旦登上拜相的神坛，还用手摸过西周成王姬诵的脚。周公曾送给他一个玉制的笏板，他十分珍爱，经常用衣襟擦它。这只玉笏有七分厚，天长日久，被他擦得非常薄了，薄得都快断了。孟岐长期以桂叶当饭吃，他听说汉武帝爱好求仙问道，就披着草编的斗篷去见他。汉武帝非常优厚地接待了他，后来孟岐就不知去向了。

太平广记卷第二 神仙二

周穆王 燕昭王 彭祖 魏伯阳

周穆王

周穆王名满，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不还，穆王乃立，时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岁。王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车辙马迹，遍于天下，以仿黄帝焉。乃乘八骏之马，奔戎，使造父为御。得白狐玄貉，以祭于河宗。导车涉弱水，鱼鳖鼃鼃以为梁。逐登于春（春原作春。据明抄本改。）山，又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王母谣曰：“白云在天，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王答曰：“余归东土，和洽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又至于雷首太行，遂入于宗周。时尹喜既通流沙草栖于终南之阴，王追其旧迹，招隐士尹辄、杜冲，居于草栖之所，因号楼观。从诣焉。（焉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祭父自郑圃来谒，谏王以徐偃之乱。王乃返国，宗社复安。王造昆仑时，饮蜂山石髓，食玉树之实，又登群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飞灵冲天之道。而示迹托形者，盖所以示民有终耳。况其饮琬琰之膏，进甜雪之味，素莲黑枣，碧藕白橘，皆

神仙之物，得不延期长生乎。又云，西王母降穆王之宫。相与升云而去。（出《仙传拾遗》）

周穆王名字叫姬满，是房太后生的，父亲是周昭王。昭王南巡时死在途中，就立了穆王为周朝的国君。当时穆王已经五十岁了，在位五十四年，活了一百零四岁。穆王年轻时就喜欢修炼成仙的道术，想学黄帝那样乘车马游遍天下的名山大川。于是他坐着八匹骏马拉的车奔赴西北戎族聚居的地方，为他驾车的是周时最有名的驭手造父。在路上，穆王得到一只白狐狸一只黑貉子，用它们祭祀了河神。他的车驶到据说连羽毛都浮不起来的弱水时，河里的鱼、龟、鳄鱼等自动为他搭起了桥让他的车通过。接着穆王登上了泰山，在天界的瑶池上会见了西王母，并和她一起畅饮。在酒席上，西王母唱道：“天上飘着悠悠白云，道路啊漫长得无穷无尽。无数的高山大河把我们阻隔，从此一别将难通音信。然而你将长生不老，相信以后还能重逢。”穆王说，“我回到神州故土以后，将使华夏各国都能和睦相处，使万民都过上平等富足的生活，到那时我会再来看望你。”过了三年，穆王又出行于原野，到了山西的雷首山和太行山，然后又回到周朝的都城镐京（今西安市西南）。当时令尹喜已经跋涉过流沙和草地到了终南山之北，周穆王也追随着他走过的路，请来了隐士尹辄、杜冲，他俩都住在草地树上搭的屋子里，周穆王也来和他们同住，他们的住处被称为“楼观”。后来祭父从郑圃赶来拜见穆王，报告说徐偃造反作乱，穆王才又回到国里平复了作乱，使社稷平安。穆王登昆仑山时，喝的是蜂山石缝中的甘泉，吃的是玉树上的果

实，又登上西王母居住的群玉山，全部得到了腾云飞升的道术。他之所以还以凡人的形象在世间出现，是想现身说道，告诉人们修炼的结果。何况穆王喝的是玉石制成的膏浆，吃的昆仑山上的甜雪，还有素莲、黑枣、碧藕、白桔等仙果，怎能不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呢？传说西王母曾降临到周穆王的宫中，两个人一块驾云飞升，进入了天宫。

燕昭王

燕昭王者，咍王（明许自昌刻本——以后简称许刻本——咍王作王咍）之子也。及即位，好神仙之道。仙人甘需臣事之，为王述昆台登真之事，去嗜欲，撤声色，无思无为，可以致道。王行之既久，谷将子乘虚而集，告于王曰：“西王母将降，观尔之所修，示尔以灵玄之要。”后一年，王母果至。与王游燧林之下，说炎皇钻火之术。然绿桂膏以照夜，忽有飞蛾衔火，集王之宫。得圆丘砂珠，（砂珠原作朱砂。据明抄本、陈校本改。）结而为佩。王登捥（明抄本捥作掘。本书卷四零二引拾遗记作握。）日之台，得神鸟所衔洞光之珠，以消烦暑。自是王母三降于燕宫，而昭王徇于攻取，不能遵甘需澄静之旨，王母亦不复至。甘需白：“王母所设之饌，非人世所有，玉酒金醴，后期万祀，王既尝之，自当得道矣。但在虚疑纯白。保其遐龄耳。”甘需亦升天而去。三十三年，王无疾而殂，形骨柔软，香气盈庭。子惠王立矣。（出《仙传拾遗》）

燕昭王是哱王的儿子，即位以后，非常爱好修炼成仙的术。他朝中有个叫甘需的大臣就是个仙人，常给燕昭王讲述登昆仑山修道的事，告诉他只要去掉心中的私欲，不接触女色和游乐，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作，清心寡欲，就可以得道。燕昭王照甘需的要求实行了很久。有一次仙人谷将子驾云来到燕昭王宫中对他讲，“西王母将要降临，她要看看你修道的情况，指点你修炼的诀窍。”过了一年，西王母果然降临，和燕昭王一起在燧林游玩，告诉他炎帝钻木取火的方法。到了夜间，就点燃起桂树的膏脂照明，这时突然有很多飞蛾口衔着火聚集到燕昭王宫中，火球变成了圆丘形的砂珠，燕昭王就把它串成了玉佩。燕昭王登上离太阳最近的一座高台上，得到了神鸟衔来的一颗宝珠，这宝珠能使人避开太阳的炎热。后来西王母又三次降临燕昭王的宫中。而燕昭王忙于攻城略地，处理国事，没有遵照甘需当初说的话去静心修炼，王母就再也没来过。甘需说：“西王母所设的酒宴，不是人世间的东西，那些玉酒金液，都是需要万年的时间酿制用来供神仙享用的，燕昭王既然吃了，自然就得道了，只要虚心高洁的静修，自然会保持长生的。”后来甘需也升天而去，三十三年后，燕昭王无病而死。他死后身体骨骼十分柔软，身上散发出的香气溢满于宫中。燕昭王死后，他的儿子惠王作了国君。

彭祖

彭祖者，姓籛讳铿，帝颛顼之玄孙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恤世务，不营名誉，不饰车服，唯以养生治身为事。王闻之，以为大夫。常称疾闲居，不与政事。善于

补导之术，服水桂云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沉重，终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诡惑变化鬼怪之事。窈然无为，少周游，时还独行，人莫知其所诣，伺候竟不见也。有车马而常不乘，或数百日，或数十日，不持资粮，还家则衣食与人无异。常闭气内息，从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体，舐唇咽唾，服气数十，乃起行言笑。其体中或瘦倦不安，便导引闭气，以攻所患。心存其体，面（明抄本面上有头字）九窍，五脏四肢，至于毛发，皆令具至。觉其气云行体中，故于鼻口中达十指末，寻即体和。王自往问讯，不告。致遗珍玩，前后数万金，而皆受之，以恤贫贱，无所留。又采女者，亦少得道，知养性之方，年二百七十岁，视之如五六十岁。奉事之于掖庭，为立华屋紫阁，饰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辘轳，往问道于彭祖。既至再拜，请问延年益寿之法，彭祖曰：“欲举形登天，上补仙官，当用金丹，此九召（杜光庭《墉城集仙录》卷六，采女条“九召”作“元君”。是。）太一，所以白日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为。其次当爱养精神，服药草，可以长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虚飞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纵服药无益也。能养阴阳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问也。吾遗腹而生，三岁而失母，遇犬戎之乱，流离西域，百有余年。加以少枯，丧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数遭忧患，和气折伤。冷热（明抄本无热字。陈校本冷热二字作令）肌肤不泽，荣卫焦枯，恐不度世。所闻浅薄，不足宣传。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传言千岁，色如童子，步行日过五百里，能终岁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问也。”采女曰：“敢问青精先生是何仙人者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化为鸟兽，游浮青云；或潜行江海，翱

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间而人不识，或隐其身而莫之见。面生异骨，体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虽有不死之寿，去人情，远荣乐，有若雀化为蛤，雉化为蜃，失其本真，更守异气。余之愚心，未愿此已。入（明抄本、陈校本入作人）道当食甘旨，服轻丽，通阴阳，处官秩耳。骨节坚强，颜色和泽，老而不衰，延年久视。长在世间，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莫敢犯，五兵百虫不可近，嗔喜毁誉不为累，乃可贵耳。人之受气，虽不知方术，但养之得宜，常至百二十岁。不及此者伤也。小复晓道，可得二百四十岁。加之可至四百八十岁。尽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养寿之道，但莫伤之而已：夫冬温夏凉，不失四时之和，所以适身也；美色淑资，幽闲娱乐，不致思欲之惑，所以通神也；车服威仪，知足无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悦视听，所以导心也。凡此皆以养寿，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识事宜，流遁不还，故绝其源：故有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百裹，不如独卧。五音使人耳聋，五味使人口爽。苟能节宣其宜适，抑扬其通塞者，不以减年，得其益也。凡此之类，譬犹水火，用之过当，反为害也。不知其经脉损伤，血气不足，内理空疏，髓脑不实，体已先病。故为外物所犯，因气寒酒色，以发之耳，若本充实，岂有病也。夫远思强记伤人，优喜悲哀伤人，喜乐过差（《御览》卷七二〇引神仙传作喜乐过量伤人，此有脱字）忿怒不解伤人，汲汲所愿伤人，阴阳不顺伤人。有所伤者数种，而独戒于房中，岂不惑哉？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气导养，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伤残之期。能避众伤之事，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天地昼分而夜合，

一岁三百六十交，而精气和合，故能生产万物而不穷。人能则之，可以长存。次有服气，得其道则邪气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余吐纳导引之术，及念体中万神、有舍（明抄本、许刻本舍作含）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余条，及四时首向、责己谢过、卧起早晏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学者，以正其身。人受精养体，服气炼形，则万神自守其真，不然者，则荣卫枯悴，万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为道，不负（明抄本、陈校本负作务）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见约要之书，谓之轻浅，而不尽服诵，观夫太清北神中经之属，以此自疲，至死无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弃世独往。山居穴处者，以道教之。终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闭气，节其思虑，适饮食则得道也。吾先师初著九节都解指韬形隐遁尤为开明四极九室诸经，（明抄本遁作首，尤作无。《抱朴子·内篇》《遐览篇》有《九都经》、《韬形记》、《隐守记》、《节解经》。又《仙药篇》引《开明经》，《御览》六六七引《有四极明科经》、《指教经》。本文有讹脱颠倒处，疑当作《九都》、《节解》、《指教》、《韬形》、《隐守》、《无为》、《开明》、《四极》、《九灵》诸径。）万三千首，为以示始涉门庭者。”采女具受诸要以教王，王试之有验。殷王传彭祖之术，屡欲秘之。乃下令国中，有传祖之道者诛之，又欲害祖以绝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后七十余年，闻人于流沙之国西见之。王不常行彭祖之术，得寿三百岁，气力丁壮，如五十时。得郑女妖淫，王失道而殂。俗间言传彭祖之道杀人者，由于王禁之故也。后有黄山君者，修彭祖之术，数百岁犹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论其言，以为彭祖经。（出《神仙传》）

彭祖姓錢名铿，是远古时代颡顓帝的玄孙，到殷代末年时，彭祖已经七百六十七岁了，但一点也不衰老。彭祖少年时就喜欢清静，对世上的事物没有兴趣，不追名逐利，不喜爱豪华的车马服饰，把修身养性看成头等大事。君王听说他的品德高洁，就请他出任大夫的官职。但彭祖常常以有病为借口，不参与公务。他非常精通滋补身体的方术，常服用“水桂云母粉”“麋角散”等丹方，所以面容总像少年人那样年轻。然而彭祖的心性十分稳重，从来不说自己修炼得道的事，也不装神弄鬼的惑乱人心。他清净无为，幽然独处，很少到处周游，就是出行，也是一个人独自走，人们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连他的仆从也不知道他哪儿去了。彭祖有车有马但很少乘用，出门时常常不带路费和口粮，一走就是几十天甚至几百天，但回来时仍和平常一样非常健康。平时他常常静坐屏气，心守丹田从早晨一直到中午都端端正正地坐着，用手轻轻揉双眼，轻轻按摩身体的各部位，用舌头舐嘴唇吞咽唾液，运上几十次气，然后才收功，赶来散步谈笑。如果他偶尔感到身体疲倦或不舒服，就运用闭气的方法来治体内的病患，让胸中所运的气散布到身体的各部位，不论是脸上的九窍，肺腑五脏、手足四肢以至于身上的毛发，都让气逐一走到。这时就会觉得气像云一样在身体中运行，从鼻子、嘴一直通到十指的末端，不一会儿就觉得通体十分舒畅了。君王去看望彭祖时，也常常不通知他，偷偷留下些珍宝玩物赏给他就走了。君王给彭祖的赏赐前后有几万金，彭祖也都接受下来，但立刻就把它救济了穷苦的人们，自己一点也不留。还有位叫采女的人，也是从少年时就开始修道，已经二百七十岁了，看起来只有五六十岁，她也很精通修炼的方术。君王让采女住在嫔妃的掖庭宫中，为她建

筑了华丽殿阁，赏赐她不少金玉。有一次，君王让采女乘上华贵的马车去看望彭祖，向彭祖请教修行的要点和延年益寿的方法。彭祖说，“如果想要升入天堂去在仙界做仙官，就要常服金丹。九召、太一都是因为常服金丹才白日升天的。不过这是道术中最高的，人间的君王是作不到的。其次就是要养精蓄神，服用药草，可以长生。但是不能搞那些驱使鬼神、乘风飞行的邪术。如果本身不懂得阴阳交合的道理，就是吃药也没有效果。关于阴阳交合的原理，只能靠自己去推断体会，怎么能说得出来呢？所以觉得你问得很奇怪。我是遗腹子，三岁就死了母亲，又赶上了犬戎之乱，颠沛流离逃难到了西域，在那里呆了一百多年。我从少年就死了父母失去了依靠，以后又陆续死了四十九个妻子，失去了五十四个儿子，多次遭难，损伤了我的元气。不管冷热，我的肌肤都没有光泽，营养护理得也很不好，形体瘦得像枯木，恐怕活不太长久，加上我的所见所闻也很浅薄，实在没有什么可向别人宣扬的。大宛山里有一位青精先生，据说已经活了一千岁，仍然像个童子，一天能步行五百里，能够长年不吃东西，也可以一天吃九餐，你不妨去向他请教修炼之术吧。”采女问道，“那么青精先生是位什么神仙呢？”彭祖说他也不过是个得道的人，不是什么仙人。凡是仙人，或者能够纵身入云，没有翅膀而能飞翔，或者能乘着龙驾着云直达天庭；或者能变化成鸟兽翱翔在云中，畅游在江海，飞越穿行于名山大川。还有些神仙以天地之元气为食，或者吃仙药灵芝，或者出入于人世间而凡人看不出他们是神仙；或者隐藏起自己的身形使人看不见。有的脸上长着非凡的骨相，身上有奇异的毛，孤独自处，不与凡人交往。然而这些仙人虽然有长生不死的寿命，但他们与人情相去太远，与人世完全隔绝

了，就像鸟雀变成蛤蟆，山鸡变成海蜃，已经失去了本身的真实，成为一种怪异的东西，以我愚笨的想法，是不愿意变成那种仙人的。修炼道术，就应该吃甘美的食物，穿轻柔华丽的衣服，懂得阴阳相通相变的道理，也完全可以作官，修道的人应该骨骼健壮，面色和体肤十分有光泽，虽年老而不衰弱，年岁越大见到的事越多。长年在人间，冷热风湿伤不着，鬼神精怪不敢犯，五种兵器和百种毒虫都不能靠近，别人的褒贬议论都毫不在乎，这些都是最宝贵的。人生在世本来就接受着天地之荫之气，即使不懂得修道的方术，但只要适当的修养，就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如果稍微懂点道术，就可活到二百四十岁。再要多懂些道术，就可以活四百八十岁。真正弄通了修炼的原理，就能长生不死了，只是不能成仙而已。延年益寿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要使身心受到伤害：要适应冬寒夏热的四季气候变化，使身体永远舒适；对美人女色和悠闲娱乐都要适可而止，不要被贪欲所诱惑，这样你的内心就可以安然洁净；对于作官时的车马仪仗服饰，都知足而不贪求，这就能使你志趣专一；音乐绘画使人赏心悦目，使你的心情能够得到启迪。所有上面这些，都能养身益寿。而不能掌握这些分寸，反而会对自己有所伤害。古代的圣人，担心愚钝的人们，不掌握事情的分寸，沉浸在欲河中流连忘返，因而要断绝人欲之源。所以有些非常高洁的雅士们不与妻子同床，其次的一些士人们则不和妻子同被。就是吃上一百副药，也不如一个人独自静卧修养。音乐听得过多会使人耳聋，美味吃得过了头反而败坏人的口味。如果对一切都有所节制适可而止，正确地处理通畅和堵塞的关系，就不但不能减寿，还能够获得好处。这一切种种都和水、火的使用一样道理，用得过了分，必然要受害。人们常常不理解，

如果经脉受到了损伤，血气不足，内脏虚弱，髓脑也不坚实，身体必然要生病。而这病恰恰是因为受了外界的伤害，比如受了天气变化或酒色过度引起了内损，而并不是人自身就会生出病来。思虑过多、用脑过度、过忧过喜、悲哀过度、愤怒气恼、过分企求、阴阳不能协调，这些都能伤人，但男女的房事过度则是最能伤人的。这乍看很奇怪，其实不然。男女相辅相成，像天地相生是同一个道理。所以男女之间的事更要讲究以气养神，不能过分而失去协调。天和地按着阴阳交接的规律就可以永无终极，人如果失去交接的和谐就会受到伤害。人如果避开伤害而得到阴阳和谐之术，就得到了长生之道。天与地是白天分晚上合，一年有三百六十次交接，天的阳气和地的阴气融合在一起，才使得万物滋生无有穷尽。人如果能符合天道，就能够长存。其次就是吐纳运气的法术，得到这种法术的人，邪气就不能侵害他，这是修炼自身的根本所在。其它像吐纳导引、含影守形等等的方法有一千七百多条，以及四季睡觉时头应朝哪个方向、经常检讨自己的过错、睡眠和起床的早晚等等方法，都算不上修道的真谛，不过可以教那些初学修道的人入门而已。一个人如果能够修身养性，运气炼身，那么万神都会来到他的心中。如果不能很好的调养自身，把身体搞得十分衰弱，那万神也就自然离去，就是再悲伤也不会把神留住。修道的人如果不能找到最根本的道理而去舍本逐末，有得道的人郑重指点还不相信，对那些讲解真正修炼道理的书籍不去认真阅读却说书上讲得太浅薄，一见到论述天界、北神的大部经典就嫌太难懂而不去攻读，这样的人到死也不会有什么收益的，不是很可悲的事吗？还有的人尽管苦于世间俗事缠身，但又不甘心抛开尘世独自到山中去居住修行。这种人就是教给他

修道的办法，他也不会去认真实行，因为他们没有仁人志士的那种真诚的心意，以为只要自己关上房门在屋里炼闭气的功夫，不想凡俗的事并节制饮食就可以得道了。我的先师曾著过《九都》《节解》《指教》《韬形》、《隐守》、《无为》、《开明》、《四极》、《九灵》等论述道术的经典，共有一万三千条，用以教导那些刚入门学道的人，你可以拿去参照着使用吧。”采女从彭祖那里得到了这些学道的要点，回去后教给君王，君王试了一下很灵验。殷王得到了彭祖的道术后，一直想秘而不宣，并在国内下了命令说谁要敢传扬彭祖的道术就杀头，还想杀害彭祖以使他的道术失传。彭祖知道以后就走掉了，也不知去了哪里。过了七十多年以后，听说有人在流沙国的西部见到了彭祖。殷王并不坚持按彭祖的道术修炼，但也活了几百多岁，气力还像五十岁的人一样强壮。后来由于他得了个妖冶的女子郑氏，骄奢淫逸，终于失去了道行而死。民间流传说凡是传播彭祖道术就被杀，就是指的殷王禁传彭祖道术的事。后来有一位黄山君按照彭祖的道术修炼，已经活了几百岁，面貌仍似少年。彭祖成仙后，人们把他的论述记录下来，就成为《彭祖经》。

魏伯阳

魏伯阳者，吴人也，本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后与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怀未尽，乃试之曰：“丹虽成，然先宜与犬试之，若犬飞，然后人可服耳；若犬死，即不可服。”乃与犬食，犬即死，伯阳谓诸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既今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复如犬，为之奈何？”弟

子曰：“先生当服之否？”伯阳曰：“吾背违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耻复还，死之与生，吾当服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顾视相谓曰：“作丹以求长生，服之即死，当奈此何？”独一弟子曰：“吾师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无意也。”因乃取丹服之，亦死。余二弟子相谓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长生者，今服之即死，焉用此为？不服此药，自可更得数十岁在世间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为伯阳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后，伯阳即起，将所服丹内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书与乡里人，寄谢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凡三卷，其说是《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旨矣。（出《神仙传》）

魏伯阳是吴国人，出身门第很高，但非常喜欢道术。后来，他带着三个弟子进山去炼丹。丹炼成以后，魏伯阳知道有的弟子心不太诚，就故意试验他们说，“丹虽然炼成了，但最好还是先拿狗试一试。如果狗吃了丹以后飞升腾空，然后我们才能吃。如果狗吃了丹死了，那人就不能吃。”于是就把丹给狗吃，狗当时就死了。伯阳就对弟子们说，“炼丹时唯恐炼不成功，现在炼成了，狗吃后却死了。我想恐怕是我们炼丹违背了神灵的意旨，如果我们吃了也会像狗一样死去，这可怎么办呢？”弟子说，“先生吃不吃这丹呢？”伯阳说：“我违抗了世俗的偏见，离家进山，没有得道，实在没脸再回去，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丹吃掉。”说罢就把丹服下去了。刚一吃完，伯阳就死了。弟子们互相大眼瞪

小眼，说，“本来炼丹是为了长生不死，现在吃了丹却死了，真是没法办了。”只有一个弟子说，“我看老师不是平常人，吃丹后死了，大概不是他的真心吧。”说罢就拿丹吃下去，也立刻死了。剩下的两个弟子互相说，“咱们炼丹就是为求长生，现在吃了丹就死，要这丹有什么用呢？不吃它，仍可以在世上活它几十年。”于是他俩都没有服丹，一块出山，打算给伯阳和已死的弟子寻求棺材。两个弟子走后，伯阳就站起来了，把自己所服的丹放在那个死弟子和白狗的嘴里，弟子和狗都活了。这个弟子姓虞，和伯阳一同升仙而去。在路上他们看见一个上山砍柴的人，伯阳就写了封信让砍柴人捎给那两个弟子，两个弟子十分懊悔。魏伯阳著了本书叫《参同契五行相类》，一共三卷，表面上是论述《周易》，其实是假借《易经》中的八卦图象来论述炼丹的要领。后来的儒生们不懂得炼丹的事，把魏伯阳这部书当成论阳阴八卦的书来注解，这和书的原意就相去太远了。

太平广记卷第三 神仙三

汉武帝

汉武帝

汉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时，景帝梦一赤彘从云中下，直入崇芳阁，景帝觉而坐阁下。果有赤龙如雾，来蔽户牖。宫内嫔御，望阁上有丹霞蓊蔚而起。霞灭，见赤龙盘回栋间。景帝召占者姚翁以问之。翁曰：“吉祥也，此阁必生（生原作主，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命世之人，攘夷狄而获嘉瑞，为刘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阁，欲以顺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阁为猗兰殿。旬余，景帝梦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梦赤气化为赤龙，占者以为吉，可名之吉。”至三岁，景帝抱于膝上，抚念之，知其心藏洞彻，试问儿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闻而愕然，加敬而训之。他日复抱之几前，试问儿悦习何书，为朕言之。乃诵伏羲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及龙图龟策数万言。无一字遗落。至七岁，圣彻过人，景帝令改名彻。及即位，好神仙之道，常祷

祈名山大川五岳，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宫。帝斋七日，祠讫乃还。至四月戊辰，帝闲居承华殿，东方朔、董仲君。（君原作舒。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在侧。忽见一女子，著青衣，美丽非常，帝愕然问之，女对曰：“我墉宫玉女王子登也。向为王母所使，从昆仑山来。语帝曰：闻子轻四海之禄，寻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屡祷山岳，勤哉有似可教者也。从今日清斋，不闲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暂来也。”帝下席跪诺。言讫，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问东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兰宫玉女，常传使命，往来扶桑，出入灵州，交关常阳，传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烛仙人，近又召还，使领命禄，真灵官也。”帝于是登延灵之台，盛斋存道；其四方之事权，委于冢宰焉。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宫掖，设坐大殿。以紫罗荐地，爇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帟。燃九光之灯，列玉门之枣，酌蒲萄之醴，宫监（明抄本宫作躬）香果，为天宫之饌。帝乃盛服，立于陛下，敕端门之内，不得有妄窥者。内外寂谧，以候云驾。到夜二更之后，忽见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迳趋宫庭，须臾转近，闻云中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半食顷，王母至也。县投殿前，有似鸟集。或驾龙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鹤，或乘轩车，或乘天马，群仙数千，光耀庭宇。既至，从官不复知所在，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皆长丈余，同执彩旄之节，佩金刚灵玺，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挟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绡之褂，容眸流盼，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著黄金褙褕，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璫凤文之舄。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

世，真灵人也。下车登床，帝跪拜问寒暄毕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设天厨，真妙非常：丰珍上果，芳华百味；紫芝萎蕤，芬芳填櫝；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气殊绝，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须臾，以玉盘盛仙桃七颗，大如鸭卵，形圆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颗与帝，三颗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辄收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于坐上酒觴数遍，王母乃命诸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石公子击昆庭之金，许飞琼鼓震灵之簧，婉凌华拊五灵之石，范成君击湘阴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钧。于是众声澈朗，灵音骇空。又命法婴歌玄灵之曲。歌毕，王母曰：“夫欲修身，当营其气，《太仙真经》所谓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离死厄。行益易者，谓常思‘灵宝’也。‘灵’者神也；‘宝’者精也。子但爱精握固，闭气吞液，气化为血，血化为精，精化为神，神化为液，液化为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为之一年易气，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发，九年易形。‘形易’则变化，变化则成道，成道则为仙人。吐纳六气，口中甘香。欲食灵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从心所适。气者水也，无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至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说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庆孙，书录之以相付。子善录而修焉。”于是王母言语既毕，嘯命灵官，使驾龙严车欲去。帝下席叩头，请留殷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与上元夫人相问云：“王九光之母敬谢。比（比原作但，据明抄本、陈校本改）不相见，四千余年矣。天事劳我，致以愆面。刘彻好道，

适来视之，见彻了了，似可成进。然形漫神秽，脑血淫漏，五脏不淳，关胃彭亨，骨无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绞乱，玄白失时。虽当语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间，实为臭浊，然时复可游望，以写细念。庸（明抄本、陈校本庸作客）主对坐，悒悒不乐，夫人可暂来否？若能屈驾，当停相须。”帝见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须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问云：“阿环再拜。上问起居，远隔绛河，扰以官事，遂替颜色。‘近五千年，仰恋光润，情系无违。密香至，奉信承降尊于刘彻处。闻命之际，登当命驾，先被太帝君敕，使诣玄洲，校定天元。正尔暂住，如是当还，还便束带，愿暂少留’。”帝因问王母：“不审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统领十万（明抄本万作方）玉女名篆者也。”俄而夫人至，亦闻云中箫鼓之声。既至，从官文武千余人，并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许，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真灵官也。夫人年可二十余，天姿精耀，灵眸绝朗，服青霜之袍，云彩乱色，非锦非绣，不可名字。头作三角髻，余发散垂至腰，戴九云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珮，垂凤文林华之绶，腰流黄挥精之剑。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设厨，厨亦精珍，与王母所设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贵之神，汝当起拜。帝拜问寒温，还坐。夫人笑曰：“五浊之人，耽酒荣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彻以天子之贵，其乱目者倍于凡焉，而复于华丽之墟，拔嗜欲之根，愿无为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谓有心哉。”夫人谓帝曰：“汝好道乎？闻数招方术，祭山岳，祠灵神，祷河川，亦为勤矣。勤而不获，实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贼，五者恒舍于荣卫之中，五脏之内，虽

获良针，固难愈也。暴则使气奔而攻神，是故神扰而气竭；淫则使精漏而魄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则使真离而魄秽，是故命逝而灵失；酷则使丧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乱；贼则使心斗而口干，是故内战而外绝。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锯，刳命之斧斤矣，虽复志好长生，不能遣兹五难，亦何为损性而自劳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往尔。若从今已，舍尔五性，反诸柔善，明务察下，慈务矜冤，惠务济贫，赈务施劳，念务存孤，惜务及爱身，恒为阴德。救济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于是闭诸淫。养汝神，放诸奢，从至俭，勤斋戒，节饮食，绝五谷，去膻腥，鸣天鼓，饮玉浆，荡华池，叩金梁。按而行之，当有异耳。今阿母迁天尊之重，下降于螭蛄之窟。（明抄本、陈校本“窟”作“户屈”二字，“户”属上为句，“屈”属下为句）霄虚之灵，而诣狐鸟之俎，且阿母至诚，妙唱玄音，验其敬勩节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于玄都之墟，迎汝于昆阓之中，位以仙官，游于十方。信吾言矣，子励之哉；若不能尔，无所言矣。”帝下席跪谢曰：“臣受性凶顽，生长乱浊，面墙不启，无由开达。然贪生畏死，奉灵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彻戢圣命以为身范，是小丑之臣，当获生活，唯垂哀护，愿赐上元。”（明抄本，陈校本“愿赐上元”作“赐其元元”）夫人使帝还坐。王母谓夫人曰：“卿之为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于志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将以身投饿虎，忘躯破灭，蹈火履水，固于一志，必无忧也；若其志道，则心凝真性。嫌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发，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当赐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师，遂欲毁其正志，当疑天下必无仙人。是故我发阊宫，暂舍尘浊，既欲坚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

也。今日相见，令人念之。至于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后三年，吾必欲赐以成丹半剂，石象散一具，与之则彻不得复停。当今匈奴未弥，边陲有事，何必令其仓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当问笃向之志，必卒何如。（如字原缺，据明抄本、许本、黄本补）其回改，吾方数来。”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长生，可不勸勉耶？”帝跪曰：“彻书之金简，以身模（模原作莫。据明抄本、陈校本改，黄本作佩。）之焉”。帝又见王母巾笈中有一卷书，盛以紫锦之囊。帝问：“此书是仙灵方耶？不审其目，可得瞻盼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岳真形图也，昨青城诸仙，就吾请求，今当过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秘禁重，岂汝秽质所宜佩乎？今且与汝《灵光生经》，可以通神劝心也。”帝下地叩头，固请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虚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观六合，瞻河海之长短，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于地理，植五岳而拟诸镇辅，贵昆陵以舍灵仙，尊蓬丘以馆真人，安水神于极阴之源，栖太帝于扶桑之墟。于是方丈之阜，为理命之室，沧浪海岛，养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长元流（流下原有光字，据明抄本、陈校本删）生。凤麟聚窟，各为洲名，并在沧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则碧黑俱流，波则震荡群精。诸仙玉女，聚居沧溟，其名难测，其实分明。乃因山源之规矩，睹河岳之盘曲，陵回阜转，山高陇长，周旋逶迤，形似书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实之号。书形秘于玄台，而出为灵真之信，诸仙佩之，皆如传章；道士执之，经行山川，百神群灵，尊奉亲近。汝虽不正，然数访仙泽，扣求不忘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与。当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祸及也。”上元夫人语帝曰：“阿母今以琼笈妙韞，发紫台之文，赐汝八会之书。《五岳真形》，可谓至珍且贵，

上帝之玄观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见此文矣。今虽得其真形，观其妙理，而无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符”、“太阴六丁通真逐灵玉女之策”、“太阳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书”、“左乙混沌东蒙之文”、“右庚素收摄杀之律”、“壬癸六遁隐地八术”、“丙丁入火九（九字原阙，据明抄本、陈抄本补）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黄水月华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诀六灵咸（明抄本咸作威）仪”、“丑辰未戌地真素诀”、（明抄本素上有曲字，诀下有辞字）“长生紫书”、“三五顺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内视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当何以召山灵，朝地神，摄总万精，驱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龙乎？子所谓适知其一，未见其他也。”帝下席叩头曰：“彻下土浊民，不识清真，今日闻道，是生命会遇。圣母今当赐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彻，应须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灵之术’。既蒙启发，弘益无量，唯愿告诲，济臣饥渴，使已枯之木，蒙灵阳之润，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陈。”帝启叩不已。王母又告夫人曰：“夫真形宝文，灵宫所贵，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亏科禁，特以与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术眇邈，必须清洁至诚，殆非流浊所宜施行。吾今既赐彻以真形，夫人当授之以致灵之途矣。吾尝忆与夫人共登玄陇朔野，及曜真之山。视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请太上隐书。吾以三元秘言，不可传泄于中仙。夫人时亦有言，见助于子童之言志矣，（明抄本言志矣作至以，《云笈七签》卷七九作至矣，拟当从七签作至矣为是）吾既难违来意，不独执惜。至于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后造朱火丹陵，食灵瓜，味甚好，忆此未久，而已七千岁矣，夫人既以告彻篇目十二事毕，必当匠而成之，缘何令人主稽首请乞，叩头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环不

苟惜，向不持来耳。此是太虚群丈真人赤童所出，传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彻下才，未应得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违明科，传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说其灵飞之篇目乎？妄说则泄，泄而不传，是炫天道，此禁岂轻于传耶？别敕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轻泄也。吾之《五岳真形》太宝，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宝妙而为天仙之信，岂复应下授于刘彻耶？直以彻孜孜之心，数请川岳，勤修斋戒，以求神仙之应，志在度世，不遭明师，故吾等有以下眄之耳。至于教仙之术，不复限惜而弗传。夫人且有致灵之方，能独执之乎？吾今所以授彻真形文者，非谓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诚有验求仙之不惑，可以诱进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间有此灵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此子性气淫暴，服精不纯，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参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适可度于不死耳。明科所云：非长生难，闻道难也；非闻道难（非闻道难四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行之难；非行之难也，终之难。良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必巧也。何足隐之耶？”夫人谢曰：“谨受命矣。但环（环下原有倒字，据明抄本、陈校本删）昔蒙倒景君、无常先生二君，传灵飞之约，以四千年一传，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已表于昭生之符矣。环受书以来，并贤大女即抱兰，凡传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见扶广山青真小童，受《六甲灵飞》于太甲中元，凡十二事，与环所授者同。青真是环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闻别授于人。彼男官也，今止敕取之，将以授彻也。先所以告篇目者，意是悯其有心，将欲坚其专气，令且广求。他日与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获，令知天真之珍贵耳。非徒苟执，炫泄天道，阿环主臣，愿

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贵，悯于勤志，亦已授之，可谓大不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纪离容，径到扶广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灵飞致神之方”十二事，当以授刘彻也。须臾侍女还，捧五色玉笈，凤文之蕴。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奉使绛河，摄南真七元君检校群龙猛兽之数，事毕授教。承阿母相邀（邀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诣刘彻家，不意天灵玉尊，乃复下降于臭浊中也，不审起居比来何如？侍女纪离容至云：尊母欲得“金书秘字六甲灵飞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刘彻。辄封一通付信，曰彻虽有心，实非仙才，讵宜以此传泄于行尸乎？昌近在帝处，见有上言者甚众，云山鬼哭于丛林，孤魂号于绝域；兴师旅而族有功，忘赏劳而刑士卒；纵横白骨，烦扰黔首，淫酷自恣。罪己彰于太上，怨已见于天气，器言互闻，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见敕，不敢违耳。”王母叹曰：言此子者诚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诚志念：斋戒思愆，辄除过一月；克己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辄除过一年。彻念道累年，斋亦勤矣，累祷名山、愿求度脱，校计功过，殆已相掩。但今以去，勤修至诚，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复奢淫暴虐，使万兆劳残，冤魂穷鬼，有被掘之诉，流血之尸，忘功赏之辞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执八色玉笈凤文之蕴，仰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灵。神照玄寂，清虚朗明。登虚者妙，守气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诚。役神形辱，安精年荣。授彻灵飞，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虚，可以隐形。长生久视，还白留青。我传有四万之纪，授彻传在四十之龄。违犯泄漏，祸必族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尔其慎祸，敢告刘生。尔师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黄道君之师真，

（明抄本师真作司直）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阳，字庇华，形有婴孩之貌，故仙宫以青真小童为号。其为器也，玉朗洞照。圣周万变，玄镜幽览。才为真俊，游于扶广。权此始运，馆于玄圃。治仙职分，子在师居，从尔所愿。不存所授，命必倾沦！”言毕，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节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毕，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灵，佩而尊之，可致长生。此书上帝封于玄景之台，子其宝藏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于紫陵之台，隐以灵坛之房，封以华琳之函，韞以兰茧之帛，约以紫罗之素，印以太帝之玺。受之者，四十年传一人；无其人，八十年可顿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传，得仙者四千年一传。得真者四万年一传，升太上者四千万年一传。非其人谓之泄天道；得其人不传，是谓蔽天宝；非限妄传，是谓轻天老；受而不敬，是谓慢天藻。泄、蔽、轻、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祸之车乘也。泄者身死于道路，受上刑而骸裂；蔽者盲聋于来世，命凋枉而卒殁；轻者钟祸于父母，诣玄都而考罚；慢则暴终而堕恶道，弃疾于后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岳真形图》，帝拜受俱毕。夫人自弹云林之璈，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田（田原作曰，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四非，答歌。歌毕，乃告帝从者姓名，及冠带执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纪焉。至明旦，王母与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马龙虎，导从音乐如初，而时云彩郁勃，尽为香气，极望西南，良久乃绝。帝既见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后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图》、《灵光经》，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灵飞》十二事，自撰集为一卷，及诸经图，皆奉以黄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为轴，紫锦为囊，安著柏梁台上。数自斋

洁朝拜，烧香洒扫，然后乃执省焉。帝自受法，出入六年，意旨清畅，高韵自许，为神真见降，必当度世。恃此不修至德，更兴起台馆，劳弊万民，坑降杀服，远征夷狄，路盈怒叹，流血膏城，每事不从。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烧柏梁台，《真形图》、《灵飞经》、录十二事《灵光经》，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并函并失。王母当知武帝既不从训，故火灾耳。其后东方朔一旦乘龙飞去。同时众人，见从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雾覆之，不知所适。至元狩二年二月，帝病，行周至西，憩五柞宫。丁卯，帝崩，入殡未央宫前殿；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动，而有声闻宫外，如此数遍，又有芳香异常。陵毕，坟埏间大雾，门柱坏，雾经一月许日。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献，帝甚爱之，故入梓宫中。其后四年，有人于扶风市中买得此二物。帝时左右侍人，有识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认以告。有司诘之，买者乃商人也，从关外来，宿鄜市。其日，见一人于北车巷中，卖此二物，青布三十匹，钱九万，即售交（原作之，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度，实不知卖箱杖主姓名，事实如此。有司以闻，商人放还，诏以二物付太庙。又帝崩时，遗诏以杂经三十余卷，常读玩之，使随身敛。到元（元原误建，据纬略引校改）康二年，河东功曹李友，入上党抱犊山采药，于岩室中得此经，盛以金箱，卷后题东观臣姓名，记月日，武帝时也。河东太守张纯，以经箱奏进。帝问武帝时左右侍臣，有典书中郎冉登，见经及箱，流涕对曰：“此孝武皇帝殓殓时物也，臣当时以著梓宫中，不知何缘得出？”宣帝大怆然惊愕，以经付孝武帝庙中。按《九都龙真经》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过太阴中炼尸骸，度地户，然后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敛经杖，乃忽显出，货于市中，

经见山室，自非神变幽妙，孰能如此者乎？（出《汉武内传》）

汉孝武皇帝刘彻，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武帝出生前，景帝梦见一只红色的猪从云中降下来，一直进入宫内的崇芳阁。景帝一下子惊醒了。坐车到崇芳阁下，抬头一看，果然空中有一条红色的龙腾云驾雾，把崇芳阁的门窗都笼罩了。宫里的嫔妃们也看见崇芳阁上有红色的云霞蒸腾覆盖。红霞散去后，只见一条红色的龙在宫中的梁栋之间盘旋回转。景帝就召来一位算卦的姚翁来请教，姚翁说“这是大吉大利的预兆。这个崇芳阁里一定会出生一位主宰国家命运的人，他将会平定北方的夷、狄等异族，使国运昌盛，成为刘氏王朝兴盛时期的一位明主。然而这位明主也会生出很多奇闻怪事。景，景帝又梦见一位神女双手捧着太阳授给王夫人，王夫人就把太阳吞了下去。王夫人怀胎十四个月才生下了武帝，景帝说，我梦见红色的云气化为赤龙，占卜的人说是吉祥的预兆。这个孩子可以取名叫“吉”。武帝三岁时，景帝把他抱在膝上，知道这孩子特别有灵气，就问他愿不愿意当皇帝。武帝说：“这事是由上天安排的，由不得我自己。但我愿意天天在皇宫里住着，在父亲面前玩耍，决不会放肆不恭而不尽作儿子的责任。”景帝听了这番话，心里更加惊奇，就特别注意对这孩子的教导培养。过了几天，景帝又把刘彻抱到书桌前，问他喜欢读什么书，可以详细说一说。刘彻就开始背诵从伏羲以来一些圣贤的著作，包括一些论述阴阳五行和历代的著名国策论文，背了几万字的文章没有遗漏一个字。到了七岁，景帝见他聪明透彻超过凡人，就给他改名叫刘彻。刘彻即了帝位后，特别喜好神仙修炼

的道术，经常到全国的名山大川和五岳去祈祷神灵，以求自己能得道成仙。武帝元封元年正月初一，刘彻登上嵩山，兴建在一座道观里，斋戒了七天，祭祀之后就回宫了。到四月戊辰那天，武帝在承华殿中闲坐，东方朔、董仲君随着他闲谈，忽然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青衣女子，武帝非常奇怪，问她是谁，女子说：“我是天上王宫的玉女，叫王子登。西王母派我从昆仑山来看你。听说你毫不看重帝王的基业，一心寻道求长生，离开亲王的尊位多次到三山五岳去祈祷神灵。像你这种具有勤奋追求精神的人是值得传授真道的。从今天起，请你不要过问政务，静心斋戒，到七月七日那天。王母会暂时降临来看你的。”武帝赶快离开座位下拜行礼，答应一定照玉女的指示去作，刚拜完，玉女就突然消失了。武帝问东方朔那女子到底是什么人，东方朔说：“她就是西王母紫兰宫里的玉女，常常为西王母传达使命，来往于东海中的扶桑和西方的灵州之间。替天上的玄都宫向人世间传达使令。西王母过去曾将她许配给北烛仙人，最近又把她召回身边，给了她重要的任命，是一位很有地位的仙官。”于是武帝就登上专为迎接神仙而建筑的台馆，诚心诚意的吃素祈祷，把朝中的政务交给宰相全权处理。到七月七日，把宫廷内外清扫一新，在大殿上为西王母专设了座位。地上铺了紫色丝罗的地毯，燃起了百和薰香，挂起了云锦的帟帐，点起了光芒四射的灯烛，摆上了玉门进贡的甜枣，酌好了西域的葡萄酒，还陈设了宫中最上等的瓜品，作为接待天宫神仙的食品。武帝穿上华丽的礼服，恭敬的站在宫廷的玉阶下，并下令宫门以内绝不准任何人偷看，宫廷内外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恭候着西王母的降临。到深夜二更时分，忽然看见西南天空涌起阵阵的云，翻卷着直奔宫廷而来，越来越近，

隐约还听见云中有箫鼓音乐和人喊马嘶的声音。约有半顿饭时，西王母到了殿前，群仙也像鸟群一样跟着到了。他们有的乘龙骑虎，有的驾着白麒麟或白鹤，有的乘着天马或华丽的车子，大约有好几千人，把宫廷映照得光彩耀眼。王母降临后，随从的仙官很快就不见了，只看见王母乘坐着紫云缭绕的车子，拉车的是背上有九色斑纹的龙。另外还有五十名天仙侍卫在车的周围，这些仙人都是身高一丈多，手执彩色的旌节仪杖，身上佩着金剛的天宫宝印，戴着神仙的高冠，整齐的停在宫殿前。王母被两名侍女搀着上了大殿，侍女看样子有十六七岁，穿着青缎子衣衫，眼似秋波荡漾，身姿娇美婀娜，真是十足的美人。王母肩上披着黄金织成的大披肩，光彩照人，仪态端庄。衣上系着神仙独用的灵飞大绶带，腰间佩着名为“分景”的宝剑，头上梳的是太华山形的高发髻，戴着神仙专用的“太真晨婴”冠，脚上穿着黑玉上刻有凤纹的鞋。王母看样子三十岁左右，身材高矮适中，容颜秀丽，美貌绝伦，真是位不折不扣的仙人。王母坐在特为她设置的床上，等武帝跪拜问候安康之后，她就招呼武帝一同坐，武帝就面朝南坐下了。王母自己带来了天宫的厨师，这时就送上来天厨特制的食物果品，这些佳肴色香味美，芬芳四溢，还有那些散发着奇异香味的酒浆，都是人间所没有的，武帝也叫不出这些东西的名字。宴会进行当中，王母又让侍女更换桌上的果品。不一会儿，侍女端来一个玉盘，盘中盛着七只仙桃，像鸭蛋那么大，圆圆的是淡青色。侍女把仙桃呈送给王母，王母拿了四只送给武帝，留下三颗自己吃。武帝吃了桃子，觉得味道特别甘美，吃完后嘴里长时间充满了香味。武帝把仙桃的桃核都留了起来，王母看见以后问他留桃核作什么，武帝说打算以后种它。王母说：“这仙桃

三千年才结一次果，人间的土地太贫瘠，种下也不会生长。”武帝和王母饮了几巡酒以后，王母就让身边的侍女王子登弹奏由八只玉板作成的璈，又让侍女董双成吹起了云和笙，让石公子敲起了声震天廷的铎，让许飞琼吹起了动人心魄的竽簧，让婉凌华敲击特制成麟、凤、龟、龙、虎形的石片，让范成君敲击由湘阴山石制成的磬，让段安香奏出天宫中的音律。这些乐器奏出的音乐声震九天，音调清朗动听。王母又让法婴唱起了九天神灵的歌曲，唱完后，王母说：“如果要修炼道术，首先要练运气之功，也就是《太仙真经》中所说的‘益、易之道’。所谓‘益’，就是要有益于养精神，所谓‘易’，就是要改变自己的形体。修炼到即能养好精神又能改变形体的程度，就可以成仙。如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就免不了一死。要达到即能益又能易，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心中要常常想着‘灵宝’。‘灵’就是神灵，‘宝’就是精气。你应该珍惜自己的精气，固守着精气，闭气吞咽津液，气就可以化成血，血又化成精，精再化为神，神又化成津液，津液又能变成骨。这样循环往复的修炼，就可以使你神气清爽精力充沛。这样炼下去，一年可以易气，两年可以易血，三年可以易精，四年可以易脉，五年能够易髓，六年可以易骨，七年可以易筋，八年可以易毛发，炼到九年时，你的肉身就完全换成了仙体。你达到了‘易形’的程度后，就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变化就使你真正得到了‘道’，得了道也就是真正成了神仙。那时你吐出各种气时，嘴里就自然会发出又甜又香的气味。吃灵芝时你要轻轻地吐气再轻轻地吞咽，这样做要随着心愿做得十分自如，灵芝的味道就能常留不消。气，本身就是水，水是什么都可以完成的。水本身是最柔和的东西，它可以养精益神，使人精神通畅。这些都是

元始天王在炼丹房里对我说过的修道秘诀，我现在让为我管理书籍的侍女李庆孙把这些秘诀都写下来送给你，希望好好按照录下的秘诀去认真修炼吧。”王母说完后，就命令仙官备好龙车，打算马上回天宫去，这时武帝就离开座位向王母磕头，再三请求她留下来，王母就暂时留下没走，并派侍女郭密香到上元夫人那里问候求教，让她转告上元夫人说，“我是王九光的母亲，特向您问安致敬。我们已经有四千多年没见面了，由于我在天宫的事务太忙，所以久违了。现在人间有个刘彻爱好修道之术，我刚刚看到了他，觉得他还算可以，大概能修炼成功。然而刘彻的形体和精神都没有脱去凡俗的污垢，头脑中血液漏失，五脏不洁净，胃肠胀满，骨头中没有津液，脉搏也很浮躁，身体肥胖精神不振，两眼也没有神采，身体中有‘三尸神’在作怪，黑白颠倒。虽然我对他讲了一些修道的真谛，但恐怕他不一定是成仙的材料。我常到人间停留沾染上不少凡人的污浊，然而我常常思念你，希望能够和你相见，细述别情。我在刘彻这里作客，心里不太痛快。不知上元夫人您能不能屈驾到这里来一趟？如果能来，我就在刘彻的宫中等你。”这时武帝看见侍女郭密香走下殿去立刻就不见了，但不到片刻就回来了，还带来一个仙女，这仙女是上元夫人的侍女。她向王母叩拜后说：“我家上元夫人问候您安好。她说和您远隔着天河，加上她的公务也很忙，累得都有些衰老了。上元夫人让我转告她的话：‘阿环我和你虽然分别将近五千年了，但一直仰慕你的光辉，始终惦念着你。现在你派郭密香到我这里来，她说你现在降临在刘彻的宫中，希望我也能去一趟。我听说后本想立刻到你那儿去，但我现在正被太帝君派到北海中的玄洲去校定天宫的历法。现在我在玄洲暂住，我很快就回去，回去后

我就换好衣冠来看你，希望你在刘彻那里稍作停留等一等我。’”武帝这时就问王母：“不知上元夫人是位什么神仙？”王母说：“她是三重天宫中的上元宫，统管着天界里的十万玉女。”不大一会儿，上元夫人果然来了。也是先听见云中有箫鼓音乐的声音，接着是上元夫人一千多名文武侍从官员，个个都是女的，年纪都是十八九岁，容貌都非常秀丽飘逸，大都穿着青色的衣服，一个个光彩照人，真是名符其实的仙女啊。上元夫人年纪二十多岁，更是艳美绝伦，双目清朗有神，穿着青色的袍服，袍子上绣着五彩祥云，袍子即不是绸子也不是锦缎，不知是用什么作的。上元夫人头上挽着三角髻，长长的秀发披散在腰边，头上戴着九云夜光冠，佩戴着在火中烧炼过六次的玉珮，玉珮上垂着编成凤纹花样的绶带，腰里挂着黄褐色能指挥神灵的宝剑。上元夫人上殿后要向王母行礼叩拜，王母赶快让她免礼，并招呼上元夫人和自己一起坐，上元夫人就脸朝北坐下了。上元夫人也带来了厨师，这时就摆上来很多仙珍美味，和王母所摆设的佳肴大致相同。这时王母就对武帝说：“这位就是真元之母上元夫人，是一位极尊贵的神，你应该向她叩拜。”武帝立刻起坐向上元夫人叩头问安，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这时上元夫人笑着说：“凡人来自充满着五种恶浊的人世，必然贪酒好色，追名逐利，这在人间是习以为常的事。刘彻贵为天子，在这些方面比普通老百姓就更加倍的厉害。然而刘彻能在富丽华贵的宫中认真修炼，想除掉贪嗜私欲的根子，愿意清静无为修身养性，这说明他还算是个有志气的人呢。”王母也说：“我看刘彻的心还是很诚的。”这时上元夫人就问武帝：“你果真爱好道术吗？我听说你多次招纳道家的术士，到山岳去祭祀，向神灵祷告，向河神祈求，也算上很勤奋了。然而

你这样勤奋却没有收获，其中是有原因的。你生来就性情暴躁、贪爱女色、铺张奢侈、待人冷酷、奸邪自私，这五种私欲使得你精神枯竭，心灵污浊，五脏六腑都不洁净，就是再好的良药也难以治好这些顽症。暴躁会使你心气浮躁，破坏你心神的宁静，使你神思迷乱精气枯竭。淫乱会使你精力消耗过度而灵魂萎顿，奢靡会使你离开道术的纯真并使你魂魄不净，再严重点就会使你灵魂消失生命中止。待人冷酷会使你丧失仁义自己伤害自己，失去仁义必然是你双目不清。而贪心自私使你用尽心计口中没有津液，弄得内心紧张和外界隔绝。上面这五种病症，都像刀锯一样天天伤害着你的身子，像利斧一样砍杀着你的生命，尽管你有志于长生，但你若不清除这五种顽症，就是再刻苦修炼也是徒劳无功。这次如果能从我们这里得到一点教益，可以使你在修道得到方向而开始入门。你如果从此以后除掉你身上那五种劣根性，待人柔和善良，对下面明察秋毫，以慈心平复民间的冤屈，以恩惠救助民间的饥寒，赈济劳苦的平民，体恤孤寡，真正怜惜关怀百姓的疾苦，这也就等于你积了阴功阴德。对那些在死亡边缘上苦苦挣扎的人你更要及时救助，而且要孜孜不倦地坚持做下去。你要杜绝淫乱，使你的精液不至泄露，好好保养你的精神。要放弃奢侈，一切都要俭朴，经常斋戒，控制饮食，断绝五谷，不吃膻腥的鱼肉，经常敲击天鼓，喝玉液琼浆，在华池里洗澡，常常向天宫叩拜。你照这些去做，自然就会有变化。现在王母以如此尊贵的仙体降临到你这像蝼蛄洞穴的人世宫殿，以她凌霄宫中神仙的身份到你这像狐兔禽鸟般的窝中来，对你淳淳教诲，用她高深玄妙的道术真谛来启发你，你就更应该恭敬地遵从她的教导来克制自己，坚持修炼。这样坚持一百年以后，王母一定能够

使你得到真道，会让你进入天界，成为上方的仙官，使你可以自由地游于天地十方。相信我的话吧，好好勉励自己刻苦修炼。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些，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武帝听了这些教导后，立刻离开座位跪在地上拜谢道，“我生性凶恶顽劣，生长在混乱污浊的人世间，就像面对着一面墙似的，想修道也不得其门而入。由于我贪生怕死，才敬奉神灵。今天受到你们的点拨教导，这真是上天对我特殊的垂爱啊！虽然我受命当了君主，但在你们面前不过是个区区小臣，我真心渴求长生之道，希望二位大仙能够多多佑护，给我能以成仙入上元天界的机会吧！”上元夫人让武帝回到座位上以后，王母对上元夫人说：“你刚才对刘彻的教诲，真是言真意切，使他这样修道尚未入门的人，知道了修炼的真意而心存敬畏。”上元夫人说：“如果刘彻真心想修道，有着极坚定的信念，那怕用他的身子投入饿虎的口中使自己肉身消失而真心得道登仙，或者甘心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毫不担心害怕，坚守自己的志向。现在他想修道，第一步是先得做到心中保持最纯真的天性。我刚才用道术的真谛激励他，就是要打消他心中的杂念和疑虑，使他坚定修道的信念。王母您既然也有成全他的意思，何不把解脱肉体的法术教给他呢？”王母说，“刘彻这人想修炼的心愿已经很久了，但一直没遇到良师指引他。如果打消他修道的愿望，他一定会认为并没有神仙存在。所以我才离开天宫，降临到尘世来接见他，就是为了让他的志向坚定修道的志向，使他对得道成仙的道理不再有一点疑惑。今天见到他以后，我很同情他的追求和向往。至于从凡人肉体中解脱出来的法术，我不会吝惜着不教给他。我打算三年后赏赐给他半付仙丹，再给他一付药石制的仙药‘石象敬’，他服下这些仙丹灵药以后，修炼的事就

再也不会中断了。当前匈奴之乱还没平息，边疆多事不太平，何必让他匆匆忙忙地扔下君王该作的事去深山中修道呢？现在须要问他修道的志向能实行到什么程度。如果他能先改掉刚才告诫他的那五种毛病，那我以后会再来几次的。”说着就轻轻拍着刘彻的肩头说，“你如果按上元夫人刚才的指点去修炼，就一定可以得到长生，你能不能勉励自己坚持做下去呢？”武帝立刻跪下说：“上元夫人对我的教导，我将刻记在金版上，照着去身体力行，坚持不懈。”这时武帝又看见王母的书籍里有一卷书包在紫色的锦袋里，就问道，“这卷书是不是仙界的灵药秘方？我不知道里面都是什么要目，能否让我看一看呢？”王母就把那卷书拿来说，“这是《五岳真形图》，昨日天界中青城的一些神仙曾请求我看看这卷书，今天我打算给他们送过去。这卷书是三重天的太上元君的著作，在天界都是绝秘的经卷，你这人世中的凡夫俗子怎可以看呢？我现在给你一卷《灵光生经》，你读后可以使心神通畅收敛凡心。”武帝却下地磕头，再三请求准许他看看那卷《五岳真形图》。王母说，“昔日玉帝清虚元年时，三重天上的太上道君下到世间，观察天地四方，勘测河流海洋的长短和山岳的高低，立起了天柱使大地稳定，安置了五岳山脉使八方平衡。他还建造了昆灵仙宫让仙人们居住，在蓬莱仙山建了馆舍让得道的真人聚集在一起，把水神安置在极阴的河流源头，安顿太帝住在扶桑国的山丘。于是庙堂的禅室成为修炼的圣地，波飞浪涌的海岛成了仙人们的宫阙。让黄帝炎帝的子孙住在东方的瀛州，并永远的繁衍下去。给凤麟、聚窟、玄洲、炎洲等十个仙洲都起了名字。让江河湖海中的水都有规律的流，兴起的波涛震荡水中的精灵。让神仙玉女们聚居在幽远的高空，尽管不知道他们住的地方叫什么

名字，但他们却实实在在的都聚居在那里。三天太上道君又根据山脉的走势和河流的四射盘旋形状，创造了文字，这种文字是以象形来表达实际存在的事物。这些文字是三天太上道君在玄台秘密造成的，文字成为神仙们的交往的凭据，他们带着文字书写的道符，成为传授道术的宝物。道士们带着这些神符在名山大川云游时，就可以得到众多神仙的接待和尊重。你刘彻虽然还没有得到正道，但你能够几次求访神仙，孜孜不倦地追求道学的真谛，说明你还是有求道的真诚之心的。现在我就把《五岳真形图》授给你，你要怀着最恭敬谨慎的诚意来供奉它，像供奉君主和父亲一样。你如果把《五岳真形图》泄漏给世间的凡人，那你就会招来大祸。”上元夫人这时对武帝说：“现在王母把她书籍中最珍贵最秘密的经典传授给你了，这经典是天界紫台最重要的著作，还赏给你讲解人体中八个气血会合穴位的经书。这《五岳真形图》是上帝亲自审阅过的，可以说是最珍贵的了。你如果不是命中注定得到天神的指点，是绝不可能见到它的。不过你得到这《五岳真形图》，也仅仅只能看到一点修道的妙理而已，因为还有十二件东西你没有得到，你就不会真正成仙得道。这十二件东西是：“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符”、“太阴六丁通真逐灵玉女之策”、“太阳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书”、“左乙混沌东蒙之文”、“右庚素牧摄杀之律”、“壬癸六遁隐地八术”“丙丁火九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黄水月华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诀六灵咸仪”“丑辰未戌地真素诀”、“长生紫书”、“三五顺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内视中方”。你没有这十二件法宝，就不能召集山神朝拜土地，集合万千神灵驱逐百种鬼魅，就不能制服虎豹驾驭蛟龙。所以说你得到《五岳真形图》，只不过知其一

点，对道家的其他深奥的法术你还是不知道。”这时武帝离开座位伏地磕头说：“我刘彻不过是下界的一个凡人小民，不懂得道家真谛，今天能得听到二位上仙传授道术，这真是上天对我的垂顾。圣母今天应该赐给我真正的道家秘术，使我能够在精心修炼，得以脱离凡世。上元夫人刚才对我说，我最需要得到‘五帝六甲六丁六符’等通神的法术。既然蒙圣母给了我启发，这已使我获益匪浅，唯一的愿望是能把真正的修炼法术也传授给我，以解救我对修道的如饥似渴的愿望，使已经枯死的树木经受春日阳光的照耀重发枝芽，让焦黄的小草经受雨露的滋育重新生长复苏。这是我真心的愿望和乞求，不敢再多罗嗦了，希望二位上仙圣母能体会怜念我刘彻的一片诚心。”说罢武帝就不断地磕头。这时王母又对上元夫人说：“道术的真谛秘诀固然是我们天界最珍贵的，但现在刘彻这样真诚的苦苦求索，非要得到不可，我们就破一次天界的禁例，特别照顾他一次，传授给他吧。然而“五帝六甲”的法术可以通达神灵，十分玄妙深邃，不是凡夫俗人可以立即实行的。现在我打算把道术真谛传授给刘彻，请上元夫人您也把可以进入仙界的法术传给他吧。我记得曾和您一同登上北岳恒山，漫游于极北的旷野，来到日光辉耀的高山之巅。当时咱们遇见了名列中仙的王子童和王子立，他俩向我们请求传授那部上帝最隐秘的真经。当时我拒绝了。我说上帝的三元秘术的经书不允许让中等的仙人看。那时夫人您替他俩说情，说王子童想看三元秘经是出于一片至诚之心。今天刘彻向我们求真经，也有点和当年王子童的事相像。我这次来见刘彻，原意就是要帮助他得到修炼的真谛，所以不吝惜把一些秘诀告诉他。上次见了王子童以后，我们传给他‘三元秘言’，后来咱俩又到了神仙住的‘朱

火丹陵’地方，吃了灵瓜，味道十分甘美，好像刚过去不久的事，然而一算已经七千年了。夫人您把那十二部真经告诉刘彻，他一定会遵照经书中的要点去真心修炼达到成仙的程度，何必让他这样一个身为皇帝的人在您面前一再乞求，把头都磕出了血呢？”上元夫人说：“不是阿环我吝惜那十二部真经，是这次我没有带来。这十二部真经出于天宫里群文真人赤童之手，而且按规定传授时要分别男女的界限。这十二部真经只能传给已经得道成仙的人，刘彻是下界凡人，他怎么配得到传授呢？”王母听了上元夫人这番话后，脸上流露出不平的样子说，“我知道天界的禁律森严，不可违犯，要传道术就得传给该传的人，要授道术也得授给仙界的真人。可是刚才夫人您已经向您轻视的凡人刘彻讲述了魂灵飞升的要诀，这不已经泄露了天机吗？泄漏了天机却不传授，就是向不该知道的人炫耀法术，这比真正传授了法术的罪过也轻不了多少。你就不怕被三宫主管神仙告发，问你泄漏天机之罪吗？我的《五岳真形图》也是出自太上天皇之手，同样也是上界神仙才可以传授的珍贵秘术，按说也不应该传授给下界的凡人刘彻。但我十分赞赏刘彻求道的一片孜孜不倦的诚心，看他多次到三山五岳祭告上苍，经常斋戒修行以得到神仙的灵应佑护，有坚定的超脱凡世的志向，却一直没有高明的师傅点拨他，所以我才特别关怀他的修炼，不吝惜我掌握的方术，传授给他一些修道真谛。上元夫人您掌握着能使他得到真道的灵方，怎么可以自己把持着不向他传授呢？我今天向刘彻讲一些真正的道术，并不是一定让他能修炼成仙，而是让他知道要想得道就必须精诚的修行，抛开所有的疑虑和杂念，并可以通过刘彻的修炼来启发人间那些想学道的人们，使更多的凡人知道天地间确实有神仙道术存在，

以此使那些不信神道的愚蠢狂妄的人能坚定信念，这才是我的本意。刘彻这个人性情粗暴贪色好淫，心性不纯正，怎么能够修成真正的神仙，凌行于天界遨游于十方呢？即使他再刻苦的修炼，顶多不过能达到不死的程度罢了。修道有一个人人皆知的道理，那就是求长生并不算难，懂得修道的真谛才很难。懂得修道真谛也不算难，能够真正按着真谛的规范去修炼才是难的。而修炼也不算最难，最难的是坚持不懈。一直修炼到底。良好的老师只能把方法、规矩告诉徒弟，却不能保证徒弟一定能出息成巧匠。所以，何必对刘彻那么保守，不把真经诀窍传授给他呢？”上元夫人听了王母这番道理，被说服了。她对王母说，“那我就按照你的意见办吧。但我阿环昔日曾蒙倒景君和无常先生二位大仙传授了灵魂飞升的方术，他们给我传授时曾告诫我，说这种方术四千年才能传授一次，而且只能传授给女子，不能传授给男子，这是太上帝君的禁律，已明白地写在昭生的符上了。我被授于真符以来，只传授过像抱益这样的大贤大德的女仙人。到现在传授了六十八个女子，没有传授过一个男子。我曾见过扶广山的青真小童在太甲中元接受了《六甲灵飞》真经，一共是十二卷，和我被授的十二卷真经相同。这位青真小童是向我拜师修炼的弟子，他所接受的《六甲灵飞》真经，没听说向任何人传授过。青音小童是个男仙官，现在我派人向他要来以后，就可以授给刘彻了。刚才我先把十二卷真经的篇目告诉了刘彻，也是体念他求道一份真诚，为了使他的志向更加坚定，让他能放开眼界从多方面寻求道术的奥秘。就是把十二卷真经授给他以后，也是以男子授给男子，严格按着天界禁律实行。这样可以使刘彻知道只有勤奋才能有所获得，而得到修道的秘经更是万分珍贵的。这并不是我偏狭

吝惜泄露了上天的机密，但愿管我的司官不要加罚于我吧。再说，您已经把那么珍贵的《五岳真形图》授给了刘彻以坚定他修道的志向，这种作法也是泄露了天机，不能算是很妥当吧？”王母笑着说：“那就也恕我无罪吧，好吗？”这时上元夫人就命身边的侍女纪离岩专程到扶广山去找到青真小童，从他那里取来《六甲左右灵飞致神》的方术秘经十二卷，以便授给刘彻。不大工夫，侍女就回来了，手中捧着五色玉作的书箱，箱上刻绘着凤文。侍女从书箱中拿出十二卷六甲真经对上元夫人说，“您的弟子何昌说他刚刚奉命到绛河公干，代理南真七元君查点群龙和猛兽的数目，公事完后还在那传了传道。蒙师母您约我到刘彻家去一趟，我真没想到您这样尊贵的天神会下降到臭气污浊的人世去。不知您在那里身体和饮食起居能过得惯吗？您派您的侍女纪离岩来对我说，您向我要那十二卷《六甲灵飞左右策精》的秘经，打算传授给刘彻。关于这件事，我给您写了一封信，信中告诉您，刘彻虽然有求道修炼的诚意，但他实在不是一个能修成仙的材料，您把修炼的十二卷秘经传授给像他这样的行尸走肉，是不太妥当的，我经常在天帝的身边，最近看到有不少人上书控告刘彻，说被刘彻杀害的鬼魂在山林中哭号，不少孤独的冤魂在荒原野地里哀泣。刘彻杀害有功之臣的全家，对士兵不但不体恤犒赏反而用刑罚，原野上到处纵横着白骨，黎民百姓遭到戕害屠杀，刘彻却更加残酷无情，骄奢淫逸。他的这些罪恶已经上达天帝，天地间已充满了对刘彻的怨气，人们控诉喊冤的声音到处都能听见，像刘彻这样的人，是绝不可以成仙得道的，这是天帝的旨意，我也不敢违抗呀。”王母听后叹息道：“看来向上界控告刘彻的人的确不少，但天帝也不必就为此把刘彻拒之门外。因为凡是好道慕仙

的人，都是下定决心意志坚定的人。他们只要能斋戒净心闭门思过，这就可以减去一个月的罪恶。如果再连续克服自己的缺点一心向善，奉祀天神心存道义，坚持一个月的修行，就可减去一年的罪恶。刘彻求道已经好几年了，斋戒也很勤奋，还多次到名山中祭祀祈祷，希望得到超度解脱入世的烦恼，比较衡量一下，他的功德已经盖过了他的罪过。希望刘彻从今以后更加刻苦的修炼道术，一切都按上元夫人的传授教导去作，绝不能再淫逸暴虐伤害千万黎民百姓，不要再使人间有冤魂苦鬼，也不要再滥用刑罚赏罚不明伤害无辜了！”这时上元夫人就离座起立，手里捧着装有十二卷秘经的五色玉制书匣，面向武帝念了一首祝辞：“九天浩洞，太上耀灵。神照玄寂，清虚朗明。登虚者妙，守气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诚。役神形辱，安精年荣。授彻灵飞，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虚，可以隐形。长生久视，还白留青。我传有四万之纪，授彻传在四十之龄。违犯泄漏，祸必族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尔其慎祸，敢告刘生。尔师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黄道君之师真，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阳，字庇华，形有婴孩之貌，故仙宫以青真小童为号。其为器也，玉朗洞照，圣周万变，玄镜幽览。才为真俊，游于扶广。权此始运，馆于玄圃。治仙职分，子在师居，从尔所愿。不存所授，命必倾沦！”上元夫人念完了祝辞，就打开了那些秘经，用手一一指点讲解，告诉武帝在施行时的要点和应掌握的分寸。把十二卷经文都讲完后，上元夫人又对武帝说：“人们常说的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颡顼这五位天帝，是各司一方的天神，还有按《易经》中六个方位排的六甲神，也要尊重，他们都能使你长生。今天授你的这十二卷经书，是上帝在玄景台赏赐的，你千万

要珍视它，好好珍藏起来。”王母也对刘彻说：“这秘经是三天太上君的著作，收藏在天宫的紫陵台，存放在灵坛的密室，装在玉石的封套中，包着兰茝的锦绸，用紫罗素带扎着，上面还盖着太帝的玉玺大印。接受了这部秘经的人，四十年才能传给另一个人，如果没有可以传授的人选，那就八十年再授给第二个人。得道的四百年传一次，成仙的四千年传一次，成为仙中的真人就四万年才传一次，升为太上君的四十万年才能传一次。传给不该传的人叫作泄露天道，该传而不传的叫埋没天宝，没有限度的胡传叫轻视天老，接受了秘经而不敬重珍者的叫侮慢天藻。犯了这泄、蔽、轻、慢四条罪的，将会死在刀斧之下或遭受“车裂”的酷刑。泄露天道的，会被杀死在野外路旁，受到最残酷的刑罚而尸分裂。犯了埋没掩蔽罪的，下一辈子将被罚变成又瞎又聋的残废人，最后衰竭而死。罪稍轻一些的也会累及到下世，被抓到天宫拷问用刑。犯了侮慢天藻（天藻，天帝的文章）罪的，将会得到暴死的下场，死后还要落入地狱，将会把疾病留给他的子孙。这些都是传道的禁律，我再次提醒告诫你，千万要谨慎从事啊！”王母这时就把《五岳真形图》授给了武帝刘彻，刘彻再三拜谢接受下来。然后上元夫人就弹起了云林的玉琴，唱了一首《步玄曲》。王母让她的侍女田四非回敬了上元夫人一首歌。唱完以后，王母就把自己侍从的姓名，以及穿戴佩用的东西的名称都一一告诉了武帝，以便武帝能够记录下来。天色将明时，王母和上元夫人一起乘车离去，随从的侍卫、车马、龙虎，开路的仪仗和音乐，都和他们来时一样，只见彩云密集，一片芬馨的气味，他们的行列一直往西南空中升去，过了很久才看不见了。武帝从这次亲自见到王母和上元夫人之后，更加相信天下真的有神仙存在。后来

武帝把王母授给他的《五真图》、《灵光经》和上元夫人授给他的十二卷《六甲灵飞》真经合在一起编成了一卷，加上那真经的图像，一起装在一个黄金箱子里。经卷装入白玉的封套，用珊瑚作画轴，以紫缎为书套，安放在柏梁台上，每天亲自净身持斋向真经叩拜，焚香打扫，然后就按照真经上的要求去修炼。汉武帝自从得到真经后修行了六年，觉得心胸特别爽朗，格调特别高雅，认为既然王母和上元夫人这样的上界大仙都降临传授，自己一定能得道成仙。武帝有了这种想法，就渐渐放松了对自身品德的约束，又大肆修建宫殿亭台，劳民伤财，并对南方北方的异族夷、狄进行远征讨伐，对投降的俘虏也残酷的活埋屠杀，以致血流成河尸骨如山，黎民百姓怨怒冲天。到了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日，天火焚烧了供奉真经的柏梁台，存放在那里的《真形图》、《灵飞经》和十二卷《灵光经》以及武帝自己编撰所得到的经书一共十四卷，连同装经书的匣子一起不见了。这是王母得知武帝不遵从他的教导胡作非为，才让天火烧毁了柏梁台。后来东方朔乘龙飞升而去。当时有不少人看见他乘龙直上西北天际，大家都抬头看了很久，后来空中大雾弥漫，不知东方朔去了什么地方。到了元狩二年二月，汉武帝得了病，走到陕西周至县的西面，在五柞宫稍作休息。丁卯这天汉武帝刘彻驾崩，先在未央宫前殿入殓，三月葬在茂陵。这天晚上，武帝的棺材自己挪动起来，连宫外都听见了好几次棺材动的声音，并散出一股特别的香气，封陵以后，陵墓周围大雾弥天，陵寝的门柱突然断裂，大雾持续了一个月，汉武帝的陵墓里原来有一个玉箱，一只玉杖，都是西胡的康渠进献的，汉武帝生前很喜欢这两件东西，所以随葬在他的陵墓中。过了四年，有人在陕西扶风的街市上买到了那玉箱和玉杖。当时

侍奉在汉武帝身边的人有的认得这两件东西是先帝生前珍爱的玩物，就把这事报告了官府。官府把买了那两件宝物的人抓来审问，买者说他是商人，从关外来，住在街市上。有一天，看见一个人在北车胡同里卖这两件东西，要价是青布三十匹加九万钱，于是两个人成交，商人也不知道卖箱子和玉杖人的姓名，事实就是这样，官府问清楚以后，就把那商人放了，并把两件宝物送到宫廷的太庙里保存。汉武帝驾崩前遗书里说，有各种经书三十多卷，都是他平时喜欢读的，要求死后把这些经书随葬在陵寝中。到元康二年，有个当河东功曹的李友，有一次进上党的抱犊山采药，偶然在一个岩洞里发现了武帝随葬的那些经书，经书装在一个金箱里，经卷的后面题写着东观大臣们的姓名，看上面记载的年月日，是汉武帝时的事。河东太守张纯把这只装经卷的金箱交给汉宣帝，宣帝问过去在武帝身边的大臣认不认识金箱，有一个当典书中郎的冉登看见金箱和经书后，哭着向宣帝奏道：“这金箱就是孝武皇帝（即汉武帝刘彻）随葬的东西啊！我当时亲手把它放在棺木里，不知什么原因它竟会跑到抱犊山的岩洞里去了呢？”宣帝听后，又惊愕又悲伤，把经书送到汉武帝的庙里保存起来。按照道家的《九都龙真经》中的说法，凡是成仙得道中最下一等的人，必须先死，然后被送到太阴那里烧炼尸体后从地狱之门超度出来，肉身化解消失，灵魂就能飞升。汉武帝先前随葬的玉杖和经卷忽然在世间出现，而且在街上被买卖，经书在山中岩洞被存放，这些事自然是上天神灵的旨意，不然的话，谁能作出这些事呢？

太平广记卷第四 神仙四

王子乔 凤 纲 琴 高 鬼谷先生
萧 史 徐 福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卫叔卿 张楷 阳翁伯

王子乔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头。果乘白鹤，驻山岭。望之不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后立祠于缑氏及嵩山。（出《列仙传》）

姬乔王子是周灵王的太子。平时喜欢吹笙，能吹出凤凰鸣叫的声音。有一次，他在河南的伊水和洛水之间漫游，被一个叫浮丘公的道士接到嵩山上，一住就是三十年。后来人们到山里去找他，桓良看见了他。他对桓良说：“请你转告我家里的人，七月七日那天在缑氏山上可以等到我。”到了七月七那天，人们来到

缙氏山上，果然看见太子乔骑着一只白鹤停在山头。只是看着人们，并不到大家跟前去，还频频举手向人们致意，过了好几天才骑鹤飞去。后人为他在缙氏山和嵩山立了祠庙。

凤 纲

凤纲者，渔阳人也。常采百草花，以水渍封泥之。自正月始，尽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药内口中，皆立活。纲常服此药，至数百岁不老。后入地肺山中仙去。（出《神仙传》）

凤纲是渔阳人。经常采集各种花草，用水泡过以后再用泥封起来。从正月开始一直到九月末，埋在土里一百天，拿出来以后用火煎九次，成了一种有特效的药。凡是将要死的人，只要把这种药放在嘴里，都能立刻活过来。凤纲平时经常吃这种药，到几百岁仍然一点不衰老。后来凤纲进了地肺山，在那里成仙而去。

琴 高

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与弟子期之曰：“皆洁斋，候于水旁，设祠屋。”果乘赤鲤来，坐祠中，且（且原作旦，据明抄本改）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余，复入水去。（出《列仙传》）

琴高是赵国人，因为有善于弹琴的技艺，在康王家做舍人。琴高尊崇道家始祖涓、彭的修炼法术，经常在河北的冀州、涿郡一带漫游。他活了二百多年以后，说要进入涿水里去捕捉小龙。他和弟子们约定说：“某月某日你们都沐浴斋戒，在涿水的祠庙里等着我。”到了约定的时间，琴高果然骑着一红色鲤鱼从河里游出来，上岸后坐在祠庙里。这天河边有上万人看见了他。琴高停留了一个多月，又进入涿水中去了。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晋平公时人，隐居鬼谷，因为其号。先生姓王名利，亦居清溪山中。苏秦、张仪，从之学纵横之术。二子欲驰骛诸侯之国，以智诈相倾夺，不可化以至道。夫至道玄微，非下才得造次而传。先生痛其道废绝，数对苏、张涕泣，然终不能寤。苏、张学成别去，先生与一只履，化为犬，北引二子即日到秦矣。先生凝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间数百岁，后不知所之。秦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有鸟御草以覆死人面，遂活。有司上闻，始皇遣使赍草以问先生。先生曰：“巨海之中有十洲，曰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长洲二字原缺，据黄本补）元洲、流洲、光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生在琼田中，亦名养神芝。其叶似菰，不丛生，一株可活千人耳。（出《仙传拾遗》）

鬼谷先生是战国时代晋平公时人，因为隐居在鬼谷山中，就

用鬼谷作了他的名号。鬼谷先生原名叫王利，曾住在清溪山里。战国时的苏秦、张仪曾向鬼谷先生学习“合纵连横”的策略。他俩打算去游说各国的诸侯，用狡诈和斗智互相倾轧争夺，而不是用道家的主张去感化诸侯，消除征战和纷争。这是因为道家的理论是非常深奥玄妙的，一般的平庸浅薄之辈是不可能得到道家真传的。鬼谷先生因为他尊崇的道学越来越不被人理解接受而十分悲痛，常常一面流着泪一面给苏秦、张仪讲解道家理论。但苏秦、张仪始终不开窍。后来他俩学成离开鬼谷先生，先生脱下一只鞋变成了一只狗，这狗带着苏、张二人向北走，当天就到了秦国。鬼谷先生专心致志地修道，为人朴实无华从不锋芒外露。在世间活了好几百年，后来不知去了哪里。秦始皇在位时，西域的大宛国有很多含冤而死的人横卧在野外道旁。有一种鸟衔来了一种草，盖在死人脸上，死人就复活了。官府把这事报告给秦始皇，秦始皇就派人带着那种草去请教鬼谷先生。先生说：“大海之中有十座仙洲，它们是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光生洲、凤麟洲、聚窟洲，这种草是祖洲的不死草。生长在琼玉的田地里，也叫养神芝。这种草的叶子像菰米茭白，只单独生长，不是一丛丛地生长。一株不死草，就可以救活上千的人。”

萧 史

萧史不知得道年代，貌如二十许人。善吹箫作鸾凤之响。而琼姿炜烁，风神超迈，真天人也。混迹于世，时莫能知之。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凤鸣。居十数年，吹箫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

饮不食，不下数年。一旦，弄玉乘风，萧史乘龙，升天而去。秦为作风女祠，时闻箫声。今洪州西山绝顶，有萧史仙坛石室，及岩屋真像存焉。莫知年代。（出《仙传拾遗》）

萧史是位仙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得道成仙的，看容貌像是二十来岁的人。他善于吹箫，而且能让箫发出鸾凤和鸣的声音。萧史生得风度翩翩，潇洒英俊，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神仙。但他却混迹在人世间，谁也不知道他是仙人。秦穆公有个女儿名叫弄玉，也很会吹箫，穆公就把她嫁给了萧史。从此萧史就教弄玉吹箫学凤的鸣声。学了十几年，弄玉吹出的箫声就和真的凤凰的叫声一样，甚至把天上的凤凰也引下来了，停在他们的屋子上。秦穆公专门为他们建造了一座凤凰台。萧史、弄玉就住在那里，好几年不吃不喝。有一天，弄玉乘上凤、萧史骑着龙，两人双双升空而去。秦国的人后来建了凤女祠，祠里还能常常听到箫声。现在山西洪州西山顶山，还有一个石屋，里面有萧史的仙坛，还有萧史本人的图像。不知是哪朝哪代留下的。

徐 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许人也。秦始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数有鸟衔草，覆死人面，皆登时活。有司奏闻始皇，始皇使使者赉此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云是东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琼田中，一名养神芝，其叶似菰，生不丛，一株可活千人。始皇于是谓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

寻祖洲不返，后不知所之。逮沈羲得道，黄老遣福为使者，乘白虎车，度世君司马生乘龙车，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俱来迎羲而去。由是后人知福得道矣。又唐开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医张尚容等不能知。其人聚族言曰：“形体如是，宁可久耶？闻大海中有神仙，正当求仙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与侍者，赍粮至登州大海侧，遇空舟，乃赍所携，挂帆随风。可行十余日，近一孤岛，岛上有数百人，如朝谒状。须臾至岸，岸侧有妇人洗药，因问彼皆何者。妇人指云：“中心床坐，须鬓白者，徐君也。”又问徐君是谁。妇人云：“君知秦始皇时徐福耶？”曰：“知之。”“此则是也。”顷之，众各散去，某遂登岸致谒，具语始末，求其医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美饭哺之，器物皆奇小，某嫌其薄。君云：“能尽此，为再飧也，但恐不尽尔。”某连啖之，如数瓯物致饱。而饮亦以一小器盛酒，饮之致醉。翌日，以黑药数丸令食，食讫，痢黑汁数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事。徐君云：“尔有禄位，未宜即留，当以东风相送，无愁归路遥也。”复与黄药一袋，云：“此药善治一切病，还遇疾者，可以刀圭饮之。”某还，数日至登川，以药奏闻。时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出《仙传拾遗》及《广异记》）

徐福字君房，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秦始皇时，西域大宛国有很多冤屈死的人横陈在野外道旁。有些鸟衔来一种草盖在死人脸上，死者就立刻复活了。官府把这件事奏报给秦始皇，秦始皇就派人带着那种草到北城请教鬼谷子。鬼谷子说那草是东海里祖洲的不死草，长在琼玉的田地里，也叫养神芝，叶子像菰米，不

成丛地生长，一株不死草就能救活上千人，始皇听后认为这种不死草一定可以找得到。就派徐福带着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着楼船出海去找祖洲。然而徐福出海后一去不回，也不知去了什么地方。后来沈羲得道成仙时，道家始祖黄帝和老子派徐福为使者来接沈羲升天。徐福当时是乘白虎车、度世君司马生乘龙车、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他们一起到人间来接沈羲。从此人们才知道徐福已经得道成仙了，唐朝开元年间，有个读书人得了个半身枯瘦变黑的怪病，请了宫中的御医张尚容等来看也不知道是什么病。病人把全家聚在一起商量说：“我已经病成这样了，还能活多久呢？我听说大海里有神仙，干脆我就去求仙方吧，也许就能治好我的病呢。”家里人留不住他，只好给他派一个仆人，带上粮食来到山东登州的大海边上，正好看见海边有条空船就让他上了船，把东西也放到船里，张起船帆，随着风就走了。这个士人在海上漂流了十几天，靠上了一个孤岛，见岛上有好几百人，好像正在朝拜一个什么人。士人上岸后，见岸边有个女人在洗药，就向那女人打听他们都是些什么人。那女人朝远处指了指说：“你看那边在大床当中坐着的那个白发老翁，那就是徐君，大家都在朝拜他。”士人又问徐君是什么人。女人说：“你没听说过秦始皇时出海求仙的徐福吗？”士人说知道。女人说：“他就是徐福。”过了一会，朝拜的人都散了，士人就上前拜见徐福，说了自己的病情，请求徐福给治疗。徐福说：“你得的是必死的病，但遇到了我，你就能活了。”徐福起初给士人一些很好吃的饭食，但盛饭的碗特别小，士人嫌碗小饭太少。徐福说：“你能把碗中的饭吃完，我就再给你添，管你吃饱，只怕你连这小碗里的饭都吃不完呢。”士人就大口地吃饭，没吃几口，就像吃了好几大盆饭似的，

很快就饱了。徐福又给他酒喝。酒杯也极小，刚喝一点儿就醉了。第二天，徐福又给士人几粒黑色药丸让他吃下去，吃下去以后，就便出了好几升黑色的稀水，病就好了。士人请求在徐福这里作点事。徐福说：“你是人世上有官位的人。留在这儿不合适，我会让你乘着东风回去，你别怕道路太远回不去家。”徐福人给了他一袋黄色的药，并说：“这药能治任何疾病，再遇见有病的人，可以用羹匙量着喝一点就能治好病。”士人回到登州以后，把药献给宫中。当时唐玄宗把那药给有病的人吃。一吃病就治好了。

王母使者

汉武帝天汉三年，帝巡东海，祠恒山，王母遣使献灵胶四两，吉光毛裘。武帝以付外库，不知胶、裘二物之妙也，以为西国虽远，而贡者不奇，使者未遣之。帝幸华林苑，射虎兕，弩弦断。使者时随驾，因上言，请以胶一分，以口濡其胶，以续弩弦。帝惊曰：“此异物也。”乃使武士数人，对牵引之，终日不脱，胜未续时也。胶青色，如碧玉。吉光毛裘黄白，盖神马之类。裘入水终日不沉，入火不焦。帝悟，厚赂使者而遣去。集弦胶出自凤麟洲，洲在西海中，地面正方，皆一千五百里，四面皆弱水绕之。上多凤麟，数万为群。煮凤喙及麟角，合煎作胶，名之“集弦胶”，一名“连金泥”。弓弩已断之弦，刀剑已断之铁，以胶连续，终不脱也。（出《仙传拾遗》）

汉武帝天汉三年，武帝到东海巡游，西王母派了使者献给武

帝四两灵胶和一件吉光毛皮袍子。武帝把这两件礼物交给宫外的大库收存。并不知道灵胶和皮袍有什么妙用，认为西方仙国虽然遥远，但送来的这两件礼物却没什么特别，对前来送礼的王母使者，也没什么赏赐，也没有送走。后来有一次武牵到华林苑狩猎，用弓箭射虎和犀牛，弓弦突然断了，王母的使者正好在武帝身旁随侍，就对武帝说：“请您拿一分王母献来的灵胶，用嘴把胶浸湿后，就可以把断了的弓弦接好。”武帝照使者的话做，果然把断弦接上了，而且让几个武士从两面使劲拽弓弦，弓弦也不断，比没断时还要结实。武帝惊奇地赞叹说：“这灵胶可真是宝物啊！”灵胶呈青色，像碧玉一样闪光。那吉光皮袍是黄里透白的颜色，是用神马的皮毛作的，放在水里不沉，放在火里也烧不焦。武帝这时明白两件礼品都是珍贵的宝物，就重赏了使者礼送他回去。那灵胶产自凤麟洲，洲在西方大海中，整个洲是个正方形，长宽都是一千五百里，四面是连羽毛都浮不起的弱水环绕着。洲上有很多凤和独角宝马，好几万匹马群居在一起，把凤的嘴和独角马的角放在一起煎熬，就熬成了灵胶，起名叫“集弦胶”，又叫“连金泥”。弓弩断了的弦和折断了的刀剑只要用这胶一粘，立刻就接好了，而且永远不会再断裂了。

月支使者

汉延和三年春，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国所乏，以付外库。又献猛兽一头，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如狸，其毛黄色。国使将以呈帝，帝见使者抱之以入，其气秃悴，尤怪其所贡之非。问使者曰：

“此小物，何谓猛兽？”使者对曰：“夫威加于百禽者，不必计其大小。是以神麟为巨象之王，凤凰为大鹏之宗，亦不在巨细也。臣国此去三十万里，常占东风入律，百旬不休；青云干吕，连月不散者。中国将有好道之君矣。我国王将仰中土而慕道风，薄金玉而厚灵物。故搜奇蕴而索神香，步天林而请猛兽，乘肥车而济弱水，策驥足以度飞沙。契阔途径，艰苦蹊路，于今十三年矣。神香辟天残之死疾，猛兽却百邪之魍魎。夫此二物者，实济众生之至要，助至化而升平。岂图陛下，乃不知贵乎！是臣国占风之谬也。今日仰鉴天姿，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视则贪恣，口多言则犯难，身多动则注贼，心多节则奢侈，未有用此四多，而天下成治者也。”帝默然不平。帝乃使使者敕猛兽发声，试听之。使者乃指兽，令发一声，兽舔唇良久，忽如天雷霹雳之响。又作，两目如礪礪之炎光，久乃止。帝登时颠蹶，掩耳振动，不能（能原作然。据明抄本、陈校本改）自止。侍者及（及原作乃。据明抄本。陈校本改。）武士皆失仗。帝忌之，因以此兽付上林苑，令虎食之。虎见兽，皆相聚屈迹如也。帝恨使者言不逊，欲罪之。明日，失使者及猛兽所在。至始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太半，帝取月支神香烧之于城内，其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气经三月不歇，帝信神香，乃秘录余香。一旦函检如故，而失香也。此香出于聚窟洲人鸟山，山上多树，与枫树相似，而香闻数里，名为返魂树。亦能自作声，如群牛吼，闻之者心振神骇。伐其木根，于玉釜中煮取汁，更以微火熟煎之，如黑粳状，令可丸，名为惊精香，或名振灵丸，或名返生香，或名振檀香，或名却死香，一种六名。斯实灵物也。（出《仙传拾遗》）

汉代延和三年春天，汉武帝驾临安定。西胡月支国的国王派使者向汉武帝进献了四两香料。香料像麻雀蛋一样大小、像桑椹那样紫黑色。汉武帝认为香料并不是中国缺少的珍品，就交给了外库。月支国使者又献了一头猛兽，像出生五六十天的狗，有狸猫那么大，毛是黄的。汉武帝见月支国使者抱着这么个东西进了大殿。看那个动物皮毛秃疏没精打采的，心想这月支国弄个什么玩意来进贡，心里不太高兴，就问使者：“这么个小动物，称得上什么猛兽啊？”使者回答说：“能统领千禽百兽的动物，不一定非得是庞然大物。独角的神马可以统领庞大的象而称王；凤凰也不大，但可以镇住展翅几十里宽的大鹏，可见大小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月支国离这里三十万里，但我国东风像柔和的旋律一样，千日吹拂，高天的云中也合乐曲之吕，多少个月音乐声也不散。中国出现了一位爱好修道的君王，我们月支国国王一直仰慕中原的兴盛、尊崇道家风范，所以视金玉为粪土，却特别看重神灵宝物。因而千方百计找到了这种神香，深入天林捕到了这只猛兽，为了寻找宝物，我们国王不惜乘着骏马拉的车渡过弱水河，骑着骏马穿越大沙漠，长途跋涉，路上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整整用了十三年时间。这神香能够救活将死的病人，这猛兽能避开各种妖魔鬼怪，所以这两件宝物是救济百姓的最重要的东西。没想到皇帝陛下您竟不觉得这两件宝物的珍贵。莫非是我们月支国的卜者算卦算错了吗？现在我拜见陛下，您不是一位高尚明君。人们常说，眼睛看得多了会贪心不足，说话说多了会招惹是非，身体好动会招致伤害，心中的欲望多就会奢侈，没有听说过一个君王有这四多而能治理好天下的。”汉武帝听了这番话后，虽然没说话，但心里很不痛快。就叫使者让那头兽叫一声听听看

到底怎么样，使者就用手指着那兽让它叫一声，那兽伸出舌头舔了半天嘴唇，突然一声吼叫，声音大得像天空中响起一声响雷。接着又吼了几声，两只眼睛发出闪电般的白光，半天才停下来，汉武帝被这猛兽的吼声吓得差点昏过去。两手捂住耳朵也挡不住声音进入耳中，几乎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侍护在他身边的扈从和武士吓得连仪杖和刀枪都扔掉了。武帝更加讨厌这头怪兽，让人把它送到上林苑里喂老虎。然而老虎们一见这头怪兽，立刻吓得聚在一起连动都不敢动了。武帝忌恨月支使者在金銮殿上出言不逊，打算问他的罪。然而第二天连使者带怪兽都不见了。到了始元元年时，京城大闹瘟疫，病死的人有一多半，武帝就取来月支国贡的神香在城里点燃，没想到凡是死了不超过三天的人都活过来了。香气过了三个月还不散，这一下武帝相信神香是奇珍异宝，就把剩下的神香珍藏在一个盒子里。有一天打开来看，神香却不知怎么消失了。据说这种神香出于东海中的仙岛“聚窟洲”的人鸟山上，这座山中树很多和枫树差不多，树发出的香气传到几里地之外。名叫“返魂树”，这种树本身能发出像牛群吼叫的声音，使人听了心惊胆战，把这种树的根砍来放在玉制的锅里熬煮后把汁取出来，再用小火慢慢煎熬，一直煮成黑色软糖稀的样子再把它制成药丸，这种药丸名叫“惊精香”，也叫“振灵丸”，还叫“返生香”，“振檀香”，“却死香”，一共有六个名字。看来这种香确实是神灵的珍宝。

卫叔卿

卫叔卿者，中山人也。服云母得仙。汉仪凤（二字有误）二

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闲居殿上，忽有一人乘云车，驾白鹿，从天而下，来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许，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惊问曰：“为谁？”答曰：“吾中山卫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语。”叔卿本意谒帝，谓帝好道，见之必加优礼。而帝今云是朕臣也，于是大失望，默然不应。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见。但见其子名度世，即将还见。帝问云：“汝父今在何所？”对曰：“臣父少好仙道，尝服药导引，不交世事，委家而去，已四十余年。云当入太华山也。”帝即遣使者与度世共之华山，求寻其父。到山下欲上，辄火，不能上也。积数十日，度世谓使者曰：“岂不欲令吾与他人俱往乎。”乃斋戒独上。未到其岭，于绝岩之下，望见其父，与数人博戏于石上。紫云蔚蔚于其上，白玉为床，又有数仙童执幢节，立其后。度世望而载拜。叔卿曰：“汝来何为？”度世曰：“帝甚恨前日仓卒，不得与父言语，今故遣使者梁伯，与度世共来，愿更得见父也。”叔卿曰：“前为太上所遣，欲诫帝以大灾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国祚可延。而强梁自贵，不识真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语，是以去耳。今当与中黄太乙共定天元，吾终不复往耳。”度世曰：“不审向与父并坐是谁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许由、巢父、火低公、飞黄子、王子晋、薛容耳。今世向大乱，天下无聊，后数百年间，土灭金亡。汝归，当取吾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书，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可能乘云而行。道成，来就吾于此。勿得为汉臣也，亦不复为语帝。”度世于是拜辞而去，下山见梁伯，不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乃叩头于度世，求乞道术。先是度世与之共行，见伯情行温实，乃以语之。梁伯但不见柱下之神方耳。后掘得玉函，封以飞

仙之香，取而饵服。乃五色云母，遂合药服之，与梁伯俱仙去。留其方与子，而世人多有得之者。（出《神仙传》）

卫叔卿是中山（今河北省定县一带）郡人。因为长期服用云母石而得道成仙。汉仪凤三年（按：汉没有“仪凤”这个年号，原文有误。）八月壬辰这天，汉武帝刘彻在金殿上闲坐。忽然有一个人坐着白鹿拉的云车从天而降，来到殿前。这位仙人有三十来岁，面貌像孩童般红润，穿着羽衣戴着天神的金冠。汉武帝惊讶地问：“您是谁？”那仙人回答说：“我是中山郡人卫叔卿。”武帝说：“你如果真是中山郡人，那你就是我的臣民了，可以到我跟前来说话。”卫叔卿本来听说汉武帝喜好修道才来拜见，以为武帝看见他以后会对他特别优待尊重。如今一见面汉武帝就摆出君王见臣子的架子，心里大失所望，就不再应声。接着就忽然消失了。汉武帝挺后悔，就派了个使者叫梁伯的到中山郡。到处寻访卫叔卿，没找到。只找到了卫叔卿的儿子叫卫度世，使者就把卫度世带回来见武帝。武帝问他：“你父亲现在什么地方？”卫度世说：“我父亲从少年时就好修道求仙。曾服丹、石之类的药希望能超世登仙，他从来不过问世间的事，离家出去，已经四十多年了。他曾说过，将来要进太华山去修炼。”武帝就又派了使者和卫度世一起到华山去找卫叔卿。到了山下打算往山上爬，一看山上有大火没法上去。等了几十天大火也不熄灭。卫度世说：“我父亲大概是不愿带你一起上山，才兴起这大火的吧。”于是卫度世就斋戒祈祷后独自上山去。还没走到山顶，在一座悬崖的下面看见了他的父亲卫叔卿。正和几个人坐在山石上下围棋。只见

他头顶紫色的云霞缭绕不绝，坐的是玉石做的床，还有几个仙童打着伞盖执着符节站在他身后。卫度世向着父亲恭敬地叩拜。卫叔卿问道：“你来作什么？”度世说：“皇上前些日子和您见面太仓促，没能和您好好谈谈，所以派了使者梁伯跟了我一块来找您。皇上希望能再见您一面。”卫叔卿说：“上次是天帝派我去的，为了警告武帝人间要有大灾难，告诉他大灾来临的时间和消灾的办法，好使他的国运能够延长一些。没想到这个家伙十分傲慢自负，根本不懂得道学的真谛。反而对我摆起皇帝的架子让我向他称臣。我不想告诉他了，所以才离去。现在我要去和中黄太乙神一同校定天界的历法，我不会再去见他了！”度世又问道：“不知道和您坐在一起的都是谁呢？”卫叔卿说：“他们是洪崖先生、许由、巢父、飞黄子、王子晋和薛容。现在人间将要大乱，天下无人治理，以后几百年中阴阳五行中的土和金都将衰亡，人间一片混乱。你回去以后，可以取出我藏在屋子西北角大柱子下的玉匣，匣里有天神写在绢上的经文，你按上面写的药方服药，一年后就可以驾云飞行。成仙后还到这里来找我。这些事回去后也不必对皇帝说。”于是度世拜别了父亲，下山后见到使者梁伯，什么也没告诉他。但梁伯心想度世上山后一定有所收获，就向度世磕头，请求把道术传给他。度世和梁伯一同来华山时，见梁伯为人忠厚诚实，就把见到父亲的情形告诉了他。梁伯虽然从度世那里知道了一些道术，但不知道柱子下面埋着神仙药方的事。后来度世从家中柱子下挖出了玉匣，匣中封存着服后可以飞升成仙的神香，就取出来服用。原来这神香就是五彩的云母石，于是就配了药吃下去，也让梁伯吃了。后来两个人一同成仙飞升而去。度世把那仙方留给了他的儿子，世上也有不少人得到过那个仙方。

张 楷

张楷字公超，有道术，居华山谷中。能为五里雾。有玉诀金匱之学，坐在立亡之道。人学其术者，填门如市，故云雾市。今华山有张超谷焉。（出《仙传拾遗》）

张楷字公超，会道家的方术，住在西岳华山里。张楷能作法兴起五里大雾，还懂得治病的医道和“坐在立亡”的法术。向他学习道术的人使他的门庭若市，人们称他的府宅为“雾市”，因为他家的周围常有他兴起的雾气笼罩着。现在华山还有一条山谷以他的名字命名，叫作“张公超谷”。

阳翁伯

阳翁伯者，卢龙人也，事亲以孝。葬父母于无终山，山高八十里，其上无水。翁伯庐于墓侧，昼夜号恸，神明感之，出泉于其墓侧。因引水就官道，以济行人。尝有饮马者，以白石一升与之，令翁伯种之，当生美玉。果生白璧，长二尺者数双。一日，忽有青童乘虚而至，引翁伯至海上仙山，谒群仙。曰：“此种玉阳翁伯也。”一仙人曰：“汝以孝于亲，神真所感，昔以玉种与之，汝果能种之。汝当夫妇俱仙，今此宫即汝他日所居也。天帝将巡省于此，开礼玉十班，汝可致之。”言讫，使仙童与俱还。翁伯以礼玉十班，以授仙童。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谓媒

者曰：“得白璧一双可矣。”翁伯以白璧五双，遂媚徐氏。数年，云龙下迎，夫妇俱升天。今谓其所居为玉田坊。翁伯仙去后，子孙立大石柱于田中，以纪其事。（出《仙传拾遗》）

阳翁伯是卢龙人，对双亲特别孝敬。父母死后埋葬在无终山，山有八十里高，上面没有水。阳翁伯在父母的坟旁盖了一间房守灵，白天黑夜的痛哭，感动了天神，天神在坟墓旁开出一条清泉。他就把水引向官道，供行人取用。有一次，有一个来泉边饮马的人送给阳翁伯一升白石子儿，让他种在地里，就会生出白玉来。阳翁伯把石子儿种下以后，果然生出白玉石，其中二尺长的白璧就有好几双。有一天，忽然有一个天界的仙童凌空而降，带领阳翁伯来到海上仙山，让他拜见群仙。并介绍说：“这就是种玉的阳翁伯。”这时一位仙人说：“你对待父母十分孝顺，感动了天神，把玉石的种子给了你，你果然种出了玉。你和你的妻子都应该成仙，现在这个宫就是你以后居住的地方。今后天帝会到这儿巡游视察，把十块玉作为礼物，你可以把它献给天帝。”说罢，让那仙童送阳翁伯回去。阳翁伯就把十块玉送给仙童。北平徐氏有个女儿，阳翁伯想向她求婚，让人去向徐氏说媒。徐氏对媒人说：“让翁伯给我一对白璧作聘礼就可以了。”翁伯给了徐氏五对白璧，就娶了徐氏的女儿。过了几年，云中有龙降下来，阳翁伯夫妻就乘龙升天了。现在人们还把他们的屋宅叫“玉田坊”。阳翁伯成仙以后，他的子孙在田中立了个大石柱记录他成仙的事。

太平广记卷第五 神仙五

王次仲 墨子 刘政 孙博 天门子
玉子 茅濛 沈羲 陈安世

王次仲

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当周末战国之时，合纵连衡之际，居大夏小夏山。以为世之篆文，功多而用寡，难以速就。四海多事，笔札所先。乃变篆籀之体为隶书。始皇既定天下，以其功利于人，征之入秦，不至。复命使召之，敕使者曰：“吾削平六合，一统天下，孰敢不宾者！次仲一书生而逆天子之命，若不起，当杀之，持其首来，以正风俗，无肆其悻慢也。”诏使至山致命，次仲化为大鸟，振翼而飞。使者惊拜曰：“无以复命，亦恐见杀，惟神人悯之。”鸟徘徊空中，故堕三翮，使者得之以进。始皇素好神仙之道，闻其变化，颇有悔恨。今谓之落翮山，在幽州界，乡里祠之不绝。（出《仙传拾遗》）

王次仲是古时的神仙。那时正是周朝末年战国时代，各国正

互相纷争征伐，策士们到处游说“合纵连横”策略的时候，王次仲正住在大夏山小夏山中。他认为当时通行的篆体字，写起来很费事而用处不广，而且人们很难在短时期内学会使用篆字。现在天下这么纷乱，事情繁杂，文字的普及是很重要的。王次仲就把篆体、籀体字变化成隶书，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认为王次仲改革文字为统一大业立下了功勋，就请他到秦国来作官，但王次仲拒绝了。秦始皇很生气，又派了使者去传诏让王次仲入秦，并对使者说：“我征服了各诸侯国，统一了天下，谁敢不臣服我！王次仲不过是一个书生，竟敢违抗天子的圣命，何等狂妄。这次你去召他，他如果再不来，就杀掉他，提他的头来见我，以正法纪，让他这种人再不敢傲慢抗上！”使者到了山里见到王次仲，宣示了秦始皇的诏命，王次仲立刻变成一只大鸟振翅飞去。使者又惊又怕跪在地上不住的磕头哀求说，“您这样作，叫我怎么回去向皇上交差啊，皇上非杀了我不可。请大仙可怜可怜我吧！”那大鸟在空中盘旋了半天，故意落下三根翎毛，使者只好拿着这三支羽毛回去向秦始皇复命。秦始皇向来爱好修道求仙的事，听使者说王次仲已经变成了神仙，挺悔恨的。王次仲变大鸟的地方叫“落翮山”，在现在的河北（古幽州），老百姓一直在祭祀他。

墨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为大夫。外治经典，内修道术，著书十篇，号为墨子。世多学者，与儒家分途，务尚俭约，颇毁孔子。有公输般者，为楚造云梯之械以攻宋。墨子闻之，往诣楚。脚坏，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见公输般而说之曰：“子为云梯

以攻宋，宋何罪之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公输般曰：“吾不可以已，言于王矣。”墨子见王曰：“于今有人，舍其文轩，邻有一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也？”王曰：“若然也，必有狂疾。”翟曰：“楚有云梦之麋鹿，江汉之鱼龟，为天下富，宋无雉兔鲋鱼，犹梁肉与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无数丈之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闻大王更议攻宋，有与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输盘已为云梯，谓必取宋。”于是见公输般。墨子解带为城，以幘为械，公输般乃设攻城之机。九变而墨子九拒之，公输之攻城械尽，而墨子之守有余也。公输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问其故：“墨子曰：“公输之意，不过杀臣，谓宋莫能守耳。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御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乃止，不复攻宋。墨子年八十有二，乃叹曰：“世事已可知，荣位非常保，将委流俗，以从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于是数闻左右山间，有诵书声者，墨子卧后，又有人来，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见一人，乃起问之曰：“君岂非山岳之灵气乎，将度世之神仙乎？愿且少留，诲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来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愿得长生，与天地相毕耳。”于是神人授以素书，朱英丸方，道灵教戒，五行变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聪明，得此便成，不复须师。”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验，乃撰集其要，以为《五行记》。乃得地仙，隐居以避战国。至汉武帝时，遣使者杨违，束

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视其颜色，常如五十许人。周游五岳，不止一处。（出《神仙传》）

墨子名叫翟，是战国时代宋国人，任宋国的大夫。他平时编撰著述经学典籍，更勤于道家方术的修炼，曾著了十篇文章，号称墨子。世上很多人学习他的理论，他的论点和孔、孟的儒家分歧很大，提倡勤俭节约，对孔子的学说提出不少批评。有位能工巧匠公输般为楚国造了攻城用的云梯，帮助楚国攻宋国。墨子听说后就急忙往楚国赶，路上脚磨破了，就把衣裳撕下来包上脚，七天七夜终于到了楚国。墨子见了公输般后劝说道：“你为楚国造了云梯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过呢？楚国土地广阔肥沃，宋国的老百姓却没有足够的地种，索取宋国的不足去增加富裕的楚国，这是不聪明的作法。宋国没有罪你却要去攻打它，这是不仁义的作法。你明明知道这种作法不对而不去向楚王劝告和他争辩，这是你对楚王不忠诚。争辩了却没有收效，说明你的态度还不坚定，没有很强的说服力。”公输般说，“攻宋的事已经定了，由不得我，我已经对楚王说过同意他攻宋的话，我没法改口了。”墨子就直接去见楚王，对楚王说：“现在有这么一个人，扔掉自己华丽的马车却要去偷邻居的一辆破车；放着自己的锦锻袍服不穿，却要去盗取邻居一件短衫；放着自己家的鱼肉不吃，却要去偷邻居的粗糠野菜，大王您说这是个什么人呢？”楚王说，“要真有这么个人，我看他一定是个疯子。”墨子说：“楚国有湖北湖南云梦泽盛产的麋鹿，有长江汉水盛产的鱼、龟，是天下最富足的国家。而宋国连山鸡、鲋鱼和野兔都没有，这就像把鱼肉和糠菜

相比一样。楚国盛产杞树、桑树、梓树和豫章树，而宋国连几丈高的树都没有，这就像锦锻袍服和短衫相比一样。我听说大王打算攻打宋国，这不和您说的那个疯子一样了吗？”楚王说：“你说得很好。但是公输般已经为我造好了云梯，他说一定能攻下宋国。”于是墨子又要求公输般来见。墨子解下自己的衣带放在桌上假设是宋国的都城，又摘下头巾假设是宋国守城的士兵和武器，公输般就摆布他攻城的武器和战术。公输般攻城的战术变化了九次，都被墨子挡住了。公输般攻城的武器战法都用尽了，而墨子防守的策略还绰绰有余。公输般说：“现在我已经知道怎么攻破你了，但是我不说。”墨子说：“我也知道你将用什么方法攻我，我也不说。”楚王问是怎么回事，墨子说，“公输般的意思是只要杀了我，宋国就守不住了。然而他不知道，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早就带着我布置的守城武器和战术在宋国都城上等待楚国的进攻呢。就是把我杀了，宋国的防御武器和战术仍然存在，楚国也不可能取胜！”楚王只好改弦易辙，不再攻打宋国。墨子活到八十二岁那一年，自己感叹地说：“世间的事我已经全经历过，也全知道了，一个人的福禄、荣誉和官位不是永远不变的，我已看透了世间的一切，将离开纷杂的尘世，去追随能吞云吐雾呼石成羊的神仙赤松子漫游去了！”后来墨子就进了周狄山，专心致志于道术的修炼，一心想得道成仙。他经常听到有读书的声音，有一次他睡下以后，有一个人到他跟前来，脱下衣服替他盖上脚。墨子就偷偷看，发现身边有一个人，就立刻起来问那人：“您是不是这山岳中的神灵，特意来超度我成仙的呢？如果是，那就请您等一会儿，对我教诲传授一些修道的诀窍吧！”那位神仙说：“我知道你诚心修道，所以特地来见你。你有什么要求呢？”

墨子说：“我想长生不老，寿命和天地相同。”于是那位神仙就授给他写着修道要诀的绢书和用朱草的花配制药丸的秘方，以及道教的法则戒律和阴阳五行变化的经书，一共二十五篇，并对墨子说：“你本来就有仙风道骨，又聪慧通灵，得到我给你的这些东西后就能成仙，不需要再拜师学道了。”墨子拜谢接受了神仙的授予并按经卷上的要求去作，得到了具体的验证，就根据体会把那二十五篇经卷的要点编撰成书，书名叫“五行记”。墨子修成了地上的神仙，隐居起来避开了战国时代的纷争混乱。汉武帝时，皇帝刘彻派了杨违作使者，带着白玉和锦缎去聘请墨子，墨子坚拒不出山。使者看墨子的容颜，仍然像五十来岁的人。墨子经常

刘 政

刘政者，沛人也。高才博物，学无不览。以为世之荣贵，乃须臾耳，不如学道，可得长生。乃绝进趋之路，求养生之术。勤寻异闻，不远千里。苟有胜己，虽奴客必师事之。复治墨子五行记，兼服朱英丸，年百八十余岁，色如童子。能变化隐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万人。又能隐三军之众，使成一丛林木，亦能使成鸟兽；试取他人器物，易置其处，人不知觉。又能种五果，立使华实可食。坐致行厨，饭膳俱数百人。又能吹气为风，飞砂扬石。以手指屋宇山陵壶器，便欲颓坏；复指之，即还如故。又能化生美女之形，及作水火。又能一日之中，行数千里。能嘘水兴云，奋手起雾，聚土成山，刺地成渊。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沾，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鱼鳖蛟龙鼃鼃，

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气，方广十里，直上连天，又能跃上。下去地数百丈。后去不知所在。（出《神仙传》）

刘政是江苏沛县人，才华横溢，博古通今。他认为世上的荣华富贵都如过眼烟云，不如去学道，可以得到长生不老。于是他就自己断绝了求官的门路，求索研究养生修炼的方术。只要听到奇异的传说，就不远千里去了解。只要遇到比自己强的人，那怕他是奴仆门客，也要拜为自己的老师向他们求教。他按照墨子的《五行记》去修身养性，还经常服用灵丹秘方“朱英丸”，活到一百八十多岁时容貌还像个少年人。他修炼得能变化和隐身，能把自己分成一百个人，再分成千人万人。他还能把千军万马隐蔽起来使他们变成一丛树木，也能把三军变成鸟兽。他可以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或转移到别的地方而毫不被人发现。他还能种植各种果树，种子落地后马上就长大开花并结出能吃的果实。他不动地方就可以做饭炒菜，供几百个人用餐。他并能吹气成风，掀起飞砂走石，只要用手一指，被他指到的房屋、器具、山陵就立刻崩塌毁坏。再一指被他毁坏的东西又可以立刻复原如初。他能凭空变出来美丽的女子，还能兴起水患和火灾。一天之内他可以奔走几千里，还能用嘴喷水变云，手一挥就生起弥天大雾，把土聚成山岳，把地钻成深潭。他能一会变成老人一会儿变成少年，一会儿身材高大无比一会儿又变得十分矮小。他涉水不湿鞋，能在水面上行走，能云集江河湖海中的龟鳖虾蟹和蛟龙，使它们都上岸聚集。他能够口吐五色云气覆盖十里地，云气直冲青天，和天空溶为一体，他只要一跳，就可上天和入地好几百丈。后来也不知

道这个刘政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孙 博

孙博者，河东人也。有清才，能属文，著书百余篇，诵经数十万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术。能令草木金石皆为火，光照数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树生草则焦枯，更指还如故。又有人亡奴，藏匿军中者，捕之不得。博语奴主曰：“吾为卿烧其营舍，奴必走出，卿但谛伺捉之。”于是博以一赤丸子，掷军门，须臾火起烛天，奴果走出，乃得之。博乃复以一青丸子掷之，火即灭，屋舍百物，如故不损。博每作火有所烧，他人以水灌之，终不可灭，须臾自止之，方止。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从己蹈之，俱不沾灼，又与人往水上，布席而坐，饮食作乐，使众人舞于水上。又山间石壁，地上盘石，博入其中，渐见背及两耳，良久都没。又能吞刀剑数千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也。能引镜为刀，屈刀为镜，可积时不改，须博指之，乃复如故。后入林虑山，服神丹而仙去。（出《神仙传》）

孙博是山西河东郡人，很有才华，善作文章，曾写文章一百多篇，背诵经书几十万字。晚年时孙博爱好道家学问，研究墨子关于道学的论述。他能让草木、金属、石头着起火来，燃烧的火光照亮好几里地，他自己也能起火燃烧，从嘴里喷出火来，用手指一指大树草丛，立刻就变得焦黄枯死。再一指，大树和草丛就又恢复原状。有一次，有个人的奴仆逃跑后藏在军营里，抓不到他。

孙博就对奴仆的主人说：“我可以为你发火焚烧营房，那时你的奴仆一定会从营房里跑出来，你就等着抓他吧。”于是孙博就把一枚红色的丸子扔到军营门里，片刻之间燃起熊熊烈火，那奴仆果然跑出营房，被他的主人抓住。孙博又用一枚黑色的丸子扔进营门，火立刻就灭了，军营中的房舍和所有的东西像没着火时一样毫无损坏。当孙博作法兴火烧什么的时候，别人用水浇火，火始终不灭，必须过一阵由孙博发令让火停止燃烧火才能熄灭。孙博在水里走身上不湿，在火里钻身上不燃，他还能让千百个人跟着他在水里钻火里走，所有的人都不沾水不被火烧。他能在水面上铺开席褥，请大家坐在上面饮酒作乐，还能让大家在水面上跳舞而不湿不沉。孙博能钻进山间的石壁和地上的石板里去，起初还能看见石壁里有他的后背和两只耳朵，过了半天就消失在石壁里了。他还能吞下几千把刀剑，能自由地出入于墙壁里，好像墙壁原来就有洞似的。他能把铜镜扯拉成刀剑，又能把刀剑团弄成镜子，变形之后就定了形，只有他用手一指，才能恢复原形。后来，孙博进到林虑山中，服用了神丹灵药，成仙西去。

天门子

天门子者，姓王名纲，尤明补养之道。故其经曰：“阳生立于寅，纯木之精；阴生立于申，纯金之精。天以木投金，无往不伤，故阴能疲阳也。阴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审其盛衰。我行青龙，彼行白虎，取彼朱雀，煎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阴人之情也，每急于求阳，然而外自收（收原作戕，据明抄本改）抑，不肯请阳者，

明金不为木屈也。阳性气刚躁，志节疏略。至于游宴，言和气柔，词语卑下，明木之畏于金也。”天门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岁，犹有童子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玄洲山去也。（出《神仙传》）

天门子原名叫王纲，非常精通阴阳互补互养的学问。在他所著的关于修炼的著作中说，“阳刚之气发生在天亮前的寅时，是属阴阳五行中‘木’的精华。而阴柔之气生在申时，是阴阳五行中‘金’的精华。‘金’位在西方属秋，所以‘金’有肃杀之气。上天把木投于金，木就会被金克伤，所以阴气能损伤阳气。女子属阴，她们在脸上抹粉涂脂，就是本能地学‘金’那种耀眼的光彩。所以凡是修炼的道家真人，对女人的阴柔之气特别小心留神，研究阴阳相生相克的道理，注意阴阳的盛衰变化。修道者仰仗于东方的青龙星，而女人则属于西方的白虎星，用南方属阴的朱雀星来镇服北方属阳的玄武星，就能得到长生的道术。此外，女人在情感上有强烈的欲望，常常急切地追求男人，但表面上又故作控制压抑，不肯主动表现出追求男人的欲望，表现出了不肯向男子屈服的姿态。男子性情刚烈暴躁，节操志气比较坚定。平时在游玩宴饮时，男子对女人却又十分温柔和柔顺，言谈话语中表现出讨好和追求，这说明木怕金，阳惧阴的道理。”天门子由于按这些道理去修身养性。所以活到二百八十岁面貌仍然像童子少年。后来他常服用珍珠泡的酒，终于得道成仙，进了北海中玄洲山里去了。

玉子

玉子者，姓韦（明抄本韦作章）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学众经，周幽王征之不出。乃叹曰：“人生世间，日失一日，去生转远，去死转近。而但贪富贵，不知养性命，命尽气绝则死，位为王侯，金玉如山，何益于灰土乎？独有神仙度世，可以无穷耳。乃师长桑子，具受众术。乃别造一家之法，著道书百余篇。其术以务魁为主，而精于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养性治病，消灾散祸。能起飘风，发屋折木，作雷雨云雾。能以木瓦石为六畜龙虎立成，能分形为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喷之，皆成珠玉，亦不变。或时闭气不息，举之不起，推之不动，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数十日乃起。每与子弟行，各丸泥为马与之，皆令闭目，须臾成大马，乘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气五色，起数丈，见飞鸟过，指之即堕。临渊投符，召鱼鳖之属，悉来上岸。能令弟子举眼见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务魁时，以器盛水着两肘之间，嘘之，水上立有赤光，辉辉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内饮之，在外者洗之，皆立愈。后入崆峒山合丹，白日升天而去。（出《神仙传》）

玉子原名叫韦震，是南郡人，他少年时就爱读各种经书，周幽王曾召他作官，他不愿出山。他常常感叹说：“人生在世上，过一天少一天，离生越远，离死却越来越近。有的人贪图荣华富贵，却不知道修身养性，大限临头就会气绝身亡。人死了，虽然位居

王侯，金玉珍宝聚敛如山，其实和粪土有什么不同呢？看来只有得道成仙，才可以使生命无穷无尽。于是他拜道学家桑子为师，学习了很多道家的法术。并把各种道家理论融汇贯通，自成一派，写了论述道术的文章一百多篇。他主要是论述养神藏气和修道的关系，对阴阳五行的道理也研究得很透彻，并运用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奥秘来养性治病，消灾免祸。他能兴风掀毁房屋折断树木，也能兴雷播雨散布云雾。他能把木头瓦石作成活生生的龙、虎和牛、马、羊、狗、猪、鸡，还能把自己分成千百个人。他能在江海上行走。嘴里含着水喷出去就能变成珍珠，珍珠绝不会再变成水珠。有时他一运气，可以不呼不吸，这时就举不起他推不动他，不能使他身子弯屈，弯屈后又不能使他伸直，可以一次闭气几十天一百多天纹丝不动。有时他和弟子们出行，他就把泥团成马，让弟子们闭上眼睛，泥马立刻变成高头大马，而且骑上就能日行千里。他还能口吐五色云气，云气有几丈高。看见空中的飞鸟，他用手一指，鸟儿就立刻掉下来。他在深潭里扔进一道神符就能把鱼鳖之类召上岸来。他能让弟子们抬眼看见千里之外的东西，但看的时间不太长。每当他进行藏神养气的修炼时，就用器皿盛上水，放在两肘之间，一吹气，水上立刻发出红色的光，光芒能升起一丈多高。用这施过法术的水治病，内脏的病喝它，外在的病用这水洗，都能马上治好。后来进入洛阳崆峒山炼丹，白天升天成仙而去。

茅濛

茅濛，字初成，咸阳南关人也，即东卿司命君盈之高祖也。

濛性慈悯，好行阴德，廉静博学。逆覩周室将衰，不求进于诸侯。常叹人生若电流，出处宜及其时。于是师北郭鬼谷先生，受长生之术，神丹之方。后入华山，静斋绝尘，修道合药，乘龙驾云，白日升天。先是其邑歌谣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秦始皇闻之，因改腊为“嘉平”。（出《洞仙传》）

茅濛字初成，是陕西咸阳南关人，是东卿茅君盈的高祖。茅濛性情慈悲良善，平日常积德行善，俭朴素净，博学多闻。他预见周朝将越来越衰败，所以从来不到诸侯那里求官作。他常常感慨于人生转眼即逝，要抓住适当的时机自己处理好自身的事。于是他拜北城鬼谷子为师，跟他学习长生之术和仙丹秘方。后来他又进入华山，远离尘世静心修炼，修道炼丹，后来乘龙驾云，白日成仙升天。在他成仙之前都城里就流传着一首歌谣：“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嘉平是腊月的一种叫法）。”秦始皇听说后，就把腊月改名叫“嘉平”了。

沈 羲

沈羲者，吴郡人，学道于蜀中。但能消灾治病，救济百姓，不知服食药物。功德感天，天神识之。羲与妻贾共载，诣子妇卓孔宁家还，逢白鹿车一乘，青龙车一乘，白虎车一乘，从者皆数十骑，皆朱衣，仗矛带剑，辉赫满道。问羲曰：“君是沈羲否？”

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为问之？”骑人曰：“羲有功于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来，履行无过。寿命不长，年寿将尽。黄老今遣仙官来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是也；度世君司马生，青龙车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车是也。”须臾，有三仙人，羽衣持节，以白玉简、青玉介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识。遂载羲升天。升天之时，道间锄耨人皆共见，不知何等。斯须大雾，雾解，失其所在，但见羲所乘车牛，在田食苗。或有识是羲车牛，以语羲家。弟子恐是邪鬼，将羲藏山谷间，乃分布于百里之内，求之不得。四百余年，忽还乡里，推求得数世孙，名怀喜。怀喜告曰：“闻先人说，家有先人仙去，久不归也。”留数十日，说初上天时，云不得见帝，但见老君东向而坐。左右敕羲不得谢，但默坐而已。宫殿郁郁如云气，五色玄黄，不可名状。侍者数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树，众芝丛生，龙虎成群，游戏其间，闻琅琅如铜铁之声，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书着之。老君身形略长一丈，披发文衣，身体有光耀。须臾，数玉女持金按玉杯，来赐羲曰：“此是神丹，饮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寿万岁。”乃告言：饮服毕，拜而勿谢。服药后，赐枣二枚，大如鸡子，脯五寸，遗羲曰：“暂还人间，治百姓疾病。如欲上来，书此符，悬之杆稍，吾当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赐羲。羲奄忽如寐，已在地上。多得其符验也。（出《神仙传》）

沈羲是吴郡人，曾在四川学道。他长期救济百姓，不用服药就能治好病人。他的功德感动了上天，天神都非常赞赏他。有一次，沈羲和妻子贾氏一同乘车到儿媳卓孔宁家串门，回来的路

上，遇见白鹿、青龙和白虎驾的三辆车，每辆车都有几十个骑马的随从，都穿着红袍，持着长矛挂着刀剑，辉煌显赫，堵塞了道路。这些人问沈羲“您是沈羲先生吗！”沈羲非常吃惊，不知他们是什么人，忙回答说：“我是沈羲。不知你们问我有什么事？”骑马的人说：“你为老百姓立下功劳，心中不忘道家的经义，从你小时到现在没有犯过什么过错。但你的寿命并不长，你的寿数快到头了。现在黄帝、老子派了仙官到人间来迎接你。乘白鹿车的是侍郎薄延之，乘青龙车的是度世君司马生，乘白虎车的是迎接你的使者徐福。”不一会儿，那三位神仙穿着羽衣持着旌节来到沈羲面前，把一只白玉板、一块刻在青玉上的证书和一块刻着字的红玉授给沈羲，沈羲不认识那些东西是什么。三位神仙就用车载着沈羲夫妇升天而去。他们升天时，在田地里耕作的人都看见了，不知他们是什么人。当时天上突然大雾弥漫，等雾散之后，就不知他们到哪里去了，只看见沈羲曾坐过的牛车在路上停着，驾车的牛在田里吃禾苗。有的人认识那车和牛是沈羲的，就跑去报告了沈羲家。沈羲的弟子担心是鬼怪把沈羲抓到山谷里藏起来了，就在周围百里以内到处寻找，但没找到。过了四百多年沈羲突然回来了，找到了他好多代之后的孙子，他叫沈怀喜。怀喜对沈羲说：“我听祖上说家中有先人成了仙很久没回来。”沈羲在家住了几十天，据他说刚升天时并没见到天帝，只看见太上老君面向东坐着，左右的人告诉沈羲不必跪拜，只默默坐着。宫殿里云雾笼罩，不时涌起五色云或黄色黑色的云，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老君周围有好几百人侍从，女的多男的少。宫殿院中有结着珠玉的树，到处生长着灵芝仙草，有很多龙虎在周围游戏，还听到叮叮当当的铜铁撞击的声音，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殿内四边墙上闪

闪发光，上面写着神符。太上老君有一丈来高，披着长发，穿着有花纹写着文字的衣服，身体也发出闪光。不一会儿，有几名玉女用金盘端着玉杯来赏赐沈羲说，“这玉杯里是神丹，喝了可以长生。你们夫妻一人一杯，可以活一万年。”玉女还告诉沈羲喝完后行个礼，但不用感谢。服了仙丹后又赐给两枚枣子，像鸡蛋大，又赏给五寸大的一只果脯并说：“你暂且回到人间，给百姓治病。如果想到天上来，可以照这符写一道符挂在你家门外高竿上，我会去接你。”说罢把一张符和一张仙方给了沈羲。沈羲忽然昏昏睡去，醒时已在地上了。后来他多次使用那仙符都非常灵验。

陈安世

陈安世，京兆人也，为权叔本家佣赁。稟性慈仁，行见禽兽，常下道避之，不欲惊之，不践生虫，未尝杀物。年十三四，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托为书生，从叔本游，以观试之。而叔本不觉其仙人也，久而意转怠。叔本在内，方作美食，而二仙复来诣门，问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在耳。”入白叔本，叔本即欲出，其妇引还而止曰：“饿书生辈，复欲来饱腹耳。”于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教我云耳。”二人善其诚实，乃谓“叔本勤苦有年，今适值我二人，而乃懈怠，是其不遇，儿成而败。”乃问安世曰：“汝好游戏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无由知之。”二人曰：“汝审好道，明日早会道北大树下。”安世承言，早往期处，到日西，不见一人，乃起欲去，

曰：“书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侧，呼曰：“安世汝来何晚也？”答曰：“早来，但不见君耳。”二人曰：“吾端坐在汝边耳。”频三期之，而安世辄早至。知可教，乃以药二丸与安世，诫之曰：“汝归，勿复饮食，别止于一处。”安世承诫，二人常来往其处。叔本怪之曰：“安世处空室，何得有人语？”往辄不见。叔本曰：“向闻多人语声，今不见一人，何也？”答曰：“我独语耳。”叔本见安世不复食，但饮水，止息别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贤，乃叹曰：“夫道尊德贵，不在年齿。父母生我，然非师则莫能使我长生。先闻道者，即为师矣。”乃执弟子之礼，朝夕拜事之，为之洒扫。安世道成。白日升天。临去，遂以要道术授叔本，叔本后亦仙去矣。（出《神仙传》）

陈安世是京城人，被权叔本家所雇佣，他为人慈善厚道，走路时如果遇见禽兽，他就躲到道旁，不惊动它们，从来不踩死一只小虫，也从不杀生。陈安世十三岁时，他的主人权叔本非常爱好修道成仙的事，有两位神仙假托为书生，跟着叔本漫游各地以考察他，但叔本不知道两位书生是神仙。时间长了，叔本对二位书生就有些怠慢了。有一次，叔本在家里吃美味的食物。两个书生来到门外，问陈安世叔本在不在家，安世说在家，就进去告诉叔本。叔本打算出门去迎接两位书生，他老婆一把拉住他说：“两个饿急了的书生，又要来咱家饱餐一顿，别理他们！”于是叔本就让安世出门去对书生说自己不在家。两位书生说：“你刚才说他在家，现在又说不在，这是怎么回事呢？”陈安世说，“是主人让我这样说的。”两位书生见安世这样诚实，就说，“权叔本这

人修道好多年都很勤奋，但我们两人来考察他，他却懈怠了，这是他自己失去了得道的机会，快要成功时却失败了。”接着就问陈安世：“你贪玩吗？”安世说：“我不爱玩。”又问：“你喜欢修道吗？”安世说：“我爱好道术，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两位书生说：“你如果真的爱好道术，明天早晨在路北的大树下等着我们。”安世记住了，第二天很早就到大树下等着，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也不见一个人来，就打算回去，说：“书生一定是欺骗我呢。”没想到两个书生突然出现在他身边，喊他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呀？”安世说：“我早就来了，一直没看见你们呀！”两个书生说：“我们就坐在你身边嘛。”两位书生约会了安世三次，安世三次都是早早就来等着。二书生经过考验，知道安世可以受教了，就给了安世两枚药丸，并告诫说：“你回去以后，不要再吃饭，睡觉也单个儿睡在另一个地方。”安世遵照二书生的话做了，二书生就常到安世住处来。权叔本奇怪地说：“安世一个人住在空屋子里，怎么常听见他和别人说话的声音呢？”权叔本一进他屋里，看不见有什么人在那里。就问安世道：“我刚才听见你屋里有好几个人说话，现在却看不见有人，是怎么回事呢？”安世回答说，“是我在自言自语。”叔本发现安世不吃饭光喝水，而且独自住在别处，疑心他不是个平凡的人，自己知道自己做错了，失去了得道的机会，就感叹地说：“一个人有无道德修行不在年纪大小。父母生了我，但没有师长的指点我就不可能得道长生。先得到道术的，就是我的老师。”于是叔本心甘情愿地给安世当徒弟，每天向安世跪拜求教，为安世清理打扫房间。后来安世修炼成功，白日升天成了仙，临升天之前，安世把修道的秘诀传授给叔本，叔本也得道成仙，升天而去。

太平广记卷第六 神仙六

张子房 东方朔 王 乔 周隐遥 刘 商

张子房

张子房，名良，韩国人也，避地于南阳，徙居于沛，后为沛国人焉。童幼时，过下邳圯桥，风雪方甚，遇一老叟，着乌巾，黄单衣。坠履于桥下，目子房曰：“孺子为我取之。”子房无倦色，下桥取履以进。老叟引足以纳之，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旦来此，当有所教。”子房昧爽至，叟已在矣。曰：“期而后至，未可传道。”如是者三，子房先至，亦无倦怠。老叟喜，以书授之曰：“读此当为帝王师。若复求吾，乃谷城山下黄石也。”子房读其书，能应机权变，佐汉祖定天下。后人谓其书为黄石公书。修之于身，能炼气绝力，轻身羽化。与绮里季、东园公、角里先生、夏黄公，为云霞之交。汉初，遇四五小儿路上群戏，一儿曰：“着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时人莫知之，子房知之，往拜之曰：“此东王公之玉童也。所谓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东王公也。此二元尊，乃阴阳之父母，天地之本源，化生万灵，育养群品。木公为男仙之主，金母为女仙之宗。

长生飞化之士，升天之初，先觐金母，后谒木公，然后升三清，朝太上矣。此歌乃玉童教世人拜王公而揖王母也。”子房佐汉，封留侯，为大司徒。解形于世，葬于龙首原。赤眉之乱，人发其墓，但见黄石枕，化而飞去，若流星焉。不见其尸形衣冠，得素书一篇及兵略数章。子房登仙，位为太玄童子，常从老君于太清之中。其孙道陵得道，朝昆仑之夕，子房往焉。（出《仙传拾遗》）

张良字子房，韩国（今河南中部山西东南一带）人，因为逃避战乱来到河南南阳，后来又搬到沛国，就算是沛国人了。童年时，有一次到下邳，他经过沂水桥，当时是风雪正猛的冬天，他遇见了一个穿黄单衣系黑头巾的老人。老人故意把自己的鞋扔到桥下，看着张良说：“你这个小家伙，到桥下把我的鞋捡回来！”张良没有丝毫不愿意的表现，跑到桥下把鞋拾上来递给老人。老人不接鞋，却伸着脚让张良给穿上，张良就恭恭敬敬地把鞋给老人穿上了。老人笑笑说：“你这孩子可以做我的学生了。明天早上你还到这儿来，我将会教你一些什么。”张良天不明就赶到桥上，见老人已经坐在那里了。老人说：“你比我来得晚，今天不能教你什么。”这样让张良白跑了三次，第三次张良终于比老人先来到桥上。这次老人高兴了，送给张良一部书并说，“你读通了这部书就能给帝王当军师了。以后如果再找我，我是谷城山下的黄石公。”张良回去后钻研那本书，掌握了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的各种应变策略，后来他辅佐汉高祖刘邦统一了天下。后代把老人给他的那部书称为“黄石公书”。按照这部书中的教导去修养自身，能达到聚炼起极大的力气，使身子像羽毛般轻捷。张

良和当时著名的道家绮里季、东园公、角里先生（角音 lǔ，角里是汉代著名隐士，“商山四皓”之一。）、夏黄公，成为修心学道的好朋友。汉代初年，张良有一次遇见四五个小孩在道边玩耍，一个小孩唱着一首童谣道：“着青裙，入天门，揖金母（即西王母），拜木公（即神仙东王父）。”人们当时不明白这歌谣的意思，但张良一听就懂了，就向那孩子拜礼说：“我知道你就是东王公的玉童。你唱的金母就是西王母，木公就是东王父。这两位元始天尊是阴阳的父母，天地的起源，是他俩化生出世上万物和生灵。木公是男仙的主宰，西王母是女仙的首领。修道成仙的人，刚升天后先拜见西王母，后拜见东王父，然后才能升入玉清、太清、上清这三清的仙界，朝见天帝。那歌谣就是玉童让世上的人礼拜东王父和西王母的。”张良辅佐汉室，被封为留侯，任大司徒，死后葬在龙首原。汉末赤眉起义时，张良的墓被掘开，只见棺木中一个黄石枕头突然腾空飞去，像流星一样一闪即逝。棺木中根本没有张良的尸骨和衣帽，只有写在素绢上的文章和几篇论述战术的文章。张良成仙以后，作了天宫的童子，常跟随太上老君在天界遨游。他的孙子张道陵也得了道，朝拜昆仑山时，张良去看望了他。

东方朔

东方朔，小名曼倩。父张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岁，顿若童子。朔出三日而田氏死，死时汉景帝三年也。邻母拾朔养之，时东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岁，天下秘识，一览暗诵于口，恒指挥天上空中独语。邻母忽失朔，累月暂归，母笞

之。后复去，经年乃归。母见之大惊曰：“汝行经年一归，何以慰吾？”朔曰：“儿暂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污衣，仍过虞泉湔浣，朝发中还，何言经年乎？”母又问曰：“汝悉经何国？”朔曰：“儿湔衣竟，暂息冥都崇台，一寤眠，王公啗儿以丹栗霞浆，儿食之既多，饱闷几死，乃饮玄天黄露半合。即醒，还遇一苍虎息于路，初儿骑虎而还，打捶过痛，虎啗儿脚伤。”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复去家万里，见一枯树，脱布挂树，布化为龙，因名其地为“布龙泽”。朔以元封中，游鸿濛之泽，忽遇母采桑于白海之滨。俄而有黄眉翁，指母以语朔曰：“昔为我妻，托形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却食吞气，已九十余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见幽隐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来已三洗髓五伐毛矣。”朔既长，仕汉武帝为太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术，与朔狎昵。一日谓朔曰：“吾欲使爱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药？”曰：东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鱼。”帝曰：“何知之？”曰：“三足鸟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鸟目，不许下，畏其食此草也。鸟兽食此，即美闷不能动。”问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儿时掘井，陷落井下，数十年无所托。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红泉不得渡。其人与臣一只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国人皆织珠玉为簪，要臣入云戟之幕，设玄珉雕枕，刻镂为日月云雷之状，亦曰‘镂空枕’，亦曰‘玄雕枕’。又荐蜺毫之珍褥，以百蜺之毫织为褥。此毫褥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举手试之，恐水湿席，定视乃光也。”其后武帝寝于灵光殿，召朔于青绮窗绀紈幕下，问朔曰：“汉年运火德统，以何精何瑞为祥？”朔对曰：“臣尝游昊然之墟，在长安之东，过扶桑七万里，有云

山。山顶有井，云从井中出。若土德则黄云，火德则赤云，金德则白云，水德则黑云。”帝深信之。太初二年，朔从西那邪国还，得声风木十枝，以献帝。长九尺，大如指。此木出因洹之水，则禹贡所谓‘因桓’是来。即其源也，出甜波，上有紫燕黄鹄集其间。实如细珠，风吹珠如玉声，因以为名。帝以枝遍赐群臣，年百岁者颁赐。此人有疾，枝则有汗，将死者枝则折。昔老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尧时年已三千岁，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赐朔，朔曰：“臣见此枝三遍枯死，死而复生，何翅汗折而已？语曰：‘年末年，枝忽汗。（明抄本末作未，忽作勿。御览卷 953 引《洞冥记》作“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岁一湿，万岁一枯也。”帝以为然。又天汉二年，帝升苍龙馆，思仙术，召诸方士，言远国遐乡之事。唯朔下席操笔疏曰：“臣游北极，至镜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龙衔火，以照山四极。亦有园囿池苑，皆植异草木。有明茎草。如金灯，折为烛，照见鬼物形。仙人宁封，尝以此草然于（于原作为，据明抄本改）夜，朝见腹内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剉此草为苏，以涂明云之观，夜坐此观，即不加烛，亦名‘照魅草’。采以籍足，则入水不沉。”朔又尝东游吉云之地，得神马一匹，高九尺。帝问朔何兽，曰：“王母乘云光辇，以适东王公之舍，税此马于芝田，东王公怒，弃此马于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坛，因骑而反。绕日三匝，此马入汉关，关门犹未掩。臣于马上睡，不觉还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为名，名‘步景驹’。”朔曰：“自驭之如弩马蹇驴耳。”朔曰：“臣有吉云草千顷，种于九景山东，二千年一花，明年应生，臣走往刈之，以秣马，马立不饥。”朔曰：“臣至东极，过吉云之泽。”帝曰：“何为吉云？”曰：“其国常以云气占凶吉，若有

喜庆之事，则满宜云起，五色照人。着于草树，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云五露可得否？”曰：“臣负吉云草以备马，此立可得，日可三二往。”乃东走，至夕而还，得玄白青黄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遍赐群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又武帝常见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应时星没，时人莫之测也。朔又善啸，每曼声长啸，辄尘落漫飞。朔未死时，谓同舍郎曰：“天下人无能知朔，知朔者唯太王公耳。”朔卒后，武帝得此语，即召太王公问之曰：“尔知东方朔乎？”公对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颇善星历。”帝问“诸星皆具在否？”曰：“诸星具，独不见岁星十八年，今复见耳。”帝仰天叹曰：“东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岁星哉。”惨然不乐。其余事迹，多散在别卷，此不备载。（出《洞冥记》及《朔别传》）

东方朔的小名叫曼倩。父亲叫张夷，字和平，母亲是田氏。父亲张夷活到二百岁时面貌仍像儿童。东方朔出生三天后，母亲田氏死了，这时是汉景帝三年。一邻家妇女抱养了东方朔，这时东方刚刚发白，就用“东方”作了他的姓。东方朔三岁时，只要看见天下任何经书秘文，看一遍就能背诵出来，还常常指着空中自言自语。有一次，养母忽然发现东方朔没了，过了一个多月才回来，养母就鞭打了他一顿。后来东方朔又出走了，过了一年才回来。养母看见他大吃一惊说：“你走了一年，怎么能让我不担心呢？”东方朔说：“儿子我不过到紫泥海玩了一天，海里的紫水弄脏了我的衣服，我又到虞泉洗了洗，早上去的中午就回来了，

怎么说我去了一年呢？”养母就问：“你都去过什么国？”东方朔说：“我洗罢衣服，在冥间的崇台休息，睡了一小觉，冥间的王公给我吃红色的栗子，喝玉露琼浆，把我差点撑死了，就又给我喝了半杯九天上的黄露。我醒了，回来的路上我遇见了一只黑色的老虎，就骑上它往回走。因为我着急赶路使劲捶打那老虎，老虎把我的脚都咬伤了。”养母一听心里很难过，就撕下一块青衣裳布给东方朔包扎脚伤。后来东方朔又出走，离家一万里，看见一株枯死的树，就把养母裹在他脚上的布挂在了树上，那布立刻化成了一条龙，后人就把那地方叫“布龙泽”。汉武帝元封年间，到宇宙未分天地时的大湖上游玩，忽然看见他的母亲田氏在白海边上采桑叶。这时忽然有一个黄眉毛老人来到面前，对东方朔说：“她从前是我的妻子，是太白星神转生到世上。现在，你也是太白星的精灵了。我不吃五谷吞气修炼，已经九十多年，我两只眼睛的瞳孔里可以射出青光，能看见阴暗地方隐藏的东西。我三千年换一次骨骼和骨髓，两千年褪一次皮除一次毛发，我生来已经三次换骨五次脱皮了。”东方朔长大后，在汉武帝朝中任太中大夫。汉武帝晚年时爱好道家成仙之术，和东方朔很亲近。一天他对东方朔说：“我想让我喜欢的人长生不老，能不能做到呢？”东方朔说：“我能使陛下做到。”汉武帝问：“须要服什么药呢？”东方朔说：“东北地方有灵芝草，西南地方有春生的鱼，这都是可以使人长生的东西。”武帝问：“你怎么知道的？”东方朔说：“三只脚的太阳神鸟曾下地想吃这种芝草，羲和氏用手捂住了三足鸟的眼睛，不准它飞下来，怕它吃灵芝草。鸟兽如果吃了灵芝草，就会麻木得不会动了。”武帝问：“你怎么知道的呢？”东方朔说：“我小时挖井不小心摔到井底下，几十年上不来，有个

人就领着我去拿灵芝草，但隔着一条红水河渡不过去，那人脱下一只鞋给了我，我就把鞋当作船，乘着它过了河摘到灵芝草吃了。这个国里的人都用珍珠白玉串成席子，他们让我进入云霞作成的帐幕里，让我躺在墨玉雕成的枕头上，枕头上刻着日月云雷的图案，这种枕头叫‘镂空枕’，也叫‘玄雕枕’。又给我铺上岷毛作的贵重的褥子，是用一百只岷的毛织成的。这种褥子很凉，常常是夏天才铺它，所以叫作‘柔毫水藻褥’。我用手摸了摸，以为是水把褥子弄湿了，仔细一看，才知道褥子上是一层光。有一次汉武帝在灵光殿休息，把东方朔召到寝宫绮窗的丝绸帐前，向他请教道：“汉朝皇室以阴阳五行中的‘火德’为命运的主宰，那么，依你看皇室中要奉祀什么神灵来佑护呢？皇室的符信应该采用珪、璧、琮、璋、瑾这五种吉祥物中的哪一种呢？”东方朔说：“我曾游过西方天界的峡谷，在长安东面，离扶桑国还有七万里，那里有个云山。云山顶上有一口井，云都是从井里升起来的，云的颜色和主宰世上帝王的‘五行’的德运完全符合。如果帝王是土德，井中就升起黄色云；是金德，就升起白云；是火德，就升起红云；是水德，就升起黑云。”武帝听后很信服。太初二年，东方朔从西方的那邪国回来，带来十枝“声风木”献给武帝。这种树枝有九尺长，手指那么粗，这种‘声风木’产自西方‘因霄国’的河边，由于因霄国的人善于长啸，所以树木也能发出声音。这就是《尚书》中《禹贡》一章中所记的‘因桓’的来历。因霄国的河水的源头是很甜的水，水边树上面聚集飞翔着紫燕和黄鹂等鸟类。这种‘声风木’结的果实像小珍珠，风一吹就发出珠玉的声音，所以叫‘声风木’。“武帝把风声木的树枝赏给大臣们，只有年过百岁的大臣才赏给。如果这位大臣得了病，树枝自己就

会渗出水珠，如果这位大臣快死了，树枝自己就会折断。古时老子在周朝活了二千七百岁，那树枝从来没有渗出过水珠。还有仙人洪崖先生在尧帝时已经三千岁了，树枝也没折断过。武帝就赏给东方朔一枝“声风木”，东方朔说：“我已经看见这树枝枯死了三次，但又死而复活了，岂止是渗水出汗和折断呢？一个人的寿数不到一半，那树枝就不会渗水出汗。这种树五千年渗一次汗珠，一万年才枯一次。”武帝很相信东方朔的解释。天汉二年，武帝移住苍龙馆，非常渴望成仙得道，就召集了不少懂道术的方士，让他们讲述远方国家的奇闻轶事。这时只有东方朔离开座位写了一道奏章呈给武帝说：“我曾去过北极的镜火山，那里太阳月亮都照不到，只有龙口衔着灯烛照亮山的四极。山上也有园林池塘，种植了很多奇花异树。有一种明茎草，长得像金灯，把这种草折下来点燃，能照见鬼魅。有位神仙叫宁封，曾在夜晚点燃了一根这种草，可以照见肚子里的五脏，所以叫它‘洞腹草’。如果皇帝把这种草割下来剁碎作成染料，涂在明云观的墙上，夜里坐在观内就不用点灯了，所以这种草也叫‘照魅草’。如果把这种草垫在脚下，就能入水不沉没。”东方朔还曾经游历过五色祥云升起的地方，得到一匹神马，有九尺高。武帝问这是个什么神兽，东方朔说，“当初西王母乘坐着云光宝车去看望东王父，把驾车的马解开，它到东王父的灵芝田里，东王父大怒，把马赶到天河岸边。正好我那时去朝拜东王父，就骑着那匹马往回返。这马绕着太阳转了三圈然后奔向汉关时，关门还没闭。我在马上睡了一觉，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家。”武帝问马叫什么名字，东方朔回答：“按它的情况起名，叫‘步影驹’，并说，“这马来到世间后，我再骑它时，却和劣马笨驴一样的又慢又迟钝了。我在五色

祥云升起的地方种了一千顷的草，草地在九景山的东边，两千年开一次花，明年就到时候了，我去把那草割来喂马，马就不会再饿了。”东方朔又说：“我曾到过东方的极地，经过了吉云之泽。”武帝问，“什么叫吉云？”东方朔说：“吉云国里常用云的颜色来预卜吉凶。如果将要有吉庆的事，满屋就会升起五色祥云，光彩照人。这五色吉云如果落在花草树木上，就会变成五色露珠，露的味道十分甘甜。”武帝问：“这吉云和五色露你能弄些来吗？”东方朔说：“我割来吉云草把马喂饱后，骑上马去就可以弄来，一天可以来回两三趟呢。”于是东方朔就骑上神马往东走，晚上就赶回来了，弄来了黑、白、青、黄四种颜色的露水，装在青色的琉璃杯中，每个杯中装了半升献给武帝。武帝把五色露赏给大臣们，大臣们喝下了露水，老人都变成了少年，有病的都立刻痊愈了。汉武帝有一次看见天空出现了彗星，东方朔就折了一根“指星木”给了武帝，武帝拿它向天上一指，彗星立刻就消失了，当时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东方朔善于高声长啸，每当他长啸时，会震得尘土漫天飞。东方朔没死时曾对和他一起作官的朋友说：“天下人谁也不了解我东方朔，只有太王公知道我。”东方朔死后，武帝就召来太王公问他，“你了解东方朔吗？”太王公说：“我不了解。”武帝问：“你有什么特长呢？”太王公说，“我对星宿历法有研究。”武帝问他：“天上的星宿都在吗？”回答说，“诸星都在，只有木星失去了十八年，现在又出现了。”武帝仰天叹息说：“东方朔在我身边十八年，我竟不知道他就是木星啊！”心里很难过。东方朔其余的事在别的书中都有记载，这里就不多写了。

王 乔

王乔，河东人也，汉显宗时为叶令。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诣京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临至，必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舄焉，乃四年时所赐尚书官属履也。每当朝时，叶县门下鼓，不击自鸣，闻于京师。后天忽下玉棺于庭前，吏人推排，终不摇动。乔曰：“天帝欲召我也。”乃沐浴服饵，卧棺中，盖便立复。宿昔乃葬城东，土自成坟。其夕，县中牛羊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百姓为立庙，号‘叶君祠’，祷无不应，远近尊崇。帝诏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无复声。或云：“即古仙人王乔也，示变化之迹于世耳。”（出《仙传拾遗》）

王乔是河东郡人，汉显宗时任南阳郡叶县县令。王乔有仙人的道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就到京城朝见皇帝。皇帝因为他进京太勤而奇怪，而且他每次来时即不骑马也不乘车，就密令太史官偷偷察看。太史官察看后向皇帝奏报说，“王乔每次到京城来时，准有一对野鸭子飞来。”皇帝就派人等野鸭子再飞来时张网捕捉，结果网里捕到的是一双鞋子，这鞋还是汉显宗四年时赏给尚书的那双鞋。每次王乔来朝见时，叶县县衙门前的堂鼓就会不敲自响，鼓声可以传到京城。后来，有一天忽然从空中降下一具玉石棺材，停在大堂院里。县衙的官员们一起推挪那口玉棺，玉棺一点也不动。王乔就说，“这是天帝要召我去呢。”于是王乔就洗

了澡吃了药，自己躺进玉棺中。他一躺进去，棺盖就自动盖上了。然后大家把玉棺埋在城东，玉棺入土后，泥土自动堆成了坟墓。这天夜里，叶县的牛羊都流汗气喘，不知是怎么回事。百姓立了庙，叫“叶君祠”，祈祷求告都很灵验，远近的人都很信服崇敬。皇帝让人把堂鼓迎进京城放在城外都亭中，鼓再也没响过。有人说他就是古时的仙人王乔，来向世人显示神仙变化的功力。

周隐遥

周隐遥，洞庭山道士，自云角里先生之孙。山上有其祖角里庙角里村。言其数世得道，尝居焦山中，学太阴炼形之道，死于崖窟中。嘱其弟子曰：“检视我尸，勿令他物所犯。六年后，若再生，当以衣裳衣我。”弟子视之，初则臭秽虫坏，唯五脏不变，依言闭护之。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却生。弟子备汤沐，以新衣衣之。发鬓而黑，髭粗而直，若兽鬣也。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复生。如此三度，已四十年余，近八十岁，状貌如三十许人。隋炀帝闻之，征至东郡，颁赐丰厚，恩礼隆异。而恳乞归山。寻还本郡。贞观中，召至长安，于内殿安置，问修习之道。对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利唯一身。帝王修道，一言之利，万国蒙福。得道之效，速于人臣。区区所学，非九重万乘之所修也。”恳求归山，寻亦随其所适。（出《仙传拾遗》）

周隐遥是洞庭山中的一位道士，自称是汉初“商山四皓”之一的角里先生的孙子（角，音 lù）。并说洞庭山上有他的祖父的

角里庙和角里村。他说他已经连着好几世都得了道，曾住在江苏镇江的焦山里，学太阴修炼解脱肉身的道术，死在山洞里。死前他嘱咐弟子说，“要好好看守我的尸体，不要什么东西伤害侵犯。如果我六年后能够复活，就给我穿好衣裳。”他的弟子们看守着他的尸体，看着尸体渐渐腐烂被蛆虫咬坏，只有五脏一点也没变，于是就遵照他生前的嘱咐细心照看。到了六年头上再去看时，果然复活了。弟子们给他洗了澡，换上新衣服。这时他的头发又密又黑，胡子又粗又直，像是野兽的鬃毛一样。过了十六年，周隐遥又像上次一样死了，过了七年又复活了。这样死死活活地反复了三次，已经过了四十年，周隐遥也快八十岁了，但容貌仍像三十多岁的人。隋炀帝听说后，召他到东都洛阳，给了他丰厚的赏赐，对他十分尊重，希望他在朝里作官。但周隐遥却向炀帝恳求让他归山。后来他回到了家乡。唐贞观年间，又把他召到长安，皇帝把他接到内宫，向他请教修道的方术。他回答说，“我修炼的那点道术，只是为了个人的意志，功力达不到身外，只对自身有益。帝王所修的道，一句话就可以使万民得福。帝王修道也比臣民成功得快。我的那一点点道术，怎么能教你这身居皇宫的万乘之尊的皇帝呢？”周隐遥再三恳求放他归山，皇帝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让他回山修道去了。

刘 商

刘商者，中山靖王之后。举孝廉，历官合淝令。而笃好无为清简之道。方术服炼之门，五金八石，所难致者。必力而求之。人有方疏，未合炼施效者，必资其药石，给其炉鼎，助使成之，

未尝有所覬觐也。因泛舟苕霅间，遂卜居武康上强山下。有樵童药叟，虽常草木之药，诣门而售者，亦答以善价。一旦，樵夫鬻樵，有术一把，商亦厚价致之。其庭虎之下，篱落之间，草木诸药，已堆积矣。忽闲步杖策，逍遥田亩蹊隧之傍，聊自怡适，闻藁林间，有人相与言曰：“中山刘商，今日已赐真术矣，盖阴功笃好之所感乎。”窥林中，杳无人迹。奔归取术，修而服之。月余，齿发益盛，貌如婴童；举步轻速，可及驰马；登涉云岩，无复困惫。又月余，坐知四方之事，验若符契，乃入上强洞中。咸通初，有酒家以樵叟稍异，尽礼接之。累月复一至，因谓酒家曰：“我山中刘商也，夙攻水墨，愿留一图，以酬见待之厚。”使备缁素，而约以再来。一日果至酒家，援毫运思，顷刻而千山万水，非世工之所及。将去，谓酒家曰：“我祖淮南王，今为九海总司，居列真之任。授我以南溟都水之秩，旬日远别，不复来矣。”如是十许日，天色晴霁，香风瑞云，弥布山谷，樵者见空中骑乘，飞举南去。（出《仙传拾遗》）

刘商是陕西中山靖王的后代，曾被举荐为孝廉，作过安徽合肥县令。他爱好清静无为的老子学说，热心于服丹方修炼自身的方术，金、银、铜、铅铁这五金和炼丹用的丹砂、雄黄、雌黄、空青、硫黄、云母、戎、硝石这八种石料，他都想尽方法去搜寻齐全。如果有人得到炼丹的秘方却没法实验炼制时，刘商就慷慨地把自己收集的药石原料送给他，并送给他炼丹炉和锅，帮助他炼成，自己一点也不想从中得什么好处或想占有人家的成果。有一次，刘商坐船在浙江天目山的苕溪和霅（音 xiá）水之间漫游，

后来进了浙江湖州武康县的上强山隐居起来。砍柴的少年或采药的老人，只要到他门前来卖柴卖药，刘商都能给个好价钱买下来。有一天，一个砍柴的来向刘商卖柴，手上还拿着一把白术草药，刘商也给了他不少钱把那把白术买下来。其实刘商的院子里各种草药已堆了很大一堆了。这天他拄着拐杖在野外田地小路上很悠闲的散步，忽然听见丛林里有人谈话说，“中山人刘商，神已经把神药白术赐给他了，这是由于他长期积累阴功和专心修道的意志感动了神吧！”刘商仔细察看树林，没发现一个人影。就跑回家去拿出那把白术，结合自己的修炼服用下去。过了一个多月，牙齿更结实了，头发更密了，面容变得像孩童。走路又轻又快，可以赶上奔跑的马。攀登高入云端的山峰一点也不觉疲乏。又过了一个多月，不出门就知道天下的事，比算卦预卜还要灵验，就进了上强山的石洞里继续修炼。咸通初年，有一个卖酒人看见一个打柴老人不同于凡人，就以厚礼接待了老人。老人过了一个月又到酒店来，对卖酒人说，“我是上强山中的刘商，长时间画水墨画，今天来是想给你留一幅画，以酬谢你对我的款待。”刘商让卖酒人准备一块画画用的白绢布，并约好了日子来画画。一天刘商果然来到酒家，拿起笔来构思了一会儿，很快就在这布上画出了千山万水，那技巧不是世上人所能有的。临走时对酒家说，“我的祖先是汉代淮南王刘安，他现在任九海总司的官职，是仙界的职位。他任命我作管辖南海的职务，过十几天我们就要久别，不能再来看你了。”过了十几天，天空晴朗无云，山谷中吹拂着香风，翻卷着祥云，砍柴的人看见空中有个骑着什么的人向南飞去了。

太平广记卷第七 神仙七

白石先生 皇初平 王 远 伯山甫
马鸣生 李八百 李 阿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者，中黄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时，已二千岁余矣。不肯修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间之乐。其所据行者，正以交接之道为主，而金液之药为上也。初以居贫，不能得药，乃养羊牧猪，十数年间，约衣节用，置货万金，乃大买药服之。常煮白石为粮，因就白石山居，时人故号曰白石先生。亦食脯饮酒，亦食谷食。日行三四百里，视之色如四十许人。性好朝拜事神，好读幽经及太素传。彭祖问之曰：“何不服升天之药？”答曰：“天上复能乐比人间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间。”故时人呼白石先生为隐遁仙人，以其不汲汲于升天为仙官，亦犹不求闻达者也。（出《神仙传》）

白石先生是中黄丈人的弟子，古代仙人彭祖在世时，白石先

生已活了两千岁了。他并不热衷于得道成仙，只是希望长生不死就可以了，所以对人间的享乐都不放弃。他最注重的就是节制男女交合的事，经常服用的药只有用金石炼成的丹液。起初由于非常贫穷没有钱买药，他就养羊喂猪，节衣缩食。积攒了不少钱，就开始经常买药服用。他还经常煮白石当饭吃，又住在白石山中，所以当时人们都称他为白石先生。但他也吃肉喝酒，也吃五谷杂粮。他可以一天走三四百里，虽然两千多岁了，看着仍像四十多岁的人。他好朝拜神仙，爱读著名道家浮丘公著的《相鹤经》和论述宇宙物质构成的《太素传》。彭祖有一次问白石先生，“你为什么不服用可以成仙的药呢？”白石先生回答说，“天上能有人间这么多的欢乐吗？我只求不老不死就满足了。再说天上有那么多的神仙，我去侍奉他们，比在人间可苦多了。”所以当时人们都称白石先生为“隐居世人的神仙”，因为他并不苦苦追求升天当仙官，正如在世人不追求功名利禄。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见其良谨，便将至金华山石室中，四十余年，不复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寻索初平，历年不得。后见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问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余年，莫知死生所在，愿道君为占之。”道士曰：“金华山中有一牧羊儿，姓皇，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闻之，即随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见悲喜。语毕，问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东耳。”初起往视之，不见，但见白石而还，谓初平曰：“山东无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

见之。”初平与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于是白石皆变为羊数万头。初起曰：“弟独得仙道如此，吾可学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弃妻子留住，就初平学。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岁，能坐在立亡，行于日中无影，而有童子之色。后乃俱还乡里，亲族死终略尽，乃复还去。初平改字为赤松子，初起改字为鲁班。其后服此药得仙者数十人。（出《神仙传》）

皇初平是丹溪人。十五岁时，家里让他出去放羊，遇见一个道士，道士看他憨厚善良，就把他领到浙江金华山的山洞中，一去就是四十多年，他也不再想家。他的哥哥叫皇初起，进山寻找，找了好几年也找不到。后来他在街上见一个道士，就向他打听说，“我有个弟弟叫皇初平，家里让他放羊，已经走失了四十多年，不知他的死活，也不知他在什么地方，恳求道长给算一算。”道士说，金华山中有一个放羊的小孩，姓皇字初平，肯定就是你的弟弟了。”初起听后就跟着道士，到金华山里找到了弟弟，兄弟相见悲喜交加。初起就问初平那羊都哪去了，初平说，“就在东边山坡上。”初起就到东山坡上去找，没看见羊，只看见一堆白石头，就回来对初平说，“东山坡上哪里有羊啊？”初平说“羊就在那儿，只是哥哥你看不见罢了。”初平就领哥哥来到东山坡，吆喝了一声“羊快起来！”只见那些白石头一下子变成了几万头羊。初起说，“弟弟你已经得了仙道，我能学成吗？”初平说。“只要你诚心修道，就能学成。”初起就离开了妻子儿女，来跟弟弟学道。和他一起服用松脂和茯苓，活到了五百岁，修炼得能坐

在那里忽然消失，在大白天走路，谁也看不见他，面容也像孩童一样。后来兄弟俩一起回乡，见亲族都已死光了，就又回了山。初平改名赤松子，初起改名叫鲁般。后来服他们的药成仙的有好几十人。

王 远

王远，字方平，东海人也。举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学通五经，尤明天文图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观之掌握。后弃官，入山修道。道成，汉孝桓帝闻之，连征不出。使郡国逼载，以诣京师，远低头闭口，不答诏。乃题宫门扇板四百余字，皆说方来之事。帝恶之，使削去。外字适去，内字复见，墨皆彻板里，削之愈分明。远无子孙，乡里人累世相传供养之。同郡太尉陈耽，为远营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学道也。远在陈家四十余年，陈家曾无疾病死丧，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获。远忽语陈耽曰：“吾期运当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当发。”至时远死，耽知其仙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叹息曰：“先生舍我，我将何怙？”具棺器烧香，就床衣装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尸，衣冠不解，如蛇蛻耳。远卒后百余日，耽亦卒。或谓耽得远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将终，故委之而去也。初远欲东入括苍山，过吴，住胥门蔡经家。蔡经者，小民耳，而骨相当仙。远知之，故往其家。遂语经曰：“汝生命应得度世，欲取汝以补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气少肉多，不得上去，当为尸解，如从狗窦中过耳。”于是告以要言，乃委经而去。经后忽身体发热如火，欲得冷水灌之。举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

日，销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视其被内，唯有皮，头足具如蝉脱也。去十余年，忽还家，容色少壮。鬓发鬢黑。语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当来，其日可多作饮食，以供从官。”至其日，经家乃借瓮器，作饮食百余斛，罗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来。未至，先闻金鼓箫管人马之声，比近皆惊，莫知所在。及至经舍，举家皆见远。冠远游冠，朱衣，虎头鞶囊，五色绶，带剑。黄色少髭，长短中形人也。乘羽车，驾五龙，龙各异色，前后麾节，幡旗导从，威仪奕奕，如大将军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蜡封其口，鼓吹皆乘龙，从天而下，悬集于庭。从官皆长丈余，不从道衢。既至，从官皆隐，不知所在，唯独见远坐耳。须臾，引见经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报，久不到民间，今来在此，想姑能暂来语否？”须臾信还，不见其使，但闻信语曰：“麻姑载拜。不相见忽已五百余年，尊卑有序，拜敬无阶。烦信承来在彼，食顷即到。先受命当按行蓬莱，今便暂住，如是当还，还便亲觐，愿未即去。”如此两时，闻麻姑来。来时亦先闻人马声。既至，从官半于远也。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许，于顶上作髻，余发散垂至腰。衣有文采，又非锦绮，光彩耀目，不可名状，皆世之所无也。入拜远，远为之起立。坐定，各进行厨，皆金盘玉杯无限也，肴膳多是诸花，而香气达于内外。擘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又水浅于往日会时略半耳，岂将复为陵陆乎？”远叹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麻姑欲见蔡经母及妇等，时经弟妇新产数日，姑见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即求少许米来。”得米掷之堕地，谓以米祛其秽也。视其米皆成丹砂。远笑曰：“姑故年少

也，吾老矣，不喜复作如此狡狴变化也。”远谓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美酒，此酒方出天厨，其味醇浓，非俗人所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搅之，以赐经家人，人饮一升许，皆醉。良久酒尽，远遣左右曰：“不足复还取也。”以千钱与余杭姥，乞酤酒。须臾信还，得一油囊酒，五斗许。使传余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饮耳。”麻姑手爪似鸟，经见之，心中念曰：“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之。”远已知经心中所言，即使人牵经鞭之，谓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谓其爪可爬背耶？”但见鞭着经背，亦莫见有人持鞭者。远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经比舍有姓陈者，失其名，尝罢县尉，闻经家有神人，乃诣门叩头，求乞拜见。于是远使引前与语。此人便欲从驱使，比于蔡经。远曰：“君且向日而立。”远从后观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终未可教以仙道，当授君地上主者之职司。”临去，以一符并一传，著以小箱中，与陈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寿，自出百岁向上。可以攘灾治病者，命未终及无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祸者，便带此符，以传敕吏，遣其鬼。君心中亦当知其轻重，临时以意治之。”陈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数百家。寿一百一十岁而死。死后子弟行其符，不复验矣。远去后，经家所作饮食，数百斛皆尽，亦不见有人饮食也。经父母私问经曰：“王君是何神人，复居何处？”经曰：“常在昆仑山，往来罗浮括苍等山，山上皆有宫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与天上相反覆者十数过。地上五岳生死之事，皆先来告王君。王君出，城（云笈七签卷一〇九引《神仙传》城作或不）尽将百官从行，唯乘一黄麟，将十数侍人。每行常见山林在下，去地常数百丈，所到则山海之神皆来奉迎拜

谒。”其后数十年，经复暂归家，远有书与陈尉，其书廓落，大而不工。先是人无知方平名远者，因此乃知之。陈尉家于今世世存录王君手书，并符传于小箱中。（出《神仙传》）

王远，字方平，是东海人。曾被举荐为孝廉，任过郎中，后来升任为中散大夫。熟读了《尚书》、《诗经》、《春秋》、《易经》、《仪礼》五部经典，尤其精通天文、河图、符命的深奥理论，可以预知天下盛衰的日期，九州将有什么吉凶祸福，他都了如指掌。后来他辞去官职进山修道。修成得道后，汉孝桓帝刘志听说后，几次召他进宫，他始终不出山。桓帝又派地方官吏去找他，强迫他上车，把他拉到京城。但他见了桓帝后，始终低着头一言不发。桓帝问话，刘远也不回答。后来他在宫门上题了四百多字，说的都是未来的事。桓帝十分生气，让把宫门上的字用刀削去。面上的字刚削掉，板里的字又显了出来，因为字的墨已渗透到门板里了，越削越清楚。王远没有后代，他家乡的人世代相传供养他。同郡有个太尉叫陈耽，专门为王远建了一座修道的专室，并早晚向他行礼叩拜，只说是向他祈福，并不说想跟他学道。王远在陈耽家住了四十多年，陈家没有一个人生病或死亡，连奴婢女都平安无恙。陈家始终六畜兴旺，庄稼丰收。有一天王远突然对陈耽说，“我的阳寿到了，不会再在你这里久留，明天中午我就去了。”果然第二天中午就死了。陈耽知道王远已经升仙而去，不敢把他的尸体放在地上，只是悲痛地哭道：“先生扔了我走了，今后我还能依靠谁呢？”就作了棺材，烧上香烛，用床单包起他的尸体。三天后的夜晚，尸体忽然不见了，但他的衣服并没有解

开，像蛇蜕皮一样留在床上。王远死后一百多天，陈耽也死了。有人说陈耽得到了王远的道术也成仙飞升了；也有人说王远知道陈耽快死了所以才离开他先走了。在此之前，王远曾打算往浙江东南的括苍山，经过江苏吴郡，住在苏州西门的蔡经家。蔡经是个普通老百姓，然而从骨相上看可以成仙，王远看出来了，所以住在他家。王远对蔡经说，“你命中该得道成仙，上天打算接你去补充仙宫的缺额，由于你从年轻时就没有学习道术的修炼，所以你现在精气少而身子肥胖，不可能成仙飞升。只有从肉体中解脱出来才能成仙，肉身的解脱不过像从狗洞中钻出去一样，你不要怕。”于是王远就把解脱肉体的方术传授给蔡经。然后就离开他去了。蔡经后来突然身体变得像火一样发热，要求家里人用冷水浇他。全家就都打来水向他身上浇，像浇一块烧焦的石头。这样浇了三天水，蔡经就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然后家里人把蔡经弄到屋里床上躺下，他用被子把自己完全蒙上，忽然就不见了。揭开被子一看，只留下全身的皮，像蝉蜕下的皮一样。蔡经去了十几年后，突然又回到家来，容貌像青年一样，身体强壮，头发胡须又密又黑。蔡经对家里人说，“七月七日王远要到咱家来，那天要多多作些饭菜，好招待他的随从官员们。”到了七月七日那天，蔡经家借了不少炊具，作了好几百斗粮食的饭，摆放在院子里，后来王远果然来了。王远来到之前，先听见了敲锣打鼓吹奏箫管的音乐声和人喊马嘶声，周围邻居们都十分惊恐，也看不见仙人究竟在哪里。及王远来到蔡经的家，家人们全看到了他。只见他穿着大红袍服，头戴远游冠，腰带上挂着虎头形的装绶带用的皮包，系着五色的绶带，挂着宝剑。看他脸上有淡黄色的少年人的唇髭，中等身材。他乘着有翠羽伞盖的车，车由五条

龙拉着，车的前后都是手执旗幡旌节的仪仗侍从，像大将军般的十分威风。有十二个差役在前面开道，他们的嘴都用蜡封着，接着又有一队骑着龙的乐队从天而降，聚集在院子里。还有一些身高一丈多的随从官员，都没在道路上站立，而是停在空中。王远到了以后，所有的随从仪仗立刻不见了，只有王远坐在那里。过了片刻，王远召见了蔡经的父母兄弟，然后又派人请麻姑到这儿来，大家都不知道麻姑是什么人。王远让派去请麻姑的人对麻姑说。“王方平恭敬的向麻姑禀报，说他很久不到人间来了。现在他来到人间，不知麻姑您能不能赏光到人间来一趟，一起叙叙话。”不一会儿麻姑的信使就来了，不见那使者，只听他发出了声音说，“麻姑我这里向王远君施礼了。我们已经五百年没见面了，虽然我们地位身份不同，但互相尊重敬仰，没有什么尊卑之分。先给你捎去个信，我一顿饭工夫就到。我已接受了使命要到蓬莱仙去视察，必须去一趟，但很快就会回来，回来后我就马上到你那儿去拜望，希望你等等我不要马上离开人间。”过了两个时辰，就听说麻姑到了。也是先听见人马声，等到了以后，都看见麻姑的随从仪仗只有王远的一半多。麻姑到了以后，蔡经领着全家上前拜见。只见麻姑是个十八九岁的美貌的女子，头顶上挽了个发髻，剩下的头发都披散下来垂到腰间。衣服上有美丽的图案，但不是绸缎，却光彩照人，不知是什么做的，反正是世上绝对没有的。麻姑进屋拜见了王远，王远忙站起来还礼。两人坐完以后，双方带来的厨师把各种佳肴呈送上来，食具都是金杯玉盘，不计其数，但盘中的菜肴大都是各种花，香气立刻充溢了屋子内外。这时宾主切开盘里的肉干吃，原来是天上麒麟肉作的肉干。这时麻姑对王远说，“我从上次接待你以来，已经看见东海

三次变成桑园田野了。刚才我到蓬莱仙洲去，看见岛周围的水，比上次我来会见时又浅了一半，是不是蓬莱仙洲的水也要干涸而变成陆地呢？”王远感叹地说。“怪不得圣人也都说过，在海里行走也会扬起灰尘的！”这时麻姑想看看蔡经的母亲和妻子，当时蔡经的弟媳正坐月子，麻姑一看就知道她刚生完孩子，立刻说，“哎哟，你先站住，不要往前来。”说着他家人拿了一把米撒在地上，说米能除掉产妇身不洁的东西。再一看，洒在地上的米已变成了丹砂。王远笑着对麻姑说，“看来你还是年轻好胜啊。我老了，早就不喜欢做这些小小的法术了。”王远又对蔡经家的人说，“我想赏给你们一些美酒，这酒是刚刚从天上的酒库里带来的，味道非常醇厚，世间人喝不太合适，如果就这样喝下去，肠子会烂掉，我必须往酒里兑些水，你们别怪罪我。”说罢就用一半水兑了一升酒赐给蔡经家的人，每人喝了一升就都醉了。不一会儿酒喝光了王远说。“酒不够了就再去拿。”就命左右的人拿了一千钱到余杭城的一个老太太那里去买酒。派去买酒的人片刻就回来了，买来了一油袋子的酒，有五斗多。余杭城老太太捎话给王远说。“我担心人世上的酒你们喝不惯吧。”麻姑的手生得像鸟的爪子，蔡经看见就心里暗想，“如果我后背发痒时，用她那爪子挠一挠，大概会挺舒服吧。”蔡经心里刚刚一想，王远就知道了，就让随从把蔡经抓来抽了一顿鞭子，斥责蔡经道，“麻姑是神仙，你怎么竟敢胡思乱想让她为你挠痒痒呢？”只见鞭子抽打在蔡经身上，却看不见有拿鞭子的人。打完了，王远对蔡经说，“我的鞭子从不随便打人，你能挨我的鞭打也是你的造化。”蔡经的邻居有个姓陈的，不知道叫什么名，曾做过县尉被罢了官，听说蔡经家来了神仙，就登门磕头要求拜见神仙。王远听说后，就让把陈

某带上来。见面后，陈某就恳求王远收留他在他的左右当差，和蔡经在一起。王远让陈某面朝太阳站着，从后面观察他，看后说，“哎呀，你这个人心术不正，我不能教给你成仙得道的事。这样吧，我让你当地上的主宰官吧。”陈某临走时，授给陈某一张符和一块写着经文的板子，装在一个小箱子里。交给陈某后嘱咐说，“这些东西并不能让你得道转世，只能使你的寿命延长一百岁以上。如果有那些生病有灾的，或者那些没有什么罪过不该死的人，你可以拿着这符到他们家去，他们就会消灾除病。如果有谁家有妖魔作怪的，你可以拿着这仙符，把阴曹的官吏传了来，让他把鬼带回去。你要根据所遇到的具体情况，见机而行的使用这符。”陈某用此符给好几百家消了灾除了病。陈某活到一百一十岁才去世。他死后他的弟子又拿他的符使用，就不再灵了。王远离开蔡经家以后，蔡家院子里摆放的那些饮食都光光的了，但当时并没有看哪个神仙吃饭。蔡经的父母私下问蔡经王远是位什么神，住在哪里。蔡经说，“他经常住在昆仑山，往来于罗浮山，括苍山等各山，每个山上都有他的宫室。他主管天曹的事，每天在天上地下反复来往十几次。地上三山五岳的事和人间的生死，都先报告给王远。他每次出行时，并不带着百官，只骑着一头黄色麒麟，带十几个侍从。他出行都是腾空飞行，山林都在他下面，离地常好几百丈，所到之处山海之神都迎接拜见。”几十年后蔡经回了次家，王远让他带信给陈某，字写得很大很潦草。从前没有人知道王方平就是王远，由于此信才知。陈县尉家到现在世代保存着王远当年亲笔写的信和那仙符，都收藏在王远当初给陈尉的那个小箱子里。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华山中，精思服食，时时归乡里省亲，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即数人先世以来善恶功过，有如临见。又知方来吉凶，言无不效。其外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药与之。女时年已八十，转还少，色如桃花。汉武遣使者行河东，忽见城西有一女子，笞一老翁，俯首跪受杖。使者怪问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药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问女及子年几，答曰：“妾已二百三十岁，儿八十矣。”后入华山去。（出《神仙传》）

伯山甫是古代九州之一的雍州人。进了西狱华山专心修道，服食丹砂仙药，也常常回到家乡探亲，这样活了二百岁还不显老。伯山甫每到别人家去时，就历数这家人祖祖辈辈的善恶和功过，好像他亲眼见过似的。他还知道别人未来的吉凶福祸，说出来没有不灵验的。伯山甫的外甥女年老又多病，就给了她一些药。外甥女当时已经八十多岁，服下药以后，立刻变得年轻了，面色像桃花样艳丽。有一次，汉帝派了使者到河东去，忽然看见城西有一个女子用鞭子抽打一个老头，老头老老实实在地低着头挨打。使者十分奇怪，就上去问怎么回事，那女子说，“我是在打我儿子哩。从前我的舅舅伯山甫给了我一些仙药，我叫我儿子吃，他不肯吃，现在就老成这样，走路连我都不如，慢腾腾地，所以我才打他。”使者问那女子和他儿子都是多大岁数，女子回

答说，“我已经二百三十岁，儿子才八十岁。”后来这女子也进了华山修道去了。

马鸣生

马鸣生者，临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贤。少为县吏，捕贼，为贼所伤，当时暂死，忽遇神人以药救之，便活。鸣生无以报之，遂弃职随神。初但欲治金疮方耳，后知有长生之道，乃久随之，为负笈，西之女儿山，北到玄丘，南至庐江，周游天下，勤苦历年，及受《太阳神丹经》三卷归。入山合药服之。不乐升天，但服半剂，为地仙，恒居人间。不过三年，辄易其处，时人不知是仙人也。怪其不老。后乃白日升天而去。（出《神仙传》）

马鸣生是山东临淄人，原来姓和，字君贤。他年轻时当过县衙里的小官。因为捕捉强盗，被强盗所伤，忽然遇见一个神仙用药救活了他。马鸣生觉得无法报答神仙救命之恩，就丢掉了官职跟着神仙去了。一开始他只想得到医治刀枪红伤的方，后来知道神仙还有长生的方术，就长期跟随着神仙，为他挑着书箱，进了河南宜阳县的女几山，往北到了玄丘，往南到了安徽的庐江，和神仙一同周游天下，辛苦勤劳地侍奉神仙很多年，神仙终于给了他三卷《太阳神丹经》。马鸣生带着经卷回家后，进山按经上说的方法配了药服用。因为不愿升天成仙，只吃了半副药就成为地上的神仙，可以永远住在人世。马鸣生服药以后，每三年搬一个地方住，所以人们都不知道他是神仙。他也修造房舍，也有仆人

和车马，和人们完全一样。他就这样不断地换地方住，走遍了九州，过了五百多年，有些人认识他，见他总也不老，十分奇怪。后来他终于大白天成仙，升天而去。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历世见之，时人计其年八百岁，因以为号。或隐山林，或出市廛。知汉中唐公昉有志，不遇明师，欲教授之。乃先往试之，为作客佣赁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驱使用意，异于他客，公昉爱异之。八百乃伪病困，当欲死，公昉即为迎医合药，费数十万钱，不以为损，忧念之意，形于颜色。八百又转作恶疮，周遍身体，脓血臭恶，不可忍近。公昉为之流涕曰：“卿为吾家使者，勤苦历年，常得笃疾，吾取医欲令卿愈，无所吝惜。而犹不愈，当如卿何！”八百曰：“吾疮不愈，须人舐之当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为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为舐之，即当愈耳。”公昉即舐。复言无益，欲公昉妇舐之最佳。又复令妇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疮乃欲差，当得三十斛美酒，浴身当愈。公昉即为具酒，着大器中。八百即起，入酒中浴，疮即愈，体如凝脂，亦无余痕。乃告公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试。子真可教也，今当授子度世之诀。”乃使公昉夫妻，并舐疮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即皆更少，颜色美悦。以丹经一卷授公昉。公昉入云台山中作药，药成，服之仙去。（出《神仙传》）

李八百是四川人，不知道他名叫什么。由于好几代人都见过他，推算他已活了八百岁，所以叫他李八百。他有时隐居在山林里，有时又到城镇里来。他听说陕南汉中有个叫唐公昉有志于修道，但没有高明的老师指点，就打算把修炼的方术教给他。李八百打算先试试唐公昉，就假装是外地人，到唐公昉家受雇当仆人。李八百对唐公昉侍护得非常细心周到。能充分领会唐公昉的心意，不同于其他的仆人，唐公昉就特别喜欢他，对待他和别的仆人不同，李八百有一次装病，而且病得要死，唐公昉就给他请医生抓药诊治，化费了几十万钱也不心疼，而且为李八百的病情十分忧虑担心。李八百又让自己生了恶疮，全身都是，又是脓又是血发出很大的臭味，使人不忍心挨近。唐公昉哭着说，“你到我家来当仆人，辛苦了好几年，现在又得了这样重的病，我想尽办法给你治病，化多少钱也不吝惜。可是你的病总也不好，叫我怎么办啊！”李八百说，“如果用舌头舔我的疮，就能好了。”唐公昉就让三个丫环给李八百舔恶疮。李八百又说，“丫环舔还是好不了，如果你给我舔，我的疮就能好了。”公昉就用嘴给他舔疮。但李八百说，“你舔还是不见好，如果让你夫人舔就好了。”公昉就让妻子给他舔疮。李八百又说，“我的疮要想完全治好，必须用几十斗的酒洗澡才行。”于是唐公昉就买了几十斗的酒装在一个大桶里，李八百就起床进入酒桶中洗澡，全身的疮果然立刻好了，而且皮肤白得像凝住的油脂，连一点疤痕都没有。这时李八百才告诉公昉说，“我是神仙，听说你有志于修道，所以才来故意考验你，看来你是可以受教了，现在我要传授给你成仙的秘诀。”李八百就让唐公昉夫妻以及三个舔过疮的丫环都用他洗过澡的酒洗浴，他们立刻都变得十分年轻，而且很漂亮。然后李八

百又授给公昉一本炼丹的经书。唐公昉就进入浙江绍兴的云台山中炼制丹药，服用之后成仙升天而去。

李 阿

李阿者，蜀人，传世见之不老。常乞于成都市，所得复散赐与贫穷者。夜去朝还，市人莫知所止。或往问事，阿无所言。但占阿颜色，若颜色欣然，则事皆吉；若容貌惨戚，则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则有大庆；微叹者，则有深忧。如此候之，未尝不审也。有古强者，疑阿异人，常亲事之，试随阿还，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强后复欲随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见而怒强曰：“汝随我行，那畏虎也！”取强刀以击石，刀折坏。强忧刀败。至旦随出，阿问强曰：“汝愁刀败也？”强言实恐父怪怒。阿则取刀，左手击地，刀复如故。强随阿还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车，阿以脚置其车下，辄脚皆折。阿即死，强怖，守视之。须臾阿起，以手抚脚，而复如常。强年十八，见阿年五十许，强年八十余，而阿犹然无异。后语人被昆仑山召，当去。遂不复还也。（出《神仙传》）

李阿是四川人，好几代人都见他不老。李阿常常在成都街上乞讨，但却把讨来的东西又都散给了穷苦的人。他夜晚离开成都，第二天早上又回来，人们不知他住在什么地方。如果问李阿什么事，李阿从来不回答，但只要看他脸上的表情也就明白了，如果李阿脸露出高兴的样子，那么问的事就是吉利的，如果李阿

满脸愁容，那么问的事就是灾祸，如果李阿听后微笑，就一定有大喜事；如果李阿轻轻叹口气，那问事的人一定会有很大的愁事。就这样向李阿问事。结果都十分灵验。有个叫古强的人，怀疑李阿不是凡人，就经常侍候李阿，并试着跟李阿走，才知道他住在青城山里。古强打算跟李阿去山中修道，但自己没有道术，怕遇见山中虎狼，就偷偷带上他父亲的一把大刀。李阿就很生气地对古强说，“你和我一同走，还用害怕虎狼吗？”说罢夺过刀摔在石头上，刀就断了。古强见刀坏了，心里很犯愁。第二天早上古强跟着李阿出山时，李阿问道，“你是不是为刀坏了而发愁？”古强说实在是怕回去后被父亲责怪。李阿就取来断了的刀，用左手把刀放在地上敲了一下，刀就又恢复原状了。古强跟着李阿回成都时，在城外遇见一辆飞奔的马车，李阿把脚放在车轮下，结果车轮子硌坏了，李阿的脚也被压断，倒在地上死去。古强吓坏了，守着李阿的尸体，李阿突然翻身爬了起来，用手揉了揉压断的脚，脚立刻完好如初。古强十八岁时就看见李阿有五十来岁，古强八十多岁时，李阿仍然是五十岁的样子，一点也没变。后来李阿对人说昆仑山的神仙召他，马上就去。李阿进昆仑山后，就再也没回来。

太平广记卷第八 神仙八

刘 安 阴长生 张道陵

刘 安

汉淮南王刘安者，汉高帝之孙也。其父厉王长，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尽以封长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时诸王子贵侈，莫不以声色游猎犬马为事，唯安独折节下士，笃好儒学，兼占候方术，养士数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内书》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黄白之事，名为《鸿宝》，《万毕》三章，论变化之道，凡十万言。武帝以安辩博有才，属为诸父，甚重尊之。特诏及报书，常使司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尝诏使为《离骚经》，旦受诏，食时便成，奏之。安每宴见，谈说得失，乃献诸赋颂，晨入夜出。乃天下道书及方术之士，不远千里，卑辞重币请致之。于是乃有八公诣门，皆须眉皓白。门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阖人，自以意难问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长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义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士扛鼎暴虎横行之壮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无驻衰之术，又无贵、育之气，岂能究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钩深致远，

穷理尽性乎？三者既乏，余不敢通。”八公笑曰：“我闻王尊礼贤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毕至。古人贵九九之好，养鸣吠之技，诚欲市马骨以致骥骥，师郭生以招群英。吾年虽鄙陋，不合所求，故远致其身，且欲一见王，虽使无益，亦岂有损，何以年老而逆见嫌耶？王必若见年少则谓之有道，皓首则谓之庸叟，恐非发石采玉，探渊索珠之谓也。薄吾老，今则少矣。”言未竟，八公皆变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丝，色如桃花。门吏大惊，走以白王。王闻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台。张锦帐象床，烧百和之香，进金玉之几，执弟子之礼，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羁锁事务，沈沦流俗，不能遣累，负笈出林。然夙夜饥渴，思愿神明，沐浴滓浊，精诚浅薄。怀情不畅，邈若云汉。不斯厚（厚原作原，据《云笈七签》卷109引《神仙传》改）幸，道君降屈，是安禄命当蒙拔擢，喜惧屏营，不知所措。唯望道君哀而教之，则螟蛉假翼于鸿鹄，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复为老人，告王曰：“余虽复浅识，备为先学。闻王好士，故来相从，未审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风雨，立起云雾，画地为江河，撮土为山岳；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龙，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隐蔽六军，白日为暝；一人能乘云步虚，越海凌波，出入无间，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冬冻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变万化，恣意所为，禽兽草木，万物立成，移山驻流，行宫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铅为银，水炼八石，飞腾流珠，乘云驾龙，浮于太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进酒脯，各试其向所言，千变万化，种种异术，无有不效。遂授《玉丹经》三十六卷，药成，未及服。而太子迁好剑，自以人莫及也。

于时郎中雷被，召与之戏，而被误中迁，迁大怒，被怖，恐为迁所杀，乃求击匈奴以赎罪，安闻不听。被大惧，乃上书于天子云：“汉法，诸侯壅阏不与击匈奴，其罪入死，安合当诛。”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县耳。安怒被，被恐死。与伍被素为交亲，伍被曾以奸私得罪于安，安怒之未发，二人恐为安所诛，乃共诬告，称安谋反。天子使宗正持节治之，八公谓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发遣王。王若无此事，日复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升天。八公与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迹，至今人马迹犹存。八公告安曰：“夫有藉之人，被人诬告者，其诬人当即死灭，伍被等今当复诛矣。”于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问云，王仙去矣。天子怅然，乃讽使廷尉张汤，奏伍被，云为画计，乃诛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汉史秘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后世主，当废万机，而竞求于安道，乃言安得罪后自杀，非得仙也。按左吴记云，安临去，欲诛二被，八公谏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虫，况于人乎。”安乃止。又问八公曰：“可得将素所交亲俱至彼，便遣还否？”公曰：“何不得尔，但不得过五人。”安即以左吴、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还。吴记具说云：安未得上天，遇诸仙伯，安少习尊贵，稀为卑下之礼，坐起不恭，语声高亮，或误称“寡人”。于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应斥遣去。八公为之谢过，乃见赦，谪守都厕三年。后为散仙人，不得处职，但得不死而已。武帝闻左吴等随王仙去更还，乃诏之，亲问其由。吴具以对。帝大懊恨，乃叹曰：“使朕得为淮南王者，视天下如脱屣耳。”遂便招募贤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为公孙卿、栾大等所欺。意犹不已，庶获其真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实有神仙也。时人传八公、安临去

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故鸡鸣天上，犬吠云中也。（出《神仙传》）

汉代的淮南王刘安是汉高帝的孙子，他的父亲是厉王，叫刘长。刘长因为犯了罪，被流放到四川，在流放的路上死去。汉文帝听说后很难过，就重新分割刘长的封地，全部给了刘长的大儿子刘安，所以刘安才被封为淮南王。当时王子们都沉迷于游玩狩猎和美酒女色，只有刘安坚守节操，并礼贤下士。刘安还特别爱研究儒家的学说，还精通算卦和修道的方术，招纳了几千名有才学的门客，都是天下的知名人士。刘安写了论述佛门精义的《内书》二十二篇，还有解释佛经《中观论》的文章八篇。另外还有论述神仙修行和用黄金白银炼丹的文章，以及论述道术的《鸿宝》和论卦术的《万毕》，这些著作都论述了阴阳变化的道家学术，共有十几万字。武帝见刘安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并且辈份是他的叔父，对他十分敬重。汉武帝有时下诏或给大臣写回报的文章，都让司马相如等共同斟酌定稿，就派人召刘安上朝一起起草。还有一次文帝让刘安写一篇解释屈原《离骚》的论文，刘安早上接到皇命，一顿饭时间就写成了并奏报给皇帝。皇帝常常在宴席上召见刘安，听刘安议论朝政的得失，或听刘安献上新作的赋、颂等文章，常常早上进宫，和皇帝谈到夜晚才出宫。刘安一直在搜集天下论述道学的书，收纳懂得修道的方士，那怕方士们远在千里文外，也要派人拿着十分恭敬的信和钱前去请来。于是就有八位名人一起来见刘安，八位老人都鬓发皆白了。他们来到刘安门前，门官先偷偷报告了刘安，刘安就让门官故意用自己的

意思刁难那八位老人说，“我们淮南王求的是上中下三种贤人。上等贤人要懂得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道术，中等贤人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并精通儒家学术的大学问家，下等贤人要十分英武、力能扛鼎、打虎擒豹的勇士。我看八位老先生年纪这样大，好像没有长生之术，也没有多大的力气，也不会对伏羲、神农、黄帝所著的《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尧、舜所著的《五典》；以及《八索》、《九丘》这些古代经典有什么深刻的研究，也不会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上面说的三种才能你们都不具备，我可不敢向淮南王通报你们求见的事。”八位老人笑着说，“我们听说淮南王特别尊重贤德的人，像周公似的为了接待客人吃饭时三次吐出食物，洗浴时三次拧干了头发，所以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都来投奔淮南王。古代的帝王诸侯都不拘一格选拔贤士，像战国时的孟尝君，连会学鸡鸣狗叫的人都收留，这就象买来千里马才能召来千里驹一样。燕昭王收留了没有什么才能的郭隗，于是比郭隗更有才能的人才会的不远千里来投奔燕昭王。我们虽然年老才学很浅，不合乎淮南王的要求，但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投奔他，希望为他效力。我们想见一见淮南王，就算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也不会对他有任何不利，为什么嫌我们老而不见我们呢？如果大王认为年轻的人才才有学问懂得道术，老年人都是昏庸无能的糟老头子，这可缺乏开掘顽石寻找美玉、潜入深潭寻找明珠的决心和诚意了。不是嫌我们老吗？那我们就变得年轻些吧。”话音没落，八个老人都变成了童子，只有十四五岁，头发漆黑，面容像桃花般红润。门官大吃一惊，赶快跑进去向刘安报告。刘安听说后，连鞋都忘了穿，光着脚出来迎接，把八公接到思仙台上。挂起了锦繡帐幕，摆好了象牙床座，烧上百和香，给八公们面前放上金玉

的小桌，像弟子拜师那样面朝北向八公磕头说，“我刘安是个平凡庸碌的人，但从小就爱好修身养性的事。然而由于日常的繁琐事务缠住身子，一直在这平凡的人世中沉沦，始终没能从这些累赘中解脱出来，背上书箱到山林中去向得道的仙师们求教。然而我思念神灵的真心如饥似渴，希望有朝一日能洗掉身上的污龌，用修炼的诚心去掉我的庸俗浅薄。可是我的一片真情得不到抒发，神灵像远在天边的金光使我无法接近。万万没想到今天我能得到这样大的幸运，能亲眼看见道君降临到我的寒舍，这是我刘安命中该得到神灵的教导，使我又喜又惊连大气都不敢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愿各位道君可怜我这个凡俗的人，把修炼的要点传授给我，使我这个像螟蛉一样的小虫能够像大雁天鹅般高飞入云。”八个童子听了刘安这番话就又变成老人，对刘安说，“我们的道术也很浅薄，但毕竟比你先走了一步。听说你喜欢结交有识之士，特地来跟随你，也不知你究竟有什么愿望和要求。我们八个人中，第一个能呼风唤雨喷云吐雾，在地上划一下就产生江河，把土聚起来就可堆成高山。第二个人能让高山崩塌，让泉水变成平地，驯服虎豹，召来蛟龙，驱使鬼神为自己效力。第三个人能分身变化相貌，坐在那里顿时消失，使千军万马立刻隐去不见，把白天变成黑夜。第四个人能腾云驾雾，飞越江河湖海，随意遨游在天地任何地方，呼吸之间便能到千里之外。第五个人入火不怕烧，入水不能湿，任何兵器不能伤害，冬天不怕冻，夏天日晒不出汗。第六个人能千变万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造出禽兽草木或任何东西，能让山搬家，让河不流，让宫殿屋随意挪动。第七个人能把泥土熬成金子，把铅水凝炼成银子，用水把云母硝石等八种石料炼成仙丹，能让飞起的水花变成珍珠，能骑着龙

驾着云在九重天上浮游。你想学什么，我们就教给你什么。”刘安就日夜向八公叩拜，用酒肉款待他们，并试验他们每个人的本领，结果他们都各施法术，千变万化，没有一个不灵的。后来八公授给刘安《玉丹经》三十六卷，刘安按着经书上说的方法把仙丹炼成了，但没有来得及服用就出了事。那时太子刘迁爱好舞剑，自认为剑法比谁都高明。有一次，他让当时任郎中的雷被和他一起舞剑，雷被一失手，误伤了刘迁，刘迁翻脸大怒，雷被也很害怕，怕刘迁杀他，就要求带兵讨伐匈奴来赎罪，刘安听说后不同意，要惩治雷被。雷被十分害怕，就上书给皇帝说，“汉朝的法律规定，如果诸侯中有人贪图享乐不去讨伐匈奴的，该判死罪，刘安应该处死。”汉武帝向来器重刘安，没有追究处刑，只是把刘安的封地削去了两个县。刘安更加怀恨雷被，雷被怕刘安杀他，总是提心吊胆。雷被和伍被是好朋友，伍被也是因为干过坏事得罪了刘安，刘安忍着没有发作，雷被和伍被怕被刘安杀掉，就一起向皇帝诬告，说刘安要造反。皇帝就派了管王室亲族事务的宗正官带着公文去查办。这时八公就对刘安说：“你可以离开尘世了，这是上天让你脱离世俗的机会。你如果没有这件被诬告谋反的事，一天天混下去，是很难脱离凡俗的。”八公让刘安登上高山向神灵祭告，并把金子埋在地里，然后刘安就白日升天成仙了。八公和刘安登山时踩过的石头上都留下了很深的脚印，到现在人马的足迹还留在山上。八公对刘安说，“凡是作官的人被人诬告，那诬告者应该被处死，所以伍被、雷被也应该死了。”宗正官来查刘安被告谋反的案子，发现刘安不见了，一打听，才知道刘安成仙了。皇帝听说后心里很不好受，就暗中转告朝中管刑狱的廷尉张汤，让他以策划阴谋的罪名参奏伍被，于是

就杀了伍被和雷被，并灭了他们家九族，正应了八公对刘安的预言。《汉史》中对于刘安成仙得道的事故意隐瞒没有记载，怕以后当皇帝的都不理朝政，去热心于学习刘安以便成仙，只记载着刘安因为被诬告谋反而自杀，而不是成了仙。按照左吴的记载，说刘安成仙要离去时，打算杀掉雷被、伍被，八公劝告说，“不能这样做。成仙的人连一只小虫都不害，何况是人呢。”刘安就没杀雷被与伍被。刘安又问八公，“能不能把我的亲朋好友都带到仙界去一趟再让他们回来呢？”八公说，“可以倒是可以，但不能超过五个人。”于是刘安就带着他的好友左吴、王眷、傅生等五个人到了仙界的玄洲，去了以后又打发他们回来了。后来左吴的文章中记述说，刘安还没到仙境时就遇见了几位神仙，但由于刘安从小就是王子，养尊处优，对遇见的几位神仙不愿意恭恭敬敬的行礼，言谈举止都不太尊重那几位神仙，说话声音很大，有时不注意还自称“寡人”。结果仙伯中地位较高的就把这事奏报给天帝，说刘安对仙官大不敬，应该把他赶回人间。多亏了八公在天帝面前为刘安解释开脱，才免了刘安大不敬的罪，但仍罚他看管天都城中的厕所三年。三年期满后，只允许刘安当一般的仙人，不得在仙界担任官职，只让他长生不死而已。后来汉武帝听说左吴等五人随刘安去了仙界又被送了回来，就召见左吴等人，亲自问他们详细情况，左吴把详情说了，武帝非常懊丧悔恨，并说，“我要是像淮南王刘安那样能遇到神仙，我就会把皇室和天下看成一只鞋，脱掉也毫不可惜，然后毅然随神仙而去。”从此汉武帝就招贤纳士，希望也能招来八公那样的仙人，但始终没有仙人光临，反尔被公孙卿、栾大这一类冒充得道的江湖术士欺骗。然而仍不甘心，一直想找到真仙人，因为刘安成仙使他相信

真有神仙。传说刘安和八公升天时，剩下的仙药放在院里让鸡狗吃后也都升了天，所以天上也有鸡叫狗咬的声音。

阴长生

阴长生者，新野人也，汉皇后之亲属。少生富贵之门，而不好荣贵，唯专务道术。闻马鸣生得度世之道，乃寻求之，遂得相见，便执奴仆之役，亲运履之劳。鸣生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日夕别与之高谈，论当世之事，治农田之业，如此十余年，长生不懈。同时共事鸣生者十二人，皆悉归去，唯长生执礼弥肃。鸣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乃将入青城山中，煮黄土为金以示之。立坛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经》授之，鸣生别去。长生乃归，合之丹成，服半剂，不尽（《云笈七签》卷106引《阴真君传》无尽字），即升天。乃大作黄金十数万斤，以布惠天下贫乏，不问识与不识者。周行天下，与妻子相随，一门皆寿而不老。在民间三百余年，后于平都山东，白日升天而去。著书九篇，云：“上古仙者多矣，不可尽论，但汉兴以来，得仙者四十五人，连余为六矣。二十人尸解，余并白日升天。”《抱朴子》曰：“洪闻谚书有之曰：‘子不夜行，则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间不有学道得仙者？”阴君已服神药，未尽升天，然方以类聚，同声相应，便自与仙人相集。寻索闻见，故知此近世诸仙人数量耳。而俗民谓为不然，以己所不闻，则谓无有，不亦悲哉。夫草泽间士，以隐逸得志，以经籍自娱，不耀文采，不扬声名，不修求进，不营闻达，人犹不能识之，况仙人亦何急急，令闻达朝阙之徒。知其所云为哉。阴君自叙云：“汉延光元年，新野山

北子，受仙君神丹要诀。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为真人，行乎去来。何为俗闻？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气导引，俯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闻道，此是要言。积学所致，无为合神，上士为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为不然，能知神丹。久视长安。”于是阴君裂黄素，写《丹经》一通，封一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黄牒之简，漆书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华山。一通黄金之简，刻而书之，封以白银之函，置蜀绥山。一封缣书，合为十篇，付弟子，使世世当有所传付。又著诗三篇，以示将来。其一曰：“惟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汉世。紫艾重纆，余（余字原缺，据明钞本补）独好道，而为匹夫，高尚素志，不仕王侯。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迹苍霄，乘龙驾浮，青要（要字原缺，据明钞本补，清黄晟刻本——以后简称黄刻本——青要作青风）承翼，与我为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遥太极，何虑何忧，傲戏仙都。顾悯群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几，泥土为俦，奔驰索死，不肯暂休。”其二章曰：“余（余字原缺，据明钞本补）之圣师，体道之真，升降变化，乔、松为邻。唯余同学，十有二人，寒苦求道，历二十年，中多怠堕，志行不坚，痛乎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归贤。身没幽壤，何时可还？嗟尔将来，勤加精研，勿为流俗，富贵所牵。神道一成，升彼九天，寿同三光，何但亿千。”其三章曰：“惟余束发，少好道德，弃家随师，东西南北，委放五浊。（明钞本委作悉，浊作经）避世自匿，三十余年。名山之侧，寒不遑衣，饥不暇食，思不敢归，劳不敢息。奉事圣师，承欢悦色，面垢足胝，乃见褰饰（褰饰二字原缺，据明钞本补），遂受要诀，恩深不测。妻子延年，咸享无极。黄白已成，货财千亿，使役鬼

神，玉女侍侧。今得度世，神丹之力。”阴君处民间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升天而去。（出《神仙传》）

阴长生是河南新野人，他是汉朝皇后的亲属。虽然他生在富贵人家，却不贪恋荣华富贵，专门研究道家的方术。他听说马鸣生知道转世修仙的秘诀，就去找他，并甘心自愿为马鸣生当仆人，给他干脱鞋扫地的下贱活儿。然而马鸣生并不传授他成仙的道术，却整天与他高谈阔论，谈的都是当前的时事以及怎样种好农田等世俗琐事，就这么谈了十多年，阴长生也没表示厌倦。和阴长生一块来向马鸣生学道的十二个先人后都走了，只有阴长生对马鸣生更加恭敬的执弟子之礼。马鸣生感动地说：“你才是真正能够得道的人啊！”于是就带他游了四川灌县西南的青城山，把黄土变成黄金让他看。马鸣生站在神坛上，面朝西把一部《太清神丹经》授给阴长生，然后就告别走了。阴长生回来后，照经卷上的办法炼出了仙丹，只吃了半付就成仙升天了。后来阴长生又按马鸣生教的方术用泥土变出了十几万黄金，用这金子救济天下穷苦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给。后来阴长生又带着妻子周游天下，他全家人都长寿不老。阴长生在世间住了三百来年，后来在四川丰都县平都山的东面白日升天而去。阴长生写了九篇文章，文章中说，“古代的神仙非常多，不能详细介绍，但从汉代以来，成仙的只有四十五人，加上我是四十六名。其中二十人是把肉身留在人间灵魂升了天，其余的都是大白天连魂魄带肉体一块升天成仙。晋代的葛洪在他的道学著作《抱朴子》中说过，如果人们夜晚不走路，怎么会知道路上有走夜路的人呢？不成

仙，怎么能知道天下山林中有修道成仙的人呢？现在阴长生服了仙丹，就算他不升天，但他已有了仙气，俗话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阴长生自然而然地要和仙人相聚。由于他和仙人人们在一起，耳闻目睹，听仙人互相谈论介绍，阴长生自然就知道了近代成仙者的人数了。那些世上的凡夫俗子们总是以眼见为实，以为他们没见过神仙就认为世上没有神仙，这些人实在太可悲了。有些隐居在民间的高洁的士人，远离尘世凡俗就是他们的志向，每日研究经书典籍就是他们最大的乐趣，从不夸耀自己的学问，也从不追求名利，不求为官为宦飞黄腾达，所以人们也都不知道他们。至于成仙得道的人，就更没必要夸耀自己，让世上那些高官显贵们知道自己是神仙了。阴长生自己也说：“东汉安帝延光元年，河南新野山北子被仙君授给炼仙丹的秘诀，这秘诀是：‘得道升天以后，要把这要诀留在名山。谁能得到，名列真人。成就仙人来去自如’怎能是世俗的传闻呢。不死的要诀，在于服用神丹。行气修炼内功为引导，使自己能自如地俯仰屈伸，服用草药也可以延年益寿，但绝不能转世超度为神仙。谁如果想要修道，这是最根本的一条。要长期地学习道术，清静无为才能养性，真心修道的人必须刻苦勤奋，任凭那些愚昧的人去笑话吧，只要能得到仙丹灵药，就可以永不衰老，长得安康。”于是阴长生就撕了一块黄绸子，在绸子上写了一部《丹经》，装进一个有花纹的玉石匣子里，放在嵩高山上。又在黄庐木板上用漆写了一部《丹经》装在青玉的匣子里，放在西岳华山中。又在一块金板上刻了《丹经》，装进白银作的匣子里，放在四川绥山中。还有写在丝绢上的一段经文，合起来一共十篇，交给了弟子，让他们世代代传下去。阴长生还写了三首诗，讲述

未来的事。第一首的大意是：“我在唐尧虞舜时就接受了上天之命，一直延续到汉代，都负有仙界的使命。我从很早就爱好修道，虽然我是个平凡的人，但志向很高尚，不想在王侯手下做官。如果只是为了延续生命，那么只满足于长寿就不会再有所追求了。我希望能够升入云天，乘龙浮游，展开双翼乘风翱翔。我希望能不怕火烧，入水不湿，无忧无虑地在太极中逍遥漫游，在仙界的都城中往来。那时我下看人间那些愚昧的人们，他们的年华像流水般一去不回，短暂的生命转瞬即逝，死后就变成了泥土，可是他们仍然急急忙忙奔波劳累，终于免不了一死，这是何等可悲啊！”第二首诗的大意是：“我的仙界的老师是道术极高的真人，他可以升天入地变化无穷，道术可以和著名的仙人王子乔、赤松子相媲美。我有十二名学道的同学，在二十年的修炼苦学中，有很多由于志向不坚定半途而废，我真为他们痛惜，但这也是天命的安排，因为道术不是随便就可以传授的，只传授那些意志坚定的圣贤们。那些学道半途而废的人，堕入了冥冥的阴间，真是苦海无边啊，所以我希望后世的人们在修炼道术时一定要刻苦勤奋，千万不要为人间的荣华富贵所诱惑而动摇了修道的意志。一旦修道成功，升入九天仙界，那时寿命就和日、月、星一样，亿万年长存永在了。”第三首诗大意是：“我从少年时就爱好道术，抛别了家人，随着老师东西南北四方遨游，脱离了人间的劫浊、烦恼浊、众生浊、见浊和命浊这‘五浊’，离开尘世隐居山林三十多年。为了修道，我寒冷时忘了添衣，饿了忘记吃饭，虽想家也不敢回去，再劳累也不敢休息。我侍奉仙师，处处使他欢欣愉快，顾不得自己满脸污垢，双脚磨厚，终于得到了仙师的赞赏，才传授给我修炼的秘诀，这是多么大的恩德啊。我的妻子儿女也

因此得到长生之术，将永享天年。我又炼成了亿万黄金白银散给了穷人，我还能驱鬼神为我服务，还有玉女在我身旁侍奉。现在我得以成仙，完全是神丹的功效啊！”阴长生在人间活了一百七十岁，容貌像年轻的女子哪样俊秀，后来在大白天成仙飞升进了仙界。

张道陵

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糜费钱帛，陵家素贫，欲治生，营田牧畜，非己所长，乃不就。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鹄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乃精思炼志。忽有天人下，千乘万骑，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官长。并立条制，使诸弟子，随事轮出米绢器物纸笔樵薪什物等，领人修复道路，不修复者，皆使疾病。县有应治桥道，于是百姓新草除溷，无所不为，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将为此文从天下也。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罚，乃立条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记生身已来所犯之罪，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为约。于是百姓计念，邂逅疾病，辄当首过，一则得愈，二使羞惭，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从此之后，所违犯者，皆改为善矣。陵乃多得财物，以市其药，合丹。丹成，服半剂，不愿即升天也，乃能分形作数十人。

其所居门前水池，陵常乘舟戏其中，而诸道士宾客，往来盈庭巷（巷原作盖，据明抄本改）座上常有一陵，与宾客对谈，共食饮，而真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采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较，转其首尾，而大途犹同归也。行气服食，故用仙法，亦无以易。故陵语诸人曰：“尔辈多俗态未除，不能弃世，正可得吾行气导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岁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长。而后合有一人从东方来，当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其说长短形状。至时果有赵升者，不从东方来（明抄本无不字）生平未（未原作原，据明抄本、陈校本改）相见，其形貌一如陵所说。陵乃七度试升，皆过，乃受升丹经。七试者：第一试，升到门不为通，使人骂辱，四十余日，露宿不去，乃纳之。第二试，使升于草中守黍驱兽，暮遣美女非常，托言远行，过寄宿，与升接床。明日又称脚痛不去，遂留数日。亦复调戏，升终不失正。第三试，升行道，忽见遗金三十瓶，升乃走过不取。第四，令升入山采薪，三虎交前，咬升衣服，唯不伤身。升不恐，颜色不变，谓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为非，故不远千里，来事神师，求长生之道，汝何以尔？岂非山鬼使汝来试我乎？”须臾，虎乃起去。第五试，升于市买十余匹绢，付直乞，而绢主诬之，云未得。升乃脱己衣，买绢而偿之，殊无吝色。第六试，升守田谷，有一人往叩头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尘垢，身体疮脓，臭秽可憎。升怆然，为之动容，解衣衣之，以私粮设食，又以私米遗之。第七试，陵将诸弟子，登云台绝岩之上，下有一桃树，如人臂，傍生石壁，下临不测之渊，桃大有实。陵谓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实，当告以道要。”于时伏而窥之者三百余人，股战流汗，无敢久临视之者，莫不却退而还，谢不能得。升一人乃

曰：“神之所护，何险之有？圣师在此，终不使吾死于谷中耳。师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从上自掷，投树上，足不蹉跌，取桃实满怀。而石壁险峻，无所攀援，不能得返。于是乃以桃一一掷上，正得二百二颗。陵得而分赐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升。陵乃以手引升，众视之，见陵臂加长三二丈，引升，升忽然来还。乃以向所留桃与之。升食桃毕，陵乃临谷上，戏笑而言曰：“赵升心自正，能投树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试投下，当应得大桃也。”众人皆谏，唯升与王长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则连天，下则无底，往无道路，莫不惊叹悲涕。唯升、长二人，良久乃相谓曰：“师则父也，自投于不测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堕陵前。见陵坐局脚床斗帐中，见升长二人笑曰：“吾知汝来。”乃授二人道毕，三日乃还。归治旧舍，诸弟子惊悲不息。后陵与升、长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众弟子仰视之，久而乃没于云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剂，虽未冲举，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试，以度赵升，乃知（知原作如，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其志也。（出《神仙传》）

张道陵是沛国（今江苏省沛县）人，原是太学中的书生，精通《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晚年时他感叹地说，“精通《五经》对延年益寿没有一点用处啊！”就开始热心研究长生之道。他得到了黄帝的“九鼎炼丹秘方”，就想照着秘方试验炼丹。但炼丹的药石非常费钱，张道陵家非常穷，要想致富没有门路，种田放牧又不是他的专长，干脆就不干了。他听说

四川人民性淳朴，容易接受教育点化，而且四川名山很多，就带着弟子去了四川大足县，进了鹤鸣山，写了二十四篇论述道术的文章，都是他苦苦思索修炼真谛的体会。有一天，忽然有神仙从空而降，他们成千上万，或乘车骑马，或驾龙骑虎，数都数不过来。神仙中有的自称是柱下史，有的自称是东海小童。仙人们把太上老君新出的《正一明威秘箓》和《正一法文》传授给张道陵。张道陵从这两部经卷中得到了治病的仙方，于是百姓们都聚在他身边求他治病，拜他为师，弟子上万。于是张道陵在弟子中设立了“祭洒”的官职，管理弟子们，像政府的长官一样。他还叫弟子们按照需要轮流交纳米粮、器具、纸笔、柴草等东西，派人修整道路，不参加修路的懒惰弟子，张道陵就让他们生病。县里本来就有很多桥梁道路需要修复，但一直无人过问，现在张道陵一号召，百姓们争先恐后地清除道上的野草，清挖堵塞的河道。有些愚昧的人不知道这些事都是张道陵授意干的，还以为是上天的旨意呢。张道陵还想唤起人们的廉耻心，以此来管理众人，他不愿意动用刑罚，就立了一条制度：凡是有疾病的人，都要把自己有生以来犯过的罪过写在纸上，然后扔到水里，向天神发誓以后永不再犯，再犯就必死。于是百姓们都永远不能忘记不犯罪，犯了罪的就会生病，生病时就要把自己的罪过都交待出来，一是为了使病能痊愈，二是由此产生羞愧心，不敢再重犯，因为惧怕天地神灵而改过自新。从张道陵实行了这个办法后，凡是犯过罪的，都改恶向善了。张道陵也因此得了很多财物，用这些钱财去买来炼仙丹用的草药和石料，终于把丹炼成了。丹炼成后，张道陵只服了半副，因为他不愿升天，这时他已能用分身术把自己分成几十个人了。张道陵的门前有个水池，他常乘船在水中游玩，

而他的道友和宾客多得挤满了庭院和街巷。他就分出一个自己和宾客们谈话应酬，而他的真身还在池中船上游玩呢。张道陵治病，大多是采用黑白阴阳相生相克的原理，根据具体病情对药方进行改动变化灵活运用，但总的还是和仙人传授的药方相一致。他常对人们说：“你们大都贪恋尘世的欢乐，所以不能超脱凡俗，所以更需要用我的炼气养精的方法来控制引导男女的房事，再配合着服食草本，就可以活到几百岁了。”张道陵有一个最重要的秘方，只传授给王长一个人。有天，他说应该有一个从东方来的人，这人也应该得到秘方。这个人应该在正月初七的中午到张道陵这儿来，张道陵事先就说了这人的面貌身材。到了正月初七的中午，果然来了个叫赵升的人，但不是从东方来的，然而他的形貌身材和张道陵事先说的完全一样。张道陵就对赵升考验了七次，七次都通过以后，才把丹经传授给赵升。第一次对赵升的考验，是赵升来到张道陵的门口以后，门人不给通报，并辱骂赵升，骂了四十多天，赵升在门外就露宿了四十多天，张道陵才让他进门。第二次考验是让赵升在田里看守庄稼驱赶野兽，到了晚上，张道陵派了个美丽异常的女子去见赵升。那女子假装是走远路的旅客，要求在赵升这儿过夜，并和赵升同床挨着睡觉，第二天那美女又假装脚痛赖着不走，赵升只好留她住了几天。那女子经常挑逗勾引赵升，但赵升始终行为端正不受诱惑。第三次考验，赵升在路上走时，让他突然看见路上扔着三十块金子，赵升动也没动金子继续走路。第四次考验，让赵升进山砍柴，让三只老虎来撕扯赵升的衣服，但不伤他的身体，赵升一点也没有害怕，脸不变色心不跳，还对老虎说：“我是个学道的人，从少年时就没作过坏事，所以不远千里来拜师学道，求长生不老之术，你们这是

要干什么呢？莫非是山神派你们来考验我的吗？”三只老虎呆了片刻就离去了。第五次考验，让赵升在街上买了十几匹绢绸，付完钱以后，老板却诬蔑赵升说他没有付钱，赵升就脱下自己的衣服卖掉，用钱买来了绢绸还给那老板，一点也没有生气怨恨。第六次考验是让赵升看守粮仓，让一个人去向赵升磕头讨吃的。这人破衣烂衫，面目肮脏，全身生满了脓疮又腥又臭。赵升看见后十分可怜他，甚至流下眼泪。他脱下自己的衣服给那人穿，用自己的粮食为那人作了饭，那人临走时，赵升又把自己的粮食送了一些让那人带在路上吃。第七次考验，张道陵带着弟子们登上悬崖绝壁，下面的石缝间长着一棵桃树，有人的胳膊那么粗，桃树下就是万丈深渊，桃树上结着很大的桃子。张道陵就对弟子们说：“谁能摘下那桃子，我就把修道的秘诀传授给他。”这时有三百来个弟子都趴在崖边看那桃树，个个吓得双腿战栗汗流浹背，不敢长时间看那桃树，最后都吓得退了回去，说不敢去摘那桃子。只有赵升说：“有神灵保佑，有什么危险呢？何况还有我的仙师在这里，他能眼看着我摔死在山谷里吗？即便是仙师让摘这桃子，说明这桃子一定能够摘到的。”说罢，赵升纵身一跳，落在桃树上，身子都没有打晃，摘下一大抱桃子。然而石壁像墙那么陡峭，无法攀登着回到崖上。于是赵升就在下面把摘到的桃子一只一只地扔了上去。一共是二百零二只桃子。张道陵把桃子分给弟子们一人一只，自己吃了一只，给赵升留了一只等他上来。大家亲眼看见张道陵的手臂突然加长了两三丈伸到桃树上去拉赵升，赵升一下子就上来了。张道陵把刚才留的桃子给了赵升，赵升吃完以后，张道陵就站在悬崖边上笑着说，“赵升因为心术端正，才能跳到桃树上连身子都不晃。我也想跳下去，一定能摘

着最大的桃子。”弟子们都劝张道陵不要跳，只有王长和赵升不说话。张道陵就往下一跳，却没有落在桃树上，不知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四面都是仰视看见顶的高山峻岭，山顶高入云天，往下看是没有底的深谷，连道路都没有。弟子们这时都吓得哭了起来，只有赵升和王长没有哭，两人议论道：“老师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现在他跳进了万丈深谷，我们这样活着也于心不安啊！”说罢两个人一齐跳下了悬崖，没想到正好落在张道陵的面前。只见张道陵盘腿坐在一个很小的帐中床上，他见到赵升和王长，就笑着说：“我知道你俩会来的。”接着就向他俩传授了修道的秘诀。三天后，他们三人一同回到家中，弟子们看见以后，又惊又喜。后来，张道陵和赵升、王长三个人都是大白天成仙飞升入云，弟子们仰着头看，只见他们渐渐飞入云中不见了。最初张道陵进入四川大足县鹄鸣山炼成了仙丹后，只吃了半付，虽然没有升天，但已成为地上的神仙。他不急着升天，就是为了对赵升作七次考验以便超度他，从这件事也看出张道陵是先知赵升修道的志向是端正坚定的。

太平广记卷九 神仙九

李少君 孔元方 王 烈 焦 先
孙 登 吕文敬 沈 建

李少君

李少君者，齐人也。汉武帝召募方士。少君于安期先生得神丹炉火之方，家贫，不能办药，谓弟子曰：“老将至矣，而财不足，虽躬耕力作，不足以致办。今天子好道，欲往见之，求为合药，可得恣意。”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黄金，金成服之升仙。臣常游海上，见安期先生，食枣大如瓜。”天子甚尊敬之，赐遗无数。少君尝与武安侯饮食，座中有一老人，年九十余，少君问其名，乃言曾与老人祖父游夜（明抄本夜作射），见小儿从其祖父，吾故识之。时一座尽惊。又少君见武帝有故铜器，因识之曰：“齐桓公常陈此器于寝座。帝按言观其刻字，果齐之故器也，因知少君是数百岁人矣。视之如五十许人，面色肌肤，甚有光泽，口齿如童子。王公贵人，闻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遗金钱山积。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谓帝曰：“陛下不能绝骄奢，遣声色，杀伐不止，喜怒不胜，万里有不归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

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少药方与帝，少君便称疾。是夜，帝梦与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龙持节云中来，言太乙请少君。帝遂觉，即使人问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朕昨梦少君舍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视之，并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敛，忽失尸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蝉蛻也。帝犹增叹，恨求少君不勤也。初少君与朝议郎董仲躬相亲爱。仲躬宿有疾，体枯气少。少君乃与其成药二剂，并其方，用戊巳之草，后土脂，黄精根，兽沉肪，先莠之根，百卉花酿，亥月上旬，合煎铜器中，使童子沐浴洁净，调其汤火，使合成鸡子，三枚为程。服尽一剂，身体便轻；服三剂，齿落更生；五剂，年寿长而不复倾。仲躬为人刚直，博学五经，然不达道术，笑世人服药学道，频上书谏武帝，以为人生则命，衰老有常，非道术所能延。意虽见其有异，将为天性，非术所致，得药竟不服，又不问其方。少君去后数月，仲躬病甚。常闻武帝说前梦，恨惜少君，仲躬忆少君所留药。试服之，未半，乃身体轻壮，其病顿愈；服尽，气力如年少时，乃信有长生不死之道。解官，行求道士，问其方，竟不能悉晓。仲躬唯得发不白，形容盛甚，年八十余乃死。嘱其子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药，初不信，事后得力，无能解之，怀恨于黄泉矣。汝可行求人间方术之事，解其方意，长服此药，必度世也。”时有文成将军，亦得少君术。事武帝，帝后遣使诛之，文成谓使者曰：“为吾谢帝，不能忍少日而败大事乎？帝好自爱，后三十年，求我于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还，具言之。帝令发其棺视之，无所见，唯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窃其尸而藏之，乃收捕，检问其迹，帝乃大悔诛文成。后复征诸方士，更于甘泉祀太乙，又别设一座祀文成，帝亲执礼焉。

（原缺出处，查出《神仙传》）

李少君是山东人。汉武帝因为好道术招募天下懂道术的方士。李少君在先秦时代著名方士安期先生那里得到了炼丹的秘方，但由于家里穷，买不起炼丹的金石原料和草药，就对弟子们说：“我又老又穷，就是再卖力气地种田，也凑不上买药炼丹的钱。听说当今天子汉武帝爱好道术，我想去朝见他，求皇帝和我一起炼丹，皇上一定会很愿意。”于是李少君把安期的炼丹秘方上奏汉武帝说，“丹砂可以炼出金丹，吃了金丹就能成仙。我曾经在海上漫游，遇见了仙人安期先生，他经常吃一种像瓜一样大的枣子。”汉武帝对李少君很尊重，赏给他不少东西。李少君曾经和武安侯一起宴饮，座上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问老人的姓名，老人说了姓名后，李少君说，“我曾经和你的祖父一起夜里游玩宴饮过，那时你很小，跟你祖父在一起，所以我才认识你。”在座的人听了李少君这番话都大为惊奇。有一次，李少君看见汉武帝有一件旧铜器，就对武帝说，“我认识这件铜器。春秋战国时的齐桓公曾把它摆在自己的床头。”汉武听李少君这么一说，就细看铜器上刻的字，果然是春秋时齐国的铜器，从而知道李少君已活了几百岁了。但李少君看上去只有五十来岁，脸色红润皮肤很光滑，牙齿像少年人那样整齐。汉朝的王公贵族们听说李少君能使人长生不死，都对他万分敬仰，给他送的金钱堆积如山。李少君就用这些钱偷偷买了原料炼成了仙丹，然后对武帝说，“陛下如果不能除掉骄奢淫逸的恶习，仍然贪图美女纵欲无度，到处征战讨伐，喜怒无常，使冤魂流落在荒野，让城市里常

有杀头的重刑，那就绝不能炼成仙丹修成大道。”李少君把自己不会衰老的秘方给了汉武帝，然后就假称自己生了病告辞。这天夜里，汉武帝梦见和李少君一起登上河南的嵩山，半路上有个神仙拿着旌节骑着龙从云中降下来，说太乙真人请李少君去。汉武帝惊醒了，立刻派人打听李少君的情况，并且告诉亲近的大臣说：“我昨夜梦见李少君离我而去了！”李少君病重时，武帝去探视，李少君让人把他炼仙丹的秘方完全记下来，还没说完就死了。武帝说：“李少君不会死，他是登了仙界了！”李少君刚要入殓时，尸体忽然不见了，衣服连扣子都没解开，好像蝉蜕一样。汉武帝更加后悔，恨自己没有向李少君更多的求教道术。李少君生前和任朝议郎的董仲躬是好朋友，董仲躬一向有病，身体消瘦气血不足。李少君就给了他两副药和药方，让他用戊巳年间生长的草、当地出产的油脂、黄精的根和野兽的脂膏，秋天先枯死的根、春天百花的膏汁，在十二月上旬把上述药料合放在铜器中熬，让一个童子沐浴得十分洁净，让他看好火候，把熬好的膏再制成鸡蛋大的药丸，三只药丸一个疗程。吃了一副药丸，身子就会非常轻快，吃了三副，旧牙脱掉生出新牙，吃了五副以后，年岁增长了但腰不弯背不驼。董仲躬为人刚强正直，精通《四书》《五经》，但对道术一点也不入门，还经常嘲笑那些服丹药学道术的人，常常上书给汉武帝，认为人寿天定，衰老是正常的，不是学道术能长生不老的。李少君知道董仲躬对修道有不同的看法，他的性格就是这样，改变不了他的认识。李少君给董仲躬的药，董仲躬根本就不吃，也不理睬李少君讲解的道学方术。李少君走后几个月，董仲躬病更重了。他曾听说了汉武帝梦见李少君成仙而去非常遗憾后悔，就想起了李少君给他的药。董仲躬试着服那

药，只吃了半副，就觉得身轻体壮，病立刻好了。服完一副药之后，就觉得像年轻时那样精力充沛，这时他才相信真的有长生不死的道术。于是董仲躬就辞去了官职，向道士们求教，但得不到正确圆满的回答。后来虽然他头发不白精力旺盛，但还是活到八十多岁就死了。死前叮嘱他的儿子董道生说，“我曾得到李少君的仙药，起初不相信，后来服药见效，却不能解释药力的来源和修道的方术，只有怀恨于九泉之下了。你要寻找人间懂得道术的人，向他学习修道的要诀，常服仙药，就会超化成仙了。”当时还有个文成将军，也得到了李少君的传授。文成将军是汉武帝的臣下，后来由于得罪了武帝，武帝派使者去杀他。文成将军对使者说，“请替我质问皇上，他为什么不能忍耐几天而毁了大事呢？如果皇上仍然爱好修道，可以在三十年后到成山去找我，我会成全他，不会怨恨他的。”使者杀了文成将军以后，回来向汉武帝转告文成将军的话，武帝听后命人打开文成将军的棺材，棺材中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竹筒。武帝怀疑是文成弟子偷去了他的尸体藏起来了，就到处搜查了解文成的去外，终于相信文成将军是成仙而去了，就十分后悔杀了文成。后来武帝又征召方士，又在陕西淳化县甘泉山建了甘泉宫祀奉道家始祖太乙真人，又另外建了一座庙祀奉文成将军，每次祭礼，武帝都是亲自主持。

孔元方

孔元方，许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实等药，老而益少，容如四十许人。鄒元节、左元放，皆为亲友，俱弃五经当世之人事，专修道术。元方仁慈，恶衣蔬食，饮酒不过一升，年有七十余岁。

道家或请元方会同饮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柱地，乃手把杖倒竖，头在下，足在上，以一手持杯倒饮，人莫能为也。元方有妻子，不畜余财，颇种五谷。时失火，诸人并来救之，出屋下衣粮床几，元方都不救，唯箕踞篱下视火。其妻促使元方助收物，元方笑曰：“何用惜此。”又凿水边岸，作一窟室，方广丈余，元方入其中断谷，或一月两月，乃复还，家人亦不得往来。窟前有一柏树，生道后棘草间，委曲隐蔽。弟子有急，欲诣元方窟室者，皆莫能知。后东方有一少年，姓冯名遇，好道，伺候元方，便寻窟室得见。曰：“人皆来，不能见我，汝得见，似可教也。”乃以素书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传一人。世无其人，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若四十年无所授者，即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即顿接二人。可授不授为‘闭天道’；不可授而授为‘泄天道’，皆殃及子孙。我已得所传，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岳。后五十余年，暂还乡里，时人尚有识之者。（出《神仙传》）

孔元方是河南许昌人。他经常服用松脂、茯苓、松籽等药，老年时变得十分年轻，容貌像四十多岁的人，郗元节、左元放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们都是既不读《四书》、《五经》，又不问世事，专门研究道术。孔元方为人善良仁慈，粗衣素食，喝酒从不超过一升，当时有七十多岁。有一次，几位道士请孔元方一起喝酒，轮到元方干杯时，元方行了个酒令：他把拐杖拄在地上，手扶着拐杖头朝下脚朝上倒立着，用另一只手拿着酒杯倒着喝酒，结果谁也不会像他这样饮酒。孔元方有妻有子，但从不积存钱财，只

是很下力气地种田。有一次，孔元方家里失火了，人们都来救火，往外抢救衣物粮食家具，但孔元方却不往外抢东西，反而蹲在篱笆前看火。他的妻子催他赶快抢救财物，孔元方笑道：“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有什么可惜的！”孔元方又在河边岸上凿了一个一丈见方的洞，然后钻进洞里，不吃不喝，一两个月也不出来，家里的人他也不让到洞里来。洞前有一棵柏树，长在大道后面的荆棘草丛里，挡着那个洞。有时弟子有急事想找孔元方，也找不到他住的那个洞。后来从东方来了一个少年，名叫冯遇，爱好道术，想跟随孔元方学道。他一来就找着了孔元方的那个洞室。孔元方说：“别人来都找不到我，你却一来就找到了我，看来你是值得我传授道术的人。”孔元方就把两卷写在白布上的经文给了冯遇，并对他说：“这上面写的是修道的要点，四十年才可以传授一个人。如果四十年到了还找不到值得传授的人，那也不能因为年限到了胡乱传授，须等八十年，如有两个人可传授，就传给两个人。误传或不传，就犯了‘闭天道’的罪，不该传的却传了，就犯了‘泄天道’的罪，这两种罪都会连累子孙而受到惩罚。现在我已经把道术的精要传给你，我就可以去了。”于是孔元方就扔下妻子儿女进了西岳华山。五十年后，孔元方回过一次故乡，当时的人还有认识他的。

王 烈

王烈者，字长休，邯郸人也。常服黄精及铅，年三百三十八岁，犹有少容。登山历险，行步如飞。少时本太学书生，学无不览，常以人谈论五经百家之言，无不该博。中散大夫谯国嵇叔夜，

甚敬爱之，数数就学。共入山游戏采药。后烈独之太行山中，忽闻山东崩圯（圯原作地，明抄本作圯，今改），殷殷如雷声。烈不知何等，往视之，乃见山破石裂数百丈，两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经阔尺许，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试丸之，须臾成石，如投热蜡之状，随手坚凝。气如粳米饭，嚼之亦然。烈合数丸如桃大，用携少许归，乃与叔夜曰：“吾得异物。”叔夜甚喜，取而视之，已成青石，击之琤琤如铜声。叔夜即与烈往视之，断山以复如故。烈入河东抱犊山中，见一石室，室中白石架，架上有素书两卷。烈取读，莫识其文字，不敢取去。却着架上。暗书得数十字形体，以示康。康尽识其字。烈喜，乃与康共往读之。至其道径，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烈私语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又按神仙经云，神山五百年辄开，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寿与天相毕。烈前得者必是也。河东闻喜人多累世奉事烈者。晋永宁年中，出洛下，游诸处，与人共戏斗射。烈挽二石弓，射百步，十发矢，九破的。一年复去，又张子道者，年九十余，拜烈，烈平坐受之。座人怪之，子道曰：“我年八九岁时见，颜色与今无异，吾今老矣，烈犹有少容。”后莫知所之。（出《神仙传》）

王烈字长休，河北邯郸人，经常服用野生姜和铅，活到三百三十八岁时面貌还很年轻。他攀登险峻的山峰时健步如飞。王烈青年时曾是太学中的书生，常和人们议论《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的著作，非常博学多才。任中散大夫的醴国人嵇叔夜（即“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很敬重王烈，常常向他请教。并和他

一起进山游玩采药。后来王烈独自进了山西太行山，有一天他忽然听见山的东部发生了山崩，隆隆的轰鸣好像打雷。王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赶去看。只见大山崩塌了几百丈，两面都是青石，石中有一个直径一尺宽的洞，洞里不断流出像骨髓般的青泥。王烈试着把那泥团成了圆球，不一会圆球就成了石头，好像把热蜡团成球凝固以后的样子。那泥丸散发出一股粳米饭般的香气，放在嘴里咀嚼也有粳米饭的味道。王烈就团了象桃子大小的泥丸带了回来，对嵇康说：“我得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给你。”嵇康很高兴，王烈就把泥丸拿出来，一看泥丸已变成青石丸了，一敲还发出铜的声音。嵇康就让王烈领他到山崩处去看，那崩塌的山却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后来王烈又进了河东的抱犊山里，看见一个石窟，里面有个白石的架子，上面有两卷写在白布上的经文。王烈拿来看，不认识上面的字，不敢把经卷拿走，又放回白石架上。但他照着经卷上的字记下来几十个字，回来给嵇康看，那些字嵇康全都认识。王烈十分高兴，就领上嵇康到山中石窟去读经。去的路都记得很清楚，但走到那里，却怎么也找不到石窟了。王烈后来私下里对弟子说：“这是因为嵇康不该得道，所以那石窟才闭上了。”按照神仙经里的说法，神山五百年裂开一次，其中会流出来石髓，如果能服用了石髓，就可以和天地一样活得长久。王烈先前得的石丸，肯定就是石髓了。河东闻喜的人，大都世代代祀奉王烈。晋代永宁年间，王烈去陕西洛南县的洛川一带漫游，和人比赛射箭。王烈用的是需二石力量才能拉开的弓，在百步的距离射靶，十箭九中。一年以后，王烈又到洛川去，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者名叫张子道，恭敬地向王烈施礼，王烈连站都不站起来。同座的人很奇怪，张子道说：“我七八岁时见他时，他

就是现在这副容貌，现在我九十多岁了，他仍是一副少年的面孔。”后来，人们不知道王烈去了哪里。

焦 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东人也，年一百七十岁。常食白石，以分与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头一家起，周而复始。负薪以置人门外，人见之，铺席与坐，为设食，先便坐。亦不与人语。负薪来，如不见人，便私置于门间，便去，连年如此。及魏受禅，居河之湄，结草为庵，独止其中。不设床席，以草褥衬坐，其身垢污，浊如泥潦。或数日一食，行不由径，不与女人交游。衣弊，则卖薪以买故衣着之，冬夏单衣。太守董经，因往视之，又不肯语。经益以为贤。彼遭野火烧其庵，人往视之，见先危坐庵下不动，火过庵烬，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庵，天忽大雪，人屋多坏，先庵倒。人往不见所在，恐已冻死，乃共拆庵求之，见先熟卧于雪下，颜色赫然，气息休休，如盛暑醉卧之状。人知其异，多欲从学道，先曰：“我无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余岁，后与人别去，不知所适。所请者竟不得一言也。（出《神仙传》）

焦先是河东人，已经活了一百七十岁。经常服食白石，并把白石分给别人，像煮土豆那样煮熟了吃。焦先还天天进山砍柴，然后把柴分给别人，先从村头第一家开始，一家一家地分给柴禾。焦先每次把柴禾背到住家的门外放下，主人看见后，就把焦

先请到屋中坐下，并请焦先吃饭，焦先就坐下，也不和主人说话。焦先如果把柴禾背来而主人不在，他就把柴禾放到门外转身就走，年年如此。魏文帝即位之后，焦先在河边盖了一间草屋，自己一个人住进去。屋子里不放床，只铺着草垫子，满身都是泥污，像在泥里打了滚似的。有时他几天吃一次饭，行为很规矩，也不和女人来往。他的衣服破了，就卖了柴买件旧衣服穿上，不论冬天夏天都是一身单衣。当时当太守的董经听说后就来拜访焦先，焦先却不说话。董经就更觉得焦先是大贤人。后来焦先的草屋被野火烧毁，人们跑去看，只见焦先端坐在火中，草屋烧成灰烬之后，焦先才慢慢站起来，连身上的衣服都没烧着。后来焦先又把草屋盖起来，忽然下了一场大雪，很多房子都被大雪压塌了。焦先的草房也倒了。人们去看，怕焦先已经冻死，就扒开草房寻找，只见焦先躺在雪底下熟睡，面色红润，呼吸均匀，像在炎夏喝醉了一样。人们都认为焦先不是凡人，很多人想和他学道。焦先说：“我哪里会什么道术呢？”焦先一会儿老，一会儿又很年轻，这样活到二百多岁，后来就离开大家走了，也不知去了什么地方。那些向他请教道术的人，连一句话也没从他那里得到。

孙 登

孙登者，不知何许人也。恒止山间，穴地而坐，弹琴读《易》。冬夏单衣，天大寒，人视之，辄被发自覆身，发长丈余。又雅容非常，历世见之，颜色如故。市中乞得钱物，转乞贫下，更无余资，亦不见食。时杨骏为太傅，使传迎之，问讯不答。骏遗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门，就人借刀断袍，上下异处，置于骏

门下，又复斫碎之。时人谓为狂，后乃知骏当诛斩，故为其象也。骏录之，不放出，登乃卒死。骏给棺，埋之于振桥。后数日，有人见登在董马坡，因寄书与洛下故人。嵇叔夜有迈世之志，曾诣登，登不与语。叔夜乃扣难之，而登弹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优而识寡，劣于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弹琴，于是登弹一弦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叹息绝思也。（出《神仙传》）

孙登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常常住在山中的地洞里，弹琴、读《易经》。他冬夏都穿单衣，十冬腊月，人们见他头发长得一丈多长披盖在身上御寒。孙登的面容非常年轻，几代人看见他都没有衰老变化。他常到街上乞讨，得到的东西转手就给了穷人，自己一点也不要，人们也从来看不到孙登吃饭。当时当太傅的杨骏把孙登请去，但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杨骏赠给孙登一件布袍子，孙登就要了，但一出门就向人借了把刀，把袍子割成两半，扔到杨骏的门前，又把袍子用刀剁碎了。当时人们都说孙登是疯子，然而后来杨骏犯罪被斩首，大家才明白孙登剁碎杨骏的袍子是一种预示。当时，孙登剁碎了杨骏送他的袍子后，杨骏一怒之下把孙登抓了起来，孙登就突然死了。杨骏给了一口棺木，把孙登埋在振桥。几天后，人们却在董马坡看见了孙登，就捎信给洛川的朋友。嵇康有修道的志向，曾向孙登请教，孙登不理他。嵇康就提出一些问题，故意诘难他，但孙登竟不在乎地自己弹琴。过了很久，嵇康只好走了。孙登说：“嵇康这人年轻有才，但见识太少，不善于保护自身。”过了不久，嵇康果然犯了罪被斩首。

嵇康很善于弹琴，孙登却能弹一根弦的琴，而且也能弹成完整的乐曲。嵇康对孙登的琴技感叹佩服，觉得用一根弦弹出乐曲简直是不可思议。

吕文敬

吕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将一奴一婢，于太行山中采药。忽见三人在谷中，问恭曰：“子好长生乎，乃勤苦艰险如是耶？”恭曰：“实好长生，而不遇良方，故采服此药，冀有微益耳。”一人曰：“我姓吕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孙字文阳。”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时来采药，当以成新学者。公既与我同姓，又字得吾半支，此是公命当应常生也。若能随我采药，语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仙人，但恐暗塞多罪，不足教授耳。若见采收，是更生之愿也。”即随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视乡里。”恭即拜辞，三人语恭曰：“公来二日，人间已二百年矣。”恭归家，但见空宅，子孙无复一人也。乃见乡里数世后人赵辅者，问吕恭家人皆何所在。辅曰：“君从何来，乃问此久远人也。吾昔闻先人说云，昔有吕恭者，持奴婢入太行山采药，遂不复还，以为虎狼所食，已二百余年矣。恭有数世子孙吕习者，居在城东十数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辅言，到习家，扣门问讯。奴出，问公从何来，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随仙人去，至今二百余年。”习闻之惊喜，跳出拜曰：“仙人来归，悲喜不能自胜。”公因以神方授习而去。习已年八十，服之即还少壮，至二百岁，乃入山中。子孙世世不复老死。（出《神仙传》）

吕恭字文敬，青年时就好服养生延年的药。有一次他带着一个仆人一个婢女，进太行山中采药。忽然遇到了三个人。他们问吕恭，“你这样不辞劳苦地爬山越岭，是不是要寻求长生之术啊？”吕恭说：“我确实是寻求长生之术，但一直没遇到好的药方，只好采些草药服用。希望多少有点益处。”三个人自我介绍，一个姓吕字文起，一个姓孙字文阳，第三个人姓王字文上，三个人都是天界太和府里的神仙。吕文起对吕恭说：“我们有时也来这里采药，以便成全那些新学道的人。你既然和我同姓，名字中也有一个字‘文’跟我相同，这是你的仙缘，命中应该得到长生。你如果能跟着我采药，我就告诉你长生不老药的仙方。”吕恭立刻跪拜说：“今天遇见仙人真是我的大幸，只怕我糊涂愚笨，当不好仙人的徒弟。如果仙人能收留点化，是我此生最大的愿望了。”吕恭就跟着仙人采了两天药，仙人授给他一个仙药秘方让他带回去，让他回家乡再看看亲人们。吕恭向三位仙人辞别，仙人说：“你跟我们采了两天药，世上已过了二百年了。”吕恭回到家乡，见自己家中只剩下个破旧的空房子，也没有找到一个子孙后代。后来遇见一个当年乡亲几世后的一个后代，名叫赵辅，就向他打听吕恭家的后代都在哪里。赵辅说：“先生是从哪儿来的呢？竟向我问这么久远的事。我曾听前辈说当年有个吕恭带一仆一婢进太行山采药，再也没回来，可能是让虎狼吃掉了，至今已二百多年。听说吕恭有个几世后的孙子叫吕习住在城东十几里的地方，是位道士，老百姓都尊奉他。去打听一下，会很容易找到的。”吕恭按赵辅的话找到吕习家，敲门打听。仆人开门问他找谁，吕恭说：“这是我家，我当年随仙人采药，至今已二百多年了。”吕习又惊又喜，光脚跑出来跪拜说：“仙祖今天回来，真

让我又惊又喜啊！”吕恭就把仙方传授给吕习，然后就走了。吕习当时已八十岁，服药后立刻变成青年，活到二百岁时也进了山，他的子孙后代也不再老死。

沈建

沈建，丹阳人也，世为长吏。建独好道，不肯仕宦，学导引服食之术，还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无轻重，治之即愈。奉事之者数百家。建尝欲远行，寄一婢三奴、驴一头、羊十口，各与药一丸。语主人曰：“但累屋，不烦饮食也。”便去。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留寸资，当若之何。建去后，主人饮奴婢，奴婢闻食气，皆逆吐不用；以草饲驴羊，驴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触，主人大惊愕。百余日，奴婢体貌光泽，胜食之时，驴羊皆肥如饲。建去三年乃还，各以药一丸与奴婢驴羊，乃饮食如故。建遂断谷不食，轻举飞行。或去或还，如此三百余年，乃绝迹不知所之也。（出《神仙传》）

沈建是丹阳人，世代都作长吏。但唯独沈建不肯作官，专门研究道术，学习修炼服丹的方术和返老还童的秘诀。他还会医术，病人不管病情轻重，经他一治就好，因而有好几百家人侍奉他。有一次沈建要出远门，就把一名男仆、三名婢女、一头驴十只羊寄存在某人家里，让男女仆人和驴、羊都吃了一枚药丸。沈建临上路时对那家主人说：“我把他们寄留在你家，只住你的房子，不用你给他们吃的。”说罢就走了。那家主人挺惊讶，心想

在我家连人加牲口寄存了十五口，却一个钱也不留，真拿他没办法。沈建走后，主人给仆人们吃饭，但他们一闻饭的气味就呕吐，根本不吃。拿草喂驴和羊，驴羊不但不吃，还对主人又顶又踢，主人十分奇怪惊讶。虽然一百多天不吃饭，但仆人们面孔红润气色极好，比吃饭还要健康，驴和羊也是膘肥体壮，比精心喂养的还好。沈建三年后回来，又给奴仆和驴羊吃下一枚药丸，他们才又开始正常的饮食。但沈建却从不饮食，仍健步如飞。他有时来有时去，这样过了三百多年，后来竟不再见到他，不知去了何处。

太平广记卷第十 神仙十

河上公 刘 根 李仲甫 李意期
王 兴 赵 瞿 王 遥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汉文帝时，公结草为庵于河之滨。帝读老子经，颇好之，敕诸王及大臣皆诵之。有所不解数事，时人莫能道之。闻时皆称河上公解老子经义旨，乃使赍所不决之事以问。公曰：“道尊德贵，非可遥问也。”帝即幸其庵，躬问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虽有道，犹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即抚掌坐跃，冉冉在虚空中，去地数丈，俯仰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车稽首曰：“朕以不德，忝统先业，才小任大，忧于不堪。虽治世事而心敬道，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愿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书二卷与帝曰：“熟研之，此经所疑皆了，不事多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毕，失其所在。须臾，云雾晦冥，天地混合。帝甚贵之。论者以为文帝好老子之言，世不能尽通，故神人特下教之。而恐

汉文心未至信，故示神变。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耶。
(出《神仙传》)

有个不知姓名的人，汉文帝时在河边盖了间草房住，所以人们都叫他“河上公”。当时汉文帝非常喜欢读老子的《道德经》，并命令王侯大臣们都要诵读。但《道德经》中有些地方弄不懂，当时谁也讲不明白。后来文帝听说人们都说河上公非常理解老子经典中的深奥涵义，就派人拿着那几个不懂的问题找河上公请教。河上公对文帝派的使者说：“研究老子的经典是件十分严肃认真的事，怎么可以隔着很远的地方间接地研究呢？”于是文帝驾临河上公的草房，亲自向河上公求教。文帝说：“《诗经》上说，普天之下都是君王的国土，国界之内都是君王的臣民。老子也说过：‘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这就是说，君王也是‘四大’之一。你虽然懂得道学，但你也是我的臣民嘛，为什么不能尊重我，却这么高傲呢？”河上公就拍着手坐着慢慢腾空而起，离地有好几丈，低头看着仰视他的汉文帝说，“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中间又不牵累人世的事，怎么能算你的臣民呢？”文帝这才下了车向河上公跪拜说：“我实在是无德无才，勉强继承了帝业当了皇帝，能力太小而责任大，常常担心不能胜任。虽然身在皇位日理万机，但心中更敬仰的是道术，由于自己无知蒙昧，对道学的精义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唯望道君您对我多多指点教化。”河上公就把两卷经书授给汉文帝，并对文帝说：“回去后好好研究这两卷书，道德经中的疑难问题就都解决了，我今天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我这两卷注解道经的著作，写了已经一千七百

多年了，只传了三个人，算上你才四个人，希望千万不要把它给不相干的人看！”说罢就突然不见了，只见云雾蒸腾，天地一片迷茫。文帝后来十分珍视那两卷经书。有些人论述说，因为文帝喜欢研究老子的学说，然而不能都弄通，所以上天特派了河上公下凡来传授。又怕文帝不能坚信。才显圣变化给文帝看。所谓圣人的心是永远和百姓的心相通的。

刘 根

刘根者，字君安，京兆长安人也。少明五经。以汉孝成皇帝绥和二年，举孝廉，除郎中。后弃世学道，入嵩高山石室，峥嵘峻绝之上，直下五千余丈。冬夏不衣，身毛长一二尺，其颜色如十四五岁人，深目，多须鬓，皆黄，长三四寸。每与坐，或时忽然变著高冠玄衣，人不觉换之时。衡府君自说，先祖与根同岁者，至王莽时，频使使者请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掾王珍问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赵公，往山达敬，根唯言谢府君，更无他言。后颖川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过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复遣珍往求根，请消除疫气之术。珍叩头述府君之言，根教言于太岁宫气上，掘地深三尺，以沙着其中，及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气寻绝，每用有效。后太守张府君，以根为妖，遣吏召根，拟戮之。一府共谏君府，君府不解。如是诸吏达根，欲令根去，根不听。府君使至，请根。根曰：“张府君欲吾何为耶？间当至耳。若不去，恐诸君招咎，谓卿等不敢来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时宾客满座，府君使五十余人，持刀杖绳索而立，根颜色不怍。府君烈声问根曰：“若有何道术也？”答曰：“唯唯。”

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既能，即可捉鬼至厅前，不尔，当大戮。”根曰：“召鬼至易见耳。”借笔砚及奏按，鎗鎗然作铜铁之声，闻于外。又长啸，啸音非常清亮，闻者莫不肃然，众客震悚。须臾，厅上南壁忽开数丈，见兵甲四五百人。传呼赤衣兵数十人，赍刀剑，将一车，直从坏壁中入来，又坏壁复如故。根敕下车上鬼，其赤衣便乃发车上披。见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绳反缚囚之，悬头厅前。府君熟视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惊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责府君曰：“我生之时，汝官未达，不得汝禄养。我死，汝何为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汝何面目立于人间？”府君下阶叩头，向根伏罪受死，请求放赦先人。根敕五百兵将囚出，散遣之。车出去南壁开，后车过，壁复如故。既失车所在。根亦隐去，府君惆怅恍惚，状若发狂，妻登时死，良久乃苏。云“见府君家先捉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使我见收，今当来杀汝。”其后一月，府君夫妇男皆卒。府掾王珍，数得见。数承颜色欢然时，伏地叩头，请问根学仙时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无所不到。后如华阴山，见一人乘白鹿车，从者十余人，左右玉女四人，执采旋之节，皆年十五六。余载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余曰：‘尔闻有韩众否？’答曰：‘实闻有之。’神人曰：‘我是也。’余乃自陈曰：‘某少好道，而不遇明师。颇习方书，按而为之，多不验，岂根命相不应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大神，是根宿昔梦想之愿，愿见哀怜，赐其要诀？’神未肯告余，余乃流涕自抆，重请。神人曰：‘坐，吾将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见吾耳。汝今髓不满，血不暖，气少脑减，筋息肉沮，故服药行气，不得其力。必欲长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药耳。夫仙道有升天蹑云者，有游行五岳者，

有服食不死者。有尸解而仙者。凡修仙道，要在服药，药有上下，仙有数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气导引并神药者，亦不能仙也。药之上者，有九转还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积日月矣。其次，有云母、雄黄之属，虽不即乘云驾龙，亦可役使鬼神，变化长生。次乃草木诸药，能治百病，补虚驻颜，断谷益气，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数百岁，下即全其所禀而已。不足久赖也。’余顿首曰：‘今日蒙教，乃天也。’神人曰：‘必欲长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欲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见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过，司命夺人算，使人不寿。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人死则神散，无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则歆飨，故欲人死也。梦与恶人斗争，此乃尸与神相战也。’余乃从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珍又每见根书符了，有所呼召，似人来取。或数闻推问，有人答对，及闻鞭撻之声，而悉不见其形，及地上时时有血，莫测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气存神，坐三纲六纪，谢过上名之法。根后入鸡头山仙去。（出《神仙传》）

刘根字君安，是京城长安人，年轻时就精通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汉孝帝绥和二年，刘根被举荐为孝廉，被任命为郎中。后来刘根辞去官职进山学道，在河南的嵩山里住进一个石洞，石洞在悬崖绝壁上，有五千多丈高。刘根冬夏都不穿衣服，身上长出一二尺长的毛，面貌像十四五岁的人，眼眶很深，脸上有三四寸长的黄胡须。有时他和人对面坐着，忽然就变成穿黑袍戴高帽的装束，也不见他换过衣服。据衡太守自己说，他的先祖

和刘根同岁的人，在西汉王莽时，多次派人请刘根，刘根不肯前去。衡太守派他的副官王珍去向刘根问候致意，刘根没有答话。太守又派姓赵的公曹去向刘根表达敬意，刘根谢谢太守，再也没别的话了。后来陕西颍川太守高府君到任后，郡里发生了瘟疫，老百姓病死了一多半，高太守家大小都得了瘟疫。高太守又派了王珍到山里去求刘根，请他传授消除瘟疫的方术。王珍向刘根磕头后说了太守的请求，刘根就告诉王珍，回去后让太守在太岁（木星）方位之下的宫气（三十度为一宫）的地方，掘地三尺，把沙子填进去，然后洒上酒。太守按照刘根的办法作了，果然得瘟疫的都好了，从此瘟疫也断绝了，后来只要一闹瘟疫，刘根的方法都好使。后来有位张太守认为刘根是妖道，派人召见刘根，打算杀掉他。太守府的人们都劝阻，但张太守不听。于是有些官员偷偷告诉刘根让他躲避，刘根不听。张太守派的人找到刘根，请他到太守府去。刘根问道：“张太守想找我作什么呢？看来我得走一趟了。如果不去，恐怕会牵累各位，太守会说你们不敢来叫我去见他呢。”刘根当天就到了太守府，当时府中宾客满堂，张太守派了五十多人持着刀棍绳子站在堂上，但刘根一点也没在意。张太守厉声问刘根道：“你有什么道术吗？”刘根说：“是，是。”太守问：“你能把鬼召来吗？”刘根说能召来。太守说：“既然能，你就给我捉一个来，不然，我就宰了你！”刘根说：“召个鬼来不是小事一段嘛。”说罢借了笔砚和批阅公文的桌子，只听得大厅中响起了铮铮的铜铁撞击声，一直传到外面。刘根又大声呼啸，声音非常清亮，听的人都十分惊恐，宾客们都听得不敢出声。顷刻间只见大厅的南墙突然裂开了好几丈，涌进来四五百名穿甲戴盔的士兵。刘根又传呼来四五十个穿红衣的兵，带着刀剑，推着

一辆车，从坏了的墙进了大厅，然后那面墙又恢复了原状。刘根就命令车上的鬼下车，红衣兵就打开车上的布帘子。见帘子下有一对老头老婆，都是五花大绑，被红衣兵推在大厅前。张太守定睛细看，没想到竟是自己死去的父母！这时张太守又惊又怕，痛哭流涕，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的父母就斥责说：“我们活着的时候，你官小薪俸薄，没有很好的供养我们。我们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要触怒神仙，使我们被抓到这里。遭受这样的羞辱，你这当儿子的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人世啊？！”张太守赶快下了庭阶磕头，向刘根认罪受死，只求赦免他的父母。于是刘根命令那五百名兵士把两个老人带出去放回阴间，拉着两个老人从南面墙上出去，车过去后，墙又恢复原状。即不知车到哪里去了，刘根也不见了。张太守这时仍是精神恍惚，几乎要发疯，他的老婆当时立刻就昏死了，过了很久才又活了过来。她说：“我刚刚看见刘根捉来的两位老人，他们非常生气，责怪我们冒犯了神界仙官，使他们被抓。他们要杀掉我。”过了一个月，张太守夫妇和他们的儿子都死了。府椽王珍曾见过刘根好几次，有时看刘根高兴的时候，就趴在地上磕头，请刘根说他学道成仙的经过。刘根说，“当年我进山学道，没有不去的地方。后来我进了华阴山，遇见一个人乘着白鹿车，带着十几名侍从，左右有四个玉女，执着彩色的旌杖，都是十五六岁。我赶快向神仙叩头施礼，求他点化我一下。神人就对我说：‘你听说过韩众吗？’我说听说过。神人说：‘我就是韩众。’我就对神人说：‘我从小就爱好学道，但一直没遇到明师指点。我读了不少论道的爷，也按照书上的指点去做，但都不灵验，常暗想是不是我刘根命中不该得道呢？今天我有幸遇到了大仙，这是我一辈子的梦想，望大仙可怜伐的一份诚心，

赐给我修道的秘诀吧!’但那大仙并不告诉我什么，我就专心致志地，哭着再三恳求，大仙这时才说：‘你坐下。我告诉你吧，因为你有仙骨，所以才能遇见我。但现在你仙骨中的骨髓还不饱满，血不够热，精气不盛头脑迟钝，筋松肉懈，所以就算服了仙药也借不上力。你真想求长生之道，得先治病，十二年以后就可以服用仙药了。在各种成仙得道的人中，有的能升天登云，有的能巡行五岳，有的能服仙药不死，有的能把肉身留在人间灵魂升天。凡是修仙得道的，最重要的是服用仙药，药有上下，仙也有好几等。不知道节制房事，不懂得运气导引修行和服用仙药的方法，也成不了仙。仙药中的上品有“九转还丹”、“太乙金液”，服用后可以立刻升天，不用日积月累的修炼。其次的药有云母、雄黄之类，服用这类药，虽然不能乘龙驾云，也能够驱使鬼神，变化自身，长生不老。再其次的就是各种草木药，能够疗百病，弥补虚弱使人青春长驻，不吃五谷而养精益气，但不能使人长生不死。长服草药顶多能使人活几百岁，其码也能保你活够你的寿数。所以要想得道不能依赖服草药。’我就向大仙说：‘今天蒙您的指点，真是天意啊!’大仙说：‘要想长生，首先要除掉在人体中作祟兴妖的色欲、爱欲、贪欲这三尸。除掉三尸以后，修道的意志才能坚定，人世的欲念才能除尽’。大仙说罢授给我五篇神药仙方并告诫我说：‘伏尸常会在初一十五的夜里上天控告人的罪过，司命星神常常夺去人的寿数，使人短命。人身体里的神想让人活，而人身体里的三尸要让人死，人一死，身体里的神就散去了，无形中就成了鬼。凡是祭祀的东西都让鬼享用了，所以鬼愿意让人死，好能得到供祀的食物。如果梦见和坏人搏斗，那么是人体中的神灵和三尸在搏斗。’我就依照大仙的教导服用仙

药，所以才能成仙。”王珍又常常看见刘根写下一道符之后，对空召唤，好像有人来把符取走。有时又听见刘根审案，和人对话问答，或者听见鞭打的声音，但看不见有人出现，但见地上时时有血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刘根教给王珍专一运气守神的方法，坚守三纲五纪的规范，以及谢过上名的方法。刘根后来进入鸡头山成仙而去。

李仲甫

李仲甫者。丰邑中益里人也。少学道于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诀隐形，年百余岁，转少。初隐百日，一年复见形，后遂长隐，但闻其声，与人对话，饮食如常，但不可见。有书生姓张，从学隐形术，仲甫言卿性褊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费用数十万，以供酒食，殊无所得。张患之，乃怀匕首往。先与仲甫语毕，因依其声所在，腾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床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辈愚人，道学未得，而欲杀之。我宁得杀耶？我真能死汝。但恕其顽愚，不足间耳。”使人取一犬来，置书生前曰：“视我能杀犬否。”犬适至，头已堕地，腹已破。乃叱书生曰：“我能使卿如犬行矣。”书生下地叩头乃止，遂赦之。仲甫有相识人，居相去五百余里，常以张罗自业。一旦张罗，得一鸟，视之乃仲甫也，语毕别去。是日，仲甫已复至家。在民间三百余年，后入西岳山去，不复还也。（出《神仙传》）

李仲甫是丰邑中益里人。少年时就跟王君学道，服用水丹很

有效，会遁地入土行走的方术，还会推算的秘诀和隐身法，活到一百多岁后变得十分年轻。起初能隐身一百日，一年后就现形，后来修炼得能长期隐身，和人对话、饮食都和平常人一样，但别人只能听见他的声音，看不见他本人。有个姓张的书生跟李仲甫学隐身术，李仲甫嫌他性子太急，不教给他。但张生死缠着李仲甫，花钱好几十万供奉李仲甫酒食，但什么也没学到。张生怀恨在心，就怀揣匕首想杀李仲甫。他先是和隐身的李仲甫谈话，顺着李仲甫出声的位置，跳起来用匕首又刺又砍，一看，李仲甫却好好地躺在床上笑着说，“天下竟有你这样的混蛋，道没学成就要杀老师。你能杀得了我吗？我可真能让你死。但念你愚蠢顽劣，不和你一般见识。”说罢叫人牵来一只狗在张生面前说：“你看我能不能杀了这只狗。”狗刚牵来，狗头就落了地，肚子也被破开了。李仲甫斥责张生说：“我能让你像这条狗一样下场！”张生不断磕头求饶，李仲甫才放了他。李仲甫有个认识的人，住在离他五百里远的地方，以张网捕鸟为业。有一天这人张网捕住了一只鸟，一看鸟却变成了李仲甫，和他谈了一阵话告别去了。五百多里地的路程当天仲甫就到了家。仲甫在民间三百多年，后来进了西岳山，再也没回来。

李意期

李意期者，本蜀人，传世见之，汉文帝时人也。无妻息。人欲远行速至者，意期以符与之，并丹书两腋下，则千里皆不尽日而还。或说四方国土，宫观市鄽，人未曾见，闻说者意不解。意期则为撮土作之，但盈寸，其中物皆是，须臾消灭。或行不知所

之，一年许复还。于是乞食得物，即度于贫人。于城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冬夏单衣。饮少酒，食脯及枣栗。刘玄德欲伐吴，报关羽之死，使迎意期。意期到，甚敬之，问其伐吴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纸，画作兵马器械十数万，乃一一裂坏之，曰：咄。又画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径还去。备不悦，果为吴军所败，十余万众，才数百人得还。甲器军资略尽。玄德念怒，遂卒于永安宫。意期少言，人有所问，略不对答。蜀人有忧患，往问之，凶吉自有常候，但占其颜色。若欢悦则善，惨戚则恶。后入琅琊山中，不复见出也。（出《神仙传》）

李意期是四川人，生在汉文帝时，但后世好几代人都看见过他。他没有妻子儿女。谁走远路又想快到，意期就写一道符给他，并在他腋下写几个朱砂字，这人就可以日行千里，不到一天就赶回来。有时李意期给人讲述四方外国的奇闻轶事，说哪里的城市宫殿街道，由于听的人没去过外国，就有点听不明白。李意期就用手捏了土作成异国城市宫殿的模型，虽然只有一寸大小，但模型里的一切都像真的一样，片刻间就消失了。人们常常不知道李意期去了哪里，一年多就又回来了。他常常在街上乞讨食物和东西，转手就给了穷人。他在城墙脚下挖了个洞住在里面，冬夏都是一身单衣。平时只喝一点酒，吃些干肉和枣子、果子。三国时，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打算攻打东吴，就派人把李意期接来，待以厚礼，向他请教攻打东吴能胜还是能败。李意期不回答，只是要了一张纸，在纸上画了武器兵马十几万，把纸撕碎，然后轻蔑地哼了一声。他接着又画了一个很大的人，把这张画挖土埋入地

下，就扬长而去了。刘备当时很不高兴，后来果然被东吴打败，十几万人只逃回几百人，武器辎重丢得精光。刘备也又气又恼死在永安宫。李意期很少说话，别人问什么，他从不回答。四川当地人有什么忧患的事去问他，只要看他的表情就能预知吉凶。如果李意期神色愉快就是吉，面色愁闷就是凶。后来他进了琅琊山，再也没见他出来。

王 兴

王兴者，阳城人也，居壶谷中，乃凡民也。不知书、无学道意。汉武帝上嵩山，登大愚石室，起道宫，使董仲舒、东方朔等，斋洁思神。至夜，忽见有仙人，长二丈，耳出头巅，垂下至肩。武帝礼而问之，仙人曰：“吾九疑之神也，闻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节，可以服之长生，故来采耳。”忽然失神人所在。帝顾侍臣曰：“彼非复学道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喻朕耳。”为之采菖蒲服之。经二年，帝觉闷不快，遂止。时从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兴闻仙人教武帝服菖蒲，乃采服之不息，遂得长生。邻里老少，皆云世世见之。竟不知所之。（出《神仙传》）

王兴是阳城人，住在壶谷，是个普通老百姓，不认字，也没有学道的想法。汉武帝进了河南嵩山学道，登上大愚石窟，修建了道宫，让董仲舒、东方朔吃素沐浴，静修思神。这天夜里，忽然来了个神仙，身材有两丈高，两只耳朵上面高过头顶下面垂到肩上。汉武帝施礼后问是哪路尊神，仙人说：“我是九疑山神，听

说中岳嵩山的岩石上生长一种一寸九节的菖蒲，服后可以长生，所以来采一些。”说完就忽然不见了。武帝对身边的侍臣说，“那位神仙绝不是为学道来采药的，肯定是嵩山神暗示我呢。”于是武帝让人采了菖蒲服用。服了两年，觉得气闷不痛快，就停服了。当时跟随汉武帝的人也都服用菖蒲，但都没坚持下去。只有王兴听说神仙教武帝服用菖蒲后，就坚持服用，终于得到长生。乡亲们世代都见他活着，后来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赵 瞿

赵瞿者，字子荣，上党人也。得癩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当及生弃之，若死于家，则世世子孙相蛀耳。”家人为作一年粮，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从外以木寨之。瞿悲伤自恨，昼夜啼泣。如此百余日，夜中，忽见石室前有三，问瞿何人。瞿度深山穷林之中，非人所行之处，必是神灵。乃自陈乞，叩头哀求。其人行诸寨中，有如云气，了无所碍。问瞿“必欲病愈，当服药，能否？”瞿曰：“无状多罪，婴此恶疾，已见竦弃，死在旦夕。若刖足割鼻而可活，犹所甚愿，况服药岂不能也。”神人乃以松子松柏脂各五升赐之，告瞿曰：“此不但愈病，当长生耳。服半可愈，愈即勿废。”瞿服之未尽，病愈，身体强健乃归家，家人谓是鬼。具说其由，乃喜。遂更服之二年，颜色转少，肌肤光泽，走如飞鸟。年七十余，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负重，更不疲极。年百七十，夜卧，忽见屋间光有如镜者，以问左右，云不见。后一日，一室内尽明，能夜书文。再见面上有二人，长三尺，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戏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长大，至如人，

不复在面上，出在前侧，常闻琴瑟之声，欣然欢乐。在人间三百余年，常如童子颜色，入山不知所之。（出《神仙传》）

赵瞿字子荣，是山西上党人。他得了很重的癩病，快要死了。有人对他的家人说，“趁还有口气，把他弄到外面去吧，如果死在家里，怕后代子孙都会因传染而得癩病。”家里人就给他准备了一年的粮食，把他送到山里的石洞里，怕被虎狼伤害，就用木栅把他围了起来。赵瞿十分悲痛，昼夜哭泣。过了一百多天后，有天夜里石洞前忽然来了三个人，问他是什么人。赵瞿暗想，这深山老林里平常人是不会来的，一定是神仙。就诉说了自己的悲惨处境，哀求神仙帮助。三个人就像云似地飘进石洞，洞外的栅栏一点也不碍事。他们说：“你一定想把病治好吧，让你服点药行不行？”赵瞿说：“我必是今生罪孽深重，才得了这么重的病，甚至连家人都抛弃了我，早晚必死无疑了。只要能治好我的病，就是砍掉我的腿，割掉我的鼻子我也心甘，何况是服药呢。”仙人就给了他松子和松、柏脂各五升，并告诉赵瞿说：“吃了这药不但可以治好病，还能长生不老。吃一半病就能好，病好后还要继续吃。”赵瞿还没吃完，病果然好了，身体也十分健壮，就回了家。家人以为他是鬼，后来听了他讲述了神仙赐药的经过，家里人大喜。赵瞿又继续服了两年药，变得十分年轻，皮肤也变得十分有光泽，走起路来像飞鸟般轻捷。到了七十岁时，吃山鸡野兔连骨头都能嚼碎，还能背负很重的东西也不累。活到一百七十岁时，有天夜里睡下后忽然看见屋里有个东西像镜子般发光，问别人，谁也没看见。过了一天，就发现夜间全屋通明，能看得见

写字。又发现脸上有两个小人有三寸高，是非常端庄的美女，只是太小了，在他鼻子上戏耍。后来两个美女渐渐长大，和正常人一样了，不再在他鼻子上玩，而是在他身边，常常弹琴鼓瑟给他听，使他非常快活。赵瞿在人间呆了三百多年，仍然面如少年，后来进山，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王 遥

王遥者，字伯辽，鄱阳人也，有妻无子。颇能治病，病无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针药，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帕，敷坐于地，不饮不食，须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魅作祸者，遥画地作狱，因招呼之，皆见其形，入在狱中，或狐狸鼯蛇之类，乃斩而燔烧之，病者即愈。遥有竹筐，长数寸，有一弟子姓钱，随遥数十年，未尝见遥开之。一夜，大雨晦暝，遥使钱以九节杖担此筐，将钱出，冒雨而行，遥及弟子衣皆不湿。所行道非所曾经，又常有两炬火导前。约行三十里许，登小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遥既至，取弟子所担筐发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遥自鼓一枚，以二枚与室中二人，并坐鼓之。良久，遥辞去，收三簧，皆纳筐中，使钱担之。室中二人送出，语遥曰：“卿当早来，何为久在俗间。”遥答曰：“我如是当来也。”遥还家百日，天复雨，遥夜忽大治装。遥先有葛单衣及葛布巾，已五十余年未尝着，此夜皆取着之。其妻即问曰：“欲舍我去乎？”遥曰：“暂行耳。”妻曰：“当将钱去不？”遥曰：“独去耳。”妻即泣涕曰：“为且复少留。”遥曰：“如是还耳。”因自担筐而去之，遂不复还。后三十余年，弟子见遥在马蹄山中，颜色更少，盖地仙也。（出《神仙传》）

王遥字伯辽，湖北鄱阳人，有妻子但没有儿女。他很会治病，经他医治没有不痊愈的。他治病不用符咒神水，也不祭祀鬼神，治病时只用八尺长的大手巾铺在地上坐着，也不吃也不喝，不一会儿得病的人就好了，他起身就走。谁家要有鬼怪作妖，告诉了他，他就画出一块地来作监狱，并招呼鬼怪，鬼怪立刻应召而至，现了原形进入他画的狱中，都是些狐狸、乌龟、蛇之类，把它们斩杀之后再烧掉，病人就好了。王遥有一对几寸长的小竹箱子，他有位姓钱的弟子跟了他几十年也没见他打开过竹箱。有天夜里下起大雨，天昏地暗，王遥让钱某用九节杖担着小竹箱随他冒雨出行，他和弟子的衣服都没有被雨淋湿。他们走的是从未走过的路，前面有两个火把照着引路。走了约三十多里，登上一座小山，进入一个石洞，洞里已有了两个人。王遥进洞后，就打开弟子挑的小竹箱，里面是三枝五个簧片的竹笙。王遥自己拿了一枝吹起来，其余两枝让石洞里的那两个人吹。吹了半天，王遥把笙都收起来装进竹箱，仍旧让钱某挑着和他一齐出山洞。那两个人送出来，说：“希望你快点回来，不要在人间长久停留。”王遥说：“我会回来的。”王遥回家住了一百天，这天又下起雨来，王遥就在夜里收拾行装。他原来有一套葛布衣和头巾，已经五十多年没穿了，这时都拿出来穿在身上。他的妻子问他：“你要抛下我去吗？”王遥说：“我不会走多长时间。”妻子又问：“带你的弟子钱生吗？”王遥说：“我自己走。”妻子哭着求他别走，他说很快就回来，就自己挑着小竹箱走了，一走就再也没回来。三十多年后，他的弟子看见他在马蹄山里，容貌更年轻了，已经成了一位人间的神仙。

按目录，此下应尚有陈永伯一篇。今佚。

太平广记卷第十一 神仙十一

泰山老父 巫 炎 刘 凭
栾 巴 左 慈 大茅君

泰山老父

泰山老父者，莫知姓字。汉武帝东巡狩，见老翁锄于道旁，头上白光高数尺。怪而问之。老人状如五十许人，面有童子之色，肌肤光华，不与俗同。帝问有何道术。对曰：“臣年八十五时，衰老垂死，头白齿落。遇有道者，教臣绝谷，但服术饮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当二十四气，八毒以应八风。臣行之，转老为少，黑发更生，齿落复出，日行三百里。臣今一百八十岁矣。”帝受其方，赐玉帛。老父后入岱山中。每十年五年，时还乡里。三百余年，乃不复还。（出《神仙传》）。

泰山有位老人，不知道姓名叫什么。汉武帝刘彻东巡狩猎时，看见一个老人在道旁锄地，头上有几尺高的白光。老人看上

去有五十多岁，但面貌红润像童子，皮肤也很有光泽，一看就不是凡俗的人。武帝非常奇怪，就问老人有什么道术。老人回答说：“我八十五岁那年，衰老得快要死了，头发白了牙也掉了。这时我遇见一个得道的人，让我不吃五谷，只吃白朮喝水，并给我做了个有神力的枕头，枕头里装着三十二件东西，其中二十四件顺应二十四个节气，还有八个玳瑁，抵挡八方来的邪风。我按照上面的办法去修行，就由老变少，白发变黑，掉了的牙又长出来了。我现在一百八十岁了。”武帝要来他的药方，赏赐了老人很多东西。老人后来进了泰山，隔十年五年回乡一次。三百多岁后就再也没回来。

巫 炎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也，汉驸马都尉。武帝出，见子都于渭桥，其头上郁郁紫气高丈余。帝召问之，君年几何？所得何术，而有异气乎？”对曰：“臣年已百三十八岁，亦无所得。”将行，诏东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术。朔对曰：“此君有阴道之术。”武帝屏左右而问之。子都对曰：“臣年六十五时，苦腰痛脚冷，不能自温。口干舌苦，渗涕出。百节四肢疼痛，又痹不能久立。得此道以来，七十三年，今有子二十六人。身体虽（明钞本、陈校本虽作强）勇，无所疾患。气力乃如壮时，无所忧患。”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闻于朕，非忠臣也。”子都对曰：“臣诚知此道为真，然阴阳之事，宫中之利，臣子之所难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为之者少。故不敢以闻。”帝曰：“勿谢，戏君耳。”遂受其法。子都年二百岁，服饵水银，白日升天。武帝颇行其法，不能尽用

之。然得寿最长于先帝也。（出《神仙传》）

巫炎，字子都，北海郡人，曾在汉武帝时任驸马都尉（为皇帝管理车马的官）。汉武帝有一次出巡，在临潼渭水桥上看见了巫炎，只见他头顶有几丈高的紫气。武帝就把巫炎召到面前，问他有多大年纪，修炼什么道术，怎么会头上冒出仙人的紫气。巫炎说：“我已经一百三十八岁，并没得过什么道术。”说完就要走。这时武帝又把东方朔召来，让他看看巫炎有什么道术。东方朔回答说：“这个人懂得男女的房事秘术。”武帝就让左右回避，向巫炎请教。巫炎说：“臣六十五岁时，苦于腰疼脚凉，身体不暖，口干舌苦，鼻涕不断，四肢关节疼痛，腿部麻痹不能久站。自从得了阴道之术，又活了七十三年，现在已生了二十六个儿子，身体强壮，从不得病，气力像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愁事。”武帝说：“你真不够仁义，有道术不传给我，不是个忠臣。”巫炎回答说：“我的确知道我得的道术是真的。但男女阴阳交接的事，宫中自有专门的人研究，作臣民的很难向皇上进言。况且我的这种道术，实行起来都是些违反常情的办法，能按照我的方术实行的太少了，所以也不敢把这种方术奏闻皇上。”武帝说：“你不用告罪，我刚才是在开玩笑。”于是武帝学习了巫炎传授的阴道方术。巫炎二百岁时，服用水银，身体和灵魂一起升天。汉武帝照着巫炎的方术实行了不少，虽然没有都用上，仍然比以往的帝王寿命长很多。

刘 凭

刘凭者，沛人也。有军功，封寿光金乡侯。学道于稷丘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岳石硫黄，年三百余岁而有少容，尤长于禁气。尝到长安，诸贾人闻凭有道，乃往拜见之。乞得侍从，求见祐护。凭曰：“可耳。”又有百余人随凭行，并有杂货，约直万金。乃于山中逢贼数百人，拔刃张弓，四合围之。凭语贼曰：“汝辈作人，当念温良。若不能展才布德，居官食禄，当勤身苦体。夫何有腆面目，豺狼其心。相教贼道，危人利己。此是伏尸都市，肉殍乌鸢之法。汝等弓箭。当何所用。”于是贼射诸客，箭皆反着其身。须臾之间，大风折木，飞沙扬尘。凭大呼曰：“小物辈敢尔，天兵从头刺杀先造意者。”凭言绝，而众兵一时顿地，反手背上，不能复动，张口短气欲死。其中首帅三人，即鼻中出血，头裂而死。余者或能语曰：“乞放余生，改恶为善。”于是诸客或斫杀者，凭禁止之，乃责之曰：“本拟尽杀汝，犹复不忍。今赦汝，犹敢为贼乎？”皆乞命曰：“便当易行，不敢复耳。”凭乃敕天兵赦之，遂各能奔走去。尝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凭乃敕之，其家宅傍有泉水，水自竭，中有一蛟枯死。又有古庙，庙间有树，树上常有光。人止其下，多遇暴死。禽鸟不敢巢其枝。凭乃敕之，盛夏树便枯死，有大蛇长七八丈，悬其间而死，后不复为患。凭有姑子，与人争地，俱在太守坐。姑子少党，而敌家多亲助，为之言者四五十人。凭反覆良久。忽然大怒曰：“汝辈敢尔。”应声有雷电霹雳，赤光照耀满屋。于是敌人之党，一时顿地，无所复知。太守甚怖。为之跪谢曰：“愿君侯少宽威灵，当为理断，终不使

差失。”日移数丈，诸人乃能起。汉孝武帝闻之，诏征而试之，曰：“殿下有怪，辄有数十人，绛衣，披发持烛，相随走马，可效否？”凭曰：“此小鬼耳。”至夜，帝伪令人作之。凭于殿上，以符掷之，皆面抢地，以火淬口无气。帝大惊曰：“非此（明钞本非此作此非）鬼也，朕以相试耳。”乃解之，后入太白山中，数十年复归乡里，颜色更少。（出《神仙传》）

刘凭是江苏沛县人，由于有军功，被封为寿光金乡侯。他跟着稷丘子学道，经常服用石桂英和中岳嵩山的石硫黄，已经活了几百多岁面貌还像少年人，尤其擅长闭气的功夫。他曾到长安去，长安的很多商人听说他有道术，就去拜见他，有的请求学道，有的请他祐护。刘凭都答应下来，结果有一百多人跟着他走，还带着各种东西，价值万金。他们一行走到山里时，遇见了几百名强盗，强盗们拔刀张弓从四面包围上来。刘凭对强盗们说：“你们应该善良地做人，如果没有做官的才学品德，就是出力气种田做工，也是干净人。现在你们披着人皮，怀着狼心，白日抢劫，害人利己。告诉你们，这样做只能使你们变成一具具死尸去喂乌鸦老鹰，你们的弓箭一点也派不上用场！”强盗们大怒，用弓箭射刘凭一行，结果箭都掉转头去射中了他们自己。片刻之间起了大风，刮倒了树木扬起漫天尘沙。刘凭大叫道：“你们这些畜牲竟如此胡作非为。天兵们给我先把那些强盗头目杀掉！”刘凭话音刚落，就见强盗们一个个都倒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一点也动不了，都张着大嘴急促地喘气，像要憋死了。其中的三个头目鼻子流血脑袋开裂，当场就死了。剩下的强盗中有那还能说

话的就不断求饶，说今后一定改恶向善。这时和刘凭一起的客商要把强盗们全砍死，被刘凭制止了。刘凭斥责强盗们说：“本来该把你们全杀掉，但又不太忍心。现在我放了你们，你们还敢再作强盗吗？”强盗们都哀求饶命，表示今后一定改行决不再作强盗，刘凭就命令天兵赦免了他们，强盗们就赶快逃散了。有一次，一个人的妻子被妖邪缠住，多年治不好，刘凭就用道术让那家门旁的泉水干涸，结果发现一只蛟渴死在泉中了。有一座古庙，庙旁有棵大树，树上常常发出奇光，人停在树下常常突然死去，鸟儿也不敢在树枝上作巢。刘凭又施了道术，那树在盛夏时就干枯而死，有一条七八丈长的大蛇挂在树上死去，后来这棵树再也不害人了。刘凭姑母的儿子因为土地纠纷被抓进太守府，姑家亲友太少，而对手家中亲友很多，有四五十人在公堂上替对手作证说好话。刘凭和他们争论了很久，忽然大怒说：“你们凭着人多就敢这样嚣张吗？！”话音未落，忽然满屋闪动着红光，空中电闪雷鸣，对手的同党亲友们顿时被殛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太守也吓坏了，跪下来央求道：“求您别再大显神威，我一定秉公而断，决不会偏向。”过了很久，倒在地上的人们才苏醒过来。汉武帝听说后，传诏让刘凭进宫，想试试他的道术。刘凭一进了金殿武帝就对他说：“我这金殿中有妖怪。常常有几十个妖怪，披着长发手持蜡烛，在大殿里骑着马转悠。你能制服他们吗？”刘凭说：“这不过是一群小鬼而已。”当天夜里，皇帝命人扮成几十个妖怪在大殿上转悠。刘凭来到殿上，画了一道仙符投出去，那些伪装的“妖怪”立刻都摔在地上，用灯一照，都断气了。皇帝这才大惊失色地说：“他们不是鬼，是我让他们装鬼来试验你的呀！”刘凭就让那些人都复活了。后来刘凭进了太白山，几十年后又回了

故乡，却更年轻了。

栾 巴

栾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时太守躬诣巴，请屈为功曹。待以师友之礼。巴到（到原作陵，据明钞本改），太守曰：“闻功曹有道，宁可试见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云气之状。须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见化成一虎，人并惊。虎径还功曹舍。人往视虎，虎乃巴成也。后举孝廉，除郎中，迁豫章太守。庐山庙有神，能干帐中共外人语，饮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风举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庙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庙鬼诈为天官，损百姓日久，罪当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时讨，恐其后游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责以重祷，乃下所在，推问山川社稷，求鬼踪迹。此鬼于是走至齐郡，化为书生，善谈五经，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请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谓太守：“贤婿非人也，是老鬼诈为庙神。今走至此，故来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请太守笔砚设案，巴乃作符。符成长啸，空中忽有人将符去，亦不见人形，一坐皆惊。符至，书生向妇涕泣曰：“去必死矣。”须臾，书生自赍符来至庭，见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复尔形。”应声即便为一狸，叩头乞活，巴教杀之，皆见空中刀下，狸头堕地。太守女已生一儿，复化为狸，亦杀之。巴去还豫章，郡多鬼，又多独足鬼，为百姓病。巴到后，更无此患，妖邪一时消灭。后征为尚书郎，正旦大会，巴后到，有酒容，赐百官酒，又不饮而西南向嚬之。

有司奏巴不敬。诏问巴。巴曰：“臣乡里以臣能治鬼护病，生为臣立庙。今旦有耆老，皆来臣庙中享，臣不能早饮（明钞本、陈校本饮作委）之，是以有酒容。臣适见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为尔救之。非敢不敬，当请诏问，虚诏抵罪。”乃发驿书问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后失火，须臾，有大雨三阵，从东北来，火乃止，雨着人皆作酒气。后一旦，忽大风雨，天地晦冥，对坐不相见，因失巴所在。寻闻巴还成都，与亲故别，称不更还。老幼皆于庙中送之。云：去时亦风雨晦冥。莫知去处也。（出《神仙传》）

栾巴是四川成都人，年轻时就爱好道术，不关心世间的事。当时的太守很恭敬地来见栾巴，请他屈就功曹的职务，太守以老师、朋友的礼仪接待栾巴。栾巴上任以后，有一天太守对栾巴说：“我听说你有道术，能不能让我看见一件新奇的事呢？”栾巴说：“可以。”说罢就端坐着退进墙壁里去了，墙上缓缓升起一团云气，片刻就看不见栾巴了。墙外的人则看见栾巴变成了一只虎，人们吓坏了。只见那虎一直跑回栾巴的府宅，人们跑去看虎时，虎已经又变成了栾巴了。后来栾巴被举荐为孝廉，被任命为郎中，又升任为豫章郡的太守。当时庐山庙里有个神，能在帐子后面和人谈话，喝酒时只见空中出现酒杯。人们都去庙中向这个神祈求佑护。这神能使江湖中兴起风来鼓动船帆，使分开走的船聚在一起。栾巴听说后就到庙里去，那神就不在了。栾巴说：“哪有什么神，不过是一个鬼怪来到庙里冒充天上的仙官。这鬼祸害百姓这么久，应该惩治他。这件事就由我亲自来办。如果不及时去除这个鬼怪，只怕他以后到处流窜，到处吃人供奉的祭品，白

白祸害老百姓。”于是栾巴在神坛上诚心地祷告天神，遍查天下的山川国土，搜寻鬼怪的踪迹。那鬼怪就逃到齐郡，变成一个书生，善于谈论四书五经，迷惑了齐郡的太守，太守竟把女儿嫁给了他。栾巴找到了这个鬼怪，就写了公文请太守捕住那个鬼怪。那鬼吓得不敢露面，栾巴就对太守说：“你的女婿不是人，是个冒充庙神的鬼，现在他来到你家，所以我来抓他。”太守叫他女婿出来，那鬼躲着不出来。栾巴说：“让他出来还不容易吗？”就让太守准备了笔砚和书桌，栾巴用笔写了一道符咒，写完后栾巴仰天长啸，空中忽然有人把符拿走，也看不见是谁拿走的，在场的人都十分惊讶。那道符来到书生面前，书生向他妻子哭泣说：“我这一去非死不可了！”片刻间，书生自己拿着符来到院里，看见栾巴就不敢靠近了。栾巴大喊一声：“老鬼还不现出原形来吗？”书生应声变成一只狸猫，不断地叩头求栾巴饶命。栾巴就命令把狸猫杀掉，只见空中落下一把刀把狸猫的头砍落在地上。太守的女儿已经生了个儿子，这时也现了原形变成一只狸猫，栾巴也把它杀掉了。栾巴回到豫章郡以后，郡里也在闹鬼，大多是独脚鬼，祸害百姓，栾巴一回本郡，郡里的鬼就都吓跑了，再也没有妖魔作怪。后来栾巴被皇帝征召为尚书郎。正月初一，宫中大设筵席犒劳群臣。栾巴比别人到的晚，但已有些醉意。皇帝在宴会上赠给文武百官御酒，栾巴不喝，把酒向西南方向喷了出去。有关的同衙向皇帝上奏说栾巴对皇上不敬。皇帝就召栾巴询问，栾巴说：“臣的家乡因为臣能除鬼治病，为臣立了‘生祠’祝福。今天早上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到臣的庙中来约臣喝酒，臣实在不能推脱，所以有点喝醉了。臣刚才看见西南方千里外的成都街上发生了火灾，就喷了一口酒救火，绝不是对皇上不敬。皇

上如不信就下诏询问成都是否失火，如果不是，臣愿抵罪。”于是皇帝下诏让驿使到成都查问。后来成都方面奏报说：“正月初一早饭后失火，不一会儿从东北来了三场大雨，火就灭了。雨落到人身上发出一股酒气。”后来有一天忽然风雨大作，天地昏暗，对面坐着也看不见人，栾巴也不知去了何处。不久听说栾巴回到成都，和亲朋好友告别，说以后不再回来了。家乡的男女老少都到他的“生祠”中送他。听说他离去时也是风雨交加天地昏暗，不知道去了哪里。

左 慈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明五经，兼通星气，见汉祚将衰，天下乱起，乃叹曰：“值此衰乱，官高者危，财多者死。当世荣华，不足贪也。”乃学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于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经》，能变化万端，不可胜记。魏曹公闻而召之，闭一石室中，使人守视，断谷期年，及出之，颜色如故。曹公自谓生民无不食道，而慈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杀之。慈已知，求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尔？”对曰：“欲见杀，故求去耳。”公曰：“无有此意，公却高其志，不苟相留也。”乃为设酒，曰：“今当远旷，乞分杯饮酒。”公曰：“善。”是时天寒，温酒尚热，慈拔道簪以挠酒，须臾，道簪都尽，如人磨墨。初，公闻慈求分杯饮酒，谓当使公先饮，以与慈耳，而拔道簪以画，杯酒中断，其间相去数寸。即饮半，半与公。公不善之，未即为饮，慈乞尽自饮之。饮毕，以杯掷屋栋，杯悬摇动，似飞鸟俯仰之状，若欲落而不落，举坐莫不视杯，良久乃坠，既而已失

慈矣。寻问之，还其所居。曹公遂益欲杀慈，试其能免死否。乃敕收慈，慈走入群羊中，而追者不分，乃数本羊，果余一口，乃知是慈化为羊也。追者语主人意，欲得见先生，暂还无怯也。俄而有大羊前跪而曰：“为审尔否？”吏相谓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于是群羊咸向吏言曰：“为审尔否？”由是吏亦不复知慈所在，乃止。后有知慈处者，告公，公又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隐，故示其神化耳。于是受执入狱。狱吏欲拷掠之，户中有一慈，户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公闻而愈恶之，使引出市杀之。须臾，忽失慈所在，乃闭市门而索。或不识慈者，问其状，言眇一目，著青葛巾青单衣，见此人便收之。及尔，一市中人皆眇目，著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见便杀。后有人见知，便斩以献公，公大喜，及至视之，乃一束茅，验其尸，亦亡处所。后有人从荆州来，见慈。刺史刘表，亦以慈为惑众，拟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见其术，乃徐徐去，因又诣表云：“有薄礼，愿以饷军。”表曰：“道人单侨，吾军人众，安能为济乎？”慈重道之，表使视之，有酒一斗，器盛，脯一束，而十人共举不胜。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请百人奉酒及脯，以赐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凡万余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尽，坐上又有宾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惊，无复害慈之意。数日，乃委表去，入东吴。有徐堕者，有道术，居丹徒，慈过之。堕门下宾客，车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见牛在杨树杪行，适上树即不见，下即复见行树上。又车毂皆生荆棘，长一尺，斫之不断，推之不动。客大惧，即报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见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后须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

是左公过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诸客分布逐之，及慈，罗布叩头谢之。慈意解，即遣还去。及至，车牛等各复如故。慈见吴主孙讨逆，复欲杀之。后出游，请慈俱行，使慈行于马前，欲自后刺杀之。慈在马前，著木履，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讨逆着鞭策马，操兵逐之，终不能及。讨逆知其有术，乃止。后慈以意告葛仙公，言当入霍山，合九转丹，遂乃仙去。（出《神仙传》）

左慈字元放，江西庐江人。他精通五经，也懂得占星术，从星象中预测出汉朝的气数将尽，国运衰落，天下将要大乱，就感叹地说：“在这乱世中，官位高的更难保自身，钱财多的更容易死。所以世间的荣华富贵绝不能贪图啊！”于是左慈开始学道，对“奇门遁甲”也很精通，能够驱使鬼神，坐着变出美味佳肴。他在天柱山精修苦炼道术，在一个石洞中得到一部《九丹金液经》，学会了使自己变化万端的方术，法术很多记也记不过来。三国时魏国的曹操听说后，把左慈召了去，关在一个石屋里，派人监视，一年没给他饭吃，过了一年才把他放出来，见他仍是原来的模样。曹操认为世上的人没有不吃饭的道理，左慈竟然一年不吃饭，一定是妖邪的旁门左道，非要杀掉他。曹操一起杀左慈的念头左慈就知道了，就向曹操请求放他一条老命，让他回家。曹操说：“为什么如此急着走呢？”左慈说：“你要杀我，所以我请求你放我走。”曹操说：“哪里哪里，我怎么会杀你呢。既然你有高洁的志向，我就不强留你了。”曹操为左慈设酒宴饯行，左慈说：“我就要远行了，请求和您分杯喝酒。”曹操同意了。当时天

气很冷，酒正在火上浸着，左慈拔下头上的道簪搅和酒，片刻间道簪都溶在了酒中就像磨墨时墨溶入水中一样。一开始，曹操见左慈要求喝“分杯酒”，以为是自己先喝半杯然后再给左慈喝自己剩的半杯，没想到左慈先用道簪把自己的酒杯划了一下，酒杯就分成了两半，两半中都有酒，相隔着好几寸。左慈先喝了一半，把另一半杯子给了曹操。曹操不太高兴，没有马上喝，左慈就向曹操要过来自己都喝了。喝完把杯子往房梁上一扔，杯子在房梁上悬空摇动，像一只鸟将向地上俯冲前的姿势，要落又不落，宴席上的客人都抬头看那酒杯，好半天杯子才落下来，但左慈也不见了。一打听，说左慈已回了他自己的居处，这一来曹操更想杀掉左慈，想试试左慈能不能逃过一死。曹操下令逮捕左慈，左慈钻进羊群中，追捕他的人分不清，就查羊的原数，果然多出了一只，知道左慈变成了羊。追捕的人就传达曹操的意思，说曹操只是想见见左慈，请左慈不要害怕。这时有一只大羊走上前跪着说：“你们看看我是不是呢？”追捕的人们互相说：“这个跪着的羊一定就是左慈了！”就想把这羊抓走。但这时所有的羊都跪下说：“你们看看我是不是呢？”这样一来追捕的人真弄不清哪只羊是左慈了，只好拉倒。后来有知道左慈去处的人密告给曹操，曹操又派人去抓，一抓就抓到了。其实并不是左慈不能隐遁脱逃，是故意要给曹操见识一下他的变化之术。于是左慈让抓他的人绑上投入监狱。典狱官打算拷问左慈，却发现屋里有个左慈，屋外也有个左慈，不知哪一个是真左慈。曹操知道后更加怀恨，就命令把左慈绑到刑场杀掉。左慈却突然在刑场上消失了。于是命令紧闭城门大肆搜捕。有些搜捕者说不认识左慈，官员就告诉说左慈一只眼是瞎的，穿着青色葛布衣扎着葛布头巾，见到这样的人

就抓。不一会儿，全城的人都变成了瞎一只眼穿青葛布衣扎葛巾的人，谁也无法分辨哪个是左慈。曹操就下令扩大搜捕的范围，只要抓住就杀掉。后来有人见到了左慈，就杀了献给曹操，曹操大喜，尸体运到一看，竟是一捆茅草，再到杀左慈的地方找尸体，已经不见了。后来有人说在荆州看见了左慈，当时当荆州刺史的刘表也认为左慈是个惑乱人心的妖道，打算将他抓住杀掉。刘表带着兵马出来炫耀，左慈知道刘表是想看看他有什么道术，就慢慢走到刘表面前说：“我有些微薄的礼物想犒劳你的军队。”刘表说：“你这个道士孤身一人，我的人马这么多，你能犒劳得过来吗？”左慈又重说了一遍，刘表就派人去看是什么礼物，见只有一斗酒和一小扎肉干，但十个人抬也没抬动。左慈就自己把干肉拿来，把肉一片片削落在地上，请一百个人拿酒和干肉分发给士兵。每个士兵三杯酒一片肉干。肉干吃起来和平常的味道一样，一万多士兵都吃饱喝足，但酒器中的酒一点也没少，肉干也没吃光，刘表的一千多宾客也都喝得大醉。刘表大吃一惊，打消了杀害左慈的意思。几天后，左慈离开刘表走了。他到了东吴的丹徒县，听说丹徒有个有道术的人叫徐璜，就去登门拜访。徐璜门前有六七个宾客，还停着六七辆牛车。宾客骗左慈说徐璜不在家。左慈知道宾客骗他，就告辞走了。左慈走后，宾客们就看见牛车在杨树梢上走，爬到树上再看，牛车却没有了。下了树，就见牛车又在树上走。还有的牛车轮子中心的圆孔里长出了一尺长的荆棘，砍都砍不断，推车又推不动。宾客们大惊失色，急忙跑去报告徐璜，说有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头来访，我们见他是个凡俗之辈，就骗他说主人不在，老头走后，牛和车就发生了这种怪事，不知是怎么回事。徐璜一听说：“啊呀，这是左慈公来拜访我，你

们怎么能骗他呢！快点追也许能追回来的。”于是宾客们分散开去追，追上左慈后都向他磕头谢罪。左慈消了气，就让客人们回去，他们回去一看，牛和车都恢复了原样。左慈拜见了吴国君主孙策，孙策也想杀左慈。孙策有一次想从后面给他一刀。左慈穿着木鞋拿着个竹杖慢慢地走，孙策在后面手持兵器追赶却总也追不上，这才知道左慈有道术，不敢再杀他。后来左慈告诉葛仙公说他要进霍山炼九转丹，后来终于成仙而去。

大茅君

大茅君盈。南至句曲之山。汉元寿二年，八月己酉，南岳真人赤君、西城王君及诸青童并从王母降于盈室。顷之，天皇大帝遣绣衣使者冷广子期赐盈神玺玉章，大微帝君遣三天左宫御史管修条赐盈八龙锦与紫羽华衣，太上大道君遣协晨大夫叔门赐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铃，金阙圣君命太极真人正一止玄、王郎、王忠、鲍丘等赐盈以四节咽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讖，使盈食芝佩玺，服衣玉冠。带符握铃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节隐芝者，位为真卿；食金阙玉芝者，位为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为司禄；食长曜双飞者，位为司命真伯；食夜光洞草者，总主在左御史之任。子尽食之矣，寿齐天地，位为司命上真，东岳上卿，统吴越之神仙，综江左之山源矣。”言毕，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车服降于其庭，传太帝之命，赐紫玉之版，黄金刻书九锡之文，拜盈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事毕俱去。王母及盈师西城王君，为盈设天厨酣宴，歌玄灵之曲。宴罢，王母携王君及盈，省顾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茅衷

《太霄隐书》、《丹景道精》等四部宝经。王母执《太霄隐书》，命侍女张灵子执交信之盟，以授于盈、固及衷，事讫，西王母升天而去。其后紫虚元君、魏华存夫人请斋于阳洛之山隐元之台，西王母与金阙圣君降于台中，乘八景之舆，同诣清虚上宫，传《玉清隐书》四卷，以授华存。是时三元夫人冯双珠、紫阳左仙公石路成、太极高仙伯、延盖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虚真人、南岳真人、赤松子、桐柏真人王乔等三十余真，各歌太极阴歌之曲。王母为之歌曰：“驾我八景舆，欵然入玉清。龙群拂霄上，虎旆揖朱兵。逍遥玄津际，万流无暂停。哀此去留会，劫尽天地倾。当寻无中景，不死亦不生。体彼自然道，寂观合太冥。南岳拟贞干，玉英耀颖精。有任靡其事，虚心自受灵。嘉会降河曲，相与乐未央。”王母歌毕，三元夫人答歌亦毕，王母及三元夫人、紫阳左公、太极仙伯、清灵王君，乃携南岳魏华存同去，东南行，俱诣天台、霍山，过句曲之金坛，宴太元真人茅升（明钞本、陈校本、许刻本升作叔）申于华易洞天。留华存于霍山洞宫玉宇之下，众真皆从王母升还龟台矣。（出《集仙传》）

大茅君，名叫盈。曾南行到句曲山。汉哀帝元寿二年八月己酉这天，南岳真人赤君、西城王君和诸多的仙童侍从着西王母降临到茅盈家。不一会儿，天皇大帝派了绣衣使者冷广、子期赐给茅盈一枚神玺玉制图章，大微帝君派任三天左官御史的管修条赐给茅盈八龙锦缎和紫羽做的华丽衣裳，太上大道君派任协晨大夫的叔门赐给茅盈一个铸有金虎真的流金铃，金阙圣君命太极真人、正一止玄、王郎、王忠、鲍丘等赐给茅盈一只四节咽胎流明

神芝。四位大神的使者授赏之后，让茅盈吃了灵芝，佩戴上玉玺，穿上紫羽绣衣戴上玉符，带上金虎真符握着金铃站好，告诉茅盈：“吃了四节灵芝的官位就可做到真卿，吃了金阙玉芝的就是司命，吃了流明金英的就是司禄，吃了长曜双飞的，官位就是司命真伯；吃了夜光洞草的，就会长期任左御史。现在上面说的这些你都吃了，你将寿比天地，官位是司命上真兼东岳上卿。你将统领吴越的神仙，管辖江左的山脉河流。”说罢使者们都走了。五帝君又把大茅君应该穿的各种官服和应乘用的车马降在他院中，并传达泰山帝君的命令，赐给茅盈紫玉笏板和刻着君王赏给大臣九种器物目录的金板，拜茅盈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和太元真人，然后也都走了。西王母和茅盈的仙师西城王君为茅盈摆下天宫厨房做的美味佳肴和茅盈一同宴饮，席间还有仙人唱天宫的仙曲。宴会结束后，王母带着王君和茅盈看望茅盈的两个弟弟，向他俩传授了修炼道术的秘诀。王母命上元夫人授给茅盈的弟弟茅固、茅衷《太霄隐书》、《丹景道精》等四部宝经。王母手拿着《太霄隐书》，命侍女张灵子拿着表明学道决心的盟约授给茅盈弟兄三人，然后西王母升天而去。后来，紫虚元君和魏华存夫人请茅盈到阳洛山上的隐元台吃素宴，西王母和金阙圣君又降临到隐元台，他们乘着绘有八景图案的车一同到清虚上宫，把《玉清隐书》四卷授给魏华存夫人。当时，三元夫人冯双珠、紫阳左仙石路成、太极高仙伯、延盖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虚真人、赤松子、桐柏真人王乔等三十多位大仙都分别唱了太极太阴的歌曲。西王母也唱道，“驾我八景舆，欵然入玉清。龙群拂霄上，虎旒扈朱兵。逍遥玄津际，万流无暂停。哀此去留会，劫尽天地倾。当寻无中景，不死亦不生。体彼自然道，寂欢合太冥。南岳拟贞

干，玉英耀颖精。有任靡其事，虚心自受灵。嘉会降河曲，相与乐未央。”西王母唱完后，三元夫人也答唱了一首。王母和三元夫人、紫阳左公、太极仙伯、清灵王君这些仙人就带着南岳的魏华存夫人一同向东南走去，到了天台山、霍山，经过句曲山的金坛时，宴请了太元真人茅升申，宴席设在华易洞天。后来把魏华存夫人留在霍山洞宫的玉宇下面，众位神仙就都跟着王母驾云返回龟台去了。

太平广记卷第十二 神仙十二

壶 公 荀子训 董 奉 李常在

壶 公

壶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军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余卷，皆出自公、故总名“壶公符”。时汝南有费长房者，为市掾，忽见公从远方来，入市卖药。人莫识之，卖药口不二价，治病皆愈。语买人曰：服此药必吐某物，某日当愈。事无不效。其钱日收数万，便施与市中贫乏饥冻者，唯留三五十。常悬一空壶于屋上，日入之后，公跳入壶中。人莫能见，唯长房楼上见之，知非常人也。长房乃日日自扫公座前地，及供馔物，公受而不辞。如此积久，长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长房笃信，谓房曰：“至暮无人时更来。”长房如其言即往，公语房曰：“见我跳入壶中时，卿便可效我跳，自当得入。”长房依言，果不觉已入。入后不复是壶，唯见仙宫世界。楼观重门阁道，公左右侍者数十人。公语房曰：“我仙人也，昔处天曹，以公事不勤见责，因谪人间耳。卿可教，故得见我。”长房下座顿首曰：“肉人无知，积罪却厚，幸谬见哀悯，犹入剖棺布气。生枯起朽。但恐

臭秽顽弊，不任驱使。若见哀怜，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审尔大佳，勿语人也。”公后诣长房于楼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饮之。”酒在楼下，长房使人取之，不能举盎，至数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以一指提上。与房公饮之，酒器如拳许大，饮之至暮不竭。告长房曰：“我某日当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复言，欲使亲着不觉知去，当有何计？”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与房，戒之曰：“卿以竹归家，便可称病，以此竹杖置卿所卧处，默然便来。”房如公言。去后，家人见房已死，尸在床。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房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留房于群虎中，虎磨牙张口欲噬房，房不惧。明日，又内于石室中，头上有一方石，广数丈，以茅绯悬之，又诸蛇来啮绳，绳即欲断，而长房自若。公至，抚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长房啖屎，兼蛆长寸许，异常臭恶。房难之，公乃叹谢遣之曰：“子不得仙道也。赐子为地上主者，可得寿数百岁。”为传封符一卷付之，曰：“带此可主诸鬼神，常称使者，可以治病消灾。”房忧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与之曰：“但骑此，得到家耳。”房骑竹杖辞去，忽如睡觉，已到家。家人谓是鬼，具述前事，乃发棺视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骑竹杖，弃葛陂中，视之乃青龙耳。初去至归谓一日，推问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无不愈者。每与人同坐共语，常呵责嗔怒，问其故，曰：“嗔鬼耳。”时汝南有鬼怪，岁辄数来郡中，来时从骑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内外，尔乃还去，甚以为患。房因诣府厅事，正值此鬼来到府门前。府君驰入，独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叫呼曰，便捉前鬼来。乃下车伏庭前，叩头乞曰改过。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温良，无故导从，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复真形。”鬼须臾成

大鳖，如车轮，头长丈余。房又令复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与葛陂君，鬼叩头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视之，乃见符札立陂边，鬼以头（明钞本、陈校本头作颈）绕树而死。房后到东海，东海大旱三年。谓请两者曰：“东海神君前来淫葛陂夫人，吾系之，辞状不测，脱然忘之，遂致之旱，吾今当赦之，令其行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术，能缩地脉，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复舒如旧也。（出《神仙传》）

壶公是一位道教真人，不知他凡间的姓名叫什么。当今世上所有的召军符和召鬼神、治疾病的玉府符共二十多卷，都出自壶公之手，所以总称为“壶公符”。当时河南汝南有个当市掾的人叫费长房，忽然看见壶公从远方来到街上卖药。人们都不认识壶公，他卖药不许还价，他的药服后不管什么病都能治好。壶公把药卖出之后，总要嘱咐买药的人，说服了药之后会吐出什么东西，哪一天病会好，他说的话每一次都很应验。他每天卖药都能挣好几万钱，然后就把钱施舍给街上那些饥寒贫穷的人，只留下三五十个钱。经常把一个空壶挂在屋顶上，太阳落山之后，他就跳进壶里。这事谁也没发现，只有费长房在楼上看见了，由此而知壶公不是凡人。费长房就天天清扫壶公的屋子，供给壶公吃的东西，壶公并不推辞。日子长了费长房仍坚持不懈地照常扫地供食，也不敢对壶公有所请求。壶公看出来费长房心地很虔诚，有一次就对他说：“到晚上没人的时候你到我这儿来吧。”费长房晚上来到壶公屋里，壶公对他说：“你看我跳进壶里时，你也和我一样跳。”费长房照他的话一跳，果然不知不觉地已在壶中了。进

去后才发现不是壶，而是进入了一个神仙的世界。只见楼台殿阁林立，还看见壶公带着好几十个随从。壶公对费长房说：“我是神仙，当年在天界因为处理公务不够勤勉，受到上界的责备把我贬到人间。我看你有道根可以受教，才让你接近我。”费长房立刻离座下拜磕头说：“我这俗人凡胎十分愚昧，积下了很多罪孽，幸亏得到你的怜悯关怀，就像劈开棺木给死尸送去仙气，使枯朽的尸骨起死回生。我只怕自己愚笨顽劣，不能为大仙效力。如果大仙继续指引点化，真是我百世难遇的大幸啊！”壶公说：“我看你这人很不错，但你千万不许泄露天机。”壶公后来上楼去看费长房，对他说：“我这里有点酒，咱们俩喝几杯吧。”壶公的酒在楼下装在一个酒坛里，费长房就让人到楼下取来，但几十个人也抬不动那坛子，只好来告诉壶公，壶公下楼去，用一个手指把酒坛子拎到楼上来了。两个人对饮，酒器只有拳头大，但喝到天黑也喝不尽。壶公告诉费长房：“我不久要回上仙界，你愿意和我同去吗？”费长房说：“可还用说？不过我想让家里人不要发现我出走，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壶公说：“这很简单。”他就给了费长房一支青竹杖，告诫他说：“你拿这支竹杖归家后，就对家人说你病了，然后把竹杖放在你的床上，就悄悄到我这里来。”费长房按照壶公的话做了，离开家后，京里人见费长房已死在床上了。其实床上的尸首就是壶公的那支竹杖，家人痛哭后就把费长房埋葬了。费长房跟着壶公，恍恍惚惚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壶公故意把他放在一群虎中，老虎张牙舞爪要吃掉他，他也没害怕。第二天，壶公又把费长房关在一个石洞里，头顶上用草绳挂着一块几丈宽的大石头，又让几条蛇咬那草绳，绳眼看要断了，下面的费长房仍泰然自若。壶公来到石洞看见这情景，就安

抚他说：“你可以受教学道了。”后来壶公又让费长房吃屎，屎里还有一寸多长的蛆，又臭又脏，费长房这次可为了难。壶公就打发他回去，对他说，“看来你还是得不了仙道啊。我让你当地上的人瑞吧，可以活好几百岁。”说罢给了他一卷封着的符说：“你有了这符就能驱使鬼神，长期当天神的使者，还可以治病消灾。”费长房担心到不了家，壶公又给他一支竹杖，说骑着它就可以到家了。费长房骑上竹杖，忽然像大梦初醒，一看已经在家里了。家里以为他是鬼，他就详细讲述了经过，家人去墓地打开棺材一看，里面只是一支竹杖，这才相信了他的话。费长房骑回来的那支竹杖扔在草滩，一看原来是一条青龙。费长房说他从离家到回来只是一天的事，家里人一算，已是一年了。费长房就带着符收鬼治病，没有治不好的。有时他和病人坐着谈话，忽然就大声呵斥起来，客人奇怪地问怎么回事，他说刚才是呵斥鬼呢。当时汝南有个妖怪，一年里要到郡里来几回，来时带着骑马的随从，变成太守的样子，进到太守府内敲动堂鼓，然后在府内外转悠，随后就走了，太守十分讨厌也没办法。恰好费长房进太守府，那鬼怪也来到府门前。太守跑进府内，只把费长房留在大厅里。鬼怪知道后不敢进府，费长房就大喊一声：“把那个鬼给我抓起来。”鬼吓得赶快下车趴在大厅前，不停地磕头乞求，保证改过。费长房喝斥道：“你这个该死的老鬼，不老老实实呆在阴曹，竟敢带着随从冒犯官府，该不该死？还不快现出原形来？”鬼立现了原形变成一只大乌龟，身子有车轮大，头有一丈多长。费长房又让它变成人形，交给鬼一道竹符，命他把符送交葛陂君，鬼流泪磕头而去。费长房派人在后面看，只是竹符在草滩下，鬼把颈子缠在树上死了。费长房后来到东海郡，东海郡已经三年大旱。费长

房对求雨的人们说：“东海神君前来奸淫葛陂君的夫人，被我扣压了，因为没有核查他的口供，我也忙得忘记了处理，结果造成这里久旱，现在我立刻放掉他让他马上行雨。”接着果然下起了大雨。费长房有神术能把大地缩成一小块，千里之远的情景就在眼前，放开就又恢复原状了。

蓟子训

蓟子训者，齐人也。少尝仕州郡，举孝廉，除郎中。又从军，除驸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乡里时，唯行信让，与人从事。如此三百余年，颜色不老，人怪之。好事者追随之，不见其所常服药物也。性好清淡，常闲居读《易》，小小作文，皆有意义。见比屋抱婴儿，训求抱之，失手堕地，儿即死。邻家素尊敬子训，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瘞之。后二十余日，子训往问之曰：“复思儿否？”邻曰：“小儿相命，应不合成人，死已积日，不能复思也。”子训因外出，抱儿还其家。其家谓是死，不敢受。子训曰：“但取之无苦，故是汝本儿也。”儿识其母，见而欣笑，欲母取之，抱，犹疑不信。子训既去，夫妇共视所埋儿，棺中唯有一泥儿，长六七寸。此儿遂得长成。诸老人须发毕白者，子训但与之对坐共语，宿昔之间，明旦皆黑矣。京师责人闻之，莫不虚心谒见，无缘致之。有年少与子训邻居，为太学生。诸贵人作计，共呼太学生谓之曰：“子勤苦读书，欲规富贵，但召得子训来，使汝可不劳而得矣。”生许诺。便归事子训，洒扫供侍左右数百日。子训知意，谓生曰：“卿非学道，焉能如此？”生尚讳之，子训曰：“汝何不以实对，妄为虚饰，吾已具知卿意。诸贵人欲见我，我

岂以一行之劳，而使卿不获荣位乎。汝可还京，吾某日当往。”生甚喜，辞至京，与贵人具说。某日子训当到，至期未发，生父母来诣子训。子训曰：“汝恐吾忘，使汝儿失信不仕邪？吾今食后即发。”半日乃行二千里。既至，生急往拜迎，子训问曰：“谁欲见我？”生曰：“欲见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当自来也。”子训曰：“吾千里不倦，岂惜寸步乎？欲见者，语之令各绝宾客，吾明日当各诣宅。”生如言告诸贵人，各自绝客洒扫，至时子训果来。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训。诸朝士各谓子训先到其家，明日至朝，各问子训何时到宅，二十三人所见皆同时，所服饰颜貌无异，唯所言语，随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师大惊异，其神变如此。诸贵人并欲诣子训，子训谓生曰：“诸贵人谓我重瞳八采，故欲见我。今见我矣，我亦无所能论道，吾去矣。”适出门，诸贵人冠盖塞路而来。生具言适去矣，东陌上乘骡者是也。各走马逐之不及，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许，终不能及，遂各罢还。子训至陈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时当去。”陈公问远近行乎，曰：“不复更还也。”陈公以葛布单衣一送之。至时，子训乃死，尸僵，手足交胸上，不可得伸，状如屈铁，尸作五香之芳气，达于巷陌，其气甚异。乃殡之棺中。未得出，棺中吸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顿伏良久，视其棺盖，乃分裂飞于空中，棺中无人，但遗一只履而已。须臾，闻陌上有人马萧鼓之声，径东而去，乃不复见。子训去后，陌上数十里，芳香百余日不歇也。（出《神仙传》）

蓟子训是齐人，青年时代曾在州、郡做过官，被举荐为孝廉，

任命为郎中。后来他又从军，被任命为驸马都尉。蓟子训有道术，但人们并不知道。他在家乡时，待人接物十分讲信义和礼让。蓟子训活到三百多岁仍不显老，人们十分奇怪，就有些好事的人追随在他周围，想探到一些长寿的奥秘，但是并没发现他服用什么长寿药物。他的性情爱好清淡，经常闲着没事研读《易经》，或写些短小的文章，文章虽短但涵义很深。有一次，他见邻居抱着一个小孩，他很喜爱，就要来抱着，没想到一失手把孩子掉在地上摔死了。邻居平常十分尊重蓟子训，没有太多地表露出悲痛，就把孩子埋了。过了二十多天，子训问邻居还想不想孩子，邻居说：“这孩子大概命中注定不该长大成人，死了这么多天，不再想他了。”子训就到外面去，把那孩子抱了回来。邻居以为是死孩儿，不敢要。子训说：“别担心，上还不敢相信。子训走后，邻居夫妇到坟地打开孩子的棺材看，只见棺中是一个泥娃娃，六七寸长”后来这孩子很好地长大成人。子训常常和一些白发老人同坐闲谈，过了一宿这里人的须发都变黑了。京城的一些达官贵人听说子训有道术，都虚心地来拜见，但很少能见到他本人。有个子训少年时的邻居现在是太学里的学生。一些贵人们就把他找来说：“你发奋读书，不就为了能求得富贵功名吗？只要你能把蓟子训为我们请来，我们可以让你毫不费力地得到富贵功名。”书生答应了。就从太学回到家乡，专门侍奉蓟子训，为他扫庭院跑腿效劳，这样干了好几百天。子训知道书生的用意，就对书生说：“你并不打算学道，却这样卖力气地侍奉我图个什么呢？”书生吞吞吐吐地不说实话。子训就直截了当地说：“你别掩饰了，就是不说我也知道你的意思，是那些贵人想见我一面才让你到我这儿来的。我怎么能硬不去见他们而误了你的功名前程呢？你回京城

去吧。我某天一定也去京城。”书生很高兴，告别了子训回到京城，告诉贵人们蓟子训某天会来京城见他们。到了约定的那天，子训并没动身去京城，书生的父母很着急，跑来问子训，子训说：“你们是怕我忘了去京城的事，使你儿子在贵人面前由于失信而得不到官位吧？我吃了饭就出发。”子训吃了饭就上路，半天工夫就走了二千里进了京城。书生听说后急忙迎接，子训问书生：“都是什么人要见我？”书生说：“想和先生见面的人太多了，他们怕白跑你家一趟，见不到你。他们知道你来到京城，定会不请自来的，你就坐等他们拜见吧。”子训说：“几千里地我都不嫌劳累，现在走几步路怕什么？你可以告诉那些想见我的人，让他们谢绝自己家中的宾客，我明天会到他们各家登门拜访的。”书生把子训的话告诉了所有的贵人们，他们都把家打扫干净，谢绝了宾客，专候蓟子训来访。第二天，蓟子训果然登门，二十三家每家都来了一位蓟子训。每位贵人都说蓟子训先到自己家，第二天上朝后，他们互相问蓟子训什么时候登的门，这才知道二十三家同时来了个蓟子训，服饰相貌一点也不差，只是说的话随着主人的问答而不相同。这一下京城里开了锅，都惊叹蓟子训的分身实在了不起。后来贵人们又想一同来拜访蓟子训，子训对那书生说：“那些贵人们都说我眼里有四个黑眼珠八种颜色，所以想见见我。他们不是见到我了吗？我既不是四个黑眼珠，也不会和他们谈论道术，他们还见我做什么呢？我该走了。”子训刚走，贵人们就乘车骑马来见子训，把大道都堵塞了。书生告诉贵人们蓟子训刚走，东边小路上骑骡子的那人就是。于是贵人们立刻骑马追赶子训，怎么追也追不上，追了半天也总是距子训的骡子一里来地，只好各自回来了。蓟子训有一次到陈公家说：“我明天中

午就走了。”陈公问他走多远，他说不再回来了。陈公送了一套葛布单衣给子训，到了第二天中午，荀子训就死了，尸体僵硬，手脚都叠放在胸上不能伸直，好像一块弯曲的铁器，尸体散发出很浓的香气，香味很怪，弥漫到街巷中。于是把他装殓入棺。还没等出殡，棺木中突然发出雷霆般的轰鸣，闪光把屋子庭院都照得通亮。守灵的人吓得趴在地上好半天，再看棺材，盖子已经裂开飞到空中，棺木中没有尸体，只剩下子训的一只鞋子。过了不久就听见大道上有人喊马嘶和箫鼓管弦的奏乐声，一直往东而去，不知去了哪里，荀子训走后，几十里大道上仍然飘着香气，一百多天仍然不散。

董 奉

董奉者，字君异，候官人也。吴先主时，有少年为奉本县长，见奉年四十余，不知其道。罢官去，后五十余年，复为他职，得经候官，诸故吏人皆老，而奉颜貌一如往日。问言“君得道邪？吾昔见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转少，何也？”奉曰：“偶然耳。”又杜燮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日，奉时在彼，乃往，与药三丸，内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举其头，摇而消之，须臾，手足似动，颜色渐还，半日乃能坐起，后四日乃能语。云：“死时奄忽如梦，见有十数乌衣人来，收燮上车去，入大赤门，径以付狱中。狱各一户，户才容一人，以燮内一户中，乃以土从外封塞之，不复见外光。忽闻户外人言云：‘太乙遣使来召杜燮’，又闻除其户土，良久引出。见有车马赤盖，三人共坐车上，一个持节，呼燮上车。将还至门而觉，燮遂活。”因起谢曰：“甚蒙大恩，

何以报效？”乃为奉起楼于庭中。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枣，饮少酒，夔一日三度设之。奉每来饮食，或如飞鸟，腾空来坐，食了飞去，人每不觉。如是一年余，辞夔去。夔涕泣留之不住，夔问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用船，唯要一棺器耳。”夔即为具之，至明日日中时，奉死，夔以其棺殓埋之。七日后，有人从容昌来，奉见嘱云：“为谢夔，好自爱理。”夔闻之，乃启殓发棺视之，唯存一帛。一面画作人形，一面丹书作符。后还豫章庐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病疾，垂死，载以诣奉，叩头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盖之，使勿动。病者云：“初闻一物来舐身，痛不可忍，无处不匝。量此舌广一尺许，气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往池中（明钞本池中作除巾），以水浴之，遣去，告云：“不久当愈，勿当风。”十数日，病者身赤无皮，甚痛，得水浴，痛即止。二十日，皮生即愈，身如凝脂。后忽大旱，县令丁士彦议曰：“闻董君有道，当能致雨。”乃自赍酒脯见奉，陈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视屋曰：“贫道屋皆见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但致雨，当为立架好屋。”明日，士彦自将人吏百余辈，运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拟数里取水。奉曰：“不须尔，暮当大雨。”乃止。至暮即大雨，高下皆平，方民大悦。奉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余万株，郁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群兽，游戏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后杏子大熟，于林中作一草仓，示时人曰：“欲买杏者，不须报奉，但将谷一器置仓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谷来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群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倾覆，至家量杏，一如谷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

之到家，啗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还奉，叩头谢过，乃却使活。奉每年货杏得谷，旋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斛。县令有女，为精邪所魅，医疗不效，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当以侍巾栉。奉然之，即召得一白鹄，长数丈，陆行诣病者门，奉使侍者斩之，女病即愈。奉遂纳女为妻，久无儿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独住，乃乞一女养之。年十余岁，奉一日竦身入云中去。妻与女犹存其宅，卖杏取给，有欺之者，虎还逐之。奉在人间三百余年乃去，颜状如三十时人也。（出《神仙传》）

董奉字君异，候官县人。吴先主时，有一个年轻人任候官县的长吏，见董奉当时有四十来岁，他不知道董奉有道术。后来这位长吏罢官走了，五十多年后又担任了另外的职务，经过候官县，见当年的同事都老了，而董奉的容貌似和五十年前一样。他就问董奉：“你是不是得了道呢？我当年看见你是这样，现在我已白发苍苍，可你却比当年还年轻，这是怎么回事？”董奉含糊地应了一句：“这是偶然的事罢了。”交州刺史杜燮得了暴病死去，已经停尸三天，正好董奉在交州，听说后就前去看望，把三个药丸放在死者嘴里，又给灌了些水，让人把死者的头捧起来摇动着让药丸溶化，不一会儿，杜燮的手脚就像能动，脸上有了活人的颜色，半日就能坐起来，四天后就能说话了。杜燮说：“我刚死的时候就像在梦中，看见来了十几个穿黑衣的人把我抓上车去，进了一个大红门把我塞进了监狱。监狱里都是小单间，一间里只能住一个人。他们把我塞进一个小单间里，用土把门封上，就看不见一点光亮了。我忽然听见门外有人说太乙真人派人来召

我，又听见有人挖开门上封的泥土，半天才把我弄出来。这时我看见有一辆支着红伞盖的马车，车上坐着三个人，有一个人拿着符节，招呼我上车。车把我送到家门口我醒了，就复活了。”杜燮向董奉跪拜说：“承蒙您救死复生的大恩，我该怎样报效呢？”于是他就给董奉在院里盖了一座楼侍奉他。董奉不吃别的东西，只吃干肉和枣，还能喝一点酒，杜燮就一天三次供奉肉、枣和酒。董奉每次进食都像鸟一样腾空来到座位，吃完了就飞走，别人常常无所察觉。这样过了一年多，董奉辞别离去。杜燮哭着挽留也留不住，就问董奉要去什么地方，要不要租买一条大船。董奉说：“我不要船，只要一具棺木就行了。”杜燮就准备了一具棺木。第二天中午董奉就死了，杜燮把他装殓后埋葬了。七天后，有个从容昌来的人捎话给杜燮，说董奉感谢他，望他多多珍重。杜燮知道董奉未死，就到墓地打开棺材，见里面只有一块绸子。绸子的一面画着个人形，另一面用朱砂画了道符。后来董奉回到豫章庐山下住，有一个人得了热病，快死了，用车拉着来见董奉，叩头哀求董奉救命。董奉让病人坐在一间屋子里，用五层布单子蒙上他，让他别动。病人说起初觉得一个什么动物舔他身子的每一个地方，使他疼痛难忍。这个东西的舌头好像有一尺多长，喘气像牛一样粗，不知是个什么玩艺儿。过了很久那东西走了。董奉就把病人身上的布单揭下来给他洗澡，然后就让他回家。董奉告诉病人不久就会好，注意不要受风。十几天后，病人身上的皮全脱掉了，全身通红十分疼痛，只有洗澡才能止痛。二十天后，病人身上长出新皮，病也好了，皮肤十分光滑，像凝结后的油脂。后来当地忽然大旱，县令丁士彦和官员们议论说：“听说董奉有道术，也许能降雨。”就亲自带了礼物拜见董奉，说了旱情。董奉

说：“下雨还不容易吗？”说着抬头看看自己的屋子后说：“贫道的屋子都露天了，我担心真来了雨我可怎么办。”县令立刻明白了，就说：“先生只要能行雨，我保证马上给你盖新房子。”第二天，县令自己带着官员民工一百多人，运来了竹子木材，屋架很快立起来了。但和泥没有水，打算到几里外去运水。董奉说：“不必了，今晚将有大雨。”他们就没去运水。到了晚上果然下起了大雨，水把高处低处的田地都灌平了，老百姓都高兴坏了。董奉住在山里不种田，天天给人治病也不取分文。得重病经他治好的，就让患者栽五棵杏树，病轻的治好后栽一棵，这样过了几年就栽了十万多株杏树，成了一大片杏林。他就让山中的鸟兽都在杏林中嬉戏，树下不生杂草，像是专门把草锄尽了一样。杏子熟后，他就在杏林里用草盖了一间仓房，并告诉人们，想要买杏的不用告诉他，只要拿一罐粮食倒进仓房，就可以装一罐杏子走。曾经有个人拿了很少的粮食，却装了很多的杏，这时杏林里的一群老虎突然吼叫着追了出来，那人听得捧着装杏的罐子急忙往回跑，由于惊惶逃命，一路上罐里的杏子掉出去不少。到家一看，剩下的杏正好和送去的粮食一样多。有时有人来偷杏，老虎就一直追到偷杏人的家中把他咬死，死者家的人知道是因为偷了杏，就赶快把杏拿来还给董奉，并磕头认罪，董奉就让死者复活。董奉每年把卖杏得来的粮食全部救济了贫困的人和在外赶路缺少路费的人，一年能散发出去两万斛粮食。县令有个女儿被鬼缠住，医治无效，就投奔董奉求治，并说如果治好了就把女儿许给董奉为妻。董奉答应了，就施起法术，召来了一条几丈长的白鳄鱼，鳄鱼自己在地上一路爬到县令家门口，董奉就让随从的人把鳄鱼杀死，县令女儿的病就好了。董奉就娶了县令的女儿，但很

久没有儿女。董奉经常外出，妻子一人在家很孤单，就收养了一个女孩。女孩长到十几岁后，有一天董奉腾空升入云中成仙而去了。他的妻子和养女仍然住在家里，靠卖杏维持生活，有敢欺骗她们母女的，老虎仍然追咬。董奉在人间三百多年才仙去，容貌仍像三十岁的人。

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术，百姓累世奉事。计其年，已四五百岁而不老，常如五十许人。治病，困者三日（日原作月，据明钞本改），微者一日愈。在家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去时从其弟子曾家孔家，各请一小儿，年皆十七八。家亦不知常在欲何去，即遣送之。常在以青竹杖度二儿，遣归置其家所卧之处。径还，勿与家人语。二子承教，以杖归家，家人了不见儿去。后乃各见死在床上，二家哀泣，殓埋之。百余日，弟子从郫县逢常在，将此二儿俱行，二儿与弟子泣语良久，各附书到。二家发棺视之，唯青竹杖耳，乃知非死。后三十余年，居地肺山。更娶妇。常在先妇儿乃往寻求之。未至十日，常在谓后妻曰：“吾儿欲来见寻，吾当去，可将金饼与之。”及至，求父所在，妇以金与之。儿曰：“父舍我去数十年，日夜思恋，闻父在此，故自远来覲省，不求财也。”乃止。三十日父不还，儿乃欺其母曰：“父不还，我去矣。”至外，藏于草间。常在还语妇曰：“此儿诈言如是，当还。汝语之，汝长不复须我，我在法不复与汝相见。”乃去。少顷儿果来，母语之如此。儿自知不复见其父，乃泣涕而去。后七十余年，常在忽去。弟子见在虎寿山下居，复娶妻。有父子，

世世见之如故，故号之曰“常在”。（出《神仙传》）

李常在是蜀郡人氏。年轻时就研究道术，好几代人都侍奉着他。计算他的年龄，已有四五百岁了。但从不见老，总像四五十岁的人。他经常给人治病，重病三天治好，病轻的一天就痊愈了。他有两儿一女，都已经娶妻嫁人，他就离家出走了。他走时带着他弟子曾某和孔某的两个儿子，都十七八岁。曾、孔两家并不知道李常在要去什么地方，就把两个孩子给李常在送去了。李常在交给两个孩子两支青竹杖、用竹杖超度他们，让他们先各回自己的家。把青竹杖放在自己的床上，然后就悄悄回来，不要对家里人说。两个孩子按照指示拿着竹杖回了家。家里人看见孩子一直没走，后来就发现死在自己床上。两家人十分悲痛的把孩子埋葬了。一百多天后，李常在的弟子在郫县遇见了李常在带着那两个死去的孩子一同走，两个孩子和常在的弟子哭着谈了很久，并各自给家里捎了信。孔、曾两家打开棺材，见里面只有一支青竹杖，这才知道儿子没有死。李常在三十年后住进地肺山中，又娶了一房妻室。他前妻的儿就出门去找李常在。常在当儿子来到前十天就对后妻说：“我儿子要来找我，我得出去躲一躲。他来以后，你把这金饼给他吧。”儿子到了以后，问后娘父亲去了哪里，后娘就把金饼给了他。儿子说：“我父亲扔下我出走好几十年了。我日夜想念他，听说他在这里，我才千里迢迢看望他，并不是来找他要钱的。”于是就住下了。过了一个月，李常在还没回来，儿子就骗他后娘说：“我父亲不回来，我就回去了。”儿子出去后藏在草丛里，李常在回来对后妻说：“我儿子骗你，他并没有走，还

会回来。他回来后你就对他说你已长大成人，不需要我抚养照料了，我一心修炼道术，不会再见他。”李常在向后妻交待完就去了。不大一会儿，儿子果然又回来了，后妻就把李常在的话转告给他。儿子知道再也见不到父亲，就哭着走了。七十多年后，李常在又离家出走。他的弟子见他在虎寿山下住，又娶了妻。当地人父子几代都看见他，总是不变老。所以称他为李常在。

太平广记卷第十三 神仙十三

茅 君 孔安国 尹 轨 介 象
苏仙公 成仙公 郭 璞 尹 思

茅 君

茅君者，幽州人。学道于齐，二十年道成归家。父母见之大怒曰：“汝不孝，不亲供养，寻求妖妄，流走四方。”欲笞之，茅君长跪谢曰：“某受命上天，当应得道，事不两遂，违远供养，虽日多无益，今乃能使家门平安，父母寿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之。适欲举杖，杖即摧成数十段，皆飞，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虑如此，邂逅中伤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死人罪重恶积，不可得生。横伤短折，即可起耳。”父使为之有验，茅君弟在宦至二千石，当之官，乡里送者数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虽不作二千石，亦当有神灵之职，某月某日当之官。”宾客皆曰：“愿奉送。”茅君曰：“顾肯送，诚君甚厚意。但当空来，不须有所损费，吾当有以供待之。”至期，宾客并至，大作宴会，皆青缣帐幄，下铺重白毡，奇饌异果，芬芳

罗列，妓女音乐，金石俱奏，声震天地，闻于数里。随从千余人，莫不醉饱。及迎官来，文官则朱衣素带数百人，武官则甲兵旌旗，器仗耀日，结营数里。茅君与父母亲族辞别，乃登羽盖车而去。麾幡蓊郁，骖虬驾虎，飞禽翔兽，跃覆其上，流云彩霞，霏霏绕其左右。去家十余里，忽然不见。远近为之立庙奉事之。茅君在帐中，与人言语，其出入，或发人马。或化为白鹤。人有病者，往请福，常煮鸡子十枚，以内帐中，须臾，一一掷出还之，归破之。若其中黄者，病人当愈。若有土者，即不愈。常以此为候。（出《神仙传》）

茅君是幽州人。在山东学道学了二十年终于学成。回家以后，父母看见他大怒说：“你这个不孝的东西，不好好侍奉我们，跑出去四处漂泊学什么鬼道术！”骂着不解气，还要鞭打茅君。茅君挺直了身子跪着赔罪说：“儿子受了上天之命，应该得道，学道和孝顺父母难以兼顾。虽然儿子长期远行没能供养二老，给双亲增添了烦恼，但如今儿子学成道术，就能使全家平安，使父母长寿。现在我已得道，不能再受你们的鞭打了。如果再鞭打我，恐怕会出大事的！”他父亲越听越来气，拿起拐杖就要打。可是刚要举起拐杖来，拐杖就断成了好几十节向四方飞去，像射出了很多箭头，射穿了墙壁，射断了房柱。他父亲吓得只好住手，茅君说：“我刚才说的怕出大事就是说的这个，怕无意中伤害了人。”他父亲问他：“你说得了道，那你能让死人复活吗？”茅君说：“死人一生中积累的罪孽深重，不可能复活。如果遭了横祸而死或短寿、夭折的，我可以让他复活。”他父亲不太相信，让

茅君验证一下。茅君的弟弟刚被任命为年俸两千石的官，赴任时好几百乡亲欢送，茅君也在场。他说：“我虽然没有在人间当上年俸两千石的官，但却会在仙界获得官职。某月某日，我也要到仙界去上任做官的。”宾客们都说：“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到时一定欢送。”茅君说：“如果真送我，我太感谢你们的盛情了。但我要求你们送我时不要破费，别给我带礼品。”到了茅公说的那天宾客们都来了。茅公大摆宴席，搭起了青布帐幕，地下铺着很厚的白毡子，席上罗列着珍奇的果品佳肴，发出阵阵的芳香气味，金钟、石磬奏起了美妙的音乐，声震天地，传到几里之外，舞伎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赏心悦目。在座的上千人都酒足饭饱十分痛快。后来，迎接茅公到仙界上任的官员们到了。好几百名文官都是大红袍腰系白玉带，武官们顶盔贯甲，旌旗飘扬，刀枪闪光，扎下了几里的营帐。茅君和父母乡亲们告别，登上了一辆有羽毛伞盖的车子，在前后旗幡蔽日，还有祥云缠绕天马、无角龙、白虎以及各种能飞的兽和鸟在车上翻飞腾跃，五色祥云缭绕蒸腾。欢迎的大队人马离家十多里以后就忽然消失了。从此以后，远近的百姓建了庙供奉茅公。茅公常常在庙中神座帐后和人对话，他每次来去，有时带着人马，有时则变成一只白鹤飞去飞来。有些生了病的人去请茅公施福诊治，他们常常煮十个鸡蛋，放进茅公的神帐里，不一会儿，鸡蛋就被茅公一个个扔出来。把鸡蛋带回去后打开看，如果鸡蛋里面是黄色的，病人就能痊愈。如果鸡蛋里面有泥土，病就不能好了，人们常常用这种办法来预测吉凶祸福。

孔安国

孔安国者，鲁人也。常行气服铅丹，年三百岁，色如童子。隐潜山，弟子随之数百人，每断谷入室，一年半复出，益少。其不入室，则饮食如常，与世人无异。安国为人沉重，尤宝惜道要。不肯轻传。其奉事者五六年，审其为人志性，乃传之。有陈伯者，安乐人也。求事安国，安国以为弟子。留三年，知其执信。乃谓之曰：“吾亦少更勤苦，寻求道术，无所不至，遂不能得神丹八石登天之法。唯受地仙之方，适可以不死。而昔事海滨渔父，渔父者，故越相范蠡也。乃易姓名隐，以避凶世。哀我有志，授我秘万服饵之法，以得度世。则大伍、司诚、子期、姜伯、涂山，皆千岁之后更少壮。吾受道以来，服药三百余年，以其一方授崔仲卿，卿年八十四，服来已三十三年矣，视其肌体气力甚健，须发不白，口齿完坚。子往与相见视之。”陈伯遂往事之，受其方，亦度世不老。又有张合妻，年五十，服之反如二十许人，一县怪之，八十六生一男。又教数人，皆四百岁，后入山去，亦有不度世者，由于房中之术故也。（出《神仙传》）

孔安国是山东人，经常练运气闭气，服用铅炼的丹，活到三百岁面容还像儿童。他隐居在潜山县山中。追随他的弟子有好几百。他常常绝食后关在屋里修身养性，一年半后才出屋，却变得更年轻了。如果不入室修炼，就和平常人一样的进食。没有什么和人不同之处。孔安国为人老成持重，尤其非常珍惜道术的秘

密，不肯轻易传授给别人。有个别侍奉他五六年的弟子，如果他认为这个弟子品格志向都很好，才把道术传授给他。有个叫陈伯的安乐县人，要求侍奉孔安国，安国就收他为弟子，考察了三年，看他学道的志向坚定，就对他说：“我从小就勤奋刻苦地寻求道术，什么地方都去过了，但仍没有得到‘八石登天’的神丹和成仙的方术，只得到了可成地仙的方术，只能不死而已。我过去曾拜一位海边的渔翁为师，这渔翁就是战国时越国的宰相范蠡。他改姓埋名以躲开乱世，在海边当了渔人。他看我修道志坚，传授给我服用丹药的秘方，使我能超脱人世。就是像大但、司诚、子期、姜伯、涂山这些人，都是活到千岁以上，而且越来越年轻。我得道以来服药三百多年，曾给过崔仲卿一个仙方，当时他八十四岁，已经服药三十三年了，我看他现在身体强壮精力充沛，头发胡须都不白，牙一颗也没掉，你可以去找崔仲卿向他学道。”于是陈伯就去侍奉崔仲卿，得到了他的仙方，结果也得以长生不老。还有一个叫张合的人，他妻子已经五十岁了，服了崔仲卿的药后，竟变成了二十多岁的人，八十六岁上又生了个儿子。孔安国又传授了几个人，都活到四百岁，后来都进山继续修炼去了。也有吃了仙药仍不能得道成仙的，那是由于他们夫妻房事没有节制的原因。

尹 轨

尹轨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学五经，尤明天文星气，河洛讖纬，无不精微。晚乃学道。常服黄精华，日三合，计年数百岁。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尝不效。腰佩漆竹筒十数枚，

中皆有药，言可辟兵疫。常与人一丸，令佩之。会世大乱，乡里多罹其难，唯此家免厄。又大疫时，或得粒许大涂门，则一家不病。弟子黄理，居陆浑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断木为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即印封之，虎即绝迹，到五里辄还。有怪鸟止屋上者，以白公度，公度为书一符，着鸟所鸣处。至夕，鸟伏死符下。或有人遭丧，当葬而贫，汲汲无以办。公度过省之，孝子逐说其孤苦，公度为之怆然，令求一片铅。公使入荆山，架小屋，于炉火中销铅，以所带药如米大，投铅中搅之，乃成好银。与之，告曰：“吾念汝贫困，不能营葬，故以拯救。慎勿多言也。”有人负官钱百万，身见收缚。公度于富人借数千钱与之，令致锡，得百两。复销之，以药方寸匕投之，成金，还官。后到太和山中仙去也。（出《神仙传》）

尹轨字公度，山西太原人。他精通《诗经》、《尚书》、《礼》、《易》、《春秋》这五经，尤其擅长天文星象和河洛图解方面的学问。晚年他专心学道。经常服用黄精粉，每天服三盒，已经活了上百岁。他常常预言天下的兴盛或衰亡，别人的安危吉凶，都非常灵验。尹轨平时腰里挂着十几个上了漆的小竹筒，里面全装的药，他说他的药可以使人免受兵祸和瘟疫之灾。有一次他给人一丸，让那人把药带在身上。当时世道很乱，那人的乡亲都遭到了祸事，只有那人免除了祸患。瘟疫流行时，如果能把尹轨的药一小粒涂在门上，全家就不会被传染上瘟疫。他有个弟子叫黄理，住在陆浑山中。山中有个老虎经常出来祸害人。尹轨让黄理把树锯成柱子，离他家五里的地方，在东西南北四方各埋一根木柱，

埋好后，尹度在柱子上打上封印，此地老虎便绝迹了。老虎如果来也是走到五里地埋柱子的地方就不敢再往前走。有一家屋上停着一只怪鸟，这家人来找尹轨，尹轨就写了一道符，让哪家人把符贴在怪鸟叫的地方。到了晚上哪怪鸟死在了符下。有一家死了人，由于太穷没法办理丧事。尹轨前去这家看望，孝子向他哭诉家中的困境，尹轨心里很难过，就让孝子找了一小块铅来。尹轨带着铅进了荆山，在山中搭了个小屋，在小屋中生起炉火把铅融化，然后把自己所带的药弄了米粒大的一点投进铅水里，搅了一阵，铅就变成了好银子。尹轨把银子送给那孝子，并对他说：“我可怜你家里太穷不能治丧，所以帮你一把。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我用铅炼银的事！”有个人欠了官府百万钱，官府要捉住他，尹轨就从富人那里借了几千钱给那人，让他买来一百两锡。尹轨把这一百两锡用火融化了，然后留了一方寸那么大一匙药投进去，锡就变成了一百两黄金，让他还给了官府。后来尹轨进了太和山（今在山西朔县）成仙而去。

介 象

介象者，字元则，会稽人也。学通五经，博览一（陈钞本、明校本一作百）家之言，能属文，后学道入东山。善度世禁气之术。能于茅上燃火煮鸡而不焦；令一里内人家炊不熟，鸡犬三日不鸣不吠；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隐形变化为草木鸟兽。闻有《五丹经》，周旋天下寻求之。不得其师，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惫极卧石上，有一虎往舐象额，象寤见虎，乃谓之曰：“天使汝来侍卫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试我，即疾去。”虎乃去，象入

山，谷上有石子，紫色，光绿甚好，大如鸡子，不可称数。乃取两枚。谷深不能前，乃还。于山中见一美女，年十五六许，颜色非常，被服五彩，盖神仙也。象乞长生之方，女曰：“子可送手中物着故处，乃可。汝未应取此物，吾故止待汝。”象送石还，见女子在前处，语象曰：“汝血食之气未尽，断谷三年更来，吾止此。”象归，断谷三年复往，见此女故在前处。乃以《还丹经》一首投象，告之曰：“得此便得仙，勿复他为也。”乃辞归。象常住弟子骆廷雅舍，帷下屏床中，有数生论左传义，不平。象傍闻之不能忍，乃忿然为决。书生知非常人，密表荐于吴主。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耳。”廷雅固留。吴王征至武昌，甚尊敬之，称为“介君”。诏令立宅，供帐皆是绮绣，遗黄金千镒。从象学隐形之术，试还后宫，出入闺闼，莫有见者。如此幻法，种种变化，不可胜数。后告言病，帝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奩赐象。象食之，须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时死，晡时已至建业，所赐梨付苑吏种之。吏后以表闻，先主即发棺视之，唯一符耳。帝思之，与立庙，时时躬往祭之。常有白鹤来集座上，迟回复去。后弟子见在盖竹山中，颜色转少。（出《神仙传》）

介象字元则，是会稽人。精通“五经”，博览诸子百家的著作，文章也写得好，后来进入东山学道。他擅长闭气术，得到了成仙的秘诀。他能点起茅草火煮鸡肉，鸡肉熟了茅草却没烧焦。他能做起法来让一里内的人家全都做不熟饭，让家家的鸡狗三天不会叫不会咬。他还能让全城的人都坐着动不了，能隐身，能把自己变成草木鸟兽。他听说有部《五丹经》对成仙特别重要，就

遍天下寻找这部经。他学道一直找不到仙师，就自己进山苦苦修炼，希望能遇见神仙。有一次累极了躺在山石上，有一只老虎来舔他的额头，他惊醒后对老虎说：“如果是天帝让你来保护我，你就留在我身边，如果是山神让你来考验我的胆量，你就快滚吧！”老虎就跑掉了。介象进山后，看见山谷中有很多鸡蛋大的紫色石头光彩夺目，就拣了两枚，因为山谷太深不能再往前走，就回来了。他在山里遇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美女，十分秀丽，穿着五彩的衣服，原来这位美女就是神仙。介象向仙女请教长生之道，仙女说：“你先把你手里的两个圆石子放回原处再说。因为你不应该得到那东西，所以我才在这里等着你哩。”介象把两块石头送回山谷，回来后见仙女还站在前面等他。仙女说：“你身上凡人的气味还没脱尽，回去绝食三年后再来，我仍在这里等你。”介象回家后，三年没吃五谷，然后又进了山，见那仙女果然还在原地站着。仙女把一卷《还丹经》给了他。并对他说：“你得了这卷仙经就能成仙了，不要再去找什么别的仙经道术了。”介象就辞别了仙女回去了。介象有一次住在弟子骆廷雅的家里，听到他帐外屏风后面的床榻上有几个书生在议论《左传》里的一些论点，争论得不分高下，谁也不服谁。介象看这几个书生这么浅薄，就忽然地为他们的争论作了结论。书生看出来介象不是一般人，就偷偷上表密奏给吴国的君主，推荐介象做官。介象知道后打算躲出去，说：“我最怕做官，官务缠身太不自由了。”骆廷雅苦苦挽留才留住了介象。吴王把介象召到武昌，对他非常尊重，尊称他为“介君”，并下诏给他盖了府宅，宅子里的帐幕都是绸缎锦绣，送给他上千镒黄金。吴王跟介象学会了隐形术，出入宫殿和嫔妃的内宫人们都看不见他。介象的这些变化的方术不可胜数。后来

介象说自己有病要求回去，吴王就让左右的侍从宫女送给介象一筐非常好的梨，介象吃了梨，立刻就死了，吴王就把他埋葬了。介象是中午时死的，下午却到了建业，介象把梨核交给管园林的官员种下，这官员就向吴王奏说介象未死。吴王打开棺材，里面只有一张符。吴王想念他就为他立了庙，常亲自去祭祀。常有白鹤飞来在庙中盘旋后飞走。后来他的弟子见他在盖竹山中，更加年轻了。

苏仙公

苏仙公者，桂阳人也，汉文帝时得道。先生早丧所怙，乡中以仁孝闻。宅在郡城东北，出入往来，不避燥湿。至于食物，不惮精粗。先生家贫，常自牧牛，与里中小儿，更日为牛郎。先生牧之，牛则徘徊侧近，不驱自归。余小儿牧牛，牛则四散，跨冈越险。诸儿问曰：“尔何术也？”先生曰：“非汝辈所知。”常乘一鹿。先生常与母共食，母曰：“食无鲋，他日可往市买也。”先生于是以箸插饭中，携钱而去，斯须即以鲋至。母食去（明钞本作未）毕，母曰：“何处买来？”对曰：“便县市也。”母曰：“便县去此百二十里，道途径险，往来遽至，汝欺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买鲋之时，见舅在市，与我语云，明日来此，请待舅至，以验虚实。”母遂宽之。明晓，舅果到。云昨见先生便县市买鲋。母即惊骇，方知其神异。先生曾持一竹杖，时人谓曰：“苏生竹杖，固是龙也。”数岁之后，先生洒扫门庭，修饰墙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仙侣当降。”俄顷之间，乃见天西北隅，紫云氤氲，有数十白鹤，飞翔其中，翩翩然降于苏氏之门，

皆化为少年，仪形端美，如十八九岁人，怡然轻举。先生敛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当仙，被召有期，仪卫已至，当违色养，即便拜辞。”母子歔歔。母曰：“汝去之后，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檐边桔树，可以代养，井水一升，桔叶一枚，可疗一人。兼封一柜留之，有所阙之，可以扣柜言之，所须当至，慎勿开也。”言毕即出门，踟蹰顾望，耸身入云，紫云捧足，众鹤翱翔，遂升云汉而去。来年，果有疾疫，远近悉求母疗之，皆以水及桔叶，无不愈者。有所阙乏，即扣柜，所须即至。三年之后，母心疑，因即开之，见双白鹤飞去。自后扣之。无复有应。母年百余岁，一旦无疾而终。乡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礼。葬后，忽见州东北牛脾山，紫云盖上，有号哭之声，咸知苏君之神也。郡守乡人，皆就山吊慰，但闻哭声，不见其形。郡守乡人，苦请相见，空中答曰：“出俗日久，形容殊凡，若当露见，诚恐惊怪。”固请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细毛，异常人也。因请郡守乡人曰：“远劳见慰，途径险阻，可从直路而还，不须回顾。”言毕，即见桥亘岭傍，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官吏辄回顾，遂失桥所，堕落江滨，乃见一赤龙于脚下，宛转而去。先生哭处，有桂竹两枝，无风自扫，其地恒净。三年之后，无复哭声，因见白马常在岭上，遂改牛脾山为白马岭。自后有白鹤来止郡城东北楼上，人或挟弹弹之，鹤以爪攫楼板，似漆书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来归，吾是苏君弹何为？”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礼于仙公之故第也。（出《神仙传》）

又一说云：苏耽者，桂阳人也。少以至孝著称，母食欲得鱼羹，耽出湖。（明钞本湖作湘）州市买，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顷便返。耽叔父为州吏，于市见耽，因书还家，家人大惊。耽后白

母，耽受命应仙，方违远供养，以两盘留家中。若须食，扣小盘；欲得钱帛，扣大盘，是所须皆立至。乡里共怪其如此，白官，遣吏检盘无物，而耽母用之如神。先是，耽初去时云：“今年大疫，死者略半，家中井水，饮之无恙。”果如所言，阖门元吉。母年百余岁终，闻山上有人哭声，服除乃止。百姓为之立祠。（出《洞神传》）

苏仙公是桂阳人，汉文帝时得道。他早年丧父，在乡亲中以仁义孝敬闻名。他家住桂阳城东北，每天奔波劳累，不管是阴天还是酷热的暑天。吃饭也从不挑食，粗茶淡饭就很满足了。他曾经放过牛，和邻居孩子轮流当牧童。苏仙公放牛时，牛都不离他身边左右，到了晚上不用驱赶牛群就自己回家。其他的小牧童放牛，牛就四处乱跑，奔到山岗和峡谷里去了。孩子们问苏仙公有什么高招使牛不散，先生说：“这不该让你们知道。”先生常乘着一头鹿。有一次他和母亲一起吃饭，母亲说：“我想吃鲈鱼，明天你到街上买几条吧。”先生听后立刻把筷子放在饭里拿着钱走了，不一会儿就把鲈鱼买来了。他母亲边吃边问是从哪儿买来的鱼，先生说是从县城街上买的。母亲说：“咱家离县城一百二十里远，还尽是险峻的小路，你这么快就去了又回来怎么可能呢？你不是骗我吧？”说完就要用棍子打他。先生给母亲跪下说：“我买鱼的时候在街上碰见了舅舅，他说明天要到咱家来，等明天他来后母亲一问就知道了。”母亲就没有打他。第二天早上舅舅果然到家来了，说昨天看见先生在县城街上买鲈鱼。母亲听后又惊奇又害怕，这才知道儿子是神人。先生曾拿着一个竹杖，当时

的人都说，苏仙公的竹杖其实是一条龙。几年之后，苏仙公有一天清扫院子和门外，修理房子和院墙，有朋友问他这是要请什么人来做客，苏仙公回答说神仙要降临了。过了不久，只见天空西北角下紫云翻滚，有几十只白鹤在云中飞翔，然后翩翩然降在苏家门前，白鹤都变成了俊美的少年，仪态潇洒，都是十七八岁，神态自若举止很有风度。苏仙公很郑重地上前迎接，然后对母亲跪着说：“儿子受天命当成仙而去，接我的仪杖已经来了，我就要走了，今后不能再供养母亲了！”说罢就向母亲叩拜辞别，母子二人都悲伤哭泣起来。母亲说：“你走之后，我将依靠谁啊！”先生说：“明年天下将发生瘟疫，咱家院里的井水和房子旁的桔树都能替儿子养活母亲，母亲只要打一升井水摘一片桔叶，就能救活一个得瘟疫的人。我还给母亲留了一个柜子，如果缺什么东西，您只要敲敲柜子告诉它，它就可以把您要的东西给您送来。柜子我封住了，请母亲千万别打开它。”说完就出了大门，几次徘徊回头看母亲，然后耸身腾空入云而去，只见他脚踏紫云，鹤群在他左右翻飞，一直升上天空消失了。第二年果然发生了瘟疫，远近的病人都来求苏仙公的母亲治病，母亲就用井水和桔叶给他们治疗，没有治不好的。如果缺什么东西，母亲就敲柜子，所要的东西立刻就来。三年之后，母亲因为好奇心太盛，就把柜子打开了，只见两只白鹤从柜子里飞走了，以后再敲柜子，就不灵了。母亲活了一百多岁，有一天没什么病就去世了。乡亲们按世俗的礼仪把她埋葬了。埋葬以后，忽然看见州的东北牛脾山头被紫云覆盖，云中传出号哭的声音，都知道这是苏仙公在哭他的母亲。郡里的太守和老百姓就都来到山下祭祀凭吊，但是只听见苏仙公的哭声看不见他本人，老百姓就苦苦请求和苏仙公见上一

面，只听苏仙公在云中说：“我脱离人间很久了，已经不是在人世时的模样，如果现形相见，怕你们会害怕的。”乡亲们还是苦苦哀求，苏仙公就露出半边脸一只手，脸上和手上都长满了细毛，的确和凡人不一样。苏仙公就对太守和百姓们说：“有劳你们走了这么崎岖的山路来慰问我，你们回去时就不要走山路了，我让你们走大路回去，但千万不要回头看。”话音刚落，只见一座大桥从山中延伸出来一直通到郡城，人们就从桥上往城里走。人们都走到城门口之后，有一个官员在桥上回头看了一下，那大桥突然堕落在江边消失了，同时见一条青龙在人们脚下盘旋腾空而去。苏仙公哭母亲的地方长出两枝桂竹，就是没风桂竹也俯下来不断地拂扫地面，使地面长久保持洁净。三年之后，云中再也听不见苏仙公的哭声了，但常看见一只白马立在山头，大家就把牛脾山改为白马岭了。后来有一只白鹤飞来，停在郡城东北的城楼上，有人用弹弓打那白鹤，白鹤就用爪子抓楼上的横匾，爪子的印迹好像是写下的漆字，大意是：“城还是旧城，人已不是原来的人了。我一万八千年回来看一次，我是苏仙公，你为什么要用弹弓打我呢？”至今凡是修道的人每到六十年甲子这一天，都要到苏仙公的故居烧香礼拜。

还有一种传说。说苏耽是桂阳人，少年时以特别孝顺闻名，他母亲想吃鱼汤，苏耽就到湖州街上去买，离家一千四百里，立刻就回来了。他的叔父是州里的官员，在湖州街上遇见了他，就写信告诉他家，家里人大惊。后来苏耽告诉母亲说他要成仙升天，不能亲自供奉，走时留下两个盘子。母亲要吃饭就敲小盘，要用钱就敲大盘，果然所要的都应声而至。乡亲们都觉得十分奇怪，就报告了官府，官府派人验看，盘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苏

耽的母亲用它才好使。苏耽走前对母亲：“今年要有大瘟疫，要死一半人，家里的井水，喝了就不会得病。”结果苏耽的预言完全应验，全家平安地度过了瘟疫。苏耽的母亲一百多岁去世，人们听见山上有苏耽的哭声，一直哭到为母亲穿三年孝服后哭声才停。后来百姓们为苏耽修了祠庙供奉苏耽。

成仙公

成仙公者，讳武丁，桂阳临武乌里人也。后汉时年十三，身长七尺。为县小吏，有异姿，少言大度，不附人，人谓之痴。少有经学，不授于师，但有自然之性。时先被使京，还过长沙郡，投邮舍不及，遂宿于野树下，忽闻树上人语云：“向长沙市药。”平旦视之，乃二白鹤，仙公异之。遂往市，见二人罩白伞，相从而行。先生遂呼之设食。食讫便去，曾不顾谢。先生乃随之行数里，二人顾见先生，语曰：“子有何求而随不止？”先生曰：“仆少出陋贱，闻君有济生之术，是以侍从耳。”二人相向而笑，遂出玉函，看素书，果有武丁姓名，于是与药二丸，令服之。二人语先生曰：“君当得地仙。”遂令还家。明照万物，兽声鸟鸣，悉能解之。先生到家后，县使送饷府君。府君周听，有知人之鉴，见先生，呼曰：“汝何姓名也？”对曰：“姓成名武丁，县司小吏。”府君异之，乃留在左右。久之，署为文学主簿。尝与众共坐，闻群雀鸣而笑之。众问其故，答曰：“市东车翻覆米，群雀相呼往食。”遣视之，信然也。时郡中寮吏豪族，皆怪不应引寒小之人、以乱职位。府君曰：“此非卿辈知也。”经旬曰：“乃与先生居阁直。至年初元会之日，三百余人，令先生行酒。酒巡遍讫，先生

忽以杯酒向东南嚥之，众客愕然怪之。府君曰：“必有所以。”因问其故。先生曰：“临武县火，以此救之。”众客皆笑。明日司议上事，称武丁不敬，即遣使往临武县验之。县人张济上书，称“元日庆集饮酒，晡时火忽延烧厅事，从西北起，时天气清澄，南风极烈。见阵云自西北直耸而上，径止县，大雨，火即灭，雨中皆有酒气。”众疑异之，乃知先生盖非凡人也。后府君令先生出郡城西，立宅居止，只有母一小弟及两小儿。比及二年，先生告病，四宿而殒，府君自临殡之。经两日，犹未成服，先生友人从临武来，于武昌冈上，逢先生乘白骡西行。友人问曰：“日将暮，何所之也？”答曰：“暂往迷溪。斯须却返。我去，向来忘大刀在户侧，履在鸡栖上，可过语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闻哭声，大惊曰：“吾向来于武昌冈逢先生共语，云暂至迷溪，斯须当返，令过语家人，收刀并履，何得尔乎？”其家人云：“刀履并入棺中，那应在外？”即以此事往启府君。府君遵令发棺视之，不复见尸，棺中唯一青竹杖，长七尺许。方知先生托形仙去。时人谓先生乘骡于武昌冈，乃改为骡冈，在郡西十里也。（出《神仙传》）

成仙公名叫武丁，是桂阳郡临武县乌里人。后汉时他才十三岁，就身高七尺了。他当时在县衙当个小官吏，但风度潇洒，心胸宽广，沉默寡言，也从不依附什么有势力的人，常被人看作傻子。他少年时就对道家经典有研究，没有经人指点过，但由于天性聪慧而无师自通。有一次他被派到京城出差，回来后经过长沙郡时，没赶上到驿站住宿，就在野外一棵树下休息。忽然他听见树上有人说：“到长沙买药去……”到了早晨，他抬头一看，见

树上有两只白鹤，心里很奇怪，就到长沙街上去了。在街上他看见两个人打着白伞一起走。成仙公就请他俩吃饭。吃完了饭，那两个人连道谢都不道谢就走了。仙公就跟着他俩走了几里地，两个人回头看见仙公，就问：“你一直跟着我们，是有什么要求吗？”仙公说：“我是个很卑陋的人，听说你们有道术，所以才追随你们。”两个人相视一笑，就拿出一个玉石匣子中的本子翻看，见上面果然有仙公武丁的名字，于是就给了他两枚药丸让他吃下去。两个人对仙公说：“你应该得道成为地仙。”然后就让他回家。从此仙公能洞悉世间万物的奥秘，连野兽的吼叫和鸟儿的鸣声他都能听懂。仙公到家以后，县里让他给府君送礼品。府君名叫周昕，特别能识别人才，看见仙公就问他的姓名，仙公回答说姓成叫武丁，在县里当小吏。府君很赏识他，就把他留在身边，后来任命他当文学主簿。有时仙公和同僚们在一起坐着闲谈，听见一群麻雀叫，仙公就笑了起来。大家问他笑什么，他说，东街有辆车翻了，车上的米洒了一地，麻雀们互相招呼要到那里去吃米呢。”派人到东街看，真像仙公说的一样。当时郡府中有些官员瞧不起仙公，怨怪府君不该把仙公这样出身微贱的人破格提拔到郡府里来。府君说：“这不是你们能知道的事。”过了十几天，府君干脆把仙公请到自己的府宅同住。到了年初官员们团拜宴会的那天，三百多人聚会宴饮，让仙公行酒令。酒令行了一巡时，仙公忽然喝了一杯酒向东南方向喷去，满座人都惊讶地责怪他，只有府君说：“他这样做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就问仙公怎么回事。仙公说：“临武县城失火了，我喷酒是为了救火。”宾客们都嘲笑他。第二天司仪官向上司报告说仙公在宴会上的行为是大不敬，府君就派人到临武县去调查。结果临为县的张济上书说：

“正月初一县府举办节日宴会，下午三点多钟县衙忽然起了大火，火从西北方向烧起。当时天气很好，南风很猛，火势越来越大。忽然看见西北天空涌起阵阵乌云，一直向县城卷来，接着下起了大雨，把火浇灭，雨水中散发出阵阵酒气。”大家更加惊奇了，这才知道成仙公不是凡人。后来府君给成仙公在郡城西盖了府宅，请他搬进去住，仙公就和母亲、弟弟和两个孩子搬了进去。这样过了两年，仙公向府君告病，四天后就死了，府君亲自主持了他的葬礼。两天后，丧服还没有脱，仙公的朋友从临武到郡里来，说他在武昌的山岗上遇见成仙公骑着白骡子往西走。他问仙公：“天快黑了，你要去哪里？”仙公说：“我到迷溪去一趟，很快就回来。我走时把大刀忘在了我家门旁，还有一双鞋放在鸡窝上，你回去给我家里人捎信让他们收好。”朋友来到仙公家，听到一片哭声，大吃一惊说：“我刚在武昌岗上和仙公相遇，还谈了半天话，他说他到迷溪去一趟很快就回来，还让我告诉家里把他的刀和鞋收起来，怎么能说他死了呢？”家里人说：“刀和鞋都在他棺材里，怎么能在外面呢？”他们把这事报告给府君，府君就命令打开棺材，尸首不见了，只有一支青竹七尺多长，这才知道成仙公脱离肉身升仙了。人们把他骑骡走过的武昌岗改名叫骡岗，骡岗就在郡城西面十里的地方。

郭 璞

郭璞字景纯，河东人也。周识博闻，有出世之道鉴，天文地理，龟书龙图，爻象讖纬，安墓卜宅，莫不穷微。善测人鬼之情状。李弘、范林明道论（明钞本林上有翰字），景纯善于遥寄，缀

文之士，皆同宗之。晋中兴，王导受其成旨，以建国社稷。璞尽规矩制度，仰范太微星辰，俯则河洛黄图，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助者矣。王敦镇南州。欲谋大逆，乃召璞为佐。时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问太史：“王敦果得天下邪？”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单骑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与璞食，璞久之不白敦。敦惊曰：“吾今同议定大计，卿何不即言？”璞曰：“向见日月星辰之精灵，五岳四海之神祇，皆为道从翌卫，下官震悸失守，不即得白将军。”敦使闻，谓是小奚戏马。检定非也，遣三十骑追，不及。敦曰：“吾昨夜梦在石头城外江中，扶犁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扶犁耕，亦自不成反，反亦无所成。”敦怒谓璞曰：“卿命尽几何？”璞曰：“下官命尽今日。”敦诛璞。江水暴上市。璞尸（明钞本无尸字）出城南坑，见璞家载棺器及送终之具，已在坑侧，两松树间上有鹊巢，璞逆报家书所言也。谓伍伯曰：“吾年十三时，于栅塘脱袍与汝，吾命应在汝手中，可用吾刀。”伍伯感昔念惠，衔涕行法。殡后三日，南州市人，见璞货其平生服饰，与相识共语，非但一人。敦不信，开棺无尸。璞得兵解之道。今为水仙伯，注《山海经》、《夏小正》、《尔雅》、《方言》，著《游仙诗》、《江赋》、《卜繇》、《客傲》、《洞林云》。《晋书》有传。（出《神仙传》）

郭璞字景纯，河东郡人。他见识很广，博学多闻，懂得超脱凡节的道学真谛，对于天文地理、大禹时神龟背上六十五个字的“洛书”，龙马从黄河中负出的“河图”、占卜、星象、预言未来的《讖书》和《纬书》、以及给阴宅和阳宅看风水定位置，他没

有不懂的。他还善于观测人鬼的情状。李弘、范翰林明道论，景纯善于遥寄，作学问的人都以他为宗师，晋代中兴时，丞相王导接受了他们的学说，作为建国家保社稷的理论基础。郭璞精通国家的制度规范，他仰知天上星辰对帝王的佑护，下知《洛书》、《河图》对社稷的保障，认为帝王的大业如成，必须有天神的佑助。丞相王导的表弟王敦当时任荆州和江州刺史。想要造反推翻晋元帝，就召郭璞辅佐他。当时晋明帝才十五岁。有一天，明帝召来了朝臣们，问太史说：“你看王敦造反能得天下吗？”太史说：“王敦只是想挟制天下，并不能得天下。”于是明帝骑上一匹马，换了衣服，一个人进了姑熟城。当时王敦正和郭璞一起吃饭，郭璞始终一言不发。王敦生气地问，“我请你来是和你商定夺天下的大计，你怎么总不说话？”郭璞说：“我刚刚看见天上的日月星辰的精灵和地上五岳四海的神仙都侍卫着一个人进了姑熟城，我十分震惊，走了神儿，才没和你说话。”王敦就非让郭璞说清楚是怎么回事。郭璞就骗王敦说：“我刚才就是说有一个小奴仆在姑熟街上跑马嬉耍呢。”王敦越想越不对，觉得郭璞说的绝不是这个意思，就派了三十名骑兵去追，到底没追上。王敦又问郭璞：“我昨夜做了个梦，梦见我在石头城外的江中扶犁耕田，请你算一算是吉是凶？”郭璞说：“在江里耕田，意思是不能反，反也不会成事。”王敦大怒，又问郭璞：“你算算你什么时候死？”郭璞说：“我算过了，今天我就会死！”王敦就杀了郭璞。郭璞刚被杀，江水就暴涨进了街市。郭璞的尸体被冲到城南一个坑内，就看见他家中早就在墓地准备好了棺木和送终的用品，两棵松树上有个鹊鸟的窝，这是因为郭璞事先就写信告诉家里，说他某日某时会杀，将葬在有鸟窝的两棵松树下，所以家人才按他信上说的把

棺木运到他指定的地点。郭璞被杀前对行刑的刽子手说：“我十三岁那年，在栅塘脱下袍子送给你，那时我就知道我的命应该送在你手里，只是请你用我的刀杀我吧。”刽子手感念过去郭璞对他的恩惠，流着泪行了刑。郭璞埋葬后三天，南州街上的人看见他卖自己过去穿的衣服，并和认识的人交谈，不只一个人见到了郭璞。王敦听说后不相信，打开郭璞的棺材一看，里面根本没有尸首。这是因为郭璞借兵解成仙去了。现在郭璞作了水仙伯，注解过《山海经》、《夏小正》、《尔雅》、《方言》，他的著作有《游仙诗》、《江赋》、《卜繇》、《客傲》、《洞林云》等等。《晋书》中有他的传记。

尹 思

尹思者，字小龙，安定人也。晋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坐屋中，遣儿视月中有异物否。儿曰：“今年当大水，中有一人被蓑带剑。”思目视之曰：“将有乱卒至。”儿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带甲仗矛。当大乱三十年，复当小清耳。”后果如其言。（出《神仙传》）

尹思字小龙，安定人。晋代元康五年正月十五的夜晚，尹思坐在屋里，让他的儿子出去看看月亮里有没有不正常的东西。儿子看后对他说：“今年会发大水，月亮里有一个披着蓑衣佩着宝剑的人。”尹思看了看月亮说：“你说得不对。今年将有乱兵祸害百姓。”儿子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月亮里的那个人不是披着

蓑衣，而是披着铠甲执着长矛。天下将会大乱三十年，然后才能稍稍太平一些。”后来果然像尹思说的那样。

太平广记卷第十四 神仙十四

刘子南 郭文 嵩山叟 许真君
吴真君 万宝常 李 笙

刘子南

刘子南者，乃汉冠军将军武威太守也。从道士尹公，受务成子萤火丸，辟疾病疫气、百鬼虎狼、虺蛇蜂蛰诸毒，及五兵白刃、贼盗凶害。用雄黄（明钞本雄黄下有雌黄二字）各二两；萤火、鬼箭蒺藜各一两；铁槌柄烧令焦黑；锻灶中灰、羚羊角各一分半，研如粉面，以鸡子黄并丹雄鸡冠血，丸如杏仁大者。以三角绛囊盛五丸，常带左臂上，从军者系腰中，居家悬户上，辟盗贼诸毒物。子南合而佩之。永平十二年，于武威界遇虏，大战败绩，余众奔溃，独为寇所围。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马数尺，矢辄堕地，终不能中伤。虏以为神人也，乃解围而去。子南以教其子及兄弟为军者，皆未尝被伤，喜得其验，传世宝之。汉末，青牛道士封君达得之，以传安定皇甫隆，隆授魏武帝，乃稍传于人间。一名“冠军丸”，亦名武威丸，今载在《千金翼》中。（出《神仙感遇传》）

刘子南是汉代的冠军将军武威郡的太守。他跟道士尹公学道，学会了务成子“萤火丸”的制法。这萤火丸能祛除疾病疫疠、虎狼妖魔、毒蛇蜂蝎和五种兵器的刀伤和盗贼的侵害。药丸的制法是用雄黄、雌黄各二两；萤火鬼、箭簇藜各一两；用铁槌的柄把它们烧成焦炭；炼铁炉中的灰和黑色的羊角各一分半加在一起研成粉状，用鸡蛋黄和红鸡冠子上的血调和后作成杏仁大小药丸。用三角形的红布袋装进五个药丸，平时常戴在左臂上；当兵的就系在腰间；住家就挂在门上，就可以避盗贼和各种毒物。刘子南制好了药丸，就经常佩带在身上。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刘子南带兵在为威郡边界遇到胡人侵犯，一场大战后刘子南兵败，他的部队被击溃四处逃散，他一个人被敌人危围。敌人射来的箭像雨一样密，但离刘子南的战马几尺远的地方箭就纷纷落地，一点也没伤着他。胡人以为他是神人，就解围撤兵而去。刘子南把萤火丸给他在军队中的儿子和兄弟，他们也同样没受过伤，都为药丸的灵验而高兴，当成传世珍宝。汉代末年青牛道士封君达得了这药方，就传给了安定的皇甫隆，皇甫隆传给了魏武帝，才渐渐传到百姓中。这种药丸也叫“冠军丸”或“武威丸”，在《千金翼方》中有记载。

郭 文

郭文，字文举，洛阳人也，《晋书》有传。隐余杭天柱山，或居大壁岩。太和真人曾降其室，授以冲真之道。晦迹潜形，世所不知。有虎张口至石室前，若有所告。文举以手探虎喉中得骨，

去之。明日，虎衔一死鹿致石室之外，自此虎常驯扰于左右，亦可抚而牵之。文举出山，虎必随焉，虽在城市众人之中，虎俯首随行，不敢肆暴，如犬羊耳，或以书策致其背上，亦负而行。文尝采木实竹叶，以货盐米，置于筐中，虎负而随之。晋帝闻之，征诣阙下，问曰：“先生驯虎有术邪？”对曰：“自然耳。人无害兽之心，兽无伤人之意，何必术为？抚我则后，虎犹民也；虐我则仇，民犹虎也。理民与驯虎，亦何异哉？”帝高其言，拜官不就，归隐鰲亭山，得道而去。后人于其卧床席下，得翦叶，书金雄诗金雌记，其言皆当时讖词。其蜕如蛇也。（出《神仙拾遗》）。

郭文字文举，是洛阳人，《晋书》中有他的传记。他隐居在余杭的天柱山，住在山中的大壁岩的石洞中。太和真人曾降临到他的石洞，教给他“冲淡虚静，养真修性”的修道方法。从此郭文更加潜心善性隐遁不出，世间的人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曾经有一只老虎张着嘴来到他的石屋前，好像有什么事求他做。郭文就把手伸到虎的喉中，原来虎喉里卡了一块骨头，郭文把骨头掏了出来。第二天，那只虎叼着一只死鹿来到室前献给郭文。从此这虎就常常驯服地随在郭文身旁，郭文可以随意抚摸它或牵着他走。郭文如果出山，虎一定跟着他，就是来到城里的街上的人群中，老虎也是像狗或羊一样低着头跟郭文走，从来不露凶相，有时郭文把刻写了文字的竹简放在虎背上，虎就驮着走。郭文有时采了山果竹叶装在筐里，让老虎驮着跟随他到街上去换米、盐。皇上听说后，把他召进宫来，问他用什么方术驯服了老虎，郭文回答说：“我只是顺应着自然的规律而已。人没有害兽之心，

兽也就不会有伤人之意，何必用什么方术呢？你抚爱老虎，老虎就追随你，老虎和老百姓是一样的，你虐待我，我就和你为仇，老百姓也就是老虎啊。治理百性和驯服猛虎，有什么不同呢？”皇上认为郭文的话说得非常好，就想让他在朝里做官，但郭文推辞不干，进了鰲亭山，隐居起来，后来得道仙去。后来有人在他的床席下发现了一些小蒲叶，蒲叶上写的都是当时预卜吉凶的卦词。郭文成仙后，家里还留下了他的皮，就像蛇蜕的皮一样。

嵩山叟

嵩山叟，晋时人也。世说云，嵩山北有大穴，莫测其深浅，百姓每岁游观其上，叟尝误堕穴中，同辈冀其傥不死，投食于穴。堕者得而食之，巡穴而行，十许日，忽旷然见明，有草屋一区。中有二仙对棋，局下有数杯白饮，堕者告以饥渴，棋者与之饮。饮毕，气力十倍。棋者曰：“汝欲留此否？”答不愿停。棋者教云：“从此西行数十步，有大井，井中多怪异，慎勿畏之，必投身井中，自当得出。若饥，可取井中物食之。”如其言入井，中多蛟龙，然见叟辄避其路，于是随井而行。井中物如青泥而香美，食之了不饥。半年许，乃出蜀青城山，因得归洛下。问张举（明钞本、陈校本举作华），举曰：“此仙馆丈夫，所饮者玉浆，所食者龙穴石髓。子其得仙者乎？”遂寻洞却往，不知所之。《玄中记》云，蜀郡青城山有洞穴，分为三道，西北通昆仑。茅君传云，青城是第五洞九仙宝室之天，周回二千里，十洞天之一也，入山十里得至焉。（出《神仙拾遗》）

晋代时，嵩山有个老翁。据人们传说嵩山北坡有个大洞，不知道有多深，老百姓到嵩山游玩时，这个老翁失足掉进了洞里，洞上面的人希望他不致于摔死，就往洞里扔了些吃的东西。洞底的老翁吃了些东西，就顺着洞底往西走，走了十几天。忽然前面一片光明，只有一间草屋，屋里有两个仙人对坐下围棋，棋枰旁有几杯白水，老翁对仙人说他又渴又饿，仙人就把水给他喝。老翁喝完后，觉得浑身增长了无尽的力气。下棋的仙人问老翁愿不愿留下来，老翁说不愿意留在这里，仙人告诉老翁说：“从这儿往西走几十步，有口大井，井里有很多怪物，你别害怕，一定要跳到井里去，自然会出来的。如果你饿了，可以吃井里的东西。”老翁听了仙人的话，跳进了井中，井里有很多蛟龙，但看见老翁后，都给他让路，于是老翁就在井里往前走。井里到处都是黑泥一样的东西，但气味很芬芳，吃了以后就一点也不饿了。老翁走了半年多走出了大井，一看，来到了四川青城山，然后就回到了洛阳。老翁问张举是怎么回事，张举说：“你遇到的那两个人是仙馆丈夫，他们下棋时喝的是玉浆，你吃的井中黑泥就是龙穴石髓。你大概是得了仙道了吧？”于是又去找那个洞，打算再去找仙人，然而再也找不到那洞了。《玄中记》里说，四川青城山中有个洞穴，里面有三条路，西北的一条路通昆仑山。茅君也在他的文章里说，青城山洞是第五洞，它是九仙宝室的天界，周围两千里，是天界的十大洞天之一，进山十里就能找到那个洞。

许真君

许真君名逊，字敬之，本汝南人也。祖琰，父肃，世慕至道。

东晋尚书郎迈，散骑常侍护军长史穆，皆真君之族子也。真君弱冠，师大洞君吴猛，传《三清法要》。乡举孝廉，拜蜀旌阳令，寻以晋室焚乱，弃官东归。因与吴君同游江左，会王敦作乱。真君乃假为符竹，求谒于敦，盖将欲止敦之暴，以存晋室也。一日，真君与郭璞同候于敦，敦蓄怒以见之，谓真君曰：“孤昨得一梦，拟请先生圆之，可乎？”真君曰：“请大将军具述。”敦曰：“孤梦将一木，上破其天，孤禅帝位，果十全乎？”许君曰：“此梦固非得吉。”敦曰：“请问其说。”真君曰：“木上破天，是未字也，明公未可妄动，晋祚固未衰耳。”王敦怒，因令郭璞筮之。卦成，景纯曰：“无成。”又问其寿，璞曰：“明公若起事，祸将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又问曰：“卿寿几何？”璞曰：“余寿尽今日。”敦怒，令武士执璞出，将赴刑焉。是时，二真君方与敦饮酒，许君掷杯梁上，飞绕梁间。敦等举目看杯，许君坐中隐身。于是南出晋关，抵庐江口，因召船师，载往钟陵。是时，船师曰：“我虽有此船，且无人力乘驾，无由载君。”真君曰：“汝但以船载我，我当自与行船。”仍谓船师曰：“汝宜入船，闭门深隐，若闻船行疾速，不得辄有潜窥。”于是腾舟离水，凌空入云。真君谈论端坐，顷刻之间，已抵庐山金阙洞之西北紫霄峰顶。真君意欲暂过洞中，龙行既低，其船拽拨林木，戛刺响骇，其声异常，舟师不免偷目潜窥。二龙知人见之，峰顶委舟而去，真君谓船师曰：“汝违吾教，惊触二龙，委弃此船万仞峰顶。吾缘贪与众真除荡妖害，暂须离此，游涉江湖。汝既失船，徒返人世，汝可隐此紫霄峰上，游览匡庐。”示之以服饵灵草之门，指之以遁迹地仙之术。由是舟师之船底，遗迹尚存。后于豫章遇一少年，容仪修整，自称慎郎。许君与之谈话，知非人类，指顾之

间，少年告去。真君谓门人曰：“适来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为洪水所害，若非翦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识之，潜于龙沙洲北，化为黄牛。真君以道眼遥观，谓弟子施大王曰：“彼之精怪，化作黄牛，我今化其身为黑牛，仍以手巾挂膊，将以认之。汝见牛奔斗，当以剑截彼（彼原作后，据陈校本改）。”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顷，果见黑牛奔趁黄牛而来，大王以剑挥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许君所化黑牛，趁后亦入井内。其蜃精复从此井奔走，径归潭州，却化为人。先是，蜃精化为美少年，聪明爽隼，而又富于宝货。知潭州刺史贾玉，有女端丽，欲求贵婿以匹之。蜃精乃广用财宝，赂遗贾公亲近，遂获为伉俪焉。自后与妻于衙署后院而居。每至春夏之间，常求旅游江湖，归则珍宝财货，数余万计，贾使君之亲姻僮仆，莫不赖之而成豪富。至是，蜃精一身空归，且云，被盗所伤。举家叹惋之际，典客者报云，有道流姓许字敬之，求见使君。贾公遽见之。真君谓贾公曰：“闻君有贵婿，略请见之。”贾公乃命慎即出与道流相见。慎郎怖畏，托疾潜藏。真君厉声而言曰，“此是江湖害物，蛟蜃老魅，焉敢遁形！”于是蜃精复变本形，宛转堂下，寻为吏兵所杀。真君又令将其二子出，以水喂之，即化为小蜃。妻贾氏，几欲变身，父母恳真君，遂与神符救疗。仍令穿其宅下丈余，已旁亘无际矣。真君谓贾玉曰：“汝家骨肉几为鱼鳖也，今须速移，不得暂停。”贾玉仓皇徙居，俄顷之间，官舍崩没，白浪腾涌。即今旧迹宛然在焉。真君以东晋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于洪州西山，举家四十二口，拔宅上升而去。唯有石函、药臼各一所，车轂一具，与真君所御锦帐，复自云中堕于故宅，乡人因于其地置“游帷观”焉。（出《十二真君传》）

许真君名许逊，字敬之，河南汝南县人。他祖父许琰，父亲许肃也都很热心于道术。东晋的尚书郎许迈，当散骑长侍护军长史的许穆，都是真君的同族。真君少年时就拜大洞君吴猛为师，吴猛传授给他修道的《三清法要》。后来通过乡试举荐为孝廉，被任命为四川旌阳令，后来由于晋朝宫廷混乱，真君辞去了官职由洛东归回河南家乡。归途中和吴君一同游江左。正赶上晋室宰相王导的堂兄王敦造反，真君就故意写了一道假符去见王敦，想要制止王敦造反，以维护晋朝皇室。这天，许真君和郭璞一起求见王敦，王敦忍着怒气对真君说：“本帅昨晚做了一个梦，想请先给我圆一圆，怎么样？”真君让王敦说是个什么梦，王敦说：“本帅梦见自己持着一根木杆捅破了天，我接替晋朝没有任何问题了吧？”许真君说：“我看这梦很不吉利。”王敦说：“你给我讲讲怎么个不吉利？”真君说：“‘木’字的上刺破了‘天’，这是个‘未’字，我看你不能轻举妄动，因为晋朝的气数并没有衰落呢。”王敦大怒，又叫郭璞算卦。郭璞算完卦后对王敦说：“你做皇帝的事成不了。”王敦让郭璞算一算他的寿数，郭璞说：“你要起兵篡位，不久将大祸临头，如果仍留在武昌当你的江南刺史，就会长寿。”王敦大怒，故意问郭璞：“你算算你什么时候死呢？”郭璞说：“我的死期就是今天了。”王敦当即就让武士把郭璞拉出去绑赴刑场。当时，二位真君正和王敦一块喝酒，许真君突然把酒杯扔到房梁上。酒杯绕着房梁转来转去。王敦抬头看酒时，许真君就隐身离去。他向南出了晋关，抵达庐江口，就高呼船工，想搭船到钟陵。船工说：“我虽然有船，但没人驾它，所以没法载你。”真君说：“你只要让我上船，我自己驾船。”真君上船后又对船工说：“你就呆在船舱里吧，关上舱门不要出来，如果你觉

得船走得太快，千万不要向外偷看。”于是真君施起法术，船就离了水面，腾空而起，在空中飞行。真君在船上端坐着谈笑，片刻之间，船已到了庐山金阙洞西北的紫霄山的山顶。真君打算快点超过金阙洞，载着船的两条龙就往低处飞，这就使得船撞击着山上的林木，发出震耳的声音。这声音惊动了船舱中的船工，船工就向外面看了一眼，这时那两条龙发现被人偷看，就把船搁置在山顶后飞走了，许真君对船工说：“你不听我的话向外偷看，惊动了那两条龙，把船搁在这万丈高的山顶上了。现在我要去和几位真君一块清除妖魔，需要暂时离开这里，到江河湖海去巡游。你失去了船，没法回到人世，可以在这紫霄峰上隐居下来游览一下庐山。”真君临走时，又把服食灵草的方法和遁迹隐身的地仙方术告诉了船工。到现在那条船的痕迹还留在庐山紫霄峰上。后来，许真君在豫章遇见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少年自称名叫慎郎。许真君和他谈话后，看出他不是凡人，虽然少年转眼间就不见了，真君对看门的说：“刚才来了个少年，是个鲨鱼或蛤蚌变的妖精，江西连年闹洪水，就是它在兴妖作怪，这次我如果不除掉它，他就又逃脱了。”那蛤蚌精知道真君识破了它，就逃到龙沙洲北边，变成一头黄牛。真君用他的道眼向远处一看，就对弟子施大王说：“那个妖怪化成了黄牛，我现在变成一头黑牛，并在我臂上绑一条手巾以便辨认，你如果看见它狂奔，就用剑截住它。”说罢真君就化身离去。不一会儿，果然看见黑牛赶着黄牛狂奔而来，施大王用剑砍黄牛，砍中了它的左腿，一头栽进了城西一口井里，许真君变的黑牛也追进了井里，那蛤蚌精又从井里逃了出来，一气跑到了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变成了人。原来一开始那蛤蚌精变成一个聪明俊秀的少年，而且非常富有。他知

道潭州刺史贾玉有一个非常端庄美丽的女儿正想要择一个高贵的女婿。蛤蚌精就用很多财宝贿赂了贾玉身边的人取得了好感，贾玉就把女儿嫁给了他。婚后夫妻在衙署的后院住，每年一到了春夏之间，蛤蚌精就要求让他到江河去旅行，回来就带回不计其数的珍宝，贾玉的亲戚和奴仆都成了大富翁。然而这一次蛤蚌被许真君追赶逃回潭州贾玉家后，什么珍贵的东西也没有，两手空空，而是说自己遇上强盗，被刺伤了腿。正在全家悲叹惋惜时，门上报告说有一个姓许的道士求见刺史，贾玉赶快接见了许真君。真君对贾玉说：“我听说你有位贵婿，能不能让我见见他？”贾玉就让那个自称慎郎的女婿出来和道士相见。慎郎害怕，假称有病躲了起来。这时徐真君厉声说：“你这个江河里的害人精，蛤蚌变成的老妖怪，还不快现出你的原形来！”蛤蚌精立刻现出了原形，在堂前蠕动，被刺史的卫士当场杀死。许真君又让蛤蚌精的两个儿子出来，用水一喷，两个儿子立刻变成了小蛤蚌。刺史的女儿贾氏也几乎要变成了蛤蚌，她的父母肯求真君相救，真君就给了她一道神符才使她没有变成蛤蚌。然后，真君让贾玉挖开他房子的地基，挖下去一丈，就见地下已被那蛤蚌精掏成了一个无边的大坑了，许真君对贾玉说：“你家的人快要变成鱼鳖了，赶快搬被一片浪涛淹没。现在那里还是一个大池塘。东晋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这天，在洪州西山上，许真君的住宅突然腾空而起，他全家四十二口都成了仙，只有一个石匣、一副车轮和真君用过的锦帐从云中落到他的故居，当地人就在故居建了座庙，庙名叫“游帷观”。

吴真君

吴真君名猛，字世云，家于豫章武宁县。七岁，事父母以孝闻，夏寝卧不驱蚊蚋，盖恐其去而噬其亲也。及长，事南海太守鲍靖，因语至道，将游钟陵。江波浩淼，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画水而渡，观者奇之。猛有道术，忽一日狂风暴起，猛乃书符掷于屋上，有一青鸟衔符而去，须臾风定。人或问之。答曰：“南湖有遭此风者，其中二道人呼天求救，故以此拯焉。”后人访寻，果如所述。时武宁县令干庆死，三月未殓，猛往哭之，因云：“令长固未合死，今吾当为上天讼之。”猛遂卧庆尸旁，数日俱还。时方盛暑，尸枢坏乱，其魂恶，不欲复入，猛强排之，乃复重苏。庆弟晋著作郎宝，感其兄及睹亡父殉妾复生，因撰《搜神记》，备行于世。猛后于西平乘白鹿宝车，冲虚而去。（出《十二真君传》）

吴真君叫吴猛，字世云，家住豫章武宁县。他七岁时就以孝敬父母闻名于乡里，夏天睡觉时蚊子咬他他也不赶，是怕蚊子赶跑去咬他的父母。长大后，在南海太守鲍靖手下做事，后来他说要去求仙学道，打算进锺山。当他来到江边时，见江波浩荡，他不用乘船，只用手中的白羽扇划着江水就渡过了长江，看见的人大为惊奇。吴猛有很高的道术，有一天忽然刮起了狂风，吴猛就写了一道符扔到房顶，立刻有一个青鸟叼着符飞去，风立刻就停了，人们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南湖中遭了这风暴，有两个

道士呼喊上天要求救助，所以我才写了符救他们。”后来人们去访查，果然南湖中有两个道士被救。当时武宁县的县令干庆死了，三天没有出殡，吴猛前往吊唁后说：“县令不该死，我要向上天告状。”吴猛就在县令的尸体旁，过了几天，吴猛带着县令的魂灵一起回来。当时正是盛夏，尸体腐烂发臭，县令的魂魄十分讨厌自己的尸体，不愿进入自己的肉身，吴猛使劲把县令的魂魄按到他自己尸体上，县令才复活过来。县令的弟弟叫干宝，是晋朝的著作郎，由于他的哥哥复活，他为亡父殉葬的小妾也死后复活而十分感动，就写了著名的《搜神记》，这部书很轰动地流传开了。吴猛后来在西平乘着白鹿天车，升天成仙而去。

万宝常

万宝常不知何许人也。生而聪颖，妙达锺律，遍工八音。常于野中遇十许人，车服鲜丽，麾幢森列，如有所待，宝常趋避之。此人使人召至前曰：“上帝以子天授音律之性，将传八音于季末之世，救将坏之乐。然正始之声，子未备知也，使钧天之官，以示子玄微之要。”命坐而教以历代之乐，理乱之音，靡不周述，宝常毕记之。良久，群仙凌空而去。宝常还家，已五日矣。自此，人间之乐，无不精究。尝与人同食之际，言及声律，时无乐器，宝常以食器杂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毕备，谐作丝竹，大为时人所赏。历周泊隋，落拓不仕。开皇初，沛国公郑译，定乐成，奏之，文帝召宝常，问其可否。常曰：“此亡国之音，哀怨浮散，非正雅之声。”极言其不可。诏令宝常创造乐器，而其声率下，不与旧同。又云：“世有周礼《旋宫》之义，自汉魏以

来，知音者皆不能通之。”宝常创之，人皆哂笑。于是试令为之，应手成曲，众咸嗟异。由是损益乐器，不可胜纪。然其声雅澹，不合于俗，人皆不好，卒寝而不行，宝常听太常之乐，泣谓人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相杀尽。”当时海内晏安，天下全盛，人闻其言，大为不尔。及大业之末，卒验其事。是时郑译、何妥、卢贲、苏道、萧吉、王令言皆能于雅乐，安马驹、曾妙达、王长通、敦金乐等（陈校本曾作曹，敦作郭）能作新声，皆心服宝常，言其天（天原作久，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假矣。宝常无子，尝谓其友曰：“吾不堪，病则孤矣。”因病，妻窃其财物而逃，几至饿殍。忽一夕，先所遇神仙来降其家曰：“汝舍九天之高逸，念下土之尘爱，沦没于兹，限将毕矣。须记得云亭宫之会乎？”宝常懵然，良久乃悟。他日，谓邻人曰：“吾偶自仙宫谪于人世，即将去矣。旬日，不知所之。”（出《仙传拾遗》，黄刻本作《神仙拾遗》）

万宝常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他生来就十分聪明，十分富有音乐天才，尤其对乐器“八音”有研究（八音，古指金、石、丝、竹、匏、土、草、木）。有一次，他在野外遇到了十几个人，他们服装华丽车马豪华，带着很多随从，好像在等待什么人，宝常一看，赶快躲了起来。但是那群人中的头儿却让人把他叫到面前说：“天帝见你有音乐天才，打算把人世快要失传的八音演奏技法传授给你，以挽救濒临消亡的音乐，然而正宗的八音演奏你根本就没听过，所以我让天界的乐官把八音的要诀告诉你。”然后仙人就让他坐下，把历代的正宗音乐教给他，纠正各种乐曲中的

错误，都详细地讲述。宝常把仙人的教导详细记了下来。过了半天，那些仙人凌空升入云中了。虽然和仙人在一起只呆了一会儿，回到家却已是五天了。从这以后，对于人间的音乐，宝常没有不精通的。有时他和人一同吃饭时谈起了音乐，当时手头没有乐器，宝常就用筷子敲打手边的碗碟餐具和各种杂物，奏出“宫、商、角、微、羽”五音俱全的音乐，其和谐动听不亚于一支丝、竹俱全的乐队，使大家十分赞赏。从南北朝的北周到隋朝，宝常都放达飘逸没有做官。隋文帝开皇初年，沛国公郑译修订了宫廷中的乐谱和有关音乐礼仪的规章制度，文帝召见宝常，问他郑译修订的音乐行不行。宝常说那音乐是亡国之音，旋律哀怨软绵无力，不是正宗的宫廷音乐，极力反对使用这种音乐。文帝就下诏让宝常创作新乐曲，按新法编制了乐队，一演奏，果然和郑译的音乐大不相同。当时宝常又说，秦汉以前有按《周礼》创作的乐曲，是以十二律与七声相配的《旋宫》乐曲，但从汉、魏以来，《旋宫》音乐失传，连懂音乐的人都听不懂了。听了宝常创作的乐曲，很多人都给予嘲笑，于是文帝又让宝常试着奏一奏《旋宫》曲，宝常当场就演奏出来，人们十分惊奇。宝常对音乐的改革和创新作了很大贡献，记也记叙不完。但是，宝常创作的乐曲，旋律十分清新淡雅，不合世俗的口味，人们听不懂也就不爱听，所以宝常创作的乐曲大部分没有得到流行。每当他听到掌管宫廷音乐事务的“太常寺”演奏音乐时，就会哭着对人说：“这种哀伤淫靡的音乐，预示着天下不久就要大乱，刀兵不止，百姓又要陷入水火中了啊！”当时天下太平，处处歌舞升平，人们叫宝常这样说都不以为然。到了隋炀帝大业十四年时，天下大乱，终于验证了宝常的预言。当时郑译、何妥、卢贲、苏道、肖吉、王会

言等人都能创作演奏高雅的音乐，安马驹、曾妙达、王长通、敦金乐等人都能创作新乐曲，这些人都非常佩服宝常，说他的音乐才能是上天赋予的。万宝常没有儿子，常对朋友说：“我要有了病，连个侍候我的人都没有啊。”后来宝常得了病，他老婆卷了他的财物跑了，宝常几乎要饿死。有天晚上，宝常早年在野外遇见的神仙降临到家中，神仙说：“你本就是上界的仙人，能够舍弃了天宫的安逸舒适，体会人间而下凡到世上，在人间沉沦了这么久，现在你在人间的期限到了。你还记得天界的云亭宫盛会吗？”宝常一时却有些发懵，过了很久才想起来，第二天他对邻居说：“我本来是神仙，偶然被贬谪到人间，就要回天上去了。”过了十天，忽然不见了，人们不知他去了哪里。

李 筌

李筌号达观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历名山，博采方术。至嵩山虎口岩，得黄帝《阴符经》本，绢素书，朱漆轴，緘以玉匣，题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用传同好。”其本糜烂，筌抄读数千遍，竟不晓其义理。因入秦，至骊山下，逢一老母，发髻当顶，余发半垂，弊衣扶杖，神状甚异，路旁见遗火烧树，因自语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筌惊而问之曰：“此黄帝《阴符》上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授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从何而得之？”筌稽首载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颧骨贯于生门，命轮齐于日角，血脉未减（减原作灭，据明钞本、陈校本改），心影不偏，性贤而好法，神勇而乐至（明钞本至作智），真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当有大

厄。”因出丹书符一通，贯于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于是坐於石上，与筌说《阴符》之义，曰：“此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术，一百言演法，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皆内出心机，外合人事。观其精微，《黄庭》、《内景》不足以为玄；鉴其至要，经传子史不足以为文；孙、吴、韩、白不足以为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闻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术，常人用之得其殃，职（明钞本职作识）分不同也。如传同好，必清斋而授之。有本者为师，受书者为弟子，不得以富贵为重，贫贱为轻，违者夺纪二十。本命日诵七遍，益心机，加年寿。每年七月七日，写一本藏名山石岩中，得加算。”久之，母曰：“已晡时矣，吾有麦饭，相与为食。袖中出一瓠，令筌谷中取水。水既满矣，瓠忽重百余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及还，已失老母，但留麦饭数升于石上而已。筌有将略，作《太白阴符》十卷；有相业，著《中台志》十卷。时为李林甫所排，位不显，竟入名山访道，不知所终。（出《神仙感遇传》）

李筌道号叫达观子，隐居在少室山中。他好神仙道术，经常游历各山，广泛地搜集修炼的方术。在嵩山的虎口岩得到了黄帝的《阴符经》，经是写在白绢上的，卷在红漆轴上装在玉制的匣里，经卷上题字写的是“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藏书在名山里，传给爱好道术的人。”这本书已经破烂不堪，李筌把它抄读了几千遍，还是不懂经里的深义。后来李筌到陕西，来到骊山下，遇见一个老妇，见她把头发挽在头顶，剩下的头发

披散在肩上，穿着一件破衣拄着拐杖，神态相貌不同于凡人，老妇看见道旁有人点火烧树枝，就自言自语地说：“火生于木祸发必克！”李筌听见后吃惊地问老妇说：“这是黄帝《阴符经》上的话，你怎么知道？”老妇人回答说：“我把《阴符经》传授下去，已经历了三元（每元三千六百年）六个周（每周一百八十年）甲子了，你这个年轻人从哪儿得到的《阴符经》呢？”李筌赶快跪下磕头拜礼，说了他在嵩山得到《阴符经》的事，老妇说：“我看你的颧骨穿过生门穴位，两眼和额头相齐，血脉充沛，心房端正，性情善良爱好法术，精神振奋喜欢参与一切活动，真是我的一名好弟子，然而你四十五岁时会有一个大‘坎儿’。我来替你解一解。”说罢拿出朱砂写了一张符，挂在拐杖上，让李筌跪下，把符吞进肚里。老妇说：“这样你就可以得到天地的佑护了。”说罢就坐在一块石头上，给李筌讲述《阴符经》的深奥含意，老妇说：“这部经共三百字，一百个字讲解修道的理论，一百个字讲的是修道的方术，一百个字讲的是修道的法度规章，上有对道术信仰固守的‘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的方法，下有用兵取胜的战术，这些都是靠内在的心领神会与客观的事物发展相符合。如果真正理解了这部《阴符经》的话，那道家最著名的《黄庭经》、《内景经》也不算玄奥，如果能借鉴这部经书的要点，那四书五经和《史记》都算不了什么好文章，孙武、吴起、韩信、白起等大军事家的用兵也不算奇了。这部《阴符经》，不是有道的人，不能让他看见。所以说圣贤掌握了它可以得到治天下的大道，君子掌握了他可以得到方术，而常人用它只能带来祸，这是由于他们的职位和使命不相同。如果要把这卷经传给同样好道的人，就得让他清心寡欲、斋戒善性才能授给他。有这本经的是当

代的老师，接受了传授的就是弟子，不能对富贵的人就特别看重，对贫贱的人就特别轻视，谁违反了 this 传授《阴符经》的规则，就会损寿二十年。在你本命年的生日那天读七遍《阴符经》就能对养生有益，可以增加寿数。每年的七月七日，要抄写一部《阴符经》藏到名山的石洞中，也可以增加寿数。”过了半天，老妇又说：“已经下午了，我有些麦子做的饭，咱俩一起吃吧。”说罢老妇从袖子里拿出一个葫芦，让李筌到山谷里弄些水来。水装满后，葫芦忽然有一百斤重，李筌拿不起来，葫芦就沉到泉里去了。等李筌回来，老妇已经不见了，见石头上留着几升麦饭。李筌有大将的才学胆略，曾著了《太白阴符》十卷，他也是个当宰相的人才，还著有《中台志》十卷。但当时的奸相李林甫排斥他，始终没有得到很高的官位，后来李筌就进入名山访道，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太平广记卷第十五 神仙十五

道士王纂 真白先生 桓 闾
兰 公 阮 基

道士王纂

道士王纂者，金坛人也，居马迹山。常以阴功救物，仁逮蠢类。值西晋之末，中原乱离，饥馑既臻，疫疠乃作，时有毒瘡，殒毙者多，闾里凋荒，死亡枕藉。纂于静室，飞章告玄，三夕之中，继之以泣。至第三夜，有光如昼，照其家庭，即有瑞风景云，纷郁空际，俄而异香天乐，下集庭中，介金执锐之士三千余人，罗列若有所候。顷之，珠幢宝幡，霓旆羽节，红旗锦旆各二，相对前引，幢居其前，节最居后。又四青童执花捧香，二侍女捧案，地舒锦席，前立巨屏，左右龙虎将军，侍从官将，各二十许人，立屏两面，若有备卫焉。复有金甲大将军二十六人，神五十人，次龙虎二君之外，班列肃如也。须臾，笙簧骇空。自北而至，五色奇光，灼烁艳逸。一人佩剑持版而前，告纂曰：“太上道君至矣。”于是，百宝大座，自空而下，太上大道君，侍二真人，二天帝。在座之上，道君五色莲花，二真二帝立侍焉。纂拜手迎谒，

跪伏于地。道君曰：“子愍念生民，形于章真，剖心投血，感动幽冥。地司列言，吾得以鉴躬于子矣。”纂匍匐礼谢竟，道君告曰：“夫一阴一阳，化育万物，而五行为之用。五行互（互原作且，据明钞本、陈校本改）有相胜，各有盛衰，代谢推迁，间不容息，是以生生不停，气气相续（续原作胜，据明钞本、陈校本改）。亿劫已来，未始暂辍也。得其生者，合于纯阳，升于天而仙；得其死者，沦于至阴，在地而为鬼。鬼物之中，自有优劣强弱，刚柔善恶，与人世无异。玉皇天尊，虑鬼神之肆横害于人也，常命五帝三官，检制部御之，律令刑章，罔不明备。然而季世之民，浇伪者众，淳源既散，妖诈萌生。不忠于君，不孝于亲，违三纲五常之教，自投死地。由于六天故气，魔鬼之徒，与历代已来，将败军死，聚结为党，亦戕害生民。驾雨乘风，因衰伺隙，为种种病。中伤极多，亦有不终天年，罹其天枉者。昔于杜阳宫出神咒经，授真人唐平，使其流布，以救于物，民间有之。世人见王翦、白起之名，谓为虚诞。此盖从来将领者，生为兵统，死为鬼帅，有功者迁为阴官。残害者犹居魔属，乘五行败气，为瘵为癘。然以阳为惮，以神咒服之，自当弭戢矣。今以《神化》、《神咒》二经，复授于子，按而行之，以拯护万民也。”即命待童，披九光之韞，以《神化经》及《三五大斋》之诀，授之于纂，曰：“勉而勤之，阴功克成，真阶可冀也！”言讫，千乘万骑，西北而举，升还上清矣。纂按经品斋科，行于江表，疫毒镇弭，生灵又康。自晋及兹，蒙其福者，不可胜纪焉。（出《神仙感遇传》）

道士王纂乃金坛人，住在马迹山中。平时好积阴功救助生

灵，对待任何动物都很仁义。当时是西晋末年，中原大乱，饥荒遍地瘟疫流行，而且还到处发生了有毒的瘴气，病死了很多人，田野荒十室九空，到处都是病饿而死的尸体。王纂在自己修身的净室写了奏章向天神告急求上天救助人世的灾民，整整哭了三天三夜。到了第三天夜里，突然有一道耀眼的光辉把家中全都照亮了，接着吹来了阵阵祥瑞的风，空中彩云翻卷，不一会儿，伴着阵阵仙乐传来浓郁的香气，有三千多穿着银铠甲手持兵器的武士来到院中排列着好像在迎候什么贵人。接着一队仪仗来了，镶着珠穗的旗帜；缀着宝石的旗幡；还有绣着彩虹图案的旌旗和符节，以及两面大红旗两面锦绣旗在前面引导开路，镶羽毛的大旗在最前，符节在最后。还有四位仙童举着花捧着香，两个侍女捧着小桌，地上铺着彩色的地毯，堂前立着巨大的屏风，龙虎将军和二十多个侍卫的军官立在屏风两边，好像等着护卫谁。接着又有穿金色铠甲的大将军二十六个，神仙五十人，站在龙虎二将军的外侧，站班排列完毕，院里十分肃穆。不一会儿，从北传来震天的鼓乐声，云中散发出五彩奇光，光彩炫目。这时一个腰佩宝剑手持笏版的神来到王纂面前说：“太上道君到了！”于是镶着百种宝石的大座从空中降下来，太上道君由两位真人两位天帝陪着。太上道君盘腿坐在五色莲花上，两位真人两位天帝侍立在他两旁。王纂赶快迎上去参见，跪伏在地上。太上道君说：“你体恤百姓疾苦，写了奏章上达天界，奏章中字字血泪，感动了上苍。由于土地神的建议，我才亲自来见一见你。”王纂又赶快伏在地上拜谢太上道君的降临。道君说：“一阴一阳相生相克才化育出世间万物，这里面全靠着木、金、土、水、火这五行在起作用。五行之间各有长处也各有兴盛和衰落，新陈代谢，推移变迁一刻

也不休止，所以万物才能生生不息，不断延续下去。经过了亿万个劫数，万物的生长始终没有停止过。凡是长生的，都是由于合乎纯阳之气数，才会升天成仙。凡是死了的都沉沦到阴界，在地下作鬼。就是在鬼物中也有好坏强弱、刚柔善恶的不同，和人世完全一样。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由于担心鬼神往往肆意伤害人类，常常派五帝三宫巡视检查鬼神的行为，制定了很完备的刑律规章来约束鬼神。然而在人世上生逢末世的人中，心术不正的人很多，忠厚善良的古风被败坏，萌生了奸诈和妖邪。这些人对君王不忠，对双亲不孝，违背了三纲五常的古训，自己作孽找死。自从黄帝、白帝、赤帝、苍帝、黑帝、天皇大帝这六天帝主宰宇宙以来，魔妖鬼怪就同时产生了。他们纠集了历代战败战死的将军士兵的鬼魂，驾雨乘风，在人世上横行。尤其是赶上世风衰落时，他们就制造瘟疫疾病，伤害黎民。也有很多人不能终其天年中途夭亡的。从前我在杜阳宫曾把《神咒经》传授给得道的真人唐平，让他救助苍生，这部经也曾流传到民间。世间人听说秦将白起、王翦死后还显灵救人，认为是瞎说。其实向来那些活着当统帅的人死后在阴间也是鬼帅，他们中间有功的，在阴间也能升官。那些残害百姓的败将鬼魂就属于妖魔一类了，他们乘着阴阳五行中的败气制造各种大小疾病。然而他们毕竟害怕阳气，只要用神咒制服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兴妖作怪了。现在我把《神化》、《神咒》两卷经授给你，你按照经文去做，就可以拯救万民了。”太上道君当即命令侍童把闪耀着九彩光芒的《神化经》和《三王大斋》的秘诀授给了王纂，并对他说：“继续勤奋地修炼，不断积累阴功，你大有成仙的希望！”说完后，只见千乘万骑又腾空而起升入西北云天回天界去了。王纂按照经文上的要求斋戒

净身，然后按照经符在荆州、扬州等江南一带给百姓救治，瘟疫很快被镇服消失，百姓恢复了健康。从晋朝以来，受到那两卷仙经保佑的人不计其数，这些就不一一记述了。

真白先生

真白先生陶君，讳弘景，字通明，吴荆州牧浚七世孙，丹阳人也。母初娠，梦青龙出怀，并二天人降，手执香炉。觉语左右，言当孕男子，非凡人，多恐无后。及生，标异，幼而聪识，长而博达，因读《神仙传》，有乘云驭龙之志。年十七，与江敦、褚炫、刘俊，为宋朝“升明四友”。仕齐，历诸王侍读。年二十余，稍服食，后就兴世观主孙先生咨禀经法，精行道要。殆通幽洞微，转（转原作传，据《云笈七签》一〇七《李渤贞白先生传》改）奉朝请，乃拜表解职。答诏优叹，赐与甚厚。公卿祖之于征虏亭，供帐甚盛，咸云：宋齐已来，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杨许真书。遂登岩告静，自称“华阳稳居”，书疏亦以此代姓名。至明帝（帝原作年，据《云笈七签》改）时，议欲迎往蒋山，恳辞得止。然敕命饷赆，恒为繁极。乃造三层楼栖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宾于下，令一小竖传度而已。潜光隐耀，内修秘密，深诚所诣。远属灵人，可谓感而遂通矣。身長七尺八寸，为性圆通谦谨，心如明镜，遇物便了。深慕张良之为人，率性轻虚，飘飘然颇有云间兴。其所通者，皆得于心，非傍识所能及。长于诂正谬伪。地理历算，文不空发，成即为体。造浑天仪，转之，与天相会。其撰真诰隐诀，注老子等书，二百余卷。至永元（元原作平，据明钞本改）三年，深藏向晦。及梁武帝革命，议国号未定，

先生乃引诸讖记，定梁应运之符。又择交禅日，灵验昭著。敕使入山，宣旨酬谢。帝既早与之交游，自此后动静必报。先生既得秘旨妙诀，以为神丹可成，恒苦无药，帝给之。又手敕咨迓，先生因画二牛：一散放于水间；一著金笼，一人执绳，以杖驱之。帝笑曰：“此人无所不作，欲效曳尾龟，岂可致邪。”其时每有大事，无不已前陈奏，时人谓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献二刀，一名“善胜”，一名“成胜”，为佳宝。梁武初未知道教，先生渐悟之，后诣张天师道裕，建立玄坛三百所，皆先生之资也。梁（梁下原有武字，按《金楼子》乃元帝所撰，据《云笈七签》删）帝《金楼子》云：“予于隐士重陶真白，士大夫重周弘正。其于义理，精博无穷，亦一时名士也。”先生尝作诗云：“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谭空。不信昭阳殿，化作单于宫。”其时人皆谈空理，不习武事，侯景之难，亦如所言。先生以大同二年丙辰岁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化，时年八十一，颜色不变，屈伸如常，室中香气，积日不散。以其月十四日，窆于雷平山，同轩辕之葬衣冠，如子乔之藏剑舄，比于兹日，可得符焉。诏追赠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仍敕舍人监护。马枢《得道传》云：“受蓬莱都水监，弟子数百人。有先得道者，唯王远知、陆逸冲、桓清远，嗣先生之德焉。”唐天宝元年，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保，梁郡（许刻本郡作邵）陵王萧纶为碑铭焉。（出《神仙感遇传》，明钞本作《神仙拾遗》）

陶弘景，字通明，道号真白先生，是吴地荆州牧陶浚的七世孙，丹阳人。他的母亲刚怀上他，就梦见一条青龙在她的怀中，

同时有两个神仙从天而降，手里拿着香炉。他母亲睡醒后对旁边的人说怀的一定是个男孩，但不会是凡人，恐怕还是等于没有后代。孩子生下以后，果然和平常人不同，自小就特别聪明，长大后博学多闻，因为读了《神仙传》而萌生了乘龙驾云的志向。先生十七岁时，和江敷、褚炫、刘俊，并称为南朝宋国的“升明四友”。真白先生一开始在齐地做官，给几位王侯当过侍读。二十多岁时，开始服食仙药，后来在兴世观的观主孙先生门下学习道经和法术，研究道学的奥秘，达到了洞察人间一切大小事物的程度，后来先生就上表请求辞去官职。皇帝很惋惜，给了他很多的赏赐准许了他的请求。真白先生辞官返乡，临上路时，三公大臣们在征虏亭为他送行，宴会很丰盛，都说南朝宋、齐以来，从没见过君主给臣下这样的赏赐礼遇。真白先生进入茅山修道，又得到了杨主、许迈的真经。于是他登上山峰与人世隔绝，自称“华阳稳居”，写信著书也用“华阳隐居”为代名。到南朝宋明帝时，朝里的人们共同商量打算迎他到蒋山，真白先生再三辞谢才算作罢。但是皇室给他的俸禄和赏赐比以前更丰厚了。于是给他在茅山中建了一座三层楼，真白先生住在上层，中层住弟子，下层会宾客，派了一名小僮给他当传达事情的仆人。从此真白先生更加深居简出，收敛了自己一切外在的神采，专门修炼心性。他修道的一份诚心始终寄托给天上的神灵，上天的神人果然也很赞赏他的坚定志向，真可谓人神相互通达感应了。真白先生身高七尺八寸，性格谦逊豁达，心为明镜般清静，任何事情一眼都能看透。他羡慕敬佩张良的为人，认为张良也是放达飘逸，看破凡俗，颇有云中神仙的气度。真白先生对道术的精通全靠心领神会，不是靠薄人的学识所能达到的。他尤其擅长注解经典，纠正书中的谬

误。对于地理、历法、算学等门类的学问也不只停留在论述上，而是联系实际使之能够应用。他制造出表示宇宙星球运行轨迹的“浑天仪”，运转起来和天体的运传完全符合（按“浑天仪”并非陶宏景发明，此处系附会）。他撰写的有关道学研究和修道秘诀的著作，以及注解《老子》的书共有二百多卷。到了永元（南朝齐东昏侯年号）三年时，更加潜心修炼。后来梁武帝谋取皇位后，和大臣们商讨定国号的事，一直没有统一的意见。真白先生就按照各种卦书推算，建议国号定为“梁”，说这个国号上应天运，一定能使国家昌盛。先生又为梁武帝卜算出登基的日子，也十分吉利灵验。梁武帝即位后，派使臣进山，向先生宣读了感谢他辅佐的圣旨。梁武帝早就和真白先生交往，从即位以后，更是有事必然报知先生，一同商议国家大事。先生早就得到了炼制仙丹的秘方，认为仙丹一定可以炼成，但苦于一时找不到炼丹的金、石等药料。梁武帝就供给他需要的药料，梁武帝有一次写了一封亲笔信请真白先生入朝作官，先生就画了两条牛，一条散放在水间自由自在，另一条戴着黄金笼头被人用绳子牵着，用棍子赶着走。梁武帝看后笑道：“这个人真是什么都能干的好人才，但他硬要学乌龟缩头缩脑，谁也没法子让他出山做官。”尽管真白先生不入朝做官，但朝中的每件大事，他都事先向梁武帝陈奏，帮着出主意，所以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山中宰相”。梁武帝大同初年，先生献了两口宝刀，一口叫“善胜”，一口叫“成胜”，都很珍贵。梁武帝并不懂道教，先生逐渐启发感悟他，后来梁武帝访问张道裕张天师，建立了道观三百所，这都是先生的意见起了作用。梁武帝曾说过：“隐士中我最看重真白先生，士大夫中我最看重周弘正。周弘正对于治国处世的各种理论也十分精通，也是当代的

名士啊！”真白先生曾作过一首诗说：“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信昭阳殿，化作单于宫。”这是先生在告诫当时的官宦大夫们都爱空谈，不注重富国强兵，后来河南王侯景叛变，攻破建康把梁武帝围困在台城最后饿死，这场“侯景之乱”，就验证了真白先生那首诗中的预言。真白先生在梁武帝（中）大同二年（丙辰年）三月十二日癸丑去世，当时八十一岁，死时脸上颜色像活着一样，四肢柔软没有僵硬能屈能伸，室内的香气好几天不散。三月十四日，在雷平山给他建了衣冠冢（只埋葬他生前的一两件衣物）就像轩辕黄帝埋葬衣冠，子乔埋葬剑和鞋一样，希望在埋葬他的时候，可以看到天上仙人带着符节来接他成仙而去。皇帝下诏，追赐他中散大夫的官职，还追赐他“贞白先生”的庙号，并派人监办他的丧礼。马枢在《得道传》里说，真白先生成仙后被天界任命为蓬莱仙洲的都水监，有好几百弟子。弟子中有些是得道的如王远之、陆逸冲、桓清远等人，都继承了真白先生的高尚的道德节操。唐代天宝元年，唐玄宗追赐他为金紫光禄大夫和太子太保，梁郡陵王肖纶为他的墓碑撰写了墓志铭。

桓 闾

桓闾者，不知何许人也，事华阳陶先生，为执役之士，辛勤十余年。性常谨默沉静，奉役之外，无所营为。一旦，有二青童白鹤，自空而下，集隐居庭中。隐居欣然临轩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隐居默然，心计门人无姓桓者，命求之，乃执役桓君耳。问其所修何道而致此，桓君曰：“修默朝之道积年，亲朝太帝九年矣，乃有今日之召。”将升天，陶君欲师之，桓

固执谦卑，不获请。陶君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过，而淹延在世乎？愿为访之，他日相告。”于是桓君服天衣，驾白鹤，升天而去。三日，密降陶君之室言曰：“君子阴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虻虫水蛭辈为药，功虽及人，而害于物命。以此一纪之后，当解形去世，署蓬莱都水监耳。”言讫乃去。陶君复以草木之药可代物命者，著别行本草三卷，以赎其过焉。”后果解形得道。（出《神仙感遇传》、明抄本作《神仙拾遗》）

桓闾，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拜华阳陶先生为师，担当一些杂务活儿，默默无闻地干了十几年。他性格十分沉静谨慎，干完了活儿，就什么也不干了。有一天，有两个青童骑着白鹤从天而降，落到了陶先生的院子里。陶先生非常高兴地到门口迎接，但是骑鹤青童却说：“太上老君命我们来见桓先生。”陶先生一时说不出话来，心里暗想自己的门人中也没有一个姓桓的呀，就让左右找一找，结果还真找到了，原来是在他家干杂活的桓闾。于是就问他是修的什么道达到了这个程度，桓君说：“我修的默默养性的道，已经好几年，而且我亲自到天界朝见太帝也有九年了，所以神仙今天才会来召我升天。”陶先生一听，就马上向桓君拜师，桓君赶快拒绝，说怎么能担当得起。陶先生说：“我信道教，并认真修道，说得上是很勤奋的。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罪过才不让我得道成仙，而让我留在人间呢？请你替我在天界查访一下，回头告诉我。”于是桓君穿上天仙的衣服，骑着一只白鹤升了天。三天后，他秘密地降临到陶先生的屋里对他说：“你积累的阴功已经很卓著了，但是你所著的本草药方中，把虻虫、水蛭等昆虫

当成药物，这样的药虽然对人类有益，但你犯了杀生害命的罪。从现在起，十二年之后，你将脱离你的肉体去世，到蓬莱仙岛去任水监。”说罢就走了。后来陶君以草药代替了昆虫，又写了别行本草三卷来赎罪。以后他果然脱离肉体得道成仙。

兰 公

兖州曲阜县高平乡九原里，有至人兰公。家族百余口，精专孝行，感动乾坤，忽有斗中真人，下降兰公之舍，自称孝悌王。云居日中为仙王，月中为明王，斗中为孝悌王。夫孝至于天，日月为之明；孝至于地，万物为之生；孝至于民，王道为之成。且其三才肇分，始于三气，三气者，玉清三天也。玉清境是元始太圣真王治化也；太清者，玄道流行，虚无自然，玉皇所治也。吾于上清已下，托化人间，示陈孝悌之教。后晋代尝有真仙许逊，传吾孝道之宗，是为众仙之长。”因付兰公至道秘旨。于是兰公获斯妙诀，颖悟真机，默辨往由，顾知前事。因与里人共出郊野，忽睹古冢三所，乃云：“此是吾三仙解化之坟，请民报官，令移冢旁之路，勿令人物践踏。”吏乃讯于兰公，此言以何验实。公曰：“第一冢者，昔有真人骸骨，今乃已得复形，是为地仙，长生久视。第二冢见有仙衣一对，道经一函，复有一人，方如醉卧，发之良久，乃能话谈，此以太阴炼形，绵养真气耳。第三冢有玉液丹，服之，白日便当冲翥。”于时官吏与兰公对开三冢，其所明验，一一并同。兰公乃诣冢间，躬取仙衣挂体，又取金丹服之，招邀卧冢二真人，同共耸身而轻举。官吏悔谢，虔恳拜陈，启问兰公，何时下降。公曰：“我自此，每十日一至于斯，更逾数年，

百日一降，施行孝道，宜准玄科，接济樊笼，符臻至道。”自尔，吴都十五童子，丹阳三岁灵孩，泊于兰公，并是仙之化现也。所传孝道之秘法，别有宝经一帙，金丹一合，铜符铁券，得之者唯高明大使许真君焉。（出《十二真君传》）

山东兖州曲阜县高平乡九原里，有一位贤人兰公。他的家族有一百多口，但兰公以他特别孝顺的品行感动了天界，天界派了一位斗中真人降临到兰公家，自称“孝悌王”。他说：“住在太阳中的叫仙王，住在月亮中的叫明王，住在斗中的叫孝悌王。因为孝行可以感动上天，日月都为孝顺的人大放光明，孝行在上传扬，可以使万物滋生。孝行在民间发扬光大，天下就可以大治，王道就可以得到施行。而且天、地、人这“三才”的划分是根据玄气、元气、始气这“三气”，而三气就是清微天、禹宇天、大赤天这“玉清三天”。玉清境，是元始太圣真王所治理管辖的仙境，而“太清三天”，则是虚无自然，玄道流行，由玉皇大帝治理的境界。我从上清仙界降临到人间，就是为了宣传和张扬孝悌之道。后来，晋代曾有一位得道的真仙许逊，由于传扬了我的孝悌之道，成为众仙的首座。”于是，斗中真人向兰公传授了道术的秘诀宗旨。兰公得了修道的秘诀，悟到了天机，能够重见过去往事，预知未来吉凶。有一次兰公和乡中的朋友们一起到野外，忽然看见三座古坟，兰公就说：“这就是三仙解脱肉体达到成仙的坟，请各位报告官府，把这三座坟旁的道路挪走，以免被人们践踏。”官府的人来问兰公，用什么来验证。兰公说：“第一座坟里，过去曾埋着一位真人的尸骨，现在真人已成为地仙，得以长

生永不衰老。第二座坟里埋着两件仙衣，一部道经，还有一个人好像喝醉后还在沉睡，如果把这人挖出来，过一段他就能说话，这是他在进行太阴炼形，绵养真气。第三座坟中有玉液丹，如果凡人喝下，当时就可以升天成仙。”于是官府的人就当兰公的面打开了三座坟，结果坟内的情形和兰公说的完全符合。兰公就来到坟前，亲手解开仙衣穿在身上，又取了坟中的玉液丹吞服下去，招呼躺在坟里的两位真人，一起耸身升入云天了。官府派来的人十分懊丧，跪在地上虔诚地陪礼，并问兰公什么时候回来。兰公说：“以后我每十天来一次，几年后百日来一次，来施行孝道，指导修道者，接济困苦的人，来发扬道学。”从那时起，吴都十五岁的男孩和丹阳三岁的聪明儿童都常常成为兰公的化身。他所传授的孝道秘法以及一卷宝经、一盒金丹，还有铜符、铁券，只有高明大使许真君得到了。

阮 基

阮基者，河内人也。以周武帝建德七年，因射熊入王屋山东北，见一道士坐松树下，神状奇异。基遂舍弓矢，稽首起居已。师命基曰：“可暂往观中眺望。”岩间忽有一童子，引基到观门。台殿严丽，皆饰以金玉；土地清静，皆绀碧琉璃；行树端直，绿叶朱实，清风时起，锵然有声。基于门下观览，心神惶怖。载拜请退。即至师所，师笑曰：“汝不敢进邪？”基曰：“凡夫肉人，不识大道，忽于今日，得睹天堂，情诚喜悦，不能自胜。愿师弘慈，济基沉溺。”师曰：“汝积罪人也，先身微缘，今得遇我。汝命将尽，其奈之何？”基闻，不胜惶悚，叩头千百，求乞生津。师遂

令基，舍恶从善，誓弃弓矢，乃授基《智慧上品十戒》，兼为设蔬食。食讫令去。基载拜奉辞，师曰：“汝命绝之时，吾将度汝。”其年冬，基得暴病而卒，唯左手一指尚暖。家人不即葬之，三日而活，久能言。言云：初见黄衣使者二人，执文书，引基去，忽至一处，状如台府，至屏门，使者引入。见大厅上有官人隐隐，阶前小吏数十人，皆执簿书，或青或黑。有一吏执黑簿，谓基曰：“汝积罪深厚，应入地狱。”基闻，仓卒惶怖，莫知何言。良久思之，忽忆圣师，心中作念：“初别之时，‘言临命绝时，必来度汝’，今日危困，幸垂救济。”须臾，天西北瑞云忽起，云车冉冉，自空而下，直至阶前，去地丈余而止。乃见圣师在车中坐，冥官见之。皆稽首作礼。圣师曰：“我有弟子在此，故来度之。”乃取经一卷付基，基载拜跪受，题云《太上救苦经》。令基读之一遍，冥官皆稽首受命听讫。谓基曰：“可去，勿住此，深勤精进，后更与汝相见。”言讫，失师所在，唯觉香气氛氲久之。乃见一黄衣使者，引基至家，唯闻家号泣之声，基乃还活。凝坐良久，追忆梦中经，不遗一字。乃慎持念，遂抄录传于世。复辞亲友，入王屋山，莫知所在。（出《神仙感遇传》）

阮基是河内人。南北朝周武帝建德七年时，阮基因为射熊进了王屋山的东北，看见一个道士坐在松树下，外貌神态很不凡。阮基就扔掉弓箭，向道士跪拜问候。道士让阮基先到他的道观中眺望远处。这时山岩中忽然来了一个童子，领着阮基来到道观的门前。见道观里的楼阁殿堂庄严华丽，都镶着金玉，地面上也铺着碧蓝的琉璃，清净光洁，道旁是成行的树木，树上结着鲜红的

果实。阵阵清风吹得树木摇动发出金属的声音。阮基在门前站着，心里很惶然。向童子施了礼就回到了道士那里。道士笑着说：“你是不是没敢进那道观里去呀？”阮基说：“我是个凡夫俗人，不懂得道家的玄奥，今天忽然看见了天堂，万分欣喜，不知所措了。恳望仙师指点迷津，使我这个凡俗之辈能够超度。”道士说：“你是个罪孽深重的人，由于你的前身和我有缘分，才得遇见我。你的阳寿快要到头了，你打算怎么办呢？”阮基听了这话，更加惶恐，不断向道士磕头乞求延长寿命。道士就告诉他只有改恶从善才是出路，让他发誓扔掉弓箭从今以后不再杀生害命，然后授给他《智惠上品十戒》，并给他安排了素食让他吃。吃完后，道士让他回去。阮基再三拜谢，向道士告别，道士说：“你死了以后，我会使你超度的。”这年冬天，阮基得急病突然死亡，但左手有一个指头还是暖的。家里人没有马上葬他，三天后阮基又复活了，过了很久才能说话。据他说，刚死时，看见两个穿黄衣的使者手里握着公文领着他走，来到了一个像官府的地方，使者领他进了门。看见大厅上影影绰绰有位官人，台阶前有好几十个官员，每人手里都拿着个本子，本子有青色的有黑色的。这时有个官员手里拿着黑本子对他说：“你罪孽深重，该入地狱！”他十分恐惧不知该怎么回答，好半天才忽然想起那位仙师。就心里默默祈求说：“我和仙师辞别时，仙师曾说我死后会来超度我，现在我眼看要入地狱了，仙师快来救我啊！”果然不一会儿西北天边涌起祥云，一辆云车从空中慢慢降下来，在大厅阶前离地一丈多悬在那里不动了。只见他遇到的那位仙师在车里坐着，阴曹里的官员们忙向他跪拜行礼。仙师对冥府的官员们说：“我有位弟子在这里，我是来超度他的。”说罢拿了一卷经授给阮基，阮基忙

跪下接了过来，见经上题知是《太上救苦经》。仙师让阮基把这卷经念一遍，阮基就念了，那些冥官都恭敬地低着头听。阮基念完经后，仙师说：“你可以走了，不要在这儿停留。以后要刻苦修道，我还会和你相见的。”说完，仙师就突然不见了，只留下很浓重的香气很久不散。这时有一个黄衣使者把阮基领到他家门口，只听见家里一片哭声，阮基就复活了。复活后，坐在那里长时间地回忆梦中得到的那卷经文，竟一字不漏地默写下来了。以后阮基就天天持斋念经，经文也被抄录流传开来。后来阮基辞家出走，进了王屋山修道，不知究竟在什么地方。

太平广记卷第十六 神仙十六

杜子春 张 老

杜子春

杜子春者，盖周隋间人。少落拓，不事家产，然以志气闲旷，纵酒闲游。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事见弃。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春言其心，且愤其亲戚之疏薄也，感激之气，发于颜色。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亦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荡心复炽，自以为终身不复羁旅也。乘肥衣轻，会酒徒，征丝管，歌舞于倡楼，不复以治生为意。一二年间，稍稍而尽，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复无计，自叹于市门。发声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复如此，奇哉。吾将复济子。几缗方可？”

子春惭不应。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谢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时，来前期处。”子春忍愧而往，得钱一千万。未受之初，愤发，以为从此谋身治生，石季伦、猗顿小竖耳。钱既入手，心又翻然，纵适之情，又却如故。不一二年，间，贫过旧日。复遇老人于故处，子春不胜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牵裾止之，又曰：“嗟乎拙谋也。”因与三千万，曰：“此而不痊，则子贫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拓邪游，生涯罄尽，亲戚豪族，无相顾者，独此叟三给我，我何以当之？”因谓老人曰：“吾得此，人间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复圆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后，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毕，来岁中元，见我于老君双桧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转资扬州，买良田百顷，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余间，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侄，迁祔族亲，恩者煦之，仇者复之。既毕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啸于二桧之阴。遂与登华山云台峰。入四十里余，见一处，室屋严洁，非常人居。彩云遥覆，惊鹤飞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药炉，高九尺余，紫焰光发，灼焕窗户。玉女九人，环炉而立；青龙白虎，分据前后。其时日将暮，老人者，不复俗衣，乃黄冠缝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遗子春，令速食之。取一虎皮，铺于内西壁，东向而坐，戒曰：“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及君之亲属，为所困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不动不语，宜安心莫惧，终无所苦。当一心念吾所言。”言讫而去。子春视庭，唯一巨瓮，满中贮水而已。道士适去，旌旗戈甲，千乘万骑，遍满崖谷，呵叱之声，震动天地。有一人称大将军，身長丈余，人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亲卫数百人，皆杖剑张弓，直入堂前，呵曰：“汝何人？敢不避大将军。”左右竦剑而前，逼问姓名，又问作何物，皆

不对。问者大怒，摧斩争射之声如雷，竟不应。将军者极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龙，狻猊狮子，蝮蝎万计，哮吼拿攫而争前欲搏噬，或跳过其上，子春神色不动。有顷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电晦暝，火轮走其左右，电光掣其前后，目不得开。须臾，庭际水深丈余，流电吼雷，势若山川开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间，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顾。未顷而将军者复来，引牛头狱卒，奇貌鬼神，将大镬汤而置子春前，长枪两叉，四面周匝，传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当心取叉置之镬中。”又不应。因执其妻来，拽于阶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应。及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烧，苦不可忍。其妻号哭曰：“诚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执巾栉，奉事十余年矣。今为尊鬼所执，不胜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谁无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泪庭中，且咒且骂，春终不顾。将军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铊碓，从脚寸寸铊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顾之。将军曰：“此贼妖术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间。”敕左右斩之。斩讫，魂魄被领见阎罗王。曰：“此乃云台峰妖民乎？捉付狱中。”于是镕铜铁杖、碓擣磅磨、火坑镬汤、刀山剑树之苦，无不备尝。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狱卒告受罪毕。王曰：“此人阴贼，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单父县丞王劝家。生而多病，针灸药医，略无停日。亦尝坠火堕床，痛苦不齐，终不失声。俄而长大，容色绝代，而口无声，其家目为哑女。亲戚狎者，侮之万端，终不能对。同乡有进士卢圭者，闻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哑辞之。卢曰：“苟为妻而贤，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长舌之妇。”乃许之。卢生备六礼，亲迎为妻。数年，恩情甚笃，生一男，仅二岁，聪慧无敌。卢抱儿与之言，不

应；多方引之，终无辞。卢大怒曰：“昔贾大夫之妻鄙其夫，才不笑，然观其射雉，尚释其憾。今吾陋不及贾，而文艺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手而碎，血溅数步。子春爱生于心，忽忘其约，不觉失声云：“噫……”噫声未息，身坐故处，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见其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叹曰：“错大误余乃如是。”因提其发，投水瓮中，未顷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忘矣，所未臻者爱而已。向使子无噫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难得也！吾药可重炼，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遥指路使归。子春强登基观焉，其炉已坏，中有铁柱，大如臂，长数尺，道士脱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归，愧其忘誓，复自效以谢其过。行至云台峰，绝无人迹，叹恨而归。（出《续玄怪录》）

杜子春是南北朝对北周和隋朝时的人。少年时放浪不羁，没心思积累家业，心志很高，把一切看得很淡，每天纵酒闲游。把家产花光后去投奔亲友，但亲友们都认为他不是个办正事的人，拒绝收留他。当时已是冬天，他衣衫破烂腹中无食，徒步在长安街上游荡，天快黑了，还没吃着饭，徘徊着不知该去哪里。他从东街走到西街，饥寒交迫孤苦无靠，不由得仰天长叹。这时有位老人拄着拐杖来到他面前，问他为什么叹息，杜子春就说了他的处境和心情，怨恨亲友们对他如此无情无义，越说越愤慨，十分激动。老人问他：“你需要多少钱就能够花用呢？”杜子春说：“我若有三五万钱就可以维持生活了。”老人说：“不够吧，你再

多说一些!”“十万。”老人说:“还不够吧!”杜子春就说:“那么,一百万足够了。”老人还说不够。杜子春说:“那就三百万。”老人说:“这还差不多。”老人就从袖子里掏出一串钱说:“今晚先给你这些,明天中午我在西街的波斯府宅等你,你可别来晚了啊。”第二天中午杜子春如期前往,老人果然给了他三百万钱,没留姓名就走了。杜子春有了这么多钱,就又浪荡起来,自己认为有这么多钱一生也不会受穷了。从此他乘肥马穿轻裘,每天和朋友们狂饮,叫来乐队给他奏乐开心,到花街柳巷鬼混,从来不把以后的生计放在心上。只一二年的工夫就把老人给他的钱挥霍个精光,只好穿着很便宜的衣服,把马换成驴,后来驴也没有只好徒步,转眼间又像他刚到长安时那样,成了个穷光蛋。穷途末路,无可奈何,又仰天长叹起来。刚一长叹,那位老人就出现在面前,拉着他的手说:“你怎么又弄到这个地步了?真怪。没关系,我还要帮助你,你说吧,要多少钱?”杜子春羞愧难当,不好意思开口。老人再三逼问,杜子春只是惭愧地赔礼。老人说:“明天中午,你还到从前我约见你的地方去吧。”第二天杜子春很羞愧地去了,老人这次给了他一千万。杜子春没接钱就再三表决心,说这次一定要奋发向上置办家业,今后会成为大富翁,让石崇、猗顿这些古时候的大富翁和他俩相比,都算个小角色。老人就把钱给了他。钱一到手,杜子春心又变了,又开始挥霍无度花天酒地了。不到一二年间,又是两手空空,比上次还惨。这时,他在长安街上遇到老人的地方又是见到了老人,由于太羞愧,就用手捂上脸躲开了老人。老人却一把抓住他的衣服说:“你能躲到哪里去?这是最笨的办法。”然后又给了他三千万说:“这次你要还不改过自新,你就永远受穷吧!”杜子春心想,自己放荡挥霍,最

后弄得身上一文莫名，亲戚朋友中有的是豪富的人，但谁也不理睬我，唯独这位老人三次给我巨款，我该怎样做才对得起他呢？想到这里他就对老人说：“我得到你这三次教训，应该能够在人世上自立了。我不但今后要自立，还要周济天下孤儿寡母，以此来挽回我失去的名誉和教化。”我深深感激你老人家对我的恩惠，就是将来我干成一番事业也完全是因为你对我的教诲和资助。”老人说：“这正是我对你的期望啊！你有了成就以后，明年七月十五中元节时，你在老君庙前那两棵桧树下等我吧。”杜子春知道孤儿寡母大多流落在淮南，就来到扬州，买了一百顷良田，在城中盖了府宅，在重要的路口建了一百多间房子，遍召孤儿寡母分住在各个府宅里。对于他自己家族里的亲戚，不分近亲和远亲，过去对他有恩的都给以报答，有仇的，也进行了报复。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后，杜子春按期来到了老君庙前，见那老人正在桧树下吹口哨唱歌。见到杜子春后，就领他登上华山云台峰。进山四十多里后来到一个地方，见到一幢高大严整的房舍，看样子不是凡人住的。仙鹤绕屋顶飞翔，彩云在上空缭绕。屋子的正堂中间有一个九尺多的炼丹药的炉子，炉内紫光闪耀，映亮了门窗。有九个玉女环绕着炉子侍立着，炉子前后有青龙、白虎看守着。这时天快黑了，再看那老人，身上穿的已不是凡间的衣服，而是穿着黄道袍戴着黄道冠的仙师了。仙师拿了三个白石丸和一杯酒给了杜子春，让他赶快吃下去。仙师又拿了一张虎皮铺在内屋西墙下，面朝东坐下，告诫杜子春道：“你千万不要出声。这里出现的大神、恶鬼、夜叉或者地狱、猛兽；以及你的亲属们被绑着受刑遭罪，这一切都不是真事。你不论看见什么惨状，都不要动不要说话，安心别害怕，那就绝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千万

要想着我这些嘱咐!”仙师去后，杜子春向院里看，院里有一个装满了水的大瓮，此外没看到什么。道士刚走，杜子春就听见外面人喊马叫震天动地，只见满山满谷都是士兵，旌旗飘飘，戈矛闪闪，千乘万骑蜂拥而来。有一个人自称大将军，身高一丈多，他本人和他的马都披着金铠甲，光芒耀眼。大将军的卫士就有几百人，都举着剑张着弓，一直来到屋前，大声呵斥杜子春说：“你是什么人？大将军到了怎么竟不回避！”有些卫士还用剑逼着杜子春问他的姓名，还问他在做什么，他都一声也不吭。见他不出声，卫士们大怒，一声声喊叫着“杀了他！”“射死他！”杜子春仍是不出声，那个大将军只好怒气冲冲地带着队伍走了。过了片刻，又来了一群群的猛虎毒龙、狮子虺蛇和毒蝎，争先恐后地扑向杜子春要撕碎他吞食他，有的还在他头顶跳来跳去张牙舞爪，杜子春仍是不动声色，过了一会儿，这些毒蛇猛兽也都散去了。这时突然大雨滂沱雷电交加，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不一会儿又有大火轮燃烧着在他左右滚动，光在身前身后闪耀，亮得眼都睁不开。片刻之间，院子里水深一丈多，空中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像要让山峰崩塌河水倒流，其势不可挡。一眨眼的工夫滚滚的浪涛涌到杜子春的坐位前，他仍是端端正正坐着连眼皮也不眨一下。接着那位大将军又来了，领着一群地狱中的牛头马面和狰狞的厉鬼，将一口装满滚开的水的大锅放在杜子春面前，鬼怪们手执长矛和两股铁叉，命令道：“说出你的姓名，就放了你，如果不说，就把你放在锅煮！”杜子春仍不说话。这时鬼怪们又把他的妻子抓来绑在台阶下，指着他妻子向杜子春说：“说出你的姓名，就放了她。”杜子春还是不作声。于是鬼怪们鞭打他的妻子，用刀砍她，用箭射她，一会儿烧，一会儿煮，百般折磨惨不

忍睹。他妻子苦不堪忍就向杜子春哭号道：“我虽然又丑又笨，配不上你，但我毕竟给你作了十几年妻子了。现在我被鬼抓来这样折磨，我实在受不了啦！我不敢指望你向他们跪伏求情，只希望你说一句话，我就能活命了。人谁能无情，丈夫你就忍心不出声，让我继续受折磨吗？”他妻子边哭边喊又咒又骂，杜子春始终不理不睬。那位大将军也说：“你不说话，我还有更毒辣的手段对付你老婆！”说着命令抬来了锉碓，从脚上开始一寸寸地锉他的妻子。妻子哭声越来越高，杜子春还是连看也不看。大将军说：“这个家伙有妖术，不能让他在这世上久呆！”于是命令左右，把杜子春斩了，然后把他的魂魄带着去见阎王。阎王一见杜子春就说：“这不是云台峰的那个妖民吗？给我把他打入地狱里去！”于是杜子春受尽了下油锅、入石磨、进火坑、上刀山所有的地狱酷刑。然而由于他心里牢记着那位仙师的叮嘱，咬着牙都挺过来了，连叫都不叫一声。后来，地狱的鬼卒向阎王报告，说所有的刑罚都给杜子春用完了。阎王说：“这个家伙阴险毒恶，不该让他当男人，下辈子让他做女人！”于是让杜子春投胎转世到宋州单父县的县丞王劝家。杜子春转世为女子，一生下来就多病，扎针吃药一天没断过，还掉进火里摔到床下，受了无数的苦，但杜子春始终不出声。转眼间杜子春长成了一个容貌绝代的女子，就是不说话，县丞王劝的全家认为她是个哑女。有些人对她百般调戏侮辱，杜子春总是一声不吭。县丞的同乡有个考中了进士的人叫卢生，听说县丞的女儿容貌很美，就很倾慕，就求媒人去县丞家提媒。县丞家借口是哑女，把媒人推辞了。卢生说：“妻子只要贤惠就好，不会说话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好给那些长舌妇作个榜样。”县丞就答应了婚事。卢生按照规矩施行了六礼，和杜

子春办了婚事。两个人过了几年，感情非常好，生了一个男孩，男孩已经两岁了，十分聪明。卢生抱着孩子和她说话，她不吭声，想尽办法逗她也不说话。卢生大怒说：“古时贾大夫的妻子瞧不起他，始终不笑，但后来妻子看见贾大夫射了山鸡，也就对他无憾了。我虽然地位不如贾大夫，但我的才学比会射山鸡不强百倍吗？可是你却不屑于跟我说话！大丈夫被妻子瞧不起，还要她的儿子做什么！”说着就抓起男孩的两腿扔了出去，孩子的头摔在石头上，顿时脑浆迸裂，鲜血溅出好几步远。杜子春爱子心切，一时间忘了仙师的嘱咐，不觉失声喊道：“啊呀！……”声还没落，发现他自己又坐在云台峰的那间道观中，他的仙师也在面前。这时是黎明时分，突然紫色的火焰窜上了屋梁，转眼间烈火熊熊，把屋子烧毁了。仙师说：“你这个穷酸小子，可把我坑苦了！”就提着杜子春的头发扔进水瓮里，火立刻就灭了。仙师说：“在你的心里，喜、怒、哀、惧、恶、欲都忘掉了，只有爱你还没忘记。卢生摔你孩子时你若不出声，我的仙丹就能炼成，你也就能成为上仙了。可叹啊，仙才真是太难得了！我的仙丹可以再炼，但你却还得回到人间去，以后继续勤奋地修道吧！”说完给他向远方指了路让他回去。临走时，他登上烧毁的房基，看见那炼丹炉已坏了，当中有个铁柱子，有手臂那么粗，好几尺长，那仙师正脱了衣服，用刀子削那铁柱子。杜子春回到家后，非常悔恨他当初忘了对仙师发的誓，想回去找到仙师为他效力以补偿自己的过失。他来到云台峰，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怀着惋惜悔恨的心情回来了。

张老

张老者，扬州六合县园叟也。其邻有韦恕者，梁天监中，自扬州曹掾秩满而来。有长女既笄，召里中媒媼，令访良婿。张老闻之喜，而候媒于韦门。媼出，张老固延入，且备酒食。酒阑，谓媼曰：“闻韦氏有女将适人，求良才于媼，有之乎？”曰：“然。”曰：“某诚衰迈，灌园之业，亦可衣食。幸为求之，事成厚谢。”媼大骂而去。他日又邀媼，媼曰：“叟何不自度，岂有衣冠子女，肯嫁园叟耶？此家诚贫，士大夫家之敌者不少，顾叟非匹。吾安能为叟一杯酒，乃取辱于韦氏？”叟固曰：“强为吾一言之，言不从，即吾命也。”媼不得已，冒责而入言之。韦氏大怒曰：“媼以我贫，轻我乃如是？且韦家焉有此事。况园叟何人，敢发此议！叟固不足责，媼何无别之甚耶？”媼曰：“诚非所宜言，为叟所逼，不得不达其意。”韦怒曰：“为吾报之，今日内得五百缗则可。”媼出，以告张老。乃曰：“诺。”未几，车载纳于韦氏。诸韦大惊曰：“前言戏之耳，且此翁为园。何以致此，吾度其必无而言之。今不移时而钱到，当如之何？”乃使人潜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许焉。张老既娶韦氏，园业不废，负秽鏹地，鬻蔬不辍。其妻躬执爨濯，了无忤色，亲戚恶之，亦不能止。数年，中外之有识者责恕曰：“君家诚贫，乡里岂无贫子弟，奈何以女妻园叟？既弃之，何不令远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张老。酒酣，微露其意。张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念。今既相厌，去亦何难。某王屋山下有一小庄，明旦且归耳。”天将曙，来别韦氏：“他岁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坛山南相访。”遂令妻骑驴戴

笠，张老策杖相随而去。绝无消息。后数年，忽念其女，以为蓬头垢面，不可识也，令其男义方访之。到天坛南，适遇一昆仑奴，驾黄牛耕田，问曰：“此有张老家庄否？”昆仑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来？庄去此甚近，某当前引。”遂与俱东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过水连绵凡十余处，景色渐异，不与人间同。忽下一山，其水北朱户甲第，楼阁参差，花木繁荣，烟云鲜媚，鸾鹤孔雀，徊翔其间，歌管嘹亮耳目。昆仑指曰：“此张家庄也。”韦惊骇莫测。俄而及门，门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厅中。铺陈之华，目所未睹，异香氤氲，遍满崖谷。忽闻珠珮之声渐近，二青衣出曰：“阿郎来此。”次见十数青衣，容色绝代，相对而行，若有所引。俄见一人，戴远游冠，衣朱绡，曳朱履，徐出门。一青衣引韦前拜。仪状伟然，容色芳嫩，细视之，乃张老也。言曰：“人世劳苦，若在火中，身未清凉，愁焰又炽，而无斯须泰时。兄久客寄，何以自娱？贤妹略梳头，即当奉见。”因揖令坐。未几，一青衣来曰：“娘子已梳头毕。”遂引入，见妹于堂前。其堂沉香为梁，玳瑁帖门，碧玉窗，珍珠箔，阶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饰之盛，世间未见。略叙寒暄，问尊长而已，意甚鲁莽。有顷进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状。食讫，馆韦于内厅。明日方曙，张老与韦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语。长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归？”因曰：“小妹暂欲游蓬莱山，贤妹亦当去，然未暮即归。兄但憩此。”张老揖而入。俄而五云起于庭中，鸾凤飞翔，丝竹并作，张老及妹，各乘一凤，余从乘鹤者十数人，渐上空中，正东而去，望之已没，犹隐隐闻音乐之声。韦君在后，小青衣侍甚谨。迨暮，稍闻笙簧之音，倏忽复到。及下于庭，张老与妻见韦曰：“独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游。以兄宿命，

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当奉别耳。”及时，妹复出别兄，殷勤传语父母而已。张老曰：“人世遐远，不及作书，奉金二十镒。”并与一故席帽曰：“兄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持此为信。”遂别，复令昆仑奴送出。却到天坛，昆仑奴拜别而去。韦自荷金而归，其家惊讶。问之，或以为神仙，或以为妖妄，不知所谓。五六年间金尽，欲取王老钱，复疑其妄。或曰：“取尔许钱，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极，其家强逼之曰：“必不得钱，亦何伤？”乃往扬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当肆陈药。韦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韦曰：“张老令取钱一千万，持此帽为信。”王曰：“钱即实有，席帽是乎？”韦曰：“叟可验之，岂不识耶？”王老未语，有小女出青布帋中曰：“张老常过，令缝帽顶，其时无皂线，以红线缝之。线色手踪，皆可自验。”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载钱而归，乃信真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复遣义方往天坛南寻之。到即千山万水，不复有路。时逢樵人，亦无知张老庄者，悲思浩然而归。举家以为仙俗路殊，无相见期。又寻王老，亦去矣。后数年，义方偶游扬州，闲行北邸（邸原作邨，据明钞本改）前，忽见张家昆仑奴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虽不得归，如日侍左右，家中事无巨细，莫不知之。”因出怀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与大郎君，阿郎与王老会饮于此酒家，大郎且坐，昆仑当入报。”义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见出，乃入观之，饮者满坐，坐上并无二老，亦无昆仑。取金视之，乃真金也，惊叹而归。又以供数年之食，后不复知张老所在。（出《续玄怪录》）

张老，是江苏扬州六合县的一个种菜园子的老头。他有个邻居叫韦恕，梁武帝天监年间在扬州当曹掾，任满后回到六合县。韦恕的大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了，召集来了乡里的媒婆，请她们给女儿选个好女婿。种园子的张老听说后非常高兴，就跑到韦恕家门口等媒人。媒婆走出韦家门以后，张老就把她请到自己家里好酒好菜盛情招待。饮酒半醉时，张老就对媒婆说：“我听说韦恕家有女儿要出嫁请你找良婿，有这事吗？”媒婆说有这事。张老说：“我虽然年老体衰了，但我种菜园子还能够保证丰衣足食。请你替我到韦家作作媒，如果能办成，我会重谢你的。”媒婆听后，把张老臭骂了一顿愤愤而去。过了两天，张老又约请媒婆，媒婆嘲笑说：“你这个老家伙怎么这样不自量？哪有当过官的人家的女子愿意嫁给一个种菜园的老头子的？韦家是穷了点儿，但一些做官人家上门求婚的却不在少数，我看哪个都比你强得多。我怎么能为你的一杯酒而到韦家去找挨骂呢？”张老仍坚持求媒婆说：“求你勉强替我到韦家提一提吧，他们不同意我的求婚，我也就认命了。”媒婆经不住张老苦求，冒着挨骂就去韦家提了，韦恕一听果然大怒说：“你这个媒婆看我穷就敢这样小看我吗？我们韦家从来没有过这种事！那种园子的老东西竟敢动这种念头，太不自量了！那老头我不屑于去骂他，可是你难道就不会掂一掂这事的分量吗？！”媒婆赶忙赔罪说：“这事的确不像话，但我实在是架不住张老苦求逼得我没法子，才不得不来传达他的意思。”韦恕怒冲冲地说：“好吧，你替我转告那老家伙，如果他一天之内给我送来五百千钱，我就把女儿嫁给他！”媒婆就告诉了张老。张老说：“行。”不一会儿，就用车拉着钱来到韦家。韦恕的族人们大惊说：“五百千钱的话是句玩笑，都以为他是个种菜

的老头，根本不会有这么多钱。现在他这么快就把钱送来了，该怎么办呢？”就让人偷偷问女儿，女儿竟同意了，并说：“这可能是上天安排的。”韦恕只好把女儿嫁给了张老。张老娶了韦氏后，继续种菜园，挑粪锄草，每天卖菜。韦氏天天做饭洗衣，一点也不怕别人笑话，亲戚们虽然讨厌她疏远她，她仍然一如既往。过了几年，韦氏家族内外的一些有识之士责备韦恕说：“你们家虽然穷，但乡里有的是贫家子弟，何必把女儿嫁给一个种菜的老头子呢？既然你把女儿嫁出去不要了，不如干脆让她到远处去呢？”过了几天，韦恕备了酒饭把女儿和张老叫到家里，在喝到半醉时，韦恕微透露想让他们搬到远处去的意思。张老听后站起来说：“我们婚后没有马上到远处，是怕你想念。现在既然讨厌我们，我们就搬走吧，这没有什么困难。我在王屋山（在山西）的山下有个小庄园，明天我们就回到那儿去。”第二天黎明时，张老到韦恕家辞行，并对韦恕说：“以后如果想念你女儿，可以让大哥到天坛山南找我们。”然后让韦氏戴上竹笠骑上驴子，张老拄着拐杖赶着驴一同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消息。过了几年，韦恕十分想念女儿，以为她跟着张老在山里过苦日子，一定会弄得蓬头垢面，再见面怕都认不出来了，就让自己的儿子韦义方去找。韦义方来到天坛山南，正好遇见一个昆仑奴在赶着黄牛耕田，就问道：“这里有一个张老家的庄园吗？”那昆仑奴立刻扔下鞭子跪拜说：“大少爷怎么这么久不来啊？庄园离这很近，我给您带路。”说罢领着韦义方往东走。一开始上了一座山，山下有河，过了河经过了连绵不断的十几个庄园，景色渐渐变了，和人间大不相同。然后又下了一座山，在山下的河北岸下有一座大红门的府宅，宅中楼阁林立，花木繁茂，彩云缭绕，有很多凤凰、

仙鹤和孔雀在楼阁间飞翔，从里面传出动听的歌声和音乐。昆仑奴指着府宅说：“这就是张家庄园。”韦义方又惊又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一会儿来到府宅门前，门上有个穿紫袍的官只领着韦义方进了一个大厅。大厅里陈设十分华丽，韦义方从来没见过，阵阵特殊的香味飘满了山谷。忽然听到女子走路时珠珮摇动的声音，两个穿青衣的女子走来说：“大少爷到了！”接着又有十几个穿青衣的美貌女子一对对地走出来，好像在引导什么贵人。然后就看见一个人戴着远游冠，穿着大红官袍，脚穿红靴子，慢慢走出门来。一个青衣女子领着韦义方上前拜见。韦义方见这人容貌十分英俊，仪表堂堂，再仔细一看，竟是张老。张老对韦义方说：“人世间辛苦劳累，如在水火之中，没有一刻消闲，再加上总被忧愁烦恼所纠缠，就更没有太平的时候了。大哥你长期在人世客居，又有什么乐趣呢？你的妹妹正在梳头，马上就来拜见你。”张老让韦义方稍坐片刻。不一会儿，一个青衣女子来报告说娘子已梳完头了，就把韦义方领到了后厅。韦义方见妹妹的屋子是以沉香木做房梁，用玳瑁做门，碧玉做窗，珍珠做帘，门前台阶也是又凉又滑的绿色石头铺成，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再看妹妹的服饰十分华贵，世上从未见过。韦义方见到妹妹后，互相问候了几句，又问问家里长辈的安康，觉得挺有隔膜。不一会儿摆上酒宴，美味佳肴精美芳香，好得没法形容。饭后，请韦义方到内厅歇息。第二天天刚亮时，张老来看韦义方，和他共坐闲谈，忽然有一个侍女走来，附在张老耳边说了几句话。张老笑道：“我府里有客，怎么能晚回来呢？”转身对韦义方说：“我的妹妹想去蓬莱仙山游玩，你妹妹也该去，天不黑就会回来的。大哥你可以在这里休息。”张老向韦义方作了个揖，就走到里面去了。片

刻间五色彩云弥漫在庭院里，鸾凤飞翔，音乐阵阵，张老和妻子韦氏各自乘着一只凤，还有十几个骑仙鹤的随从，渐渐升空向东飞去，已经看不见了，还隐隐约约听到音乐声。韦义方在后厅住着，小侍女照顾得很周到。等到傍晚时，听到远处有音乐声，转眼间张老和妻子已回到前厅，两人一同见过韦义方后说：“把你一个人留在府里，一定觉得寂寞吧？然而这里是神仙的府第，世间的俗人是不能来的。虽然大哥你命中该到这儿来一次，但也不能久留，明天你就该辞别了。”第二天，张老的妻子来和哥哥告别，再三请哥哥回家后替她问候父母。张老对韦义方说：“人世遥远，我也来不及写信了，请你捎回去二十镒（二十两为一镒）金子吧。”又给了韦义方一个旧草帽说：“大哥今后如果缺钱用，可以到扬州北城卖药的王老家府上去取一千万钱，这个旧草帽就是凭证。”于是双方告别，张老又让昆仑奴送出山来。送到天坛后，昆仑奴挥手告别回去了。韦义方自己背着金子回到家后，家人十分惊讶，有的说张老是神仙，有的说他是妖魔，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五六年后，带回的金子用光了，就打算到卖药的王老那儿去取钱，但又怀疑当初张老骗他，取那么多钱，连个字据都没有，一顶旧草帽怎么能作为凭据呢？后来家里太困难了，家里人就逼着韦义方去王老那儿试试，说就是取不来钱也没有损失什么。韦义方就去了扬州，到了北城的馆舍，见王老正在街上卖药。韦义方上前说：“老人家贵姓？”回答说姓王。韦义方说：“张老让我来取一千万钱，他说把这个草帽给你就行。”王老说：“钱倒是有，不知帽子对不对头？”韦义方说：“您老人家可以验一验草帽，难道你还不认识它吗？”王老没说话。这时有一个少女掀开青布帘走出来说：“张老有一次到这里来，让我给他缝帽

子，当时没有黑线，就用红线缝上了。线的颜色和缝的针脚，我都能认出来。”说完把草帽拿过来看，果然是张老的草帽，于是给了钱。韦义方把钱用车拉回家，全家这才相信张老真是神仙。后来韦家人又想念女儿，打发韦义方又到天坛山南去找。韦义方到了以后，只见千山万水，再也找不到他走过的路。碰见打柴的人，韦义方打听，也不知道张老的庄园，韦义方心里又难受又思念，只好回来了。又去找王老，王老也不在了。几年后，韦义方偶然到扬州去，在北城馆舍一带闲逛，忽然遇见了张老家的昆仑奴。昆仑奴迎上前来：“大少爷家这些年还好吗？我家娘子虽然不能回去，但就像她天天在娘家侍奉父母一样，家里的大事小情她都一清二楚。”说着从怀里掏出十斤金子交给韦义方说：“娘子让我把这金子送给您。我家主人（指张老）现在正和王老在这个酒馆里喝酒，请大少爷稍坐片刻，我进去禀报。”韦义方坐在酒店外的酒旗下，一直等到天黑也不见张老出来，就进酒馆里去找，只见酒客满座，却根本没有张老和王老，也不见昆仑奴。韦义方拿出金子来看，金子倒是真的，又惊讶又感叹地回家了。昆仑奴送来的金子又供韦家用了好几年。后来，就一直也没找到张老在什么地方。

太平广记卷第十七 神仙十七

裴 谡 卢李二生 薛 肇

裴 谡

裴谡、王敬伯、梁芳，约为方外之友。隋大业中，相与入白鹿山学道。谓黄白可成，不死之药可致。云飞羽化，无非积学。辛勤采练，手足胼胝，十数年间。无何，梁芳死。敬伯谓谡曰：“吾所以去国忘家，耳绝丝竹，口厌肥豢，目弃奇色，去华屋而乐茅斋，贱欢娱而贵寂寞者，岂非凯乘云驾鹤，游戏蓬壶。纵其不成，亦望长生，寿毕天地耳。今仙海无涯，长生未致，辛勤于云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乐，将下山乘肥衣轻，听歌玩色，游于京洛。意足然后求达，建功立事，以荣耀人寰。纵不能憩三山，饮瑶池，骖龙衣霞，歌鸾舞凤，与仙官为侣，且腰金拖紫，图形凌烟，厕卿大夫之间，何如哉！子盍归乎？无空死深山。”谡曰：“吾乃梦醒者，不复低迷。”敬伯遂归，谡留之不得。时唐贞观初，以旧籍调授左卫卫骑曹参军。大将军赵肸妻之以女，数年间，迁大理廷评，衣绯。奉使淮南，舟行过高邮，制使之行，呵叱风生，舟船不敢动。时天微雨，忽有一渔舟突过，中有老人，

衣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风。敬伯以为吾乃制使，威振远近，此渔父敢突过。试视之，乃谏也，遂令追之。因请维舟，延之坐内，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抛掷名宦，而无成到此极也。夫风不可系，影不可捕。古人倦夜长，尚秉烛游，况少年白昼而掷之乎？敬伯自出山数年，今廷尉评事矣。昨者推狱平允，乃天锡命服。淮南疑狱，今谏于有司，上择详明吏覆讯之，敬伯预其选，故有是行。虽未可言宦达，比之山叟，自谓差胜。兄甘劳苦，竟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须，当以奉给。”谏曰：“吾侪野人，心近云鹤，未可以腐鼠吓也。吾沉子浮，鱼鸟各适，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须者，吾当给尔，子何以赠我？吾与山中之友，市药于广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园桥东，有数里樱桃园，园北车门，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当寻我于此。”遂倏然而去。敬伯到广陵十余日，事少闲，思谏言，因出寻之。果有车门，试问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凉，移步愈佳。行数百步，方及大门，楼阁重复，花木鲜秀，似非人境。烟翠葱笼，景色妍媚，不可形状。香风飒来，神清气爽，飘飘然有凌云之意，不复以使车为重，视其身若腐鼠，视其徒若蝼蚁。既而稍闻剑佩之声，二青衣出曰：“裴朗来。”俄有一人，衣冠伟然，仪貌奇丽。敬伯前拜，视之乃谏也。裴慰之曰：“尘界仕宦，久食腥膻，愁欲之火，焰于心中，负之而行，固甚劳困。”遂揖以入，坐于中堂。窗户栋梁，饰以异宝，屏帐皆画云鹤。有顷，四青衣捧碧玉台盘而至，器物珍异，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窥。既而日将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灯，光华满坐。女乐二十人，皆绝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顾小黄头曰：“王评事者，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弃吾下山，别近十年，才为廷尉。属今俗心已就，须俗妓以乐之。顾伶家女

无足召者，当召士大夫之女已适人者。如近无姝丽，五千里内，皆可择之。”小黄头唯唯而去。诸妓调碧玉箏，调未谐，而黄头已复命，引一妓自西阶登，拜裴席前。裴指曰：“参评事。”敬伯答拜。细视之，乃敬伯妻赵氏。而敬伯惊讶不敢言，妻亦甚骇，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阶下，一青衣捧玳瑁箏授之。赵素所善也，因令与坐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间，取一股色朱李投之，赵顾敬伯，潜系于衣带。妓奏之曲，赵皆不能逐，裴乃令随赵所奏，时时停之，以呈其曲。其歌虽非云韶九奏之乐，而清亮宛转，酬献极欢。天将曙，裴召前黄头曰：“送赵夫人。”且谓曰：“此堂乃九天画堂，常人不到。吾昔与王为方外之交，怜其为俗所迷，自投汤火，以智自烧，以明自贼，将沉浮于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于此，一以醒之。今日之会，诚再难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暂游。云山万重，复往劳苦，无辞也。”赵拜而去。裴谓敬伯曰：“评公使车留此一宿，得无惊郡将乎，宜且就馆。未赴阙闲时，访我可也。尘路遐远，万愁攻人，努力自爱。”敬伯拜谢而去。复五日将还，潜诣取别。其门不复有宅，乃荒凉之地，烟草极目，惆怅而返。及京奏事毕，将归私第，诸赵竞怒曰：“女子诚陋，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礼，亦宜敬之，夫上以承先祖，下以继后事，岂苟而已哉。奈何以妖术致之万里，而娱人之视听乎？朱李尚在，其言足徵，何讳乎！”敬伯尽言之，且曰：“当此之时，敬伯亦自不测。此盖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记得裴言，遂不复责。吁，神仙之变化，诚如此乎？将幻者鬻术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为蛤，雉为蜃，人为虎，腐草为萤，蜣螂为蝉，鲲鹏为鹏，万物之变化，书传之记者，不可以智达，况耳目之外乎？（出《续玄怪录》）

裴谡、王敬伯、李芳三个人结为超脱世俗的好友。隋炀帝大业年间，三个朋友一齐进白鹿山学道。他们认为用铜炼金用汞炼银的方术一定能得到，长生不老的仙药一定能求着。至于腾云驾雾，羽化成仙的功夫，只要苦修苦练，也是早晚能成功的。然而，他们经过十几年的修炼内功，采集仙药，历尽了辛苦艰难，手、脚都磨起了老茧，却仍然什么也没得到。后来梁芳死了，王敬伯对裴谡说：“咱们背井离乡，抛弃了世间豪华富贵的生活进了这深山老林，听不见美妙的音乐，吃不到美味的佳饮，看不到美丽的女色。离开华美的府第住进茅屋，以享乐为耻，自甘寂寞过着如此清苦的生活，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得了道，成了仙，有朝一日能骑鹤驾云到蓬莱仙宫去过上神仙的日子。就算成不了仙，也希望长生不老与天地同寿。然而如今仙境渺渺不知在哪里，长生也没什么指望，我们如果继续在这里苦熬，只能死在山中了。我打算立刻出山去重新过豪华的生活，乘肥马穿轻裘，欣赏音乐亲近美女。游遍京城胜地，玩够了再去追求功名宦位，以求在世间显身扬名。纵然不能饮宴于天宫瑶池，不能乘着天马神龙听凤歌看鸾舞，不能日日与神仙为伴，但是在人世上身居高官，身穿紫袍腰系金带，每天和高官显贵在一起，还能使自己的图像挂在天子为功臣特建的，“凌烟阁”上，该多么荣耀。咱们为什么不回去呢？何必白白死在这空山里！”裴谡说：“我早已看破人间的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大梦初醒的人怎么可能再回到梦境中去呢？”王敬伯任凭裴谡怎样挽留也不听，一个人出了山。当时是唐太宗贞观初年，王敬伯不但恢复了原任的官职，而且在旧职的级别上被新任为左武卫骑曹参军。大将军赵肸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不到几年他就升任为大理寺的廷评，穿上了红袍。有一次他

奉命出使淮南，坐船走到高邮，当时他的船队仪仗森严，威风十足，江上的民船都躲着不敢走。这时天下着小雨，忽然有一只小渔舟出现在官家船队前面，船上是一位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渔夫。划着桨很快地驶过船队，像一阵疾风。王敬伯心里很不高兴，心想我是朝里派出的使臣，谁都对我敬畏回避，怎么这个渔夫敢为此放肆？仔细一看。那渔夫意是当年和他一起在山中修道的裴谡。于是赶快派船追上去。把裴谡追到后，王敬伯命手下人把裴谡的渔船连在自己大船的后面，请裴谡上了大船，进舱坐下，握着裴谡的手说：“老兄当初坚持不和我一起出山，抛开了世上的功名利禄，一意修道，但到如今你又得到了什么呢，不还是个江上的渔夫吗？所以我看修道的事如同捕风捉影，太坑人了。古人尚懂得人生苦短抓紧享乐，甚至点着灯烛不让夜晚虚度，何况青春年少白白扔掉岁月呢？我出山后才几年就做到了廷尉评事，由于我办案公正受到朝廷赞赏，天子特赐我穿红袍系金腰带。最近淮南有一件疑案一直定不了案，案情上报到大理寺，皇上命令派一个干练的官员到淮南复审疑案，我被选中，所以才有这次淮南之行。我现在虽然还算不上飞黄腾达，但比起山中的老翁还是要强得多吧。裴兄你却仍像从前那样甘心在山中埋没了自己，我真是不能理解啊！不知裴兄需要什么东西，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裴谡说：“我虽是个山中的平民，但早把心寄托于闲云野鹤，我怎么会像《庄子》中说的那样。让只腐烂的死鼠引起我的兴趣呢？我像鱼一样在江里游，你像鸟一样在天上飞，各有各的乐趣，你何必向我炫耀你那些浮名微利呢？人世间需要的东西我都非常充足，你能送我什么呢？我和山里的朋友一同到广陵卖药，也有个歇脚的地方。在青园楼的东边，有一个几里宽的樱桃园，园北有

个行车的门，那就是我家。你公余之后如果有空，可以到那里找我。”裴谡说完，就潇洒地离去了。王敬伯到广陵十几天后，空闲时想起了裴谡的话。就去找裴谡，找到了樱桃园，果然有个车门，一打听，果然是裴家。门上领王敬伯往里去。起初周围挺荒凉，越走景色越好。走了几百步后，又近了一个大门，门内楼阁重重，花草繁茂，好像不是凡人住的地方。雾气笼罩，景色无比秀丽，无法形容，阵阵香风袭人，令人神清气爽，飘飘然好像身在云中。王敬伯此时的心情也大大转变了，觉得做官为宦实在没什么意思，自己的肉体像只死老鼠一样卑贱，看他那些同僚也像蚂蚁一样卑微了。不一会儿，听见轻微的佩剑撞击的声音，两个青衣女子出来说：“裴郎来了。”只见一个仪表堂堂衣冠华贵的人来到面前，王敬伯赶快下拜，抬头一看，竟是裴谡。裴谡安慰王敬伯说：“你长期在人间做官，久吃腥膻的鱼肉，心中尽是贪欲私心，像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使你步履艰难哪。”裴谡把王敬伯请到客厅，只见门窗屋梁都装饰着奇珍异宝，屏风帐幕都画着仙鹤。不一会儿，四个青衣女子捧着碧玉的盘子进来，其中的器皿光彩照人，不是人间有的东西，摆上来的美酒佳肴也从来没吃过。天快黑时，裴谡请王敬伯入席，在室内点起了放射多种彩色的灯，照得室中光彩迷离。又叫来了二十个奏乐的女子，一个个都是绝代佳丽，列坐在王敬伯面前。裴谡告诉管家说：“王敬伯是我山中的朋友，由于修道的意志不坚，扔下我下了山，离别十年了，他才做到廷尉，他的心已经完全归于凡俗了，所以就叫世间的妓女来让他取乐吧。我看花街柳巷的那些女子也太差了，你不妨在书香门第和官宦人家给他找一个女子来。如果近处没有美貌的，在五千里之内为他请一个也行。”管家答应着出去了。那

些奏乐女子就给碧玉箏调弦，弦还没调好。管家已经领了一个女子进来，向裴谡下拜。裴谡说：“快拜见王评事。”王敬伯也连忙向那女子还礼。仔细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子赵氏。王敬伯大吃一惊，但没敢说什么，他妻子也很惊恐，不断地看他。裴谡让赵氏坐在玉石台阶下，一名侍女捧着玳瑁镶嵌的箏给了她。赵氏平时就很会弹箏，裴谡就让她和那些女子一起合奏以助酒兴。王敬伯趁裴谡不注意，从盘子里拿了一枚深色的红李子扔给妻子赵氏，赵氏看了看，把李子偷放在衣带里。那些女子演奏的曲子赵氏跟不上，裴谡就叫她们随着赵氏演奏，并常常让其余的女子停下演奏以显出赵氏的独奏。歌曲和音乐虽然不像《云门大卷》和《韶乐》这些古代名曲那样演奏后能引来凤凰，但旋律十分清亮，宛转动听，宾主敬酒酬答十分快活。到天快亮时，裴谡召来管家让他送赵氏回去。并说：“这个厅堂是九天画堂，凡人是不能进的。但我过去和王敬伯是修道时的朋友，可怜他为世上的荣华迷了心窍，自己甘心赴汤蹈火，聪明反被聪明误，工于心计反害了自己，从此将在生生死死的苦海中沉浮，看不到彼岸，所以才故意请他到这里来，想使他开窍醒悟。今天一见之后，将来很难重逢。夫人你也是命中有缘到这里一游。你来往一次经过了万重云山，十分辛苦，我就不再说什么了。”赵氏就拜别了裴谡。裴谡又对王敬伯说：“你身有公务却在这里住了一宿，你的下属和郡里的官员会因找不到你而惊惶的，你就先回你的驿馆吧。在你没有回京复命前，还可以再来看我，尘世上的路漫长遥远。人在世上常常会有千愁万虑，望你多多珍重吧。”王敬伯也拜谢辞别了裴谡。五天后，王敬伯公务完毕要回京了，就偷偷又去找裴谡，想向他辞行。但到了樱桃园，车门内再也没有裴谡的华贵府邸，只是一块

长满野草的荒地，心中十分惆怅他回去了。王敬伯到京城复命之后，回到自己家去时，妻子赵氏全家都怒气冲冲找他理论，说：“我家女儿尽管丑陋配不上你，但既然行了大理和你成婚你就应该敬重她，这样才能上以继承祖业，下以传继后代，这是决不能有一点苟且的。可是你为什么用妖术把她弄到万里之外，让她当乐伎让外人取乐呢？那颗红李子还在，她说得也有根有据，你还想隐瞒吗？”王敬伯只好说了全部详情，并说：“当时我也没有办法，不知是怎么回事。看来是裴谡已经得道成仙，故意显示道术给我看看的。”妻子赵氏也记得裴谡当时说的那些话，说绝不是王敬伯用了妖术，大家才不再责骂王敬伯。天哪，神仙的法术能达到这个程度，就是为了制造幻境来迷惑人吗？当然不是，而是为启迪人们坚定修道的意志，这是平常人不能理解的。书上记载着雀可以变蛙、野鸡变蚌、人变虎、腐草变萤火虫、屎克螂变蝉、大鱼变鹏，这些事人们都不理解不相信，何况那些更玄妙的事情呢？

卢李二生

昔有卢李二生，隐居太白山读书，兼习吐纳导引之术。一旦，李生告归曰：“某不能甘此寒苦，且浪迹江湖，诀别而去。”后李生知桔子园，人吏隐欺，欠折官钱数万贯，羈縻不得东归，贫甚。偶过扬州阿使桥，逢一人，草蹻布衫，视之乃卢生。生昔号二舅，李生与语，哀其褴褛。卢生大骂曰：“我贫贱何畏？公不作好，弃身凡弊之所，又有欠负，且被囚拘，尚有面目以相见乎？”李生厚谢，二舅笑曰：“居处不远，明日即将奉迎。”至旦，果有一仆

者，驰骏足来云：“二舅遣迎郎君。”既去，马疾如风，过城南数十里，路侧朱门斜开，二舅出迎。皇冠霞帔，容貌光泽，侍婢数十人，与桥下仪状全别。邀李生中堂宴饌，名花异木，若在云霄。又累呈药物，皆殊美。既夜，引李生入北亭命酌，曰：“兼与公求得佐酒者，颇善箜篌。”须臾，红烛引一女子至，容色极艳，新声甚嘉。李生视箜篌上，有朱字一行云：“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罢酒，二舅曰：“莫愿作婚姻否？此人名家，质貌若此。”李生曰：“某安敢？”二舅许为成之，又曰：“公所欠官钱多少？”曰：“二万贯。”乃与一拄杖曰：“将此于波斯店取钱，可从此学道，无自秽身陷盐铁也。”才晓，前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门（门字下有脱文，《云笈七签》一一三下有“泊归，颇疑訝为神仙矣。即以拄杖诣波斯店”十七字）。波斯见拄杖，惊曰：“此卢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钱，遂得无事。其年，往汴州，行军陆长源以女嫁之。既婚，颇类卢二舅北亭子所睹者。复能箜篌，果有朱书字，视之，天际之诗两句也。李生具说扬州城南卢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妻曰：“少年兄弟戏书此。昨梦见使者云：‘仙官追’，一如公所言也。”李生叹訝，却寻二舅之居，唯见荒草，不复睹亭台也。（出《逸史》）

从前有两个书生，一个姓李一个姓卢，隐居在太白山，兼学呼浊气吸清气的“吐故纳新”养生术和不食五谷的“导引术”。有一天，李生对卢生说：“我实在受不了这样清苦的修道生活，不想在山里呆下去了，准备出山到各地好好游一游。”然后就辞别下山了。后来李生受命管理一个桔园子，由于人们买桔子时骗

他，再加上过往行人偷窃桔子，使桔子大大亏损，李生欠了官钱好几万贯，被欠债拖累得不能往东走，十分贫困。有一天，李生偶尔经过扬州的阿使桥时，遇见一个穿布衫草鞋的人，一看原来是卢生。李生过去曾称卢生为二舅，就叫住了卢生，并对他的衣衫破旧表示同情可怜。没想到卢生却大骂道：“我穷有什么可怕的？不像你那样不往好道走，为钻营些蝇头小利而与那些凡夫俗子为伍，又弄得一屁股债，被人家限制不许动地方，你有什么脸面见我！”李生再三向卢生谢罪承认自己当初不该出山使修道半途而废，卢生这才缓和了，笑着说：“我的住处不远，明天我派人接你到家玩玩。”第二天果然卢生派了个仆人骑着一匹骏马来说：“我家老爷让我接您。”李生上了马，马快如飞，出了城南又跑了几十里，路旁一所府第的大红门开了，卢生在门口迎接李生。只见他戴着缀有星饰的高冠穿着绣着彩云的袍子，容光焕发，身边有几十个仆人婢女簇拥着，和在阿使桥上遇见时完全不同了。卢生让李生到堂屋里饮酒，见屋子周围都是奇花异草，好像仙境。卢生又让他服用了一些药物，味道十分甘美。到了晚上，又领着李生到北面的一个亭子里喝酒，并说：“我给你找个能弹箜篌的女子陪你喝酒吧。”不一会儿，有人举着红烛领来一个绝色女子，说话声音似莺啼燕语十分好听。李生看箜篌上有一行红字“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喝完酒，卢生说：“你想不想和弹箜篌的女子成婚？她是大家闺秀，资容也很出色。”李生说：“我怎敢有这个念头呢？”卢生就作主把那女子许配了他，又问他欠人家多少钱，李生说两万贯。卢生就给李生一根木杖说：“你拿这个到城内一家波斯人开的商店里去取钱还债吧，今后希望你继续学道，不要再去陷入经商的泥潭里了。”天刚亮，仆人牵着

接李生的马又来了，卢生让李生骑上回家，送他出了门。李生拿着那木杖去了波斯商店，店主一看就惊奇地说：“这不是卢二舅的木杖吗？你是从哪儿拿来的？”李生说了详情，波斯人就照付了钱，李生拿钱去还了账，得到了人身自由。当年李生去了汴州，在汴州当行军的陆长源把女儿嫁给了他，嫁后一看，妻子非常像卢生当初在北亭上叫来弹箜篌的那个女子，而且也弹一手好箜篌。再一看妻子的箜篌上竟也有一行红字，仔细一看正是那两句诗。李生就对妻子详细说了在扬州去卢生家做客的事。妻子说：“箜篌上的字是我的小弟弟刻着玩的。昨天我梦见天上的使者对我说仙官让我去扬州赴宴弹琴，情景和你说的完全一样。”李生又惊又叹，再去找卢生的住处，只见荒草一地，什么也没有了。

薛 肇

薛肇，不知何许人也，与进士崔宇，于庐山读书。同志四人，二人业未成而去，崔宇勤苦，寻已擢第。唯肇独以修道为务，不知师匠何人。数年之间，已得神仙之道。庐山下有患风劳者，积年医药不效，尸居候时而已。肇过其门，憩树阴下，因语及疾者，肇欲视之。既见曰：“此甚易耳，可以愈也。”留丹一粒，小于粒米，谓疾者所亲曰：“明晨掐半粒，水吞之，自当有应。未愈，三日外更服半粒也。”其家自以久疾求医，所费钜万，尚未致愈，疾者柴立，仅存余喘，岂此半粟而能救耶。明日试服之，疾者已起，洎午能饮食，策杖而行。如此三日，充盛康壮。又服半粒，即神气迈逸，肌肤如玉，髭发青鬢，状可二十岁许人。月余，肇复来曰：“子有骨箴，值吾此药，不唯愈疾，兼可得道矣。”乃授其所

修之要，此人遂登五老峰，访洞府而去。崔宇既及第，寻授东畿尉，赴任，过三乡驿，忽逢薛肇。下马叙旧，见肇颜貌风尘，颇有哀嗟之色。宇自以擢第拜官，扬扬矜负。会话久之，日已晡矣，薛谓崔曰：“贫居不远，难于相逢，过所居宵话，可乎？”崔许之。随薛而行，仆乘皆留店中。初入一小径，甚荒梗，行一二里间，田畴花木，皆异凡境。良久已及，高楼大门，殿阁森沉，若王者所理。崔心惊异之。薛先入，有数十人拥接升殿。然后召崔升阶，与坐款话。久之，谓崔曰：“子有好官，未可此住，但一宵话旧可尔。”促令召乐开筵。顷刻，即于别殿宴乐。更无诸客，唯崔薛二人。女乐四十余辈，拜坐奏乐。选女妓十辈同饮。有一箜篌妓，最为姝颖，崔与并坐。崔见箜篌上有十字云：“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崔默记之。席散，薛问崔坐中所悦，以箜篌者对。薛曰：“他日与君，今且未可。”及明，与崔送别，遗金三十斤，送至官路，惨别而去。崔至官月余，求婚得柳氏。常疑曾识而不记其处。暇日，命取箜篌理曲，崔见十字书在焉，问其故，云：“某时患热疾，梦中见使人追云：‘西城大仙陈溪薛君有客，五百里内解音声处女尽追。’可四十余人，因随去。与薛及客崔少府同饮一夕，觉来疾已愈。薛君即神仙也，崔少府风貌，与君无异。”各话其事，大为惊骇，方知薛已得道尔（明抄本此处有“与卢李二公事相类，故附焉”十一字）。（出《仙传拾遗》）

薛肇，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和进士崔宇一同在江西庐山读书。一同读书的四个人有两个人中途去了，崔宇读书很勤奋，后来考中进士也去了。只有薛肇专门学习道术，但不知是那个老师

指点他。他苦修了几年，竟得了神仙的道术。当时庐山下有一个中了邪风病的人，多年医治无效，只是等死了。薛生经过他家门口歇在树下，听他家人说起了患者，就请求进去看看。看见了病人以后就说：“这病没什么，完全能好。”然后留下一粒比米还小的药，对病人的亲属说：“明天早晨吃半粒，就能见效。如果还不好，三天后再吃那半粒。”他家人认为给病人治病已求遍了各处，化费了上万的钱，仍没治好，这一个米粒丹药怎么能救那骨瘦如柴只剩下一口气的人呢。然而第二天中午给病人服下半粒，病人立刻就能起床了，到了中午，就能吃饭了，并可以拄拐杖走路。三天后病人就十分强壮。又吃下了那半粒，就变得神色飘逸，皮肤像白玉一样光洁，头发又黑又亮，像二十多岁的人。过了一个多月，薛生又到这里来，对那人说：“你的骨相带着仙气，所以吃了我的药不仅能治好病，还能得道。”于是薛生就把自己修道的要点告诉了他，那人就登上五老峰去寻仙去了。崔宇考中进士后很快就被任命为东畿县尉，赴任时经过三乡驿时忽然遇见了薛肇，下马叙旧。崔宇见薛肇面容衰老满面风尘，言谈中流露出同情怜悯的意思。崔宇觉得自己考中进士并当了官，颇有些洋洋自得的神气。谈了半天，已是下午了，薛对崔宇说：“我那个破陋的家离这不远，咱们相逢不易，就到我家去咱们畅叙一宿你看怎样？”崔宇同意了。就跟着薛肇走，把他的车马仆从都留在客店里。一开始走过一条小路，路两边很荒凉，走出一二里后，景色大变，田原花木都不同于人间。又走了半天，来到一所府宅，院里楼阁殿宇，就像是王侯的府邸，崔宇心里十分惊奇。薛肇先进了门，就有几十个人迎接他拥着他上了一个大殿。然后薛肇就召崔宇登上台阶，和他坐着谈话。过了半天，薛肇对崔宇说：

“你公务在身不可能在我这里久住，我们叙上一宿就可以了。马上开筵，请崔宇来到另一个殿堂里饮酒作乐。席上只有薛、崔两个人，没有别人。四十多个女子列坐在殿上奏乐，薛肇从中选了十个女子来陪酒。其中有个弹箜篌的女子姿容俊美，崔宇和那女子挨着坐。看见她的箜篌上刻着十个字：“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就默默记在心里了。筵席散后，薛生问崔宇喜欢哪一个女子，崔宇就说喜欢弹箜篌的那个。薛生说：“以后可以把她嫁给你，现在还不行。”第二天黎明时薛肇送别崔宇，赠给他三十斤金子，送到官道上，依依惜别而去。崔宇回到自己的公衙，一个多月后和一位姓柳的女子结了婚。婚后，崔宇总觉得在哪儿见过柳氏，但想不起来。有一天公余时，崔宇让柳氏取来箜篌为他弹上一曲。崔宇一眼看见箜篌上有一行字，就是那两句诗，问柳氏是怎么回事，柳氏说：“我有一次得了怪病，梦见来了位使者找我，说西城的大仙陈溪人薛君那儿有客人，命五百里内未出阁的姑娘都去。一共找去了四十多人，我就跟使者去了，与薛大仙和一位姓崔的少府饮酒奏乐玩了一夜，等我醒来时，病就好了。薛君，当然是那位神仙了，而崔少府的相貌神态，和夫君你一模一样。”于是崔宇也说了那天的情景，夫妻俩十分惊奇，这才知道薛肇果然已经得道成仙了。

太平广记卷第十八 神仙十八

柳归舜 元藏几 文广通
杨伯丑 刘法师

柳归舜

吴兴柳归舜，隋开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风吹至君山下，因维舟登岸。寻小径，不觉行四五里，兴酣，逾越溪涧，不由径路。忽道旁有一大石，表里洞澈，圆而砥平，周匝六七亩。其外尽生翠竹，圆大如盘，高百余尺。叶曳白云，森罗映天。清风徐吹，戛为丝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树，高百余尺，条干偃阴为五色，翠叶如盘，花径尺余，色深碧，蕊深红，异香成烟，著物霏霏。有鹦鹉数千，丹嘴翠衣，尾长二三尺，翱翔其间。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武游郎者，有名阿苏儿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莲露者，有名凤花台者，有名戴蝉儿者，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汉武钩弋夫人常所唱，词曰：‘戴蝉儿，分明传与君王语。建章殿里未得归，朱箔金缸双凤舞。’”名阿苏儿者曰：“我忆阿娇深宫下泪，唱曰：‘昔请（明钞本无请字）司马相如为作《长门赋》，徒使费百金，君王终

不顾。”又有诵（诵原作词，据明钞本改）司马相如大人赋者曰：“吾初学赋时，为赵昭仪抽七宝钗横鞭，余痛不彻，今日诵得，还是终身一艺。”名武游郎者言：“余昔见汉武帝，乘郁金楫，泛积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韵朗畅。帝意欢适，李夫人歌以随，歌曰：‘顾鄙贱，奉恩私。愿吾君，万岁期。’”又名武仙郎者问归舜曰：“君何姓氏行第？”归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处来？”归舜曰：“吾将至巴陵，遭风泊舟，兴酣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偶因遭风，得臻异境，此所谓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鸟，不能致力生人，为足下转达桂家三十娘子。”因遥呼曰：“阿春，此间有客。”即有紫云数片，自西南飞来，去地丈余，云气渐散，遂见珠楼翠幕，重槛飞楹，周匝石际。一青衣自户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颜甚姝美，谓归舜曰：“三十娘子使阿春传语郎君，贫居僻远，劳此检校，不知朝来食否？请垂略坐，以具蔬馔。”即有捧水精床出者，归舜再让而坐。阿春因教凤花台鸟“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黄郎不在，不敢接对郎君。汝若等闲，似前度受捶。”有一鹦鹉即飞至曰：“吾乃凤花台也。近有一篇，君能听乎？”归舜曰：“平生所好，实契所愿。”凤花台乃曰：“吾昨过蓬莱玉楼，因有一章诗曰：露接朝阳生，海波翻水晶。玉楼瞰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时下栖止，投迹依旧楹。顾余复何忝，日侍群仙行。”归舜曰：“丽则丽矣，足下师乃谁人？”凤花台曰：“仆在王丹左右，一千余岁，杜兰香教我真篆，东方朔授我秘诀。汉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见扬雄、王褒等赋颂，始晓箴论。王莽之乱，方得还吴。后为朱然所得，转遗陆逊，复见机、云制作，方学缀篇什。机、云被戮，便至于此，殊不知近日谁为宗匠。”归舜曰：“薛道衡、江总也。”因诵数篇示之。凤花台曰：“近代

非不靡丽，殊少骨气。”俄而阿春捧赤玉盘，珍馐万品，目所不识，甘香裂鼻。饮食讫，忽有二道士自空飞下，顾见归舜曰：“太难得，与鹦鹉相对。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风便，索君甚急，何不促回？”因投一尺绮曰：“以此掩眼，即去矣。”归舜从之，忽如身飞，却坠巴陵，达舟所。舟人欲发，问之，失归舜已三日矣。后却至此，泊舟寻访，不复再见也。（出《续玄怪录》）

柳归舜是吴兴人。隋文帝开皇二十年时，柳归舜从江南乘船去巴陵，江上起了大风，把船吹到君山（又名湘山，在湖南洞庭湖中）下面，只好拴船登岸。顺着小路不觉走了四五里，兴致很高地跨过小溪山涧，也不顺着路走了。忽见道旁有一块大石头，整个石头都透明铮亮，又圆又平，方圆六七亩大小。石外都长满了翠绿的竹子，像盆口那么粗，有一百多尺高，顶端都触到了云彩，郁郁森森映着蓝天。一阵清风吹过，竹林发出了动听的音乐声。大石的中央长着一棵树，一百多尺高，枝干是彩色的，树叶有盘子那样大，花的直径有一尺宽，花瓣深蓝色，花中飘出奇异的香气笼罩着周围，如烟似雾。树上有好几千只红嘴绿毛二三尺长尾巴的鹦鹉上下翻飞，互相叫着彼此的姓名，有的名叫“武游郎”，有的名叫“阿苏儿”，有的叫“武仙郎”，有的叫“自在先生”，还有的名叫“踏莲露”、“凤花台”、“戴蝉儿”、“多花子”。有个鹦鹉唱着歌，并说：“我这个歌儿是汉武帝时的钩弋夫人常唱的，歌词是‘戴蝉儿，分明传于君王语。建章殿里未得归，朱箔金缸双凤舞’。”名叫阿苏儿的鹦鹉说：“我记得阿娇听了这个歌以后在深宫里流泪了。”接着就唱道：“昔请司马相如为作《长

门赋》，徒使费百金，君王终不顾。”这时又有只鹦鹉开始背诵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这鹦鹉背完了《大人赋》后说：“我当初学这首赋时，被赵昭仪用头上的宝钗狠抽了一顿，当时把我痛坏了，但我到底还是背出来了，成了我的一件绝活儿。”名叫武游郎的鹦鹉说：“我当年见过汉武帝，他乘着镶金的船在宫中的积翠池里泛游，自己吹起了紫玉笛，吹得十分动听，皇上十分高兴，李夫人就伴着笛子唱起了歌，歌词是：‘顾鄙贱，奉恩私。愿吾君，万岁期。’”这时叫武仙郎的那只鹦鹉就问柳归舜，“你贵姓？排行第几？”柳归舜说：“我姓柳，排行十二。”鹦鹉说：“柳十二郎从哪里来？”柳归舜说：“我要去巴陵，遇到大风船靠了岸，一时高兴走到了这里。”武仙郎就说：“柳十二郎由于遇风得以来到这仙境，这真可谓因祸得福了，然而我只是一只鸟，不能为你效什么力。不过我可以为你转达桂家三十娘子，请她接待你。”说完就向远处喊道：“阿春，来客人了！”立刻空中就有几团紫色的云从西南飞来，离地面一丈多高时云彩渐渐散去，露出了垂着绿帘幕的红楼，楼阁上一重重门窗十分华丽，整个楼立在那块大石上。这时一个青衣女子从楼门里走出来，看年纪有十三四，身穿缀有珠翠的衣服，容貌美丽，女子对柳归舜说：“我家三十娘子让我转告郎君，我的家太偏僻了，使你来一趟这么辛苦劳累。不知郎君从早晨到现在用饭了吗？请先稍坐，立刻给你开饭。”接着就有女子捧着水晶做的坐榻，柳归舜谢了坐。这时那位阿春姑娘就说：“‘凤花台’，你这个鹦鹉为什么不好好接待客人呢？三十娘子因为黄郎不在家不便出来接待客人。你们如果怠慢了客人，看不像上次那样捶你们！”这时立刻有一个鹦鹉飞到柳生面前说：“我就是凤花台。最近我写了一首诗，不知柳郎愿不愿意

听一听？”柳归舜说：“我平生最喜欢诗词，当然愿意听。”凤花台就说：“我昨天飞过蓬莱仙洲上的玉楼时作了一首诗：露接朝阳生，海波翻水晶。玉楼瞰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时下栖止，投迹依旧楹。顾余复何忝，日侍群仙行。”柳归舜说：“这首诗真是美极了，谁是你作诗的老师呢？”凤花台说：“我在王丹身旁一千多年，杜兰香教给我修道的秘文，东方朔传给我道术的秘诀。当时汉武帝想给朝里选拔太中大夫，就在石渠署召见扬雄、王褒等文人，命他们作赋和颂，我才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箴论。到三莽之乱时，我才回到江南吴地，后来朱然又把我要了去，又把我转赠给陆逊，从他那儿我又见识了陆机、陆云文章，我也学着写文章，后来陆机、陆云被杀，我才来到了这里。我不知道当代在文章上面谁是宗师呢？”柳归舜说：“当代的文章数薛道衡和江总最好。”接着就背诵了几篇。凤花台说：“近代的文章不是不华丽，只是太缺少风骨。”不一会儿，阿春捧着一只红玉盘，里面装着珍馐美味，芳香扑鼻。柳归舜吃完后，忽然有两名道士从空中飞出来，看见柳归舜后说：“你可真不简单，能和鸚鵡对读文章。你是不是柳十二郎？你的船因为风已顺了马上要开，正到处找你呢，你还不赶快回去！”说罢扔给他一块一尺长的绸子说：“用它蒙上眼睛，你就上路吧！”柳归舜蒙上眼，立刻觉得身子飞了起来，转眼间到巴陵自己的船上。船马上要开，一问，才知道已经三天找不到柳归舜了。后来柳归舜又来到这里江边，弃舟登岸再去找那个地方，什么也没有了。

元藏几

处士元藏几，自言（自言原作言自，据明钞本改）后魏清河孝王之孙也。隋炀帝时，官任奉信郎。大业九年，为过海使判官。无何，风浪坏船，黑雾四合，同济者皆不免，而藏几独为破木所载，殆经半月，忽达于洲岛间。洲人问其从来，则瞋然具以事告。洲人曰：“此沧洲，去中国已数万里。”乃出菖蒲花桃花酒饮之，而神气清爽。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月，地土宜五谷，人多不死。出凤凰、孔雀、灵牛、神马之属；更产分蒂瓜，长二尺，其色如椹，二（《杜阳杂编》下二作一）颗二蒂；有碧枣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缝掖衣，戴远游冠，与之话中国事，则历历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阙银台，玉楼紫阁，奏箫韶之乐，饮香露之醕。洲上有久视之山，山下出澄水泉，其泉阔一百步，亦谓之流渠，虽投之金石，终不沉没，故洲人以瓦铁为船舫。更有金池，方十数里，水石泥沙，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鱼，今刑部卢员外寻云：“金义岭有池如盆，其中有鱼皆四足。”又有金莲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间彩绘，光辉灿烂，与真无异，但不能拒火而已。更有金荃花，如蝶，每微风至，则摇荡如飞，妇人竞采之以为首饰，且有语曰：“不戴金荃花，不得在仙家。”更以强木造船，其上多饰珠玉，以为游戏。强木，不沉木也。方一尺，重八百斤，巨石缁之，终不没。藏几淹留既久，忽念中国，洲人遂制凌风舸以送焉。激水如箭，不旬即达于东莱。问其国，乃皇唐也；询其年号，即贞元也。访其乡里，榛芜也；追其子孙，疏属也。有隋大业元年至贞元年末，已二百年矣。有二鸟，大类黄鹂，每翔翥

空中，藏几呼之即至，或令衔珠，或令受人语。乃谓之转言鸟，出沧州也。藏几工诗好酒，混俗无拘检，十数年间，遍游江表，人莫之知。而赵归真常与藏几弟子九华道士叶通微相遇，求得其实，归真以藏几之异备奏上。上令谒者赍手诏急徵。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谒者惶恐，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览疏咨嗟曰：“朕不如明皇帝，以降异人。”后有人见藏几泛小舟于海上。至今江表道流，大传其事焉。（出《杜阳编》）

元藏几是一位处士，自称是南北朝时北朝后魏清河孝王的孙子。隋炀帝时，他官拜奉信郎。隋炀帝大业九年，派他为判官出海，航行中遇到风暴，船被撞坏，空中黑云四合，船上的人都落海淹死，只有元藏几抱着一块木头在海上漂流，历经半个月，漂到一个岛上落了脚。岛上的人问他从哪儿来的，他就颠三倒四地讲了海上遇难的经过和自己的来历。岛上的人说这里是北海中的仙岛沧州，离中国好几万里。他们就拿出菖蒲花和桃花酿的酒请元藏几喝，喝了这酒立刻感到神清气爽。这沧州周围有一千里大，岛上花草树木总像阳春二月那样繁茂，土地肥沃五谷丰登，岛上的人都长生不死，出产凤凰、孔雀、神牛神马等珍奇的动物。还出产一种分蒂瓜，瓜长二尺，颜色像桑椹呈紫红色，一只瓜上有两个瓜蒂。还出产绿枣红栗，都像梨子那么大。岛上的人大都穿宽袖单衣，戴远游冠。他们和元藏几谈起几万里外的中国的事，简直了如指掌。岛上人住的大都是镶金饰银的楼阁，用箫演奏中国周朝的《韶乐》，喝用香露酿造的酒。洲上有一座“长生山”，山上有一泓清水泉，泉有一百步宽，人们也叫它为流渠，把

金子、玉石扔进泉水也不沉，所以这里的人用铁瓦造船。还有一个十几里见方的金池，金池的水石泥沙都呈金色，池里生长一种四脚鱼，正如当时刑部卢员外说的金义岭池中的那种四脚鱼一样。洲上还有一种金莲花，岛上人把这种莲花碾碎成泥用来画画儿，画出来的东西和真的完全一样，只是怕火烧。还有一种金茎花，花像蝴蝶，每当微风吹来，花儿就摇动如飞，女人们都抢着采这种花做首饰，岛上有句俗话说“不戴金茎花，不得在仙家。”岛上人还用强木造船，船上装饰了很多珍珠宝玉，这船主要用来游乐。所谓“强木”就是“不沉木”。一尺见方的一块“强木”就有八百斤重，但是用大石坠上它，它也不沉没。元藏几在这沧洲岛上停留了很久，后来就十分想念中国，想回故乡，岛上人就为他制造了一只叫“凌风”的船，送他回中国。元藏几乘上船。船在海上像箭一般疾驰，不到十天就到了东莱郡。元藏几问这是什么国，回答说是大唐，再问年号，说是唐德宗贞元年。他回到故乡，见自己的家已是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地，寻访他的子孙，只有一些远亲了。从隋朝大业元年他到了北海的沧洲仙岛，到唐贞元年末他回到中国，算一算，竟已过去了二百年！元藏几回来后，常常有两个像黄鹂的鸟在他家上空飞，他一叫，鸟就落下来，或者让它口衔珠子赠人，或者让它代为传话，这鸟都能做到。这种鸟就是出在沧洲的“转言鸟”。元藏几善作诗，又好喝酒，在世俗中自在逍遥毫无拘束，十几年间游遍了长江以南的地区，人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后来，有个赵归真曾与元藏几的弟子、九华山道士叶通微相遇，赵归真从叶通微那儿证实了元藏几的确不是凡俗之辈，并向皇帝奏报了元藏几已活了二百多岁并到过仙岛沧洲的事。皇帝令赵归真带着他亲自写的诏书立刻召元藏

几进宫。元藏几跟着赵归真赴京，半路上突然不见了。赵归真很惶恐地赶快把这情形奏报皇上，皇上看了奏章后感叹地说：“朕不如明皇帝（指玄宗李隆基），所以特殊的人才不来归服我。”后来有人看见元藏几驾一叶小舟在海上漂流。至今江南一带学道的人们还在传说着元藏几的事迹。

文广通

文广通者，辰溪县滕村人也。县属辰州。溯州一百里，北岸次有滕村，广通居焉。本汉辰陵县。《武陵记》云：广通以宋元嘉二十六年，见有野猪食其稼，因举弩射中之。流血而走，寻血迹，越十余里，入一穴中。行三百许步，豁然明晓，忽见数百家居止，莫测其由来，视所射猪，已归村人圈中。俄有一叟出门曰：“汝非射吾猪者乎？”文曰：“猪来犯仆，非仆犯猪。”翁曰：“牵牛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夺之牛者，罪又重矣。”文因稽首谢过。翁云：“过而知改，是无过矣。此猪前缘，应有其报，君无谢焉。”翁呼文通至厅上，见十数书生，皆冠章甫之冠，服缝掖之衣，有博士，独一榻面南谈《老子》。又见西斋有十人相对，弹一弦琴，而五声自韵。有童子酌酒，呼令设客。文饮半酣，四体怡然，因尔辞退。观其墟陌人事，不异外间，觉其清虚独远，自是胜地，徘徊欲住。翁乃遣小儿送之，令坚关门，勿复令外人来也。文与小儿行，问其始末，答曰：“彼诸贤避夏桀难来此，因学道得仙。独榻座谈《老子》者，昔河上公也。仆汉时山阳王辅嗣，至此请问，《老子》滞义。仆自扫门已来，于兹十纪，始蒙召进，得预门人，犹未深受要诀，只令守门。”至洞口，分别殷

勤，自言相见未期。文通自所入处，见所用弩皆已朽断。初谓少顷。已十二年矣。文通家已成丧讫，闻其归，乃举村惊疑。明日，与村人寻其穴口，唯见巨石塞之，烧凿不可为攻焉。（出《神仙感遇传》）

文广通是辰溪滕村人。这个县归辰州管。从辰州乘船逆流而上，去一百里，北岸有个滕村，文广通家就住在那里。辰溪县在汉朝叫辰陵县，《武陵记》中说，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文广通看见有个野猪吃他家的庄稼，就用箭射中了野猪。野猪流着血逃走，文广通顺着血迹追出去十几里，进入一个洞中，在洞里走了三百来步，忽然周围大亮，眼前出现了几百家房舍，不知道是个什么地方，再看他射的野猪，已经跑进村里人的猪圈中了。不一会儿有个老翁走出门来问：“你就是射我猪的人吧？”文广通说：“猪吃我的庄稼，并不是我无故射它。”老翁说：“牵着牛踩了人的庄稼是不对，但因为这就把人家的牛抢走，就更不对了。”文广通走向老翁赔礼叩头。老翁说：“有了过错知道改，就不算错误了。这个猪命中该得这样的报应，你就不必赔罪了。”老翁把文广通请到屋里，见屋里有十几个书生，都戴着章甫冠，穿着宽袖单衣，有位博士独自面朝南坐在一个卧榻上讲授《老子》。又见西屋有十个人对坐着弹琴，音律很好听。这时有位童子上来摆了酒菜，老翁拉过文广通饮酒。文广通喝得半醉，身体十分舒坦，就辞谢不再喝了。他观察外边路上的行人，和外界没什么不同，只是觉得这里环境幽美清静，真是个难在人间找到的好地方，就打算留在这里不走了。老翁不答应就派了个小孩给他领路送他出

去，并嘱咐关好大门不要让外人进来。文广通和小孩一同溜达时问他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那小孩说：“屋里的那些人都是胜贤，他们当初为逃避夏桀的残酷统治来到这里，因学道而成了神仙。那位讲授《老子》的博士，就是河上公。我是汉代山阳人王辅嗣，到这里是为向河上公请教《老子》中的一些疑意。我在他门下已当了十纪（十二年为一纪）的扫地仆人才让我当了守门人，至今还没有得到道经的要诀呢。”文广通又走到来时的洞口，和那小孩依依不舍地再三告别，估计今后再也不会相见了。到了洞口，见射野猪的弓箭都朽了。他在洞中只呆了不久，世上已是十二年了。他家早已给他办了丧事，见他回来全村人都大吃一惊。第二天他和村里人找那个洞，只见大石堵住洞口怎么凿也凿不开了。

杨伯丑

杨伯丑，冯翊武乡人。好读《易》，隐于华山。隋开皇初，文帝搜访逸隐，闻其有道，徵至京师。见公卿不为礼，人无贵贱，皆汝之，人不能测。帝赐衣，着至朝堂，舍之而去。常被发佯狂，游行市里，形体垢秽，未尝栉沐。亦开肆卖卜，卦无不中。有人失马，诣伯丑卜之，伯丑方为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为作卦，曰：“可于西市东壁南第三店，为我买鱼作鲙。”如其言，诣所指店中，果有人牵所失马而至，遂擒之。何妥尝与论《易》，闻妥之言，笑曰：“何用郑玄、王弼之言乎？”于是别（别原作测，据明钞本改）理辨答，思理玄妙，大异先儒之旨。论者谓其有玄机，因问其所学，曰：“太华之下，金天洞中，我曾受羲皇所教之《易》，与大道‘玄同’，理穷众妙，岂可与世儒常谈，而测神仙

之旨乎？”数年复归华山上，后世世有人见之。（出《仙传拾遗》）

杨伯丑是冯翊武乡人，好研究《易经》，隐居在华山。隋文帝开皇初年，文帝访察隐居的贤人，听说杨伯丑懂道术，就把他请到京城。杨伯丑看见王公大臣们从不行礼，他认为人就是人，没有什么贵贱之分，所以对谁都是一样的称谓，人们也莫测他的高深。皇帝赏给杨伯丑一件华丽的衣服，他举到金殿外面的百官议事厅里就脱下扔掉了。杨伯丑经常披散着头发疯疯癫癫在街市上逛，满身污垢也从不洗澡。他还摆了个卦摊，他的卦非常灵。有人丢了马，来找伯丑算卦，伯丑刚被太子召见，在路上看见了丢马的人，立刻给他算了一卦说：“你要在西街东墙南边的第三家店铺里，给我买鱼吃。”丢马的人按他的话去了那店里，果然有人牵着他丢的马进了店，被他当场抓住。何妥曾和他谈论《易经》，他听了之后嘲笑地说：“你读的不都是郑玄和王弼的那一套理论吗？”于是就用自己的独到见解讲解辨答《易经》中的疑难，谈得十分玄妙深刻，论点和过去的大学者大不相同。一些道学家认为伯丑真正得到了道学中神奥玄妙的真谛，就问他在哪里学的，杨伯丑说：“我在太华山下的金天洞中蒙受伏羲皇帝教我《易经》，还有天地为一的‘玄同’大道理，这些深奥的道理，和你们这些世俗的学者们是谈不明白的，你们也不可能理解神仙的道义。”几年后，杨伯丑又回了华山，后世的代人都曾有见过他的。

刘法师

唐贞观中，华阴云台观有刘法师者，炼气绝粒，迨二十年。每三元设斋，则见一人，衣缝掖，回鹘瘦，来居末坐，斋毕而去。如此者十余年，而衣服颜色不改。法师异而问之，对曰：“余姓张，名公弼，住莲花峰东隅。”法师意此处无人之境，请同往。公弼怡然许之曰：“此中甚乐，师能便住，亦当无闷。”法师遂随公弼行。三二十里，扳萝攀葛，才有鸟径。其崖谷险绝，虽猿猱不能过也，而公弼履之若夷途。法师从行，亦无难。遂至一石壁，削成，高直千余仞，下临无底之谷。一迳阔数寸，法师与公弼，侧足而立。公弼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问曰：“为谁？”对曰：“某。”遂划然开一门，门中有天地日月。公弼将入，法师随公弼亦入。其人乃怒谓公弼曰：“何故引外人来？”其人因阖门，则又成石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人，乃云台刘法师也，与余久故，故请此来。何见拒之深也？”又开门，纳公弼及法师。公弼曰：“法师此来甚饥，君可丰食遣之。”其人遂问法师便住否？法师请以后期。其人遂取一盂水，以肘后青囊中刀圭粉和之以饮法师，其味甚甘香，饮毕而饥渴之想顿除矣。公弼曰：“余昨云山中甚乐，君盍为戏，令法师观之？”其人乃以水巵东谷中，俄有苍龙白象各一，对舞，舞甚妙；威凤彩鸾各一，对歌，歌甚清。顷之，公弼送法师回。师却顾，唯见青崖丹壑，向之歌舞，一无所睹矣。及去观将近，公弼乃辞。法师至观，处置事毕，却寻公弼。则步步险阻，杳不可阶。法师痛恨前者不住，号天叫地，遂成腰疾。公弼更不复至矣。（出《续玄怪录》）

唐太宗贞观年间，华阴的云台观有一个姓刘的法师绝了食修炼道家的闭气之功，一炼就是二十年。他每到正月、七月、十月的十五这天设素斋时，就会有一个穿宽袖单衣面容黑瘦的人来到他这里，坐在最末的座位上，吃完了斋就走。十多年间这个人总是准时来吃斋饭，衣服容貌也没有丝毫变化。刘法师很奇怪，就问那人的来历。那人说：“我叫张公弼，住在莲花峰的东山凹里。”刘法师心想那里是个人迹不到的地方，就让张公弼带他去看看。张公弼很痛快地答应说：“我那里很好玩，你去看看，一定非常开心。”刘法师就随着张公弼走了。走了二三十里地就没有路了，只好扯着滕子攀着葛萝勉强寻路走。悬崖绝壁十分陡峭，就是猿猴怕也难以越过，但张公弼像走平坦的大道一样毫不在乎。刘法师跟着翻山越崖竟一点也不费劲。后来两个人来到一面石壁前，石壁有一千多仞高，像刀削的一样陡峭，下面是无底深谷。石壁前只有几寸大的一块地方，刘法师与张公弼踮着脚才能站得下。这时张公弼用手指敲了敲石壁，只听石壁里有人问：“是谁？”回答说：“是张公弼。”然后壁上突然开了一扇门，门里能看到天地日月，是另一个世界。公弼往门里走，刘法师也要跟进去，开门的人怒气冲冲地问张公弼：“你怎么随便领外人来？”说着就把门关上，又成了一面石壁。张公弼在外面对看门人说：“他不是外人，是云台观的刘法师，我的老朋友，所以我才请他来。何必把他拒之门外呢？”于是门才又开了，让他俩进去。张公弼说，“刘法师已经很饿了，请给他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吧。”那开门人就问刘法师要住下吗？刘法师说以后再来住。那人就端来一碗水，从胳膊后面一个青布袋里用匙舀出一点药粉和在水

里，让刘法师喝下去，刘法师觉得那水特别香甜，喝下去立刻不渴也不饿了。张公弼对那人说：“我昨天对刘法师说这里很好玩，你何不给他变个戏法让他看看呢？”那人就把一口水喷到东面山谷里，片刻间就有一只青龙和一只白象出现在空中，跳起了美妙的舞蹈。接着又有两只凤和鸾对歌，歌声清亮动听。过了一会儿，张公弼就送刘法师出了石壁，送他回家。刘法师回头再看，只见仍是悬崖峭壁，刚才的一切都荡然无存了。到了离云台观不远的地方，张公弼就告辞了。刘法师回到云台观后，把一些事处理完后又去寻找张公弼。然而山高路险，再也找不到通向那面石壁的路了。刘法师万分悔恨当初没有留在石壁中，一想起来就呼天号地，甚至为此得了腰痛病。张公弼从此也再没到云台观来过。

太平广记卷第十九 神仙十九

马 周 李林甫 郭子仪 韩 滉

马 周

马周者，华山素灵宫仙官也。唐氏将受命，太上敕之下佐于国。而沉缅于酒，汨没风尘间二十年，栖旅困馁，所向拘碍，几为磕仆。闻袁天纲自蜀入秦，善于相术，因诣之，以决休咎。天纲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夕耳，何相之有邪！”周大惊，问以禳制之术。天纲曰：“可自此东直而行，当有老叟骑牛者。不得迫而与语，但随其行，此灾可除矣。”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门，果有老叟，骑牛出城，默随其后。缭绕村径，登一大山。周随至山顶，叟顾见之，下牛，坐于树下，与语曰：“太上命汝辅佐圣孙，创业拯世，何为昏沉于酒，自掇困饿。五神已散，正气凋沦，旦夕将死，而不修省邪？”周亦懵然未晓。叟曰：“汝本素灵宫仙官，今太华仙王，使人召汝。”即引入宫阙，经历宫门数重，至大殿之前，羽卫森肃，若帝王所居。趋至帘前，有宣言责之者，以其受命不恭，堕废所委，使还其旧署，自责省愆。叟与所使数人，送于东庑之外别院中。室宇宏丽，视其门，则姓名存焉。启

钥而入，炉火鼎器，床榻茵席，宛如近所栖止，沉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长大奇伟，立于前曰：“我皆先生五脏之神也。先生酗酒流荡，浊辱于身，我等久归此矣。但闭目，将复于神室也。”周瞑目顷之，忽觉心智明悟，并忆前事，二十余年，若旬日之间耳。复扃鐍所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谢过，再禀其命。来诣长安，明日复谒天纲。天纲惊曰：“子何所遇邪？”已有瘳矣。六十日当一日九迁，百日位至丞相，勉自爱也？”如是，贞观中，敕文武官各贡理国之策，周之所贡，意出人表，是日拜拾遗、监察御使、里行。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书令数年。一旦群仙降其室曰：“佐国功成，可以退矣，太乙征命，无复留也。”翌日无疾而终。谥曰忠公。其所著功业，匡赞国政，扬历品秩，国史有传，此不备书。（出《神仙拾遗》）

马周是仙界华山素灵宫的一位仙官。唐代李氏将要受命于天取代隋朝时，太上派马周到人世帮助唐朝皇室治理国家。马周到了人世后，却天天沉缅于饮酒，二十年都默默无闻地混迹于俗人中，完全忘了上天给他的使命。后来竟落魄江湖，饥寒交加，人人都躲着他，多次向人磕头告帮。他听说袁天纲从四川到陕西来了，据说他常善于看相，就去见他，求他看看自己的将来是凶是吉。袁天纲看了马周半天后说：“你的五神已经离你而去，你的生命已危在旦夕了，哪里还有什么相可看哪！”马周一听大惊失色，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消灾免死，袁天纲说：“你可以从这里一直向东走，会看见一个骑牛的老人。你不要和他说话，跟着他走就行，这样你的病就可以免除了。”马周按照袁天纲的话，没

出城门，果然看见一个骑牛的老头出城，就默默地跟在后面。出城顺着村路走，登上一座大山。马周跟着老人爬上山顶后，老人看见了马周，就下了牛坐在树下，然后说：“太上老君命你下凡辅佐皇室，可是你却成了个酒鬼，混到饥寒交迫的地步。现在你五神已散，正气消尽，已经死在眼前，你还不好好反省悔改吗？”马周仍然发懵，不知老人说的什么意思。老人接着点化他说：“你本来是天上素灵宫的仙官，现在，华山的仙王派人召你去。”说罢就领他进了一座宫城，进了好几道宫门，来到大殿前，只见侍卫排列了很多，警戒森严，好像是王宫。老人领他到了大殿的门帘前，有一个官员宣读王命，责备马周有辱使命，让他返回原来的司署，反省自己的错误。老人和其他几名使者就把马周送到王宫东面一个另外的院子里。来到一座宏伟的房屋前，见门上写着自己的名字。马周用钥匙打开门锁进了屋子，看见屋里的陈设家具和床榻枕席都像是自己近时用过的，想了半天，仍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时突然来了五个人，穿着东、西、南、北、中五方的衣服一个个身材魁伟。他们对马周说：“我们就是你的‘五脏之神’。你在人世上沉迷于饮酒到处游荡，玷污了你的身子，所以我们就离开你到天宫来了。请你现在闭上眼睛，我们就可以再回到你的五脏中了。”马周闭上眼睛，立刻觉得心神清爽，大彻大悟，并记起了二十多年以来的事，就像十天前的事一样。于是他锁上了自己的屋子，再次来到仙王的大殿，叩头谢罪，并向仙王禀报了自己原来的使命，要求再次到人间去。马周又从天界来到长安，第二天又去拜见袁天纲。袁天纲惊奇地说：“你遇到什么了？你的病已经好了！从现在起，六十天后你将会一天之内晋升多次官职，一百天后你将当上丞相，希望你要珍重自爱啊！”果

然，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年间，唐太宗下诏命文武百官贡献治国的良策，马周所献的国策超过了所有的大臣，当天就任命他为拾遗、监察御史（掌察劾百官、巡视州县、祭祀、监军的官）和里行官（散官的一种，类似清代宫中的“军机处走”）等三个重要官职。从此马周多次得到重要的任命，并当了好几年中书令（即宰相）。有一天，一群神仙降临到马周家，对他说：“你辅佐大唐有功，已完成了上天给你的使命，现在可以告退了，东皇太乙命你立刻回天宫，不要在人间停留了。”第二天，马周没生病就突然死了。皇帝追赏他“忠公”的封号。马周在人间功业卓著，他辅佐皇帝治理国家，弘扬正直的官风，国史中已有传记，这里就不详细记叙了。

李林甫

唐右丞相李林甫，年二十，尚未读书。在东都，好游猎打球，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下，骑驴击，略无休日。既惫舍驴，以两手返据地歇。一日，有道士甚丑陋，见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乐，郎君如此爱也？”李怒顾曰：“关足下何事？”道士去，明日又复言之。李公幼聪悟，意其异人，乃摄衣起谢。道士曰：“郎君虽善此，然忽有颠坠之苦，则悔不可及。”李公请自此修谨，不复为也。道士笑曰：“与郎君后三日五更，会于此。”曰：“诺。”及往，道士已先至，曰：“为约何后？”李乃谢之。曰：“更三日复来。”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谈笑极洽，且曰：“某行世间五百年，见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则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郎君且归，熟思之，后三日五更，复

会于此。”李会回计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侠，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计已决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叹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始见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复之。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与之叙别曰：“二十年宰相，生杀权在己，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阴贼，当为阴德，广救拔人，无枉杀人。如此则三百年后，白日上升矣。官禄已至，可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与别。时李公堂叔为库部郎中，在京，遂诣。叔父以其纵荡，不甚记录之，颇惊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过，今故候觐，请改节读书，愿受鞭捶。”库部甚异之，亦未令就学，每有宾客，遣监杯盘之饰。无不修洁。或谓曰，汝为吾著某事，虽雪深没踝，亦不去也。库部益亲怜之，言于班行，知者甚众。自后以荫叙，累官至赞善大夫，不十年，遂为相矣。权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顾隆洽，独当衡轴，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数年后，自固益切，大起大狱，诛杀异己，冤死相继，都忘道士槐坛之言戒也。时李公之门，将有趋谒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门，吏惊候之，见一道士甚枯瘦，曰：“愿报相公。”闻者呵而逐之外，吏又鞭缚送于府，道士微笑而去。明日日中复至，门者乘间而白。李公曰：“吾不记识，汝试为通。”及道士入，李公见之，醒然而悟，乃槐坛所睹也。慚悸之极，若无所措。却思二十年之事，今已至矣，所承教戒，曾不暂行。中心如疾，乃拜。道士迎笑曰：“相公安否？当时之请，并不见从，遣相公行阴德，今枉杀人，上天甚明，谴谪可畏，如何？”李公但磕额而已。道士留宿，李公尽除仆使，处于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食茶果，余无所进。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升天之挈，今复遂否？”道士曰：“缘相

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窜责，又三百年。更六百年，乃如约矣。”李公曰：“某人间之数将满，既有罪谴，后当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谢。曰：“相公安神静虑，万想俱遣，兀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无念虑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觉，便随道士去。大门及春明门到辄自开，李公援道士衣而过。渐行十数里，李公素贵，尤不善行，困苦颇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乃相与坐于路隅。逡巡，以数节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不得开眼。”李公遂跨之，腾空而上，觉身泛大海，但闻风水之声。食顷止，见大郭邑。介士数百，罗列城门，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约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门，复有甲士，升阶至大殿。帐榻华侈，李公困，欲就帐卧。道士惊，牵起曰：“未可，恐不可回耳，此是相公身后之所处也。”曰：“审如是，某亦不恨。”道士笑曰：“兹介癍鳞（鳞原作癍，据明钞本改）之属，其间苦事亦不少。”遂却与李公出大门，复以竹杖授之，一如来时之状。入其宅，登堂，见身瞑坐于床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觉。涕泗交流，稽首陈谢。明日别去，李公厚以金帛赠之，俱无所受，但挥手而已，曰：“勉旃，六百年后，方复见相公。”遂出门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禄山常养道术士，每语之曰：“我对天子，亦不恐惧，唯见李相公，若无地自容，何也？”术士曰：“公有阴兵五百，皆有铜头铁额，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见之。”禄山乃奏请宰相宴于己宅，密遣术士于帘内窥伺。退曰：“奇也，某初见李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炉而入，仆射侍卫，铜头铁额之类，皆穿屋逾墙，奔逆而走。某亦不知其故也。当是仙官暂谪在人间耳。”（出《逸史》）

唐玄宗时的右丞相李林甫，二十岁时还没有读书。他在东都洛阳时，特别爱好狩猎和打马球、架鹰养狗，终日游乐。他常常在城里的槐坛下骑驴打球，没有一天不去。有时骑驴打球累了，就扔掉驴，干脆坐在地上或头枕着手躺在地上歇息。这天有个十分丑陋的道士对坐在地上的李林甫说：“骑驴打球有什么意思，值得你这样沉迷呢？”李林甫瞪了道士一眼怒冲冲地说：“关你什么事？！”道士就走了。第二天道士又来了，对李林甫还是说那两名话。李林甫从小就聪明过人，立刻意识到道士不是个平凡的人，就很快从地上起身来整理好衣服，向道士恭敬地施礼。道士就说：“郎君你虽然很会骑驴打球，但早晚会从驴背上掉下来的，要是摔坏了，你将后悔莫及呀！”李林甫向道士表示自己今后要谨慎小心加强自己的修养，不再骑驴打球了。道士听后笑着说：“三天后的五更时，我在这里等你。”李林甫答应了。到了那天约定的时间，李林甫到时道士已经在那里了。道士说：“你怎么来晚了？”李林甫忙陪罪。道士让李林甫三天后五更再来。到了那天，李林甫半夜就赶到约定的地点，过了很久道士才来。这次道士很高兴地和李林甫谈笑，并说：“我在人世已经五百年了，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名列仙籍，你将会白日升天成仙。如果你不愿意成仙，也可以当二十年大权在握的唐朝宰相。你今天先回去，三天后的五更时你再到这里来吧。”李林回去以后心里暗想：“我本身就是皇族，从小就豪放侠义，二十年大权在握的宰相太好了，成仙怎么能和当宰相相比呢？我决心向道士请求让我当宰相！”再见到道士，李林甫说自己愿意当宰相，不想成仙。道士听后，非常感叹惋惜，斥责李林甫说：“真没想到你竟这样浅薄庸俗！我考察了五百个人才遇见你这一个可以成仙的人，你却是这样地让

我失望，太可惜了！”李林甫后悔了，要求再换过来，不当宰相让他成仙，道士说：“不行了，上天神灵已经知道你想当宰相的心愿了。”临别时道士告诫李林甫说：“你可以当二十年宰相，掌握着生杀大权，威振天下，然而你千万不要暗藏坏心耍阴谋害人，要多救人少杀人，多积阴德。这样，三百年后你就能白日升天成仙了。现在你的官运已经来了，可以进京做官了。”李林甫哭着伏在地上叩拜，道士和他握手告别。当时，李林甫的堂叔当库部郎中，李林甫到京后就去见他。堂叔因为李林甫一向放纵浪荡，很少教导他，也不和他来往，很惊奇地问道：“你怎么跑到京城来了？”李林甫说：“侄儿知道以前错了，这次来拜见堂叔，就是决心从此改邪归正好好读书，如果再犯错误，情愿受堂叔的鞭打。”堂叔仍然感到奇怪，仍没让他读书，而是让他在每次宴请宾客前把杯盘餐具弄好。李林甫把餐具洗得非常干净，罗列得工整有序。有时堂叔李林甫去做什么事，时值严冬，李林甫趟着很深的雪，也毫不推辞去把事办成。堂叔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好，在上朝时也常常和同朝大臣们说起他这个能干的侄子。后来在堂叔的关照下，李林甫以先世的功勋而赐官，任命为赞善大夫，不到十年，就当上了宰相。李林甫胸有城府，很懂得玩弄权术，能暗中体会皇帝的意图，所以深得皇上的恩宠，成为朝中大权独揽的重臣，宫廷内外不论官民没有不怕他的。几年后，李林甫为了自己的地位更加巩固，就排除异己，把很多人抓进了监狱，枉杀了不少好人，把那位丑道士的告诫完全忘在脑后了。当时，不管什么人只要拜见李林甫，必须在离他府邸很远的地方就下马步行，不敢骑马。有一天近中午时，一个人非常放肆地敲李林甫家的门，门官非常吃惊地开了门，只是一个容貌干瘦的道士，说要

见李相国。门官大声呵斥着把道士赶走，又把他鞭打了一顿送到官府，那道士后来笑着走了。第二天中午，道士又来了，门官只好找机会报告了李林甫。李林甫说：“我不记得曾认识过什么道士，你让他来见见我。”等道士拜见李林甫后，李林甫才突然想起这道士正是在槐坛曾告诫过他的那个人，顿时感到又怕又愧，不知所措。进而又想，当初道士预言自己只能当二十年宰相，现在恰恰已到二十年了，但道士当初的告诫却没有遵守。想到这里，心中更恐惧，像突然生了大病似的。李林甫向道士行了礼后，道士笑着说：“先生这一段可安好吗？当初我对你的告诫你一点也没听，丝毫没有积什么阴德，而且枉杀了很多。你的一切罪行上天都了如指掌，你就不怕对你降下惩罚吗？！”李林甫只有不断地磕头。李林甫把仆人全部都打发走，让道士住在堂屋中，他和道士各睡一张床。道士只吃少量的茶点，其余什么也不要。夜深时，李林甫问道士说：“当年你所说过我有上天成仙的缘份，现在我还有这种可能吗？”道士说：“由于你在人间的罪行，折去你三百年仙缘。由于受到上天的谴责，你的仙缘推迟了六百年。六百年后，你才能成仙。”李林甫说：“我的寿数快满了，既然我有这么深的罪孽，以后会怎么样呢？”道士说：“你想知道今后，只有和我到天上去一趟。”李林甫忙下床跪拜，要求道士带他上天一趟。道士说：“你坐在那里凝神静心，排除所有的杂念，就像一棵无知无觉已枯死的树。到了那个程度，我就可以带你一同上路了。”过了半天，李林甫说：“我现在已经什么杂念都没有了。”道士就下了床招呼道：“咱们可以走了。”李林甫不知不觉就跟着道士走，李林甫家大门和长安城东的春明门都自动打开，李林甫拽着道士的衣服跟着走。李林甫长期养尊处优没吃过苦，更没走

过这么远，走了十几里以后，就累得受不了。道士也知道，就问他是不是想歇一会儿，然后两人就坐在路边。过了一会儿，道士给了李林甫一根竹竿说：“骑上它，到了地方就自然会停下，但路上千万不要睁眼！”李林甫跨上竹竿，立刻觉得身子腾空而起，飞越大海，耳边响着水声和风声。过了一顿饭时间终于停了下来。李林甫睁眼一看，见来到一个大都城前。城门前排列着好几百士兵，见道士到来，都行礼迎接，也向李林甫行礼。进城走了一里多，来到一座府门前。进了大门，见两边都有士兵侍卫，两人登上台阶上了大殿，见殿里设着华丽的床帐，李林甫忽然觉得很困乏，想上床睡下，道士惊慌地把他拉起来说：“你要在这床上睡下，就回不到人间了，因为这里是死后才能来的地方。”李林甫说：“如果这里真是我死后的归宿，我死也无怨了。”道士笑着说：“这里也不是你想的那样完美，也会有小病小灾，苦事也不少。”道士就跟李林甫出了大门，又把竹竿给他骑上。不一会儿李林甫就又回到人间自己的家，进了门到来堂屋，见自己的肉体闭着双眼坐在床上。这时道士喊道：“李相国，李相国！”李林甫才还了魂醒过来，哭着向道士拜谢。道士第二天告别李林甫，李林甫送他金银绸缎，道士一律不要，只是挥挥手说：“好自为之吧，六百年后我还能再见到你。”说罢就出门不见了，不知去了哪里。当时安禄山曾招纳了几个道士，他曾问道士们说：“我见了皇上都不害怕，可是一看见李林甫，就会手足失措心慌意乱，这是怎么回事呢？”道士说：“你有五百个阴曹的鬼卒保护，这些鬼卒个个铜头铁额，总在你身边，你怎么会怕李林甫呢？能不能想法让我们看看你和李林甫在一起时的情形呢？”安禄山就故意请李林甫到自己府中赴宴，让道士在帘后偷偷观察，李林甫

走后，道士对安禄山说：“太奇怪了，李林甫来时，他前面有个穿青衣的童子捧着香炉，您的那些铜头阴卒一看见那童子，都吓得穿屋跳墙而逃。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大概李林甫是暂时被贬在人间的神仙吧！”

郭子仪

郭子仪，华州人也。初从军沙塞间，因入京催军食，回至银州十数里，日暮，忽风砂陡暗，行李不得，遂入道旁空屋中，籍地将宿。既夜，忽见左右皆有赤光，仰视空中，见辘轳车绣屋中，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下，俯视。子仪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织女降临，愿赐长寿富贵。”女笑曰：“大富贵，亦寿考。”言讫，冉冉升天，犹正视子仪。良久而隐。子仪后立功贵盛，威望烜赫。大历初，镇河中，疾甚，三军忧惧。子仪请御医及幕宾王延昌、孙宿、赵惠伯、严郢等曰：“吾此疾自知未到衰殒。”因话所遇之事，众称贺忻悦。其后拜太尉尚书令尚父，年九十而薨。（出《神仙感遇传》）

郭子仪是华州人，起初在沙漠边塞当兵驻防，后来因为到京城催军饷，走到离银州十几里的地方时，忽然起了风暴，刮得飞沙走石天地昏暗，没法向前走了，就躲进道边一间空屋里打了地铺住下。这天夜里，忽然房子左右一片红光，抬头看，只见空中有一辆华丽的车子慢慢降落下来，车上的锦绣围帐中坐着一个美丽的女子正俯身向下看。郭子仪急忙跪拜祝告说：“今天是七月

初七，您一定是天上的织女降临了，请赐给我富贵和长寿吧！”仙女笑着说：“你能得到大富大贵，也能长寿的。”说罢，车子又慢慢升上天空，那仙女一直看着郭子仪，很久才消失。郭子仪后来由于战功而官居高位大富大贵，声名显赫。唐代宗大历年初，郭子仪镇守河中时，得了重病，三军部下十分忧虑，郭子仪就请来御医和幕僚王延昌、孙宿、赵惠伯、严郢等人，对他们说：“我虽然病很重，但我自己知道决不会死的。”接着他就把在银州遇见织女的事说了，大家这才放了心，都向他祝贺。后来他官做到太尉（最高军事统帅）、尚书令（宰相），被尊称为“尚父”，活到九十岁才去世。

韩 滉

唐宰相韩滉，廉问浙西，颇强悍自负，常有不轨之志。一旦有商客李顺，泊船于京口堰下，夜深碇断，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风波稍定，上岸寻求。微有鸟径，行五六里，见一人乌巾。岸帻古服，与常有异。相引登山，诣一宫阙，台阁华丽，迥非人间。入门数重，庭除甚广。望殿遥拜，有人自帘中出，语之曰：“欲寓金陵韩公一书，无讶相劳也。”则出书一函，拜而受之。赞者引出门，送至舟所。因问赞者曰：“此为何处也？恐韩公诘问，又是何人致书？”答曰：“此东海广桑山也，是鲁国宣父仲尼，得道为真官，理于此山。韩公即仲由也，性强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网，致书以谕之。”言讫别去。李顺却还舟中，有一使者戒舟中人曰：“安坐，勿惊惧，不得顾船外，逡巡则达旧所。不知所行几千万里也。既而诣衙，投所得之书。韩公发函视之，

古文九字，皆科斗之书，了不可识。诘问其由，深以为异，拘繫李顺，以为妖妄，欲加严刑。复博访能篆籀之人数辈，皆不能辨。有一客疣眉古服，自诣宾位，言善识古文。韩公见，以书示之。客捧书于顶，再拜贺曰：此孔宣父之书，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韩滉，谨臣节，勿妄动。’”公异礼加敬，客出门，不知所止。韩惨然默坐，良久了然，自忆广桑之事，以为非远。厚礼遣谢李顺。自是恭黜谦谨，克保终始焉。（出《神仙感遇传》）

唐德宗时任宰相的韩滉，曾经任浙西廉使。韩滉为人刚强自信，常有图谋不轨的心思。有一次，一个叫李顺的客商把船停靠在京口的码头上，半夜江上起了大风，拴在码头石墩上的船缆被刮断，船在江上漂流。天亮后，李顺出了船舱一看，见船漂到了一座山下停住了。这时波平风静，李顺就舍舟登岸看看这是个什么地方。他顺着一条非常狭窄难走的小路走了五六里地，遇见一个头系黑头巾的人。那人把头巾推起露出前额，身穿古代人的衣服，和平常的人很不相同。那人领着李顺登上一座山，来到一座宫殿前，见楼台殿阁十分华丽胜过人间的王宫。进了好几道宫门，见里面的庭院十分宽阔。那人远远地向大殿上行礼后，有个人掀开大殿的帘子走出来对李顺说：“打算请你给金陵的韩滉捎一封信，请不要见怪，拜托了！”说罢拿出一封信，李顺赶快施礼收下了信。领他来的那人就领他出了宫殿，又把他送回到船上。李顺就问那领路的说：“这里是什么地方？如果韩滉问我，我该说是谁给他捎的信呢？”领路人说：“这里是东海的仙岛广桑山，当年鲁国的宣父仲尼（即孔子，名丘字仲尼，唐太宗贞观十

一年李世民下诏尊孔子为“宣父”）得道成了天界的仙官，就由他管辖治理这广桑岛。韩滉，就是他的弟子仲由（即子路，孔子弟子，勇猛刚毅，曾为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转世在人间的。韩滉为人刚强自傲，孔子怕他在人间犯罪落入法网，所以给他捎去信告诫提醒他。”说罢领路人就告辞去了。李顺就回到船里，这时有个仙界派来的使者警告船里的人们说：“好好坐着别害怕，千万不要往船外看，很快就会到你原来的地方。如果往外看，船马上就会翻！”船里的人都牢记那使者的话，谁也不敢往外看，只觉得般像在空中飞行，片刻间就到了京口码头下面，也不知道走了几千几万里。李顺找到韩滉的府衙，把信交给了韩滉。韩滉打开信一看，信上只有九个字，都是古代的蝌蚪文，根本不认识。问李顺怎么回事，李顺就说了去广桑仙岛的经过。韩滉觉得太怪了，认为李顺是妖言骗人，就把他抓起来打算用刑拷问。后来韩滉向不少懂得篆体、籀体字的人请教，也都不认得那几个字。这时有一个眉间长痞子身穿古人衣服的人来拜见韩滉门客们，自称能认得古文。韩滉接见了，把那封信给他看。那人看完了信，立刻把信举过头顶向韩滉叩拜，祝贺道：“这是宣父孔丘的信，字是夏禹时代的蝌蚪文。这九个字是：‘告韩滉，谨臣节，勿妄动’。”（大意是：我告诫韩滉，要好好尽臣子的使命，不要轻举妄动。）韩滉对那客人十分尊敬地行了大礼后，客人出门走了，不知去了哪里。客人去后，韩滉心事重重地坐着努力回想，过了很久终于恍然大悟，想起了自己在广桑岛上当神仙的事并不很远，于是用礼物重谢了李顺。从此韩滉更加谦恭谨慎，始终忠心地辅佐朝廷，成了一位忠臣。

太平广记卷第二十 神仙二十

阴隐客 谭 宜 王可交 杨通幽

阴隐客

唐神龙元年，房州竹山县百姓阴隐客，家富。庄后穿井二年，已浚一千余尺而无水，隐客穿凿之志不辍。二年外一月余，工人忽闻地中鸡犬鸟雀声，更凿数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数十步无所见，但扪壁傍行。俄转有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连一山峰，工人乃下山，正立而视，则别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万仞，千岩万壑，莫非灵景。石尽碧琉璃色，每岩壑中，皆有金银宫阙。有大树，身如竹有节，叶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盘。五色蛱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间。五色鸟大如鹤，翱翔树杪。每岩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镜；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渐下至宫阙所，欲入询问。行至阙前，见牌上署曰：“天桂山宫”，以银字书之。门两阁内，各有一人惊出。各长五尺余，童颜如玉，衣服轻细，如白雾绿烟，绛唇皓齿，须发如青丝，首冠金冠而跣足。顾谓工人曰：“汝胡为至此？”工人具陈本末。言未毕，门中有数十人出云：“怪有昏浊气。”令责守门者。二人惶惧而言曰：“有外

界工人，不意而到，询问途次，所以未（未原作来，据明钞本改）奏。”须臾，有绯衣一人传敕曰：“敕门吏礼而遣之。”工人拜谢未毕，门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游览毕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僥赐从容，乞乘便言之。”门人遂通一玉简入，旋而玉简却出，门人执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盥漱之。味如乳，甘美甚，连饮数掬，似醉而饱。遂为门人引下山。每至宫阙，只得于门外，而不许入。如是经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国城。皆是金银珉玉为宫室城楼，以玉字题云：“梯仙国”。工人询于门人曰：“此国何如？”门人曰：“此皆诸仙初得仙者，关送此国，修行七十万日，然后得至诸天，或玉京蓬莱、昆阇姑射。然方得仙宫职位，主策主印，飞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国，何在吾国之下界？”门人曰：“吾此国是下界之上仙国也，汝国之上，还有仙国如吾国，亦曰“梯仙国”，一无所异。”言毕，谓工人曰：“卿可归矣”。遂却上山，寻旧路，又令饮白泉数掬。临至山顶求穴，门人曰：“汝来此虽顷刻，人间已数十年矣，却出旧穴，应不可矣。待吾奏请通天关钥匙送卿归。”工人拜谢。须臾，门人携金印及玉简，又引工人别路而上。至一大门，势侔楼阁，门有数人，俯伏面候。门人示金印，读玉简，划然开门。门人引工人上，才入门，为风云拥而去，因无所睹，唯闻门人云：“好去，为吾致意于赤城贞伯。”须臾云开，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顶洞中。出后，询阴隐客家，时人云：“已三四世矣。”开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寻其路，唯见一巨坑，乃崩井之所为也。时贞元七年矣。工人寻觅家人，了不知处。自后不乐人间，遂不食五谷，信足而行。数年后，有人于剑阁鸡冠山侧近逢之，后莫知所在。（出《博异志》）

唐中宗神龙元年时，房州竹山县有个百姓叫阴隐客，家里很富。他在自家庄园的后面打井，打了两年凿下去一千多尺仍然没有水，但他仍坚持不懈地往下凿。又打了一个多月，打井工人忽然听见地下有鸡叫狗咬和鸟雀的叫声，再往下凿了几尺，井壁上出现了一个石洞，工人就从洞口钻进去。起初几十步没看见什么，只是摸着石壁侧着身子向前去。石洞一拐弯，突然看见了日月的光亮，工人就接着走下去，石洞尽头连着一个山峰，工人就从洞口下了山，站直了身子一看，竟来到另一个世界。那山峰的一侧有万丈高，千山万谷都像是神仙境界。山中的岩石都是碧蓝的琉璃色，每道山谷中都有金银建成的宫殿。山中还有些大树，树干像竹子似的有节，树叶像芭蕉叶，开着盘子一样大的紫花。很多翅膀像扇子一样大的五色彩蝶在花间飞来飞去，还有像仙鹤的五色鸟在树梢间飞翔。每条峡谷中都有一眼清澈如镜的山泉，还有一眼白泉，泉水像乳一样白。工人来到一座宫殿前，想进去打听一下这是什么地方。抬头见宫门上挂着一块匾，上写“天桂山宫”四个银字。这时，宫门内的两间阁房里跑出来两个人，神色很吃惊。这两个人都五尺多高，面貌像童子，红唇白齿，头发胡子像青丝一样光泽稠密。他们穿的衣服非常轻柔，像是白雾绿烟织成的，头上戴着金冠，但却光着脚。他俩问工人：“你到这儿来做什么？”工人就说了他来的经过，还没说完，宫门中又涌出来好几十人，都说这里怎么有一股混浊的气味，并责备守宫门的人。两个守门人惶恐地说：“有个外界的工人突然闯到这儿来打听道儿，所以没有奏报。”不一会儿，有个穿红衣的人来传达命令，让门官把工人遣送回去，但要礼貌地对待工人，工人赶忙拜谢。这时门官说：“你既然已经来了，为什么不请求在这里游

览一下然后再回去呢？”工人说：“我便是有这个想法，但刚才没敢。如果您方便的话，恳求您替我请求一下吧。”门官就往宫门里递进去一只玉版，玉版立刻就传了出来。门官拿到玉版后，就领工人到一口清泉前，让他洗了澡并洗了衣服，然后又领他到一口白泉边让他洗脸漱口。工人漱口时，觉得那白泉水十分甜美，就用手捧水喝了好几口，感到又像醉又很饱了。门官领他到各个宫殿游览，但只准在门口，不许进去。这样走了半天，来到山脚下，见有一个都城，城中的宫殿城楼都是用金银或美玉建造的，城门上用玉石镶嵌着三个大字“梯仙国”。工人问门官“梯仙国”是怎么回事，门官说：“凡是刚成仙的人就送进这梯仙国中，然后在这里继续修行七十万天，才能升入天宫，到达三十二位天帝所住的玉京，或者到蓬莱仙洲，或者到神仙聚居的昆仑阆苑，或者到神女们居住的姑射山，然后才能得到仙界的官位，被授予符命和官印，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天界飞翔了。”工人又问道：“这里既然是仙国，怎么会在我们人世上国家的下面呢？”门官说：“这里只是下界的上仙国，你们国家的上面，还有一个和这里一样的仙国，也叫梯仙国，和这里完全一样。”说完后就让工人就此结束游览，然后又领他上山找到来时的路，并让他又喝了几口白泉里的水。到了山顶，工人找他来时的那个洞穴，门官说：“你来到这里虽然不大一会，但人间已过去好几十年了，再从你来之时的洞走就走不通了。等我去向上面奏请为你要来通天关的钥匙，然后送你回去。”工人连忙拜谢。不一会儿，门官拿着金印和玉版回来，领着工人从另外一条路走上去，来到一个大门前，门内同样有很多楼阁，门前有几个人都跪在地上迎接，门官出示了金印，读了玉版上写的命令，门就自动打开了。门官领着工人

向门里走，刚一进门，工人就觉得身子像腾云驾雾般地飞升起来，一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听得门官在身后喊：“祝你一路平安，替我问候赤城的贞伯！”不一会儿云开风住，工人发现自己已经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顶的一个洞中。他出洞以后，就去寻找阴隐客家，人们告诉他，已经过去了三四代人了。工人向人讲述他为阴隐客家打井的事，谁也不知道这件事了。工人就自己寻找当初打井的地方，找到原地，只见一个很大的深坑，原来井早就崩塌了。这时已是德宗贞元七年了。工人找自己的家，根本就找不到了。从此以后，工人再也不愿在人世停留，就绝食修行，随意漫游。几年后，有人在四川峨嵋山剑阁旁边的鸡冠山上遇见他，后来就不知道他的去处了。

谭 宜

谭宜者，陵州民叔皮子也，开元末年生。生而有异，堕地能言。数岁之中，身逾六尺，髭鬓风骨，不与常儿同。不饮不食，行及奔马。二十余岁，忽失所在，远近异之，以为神人也。至是父母思念，乡里追立庙以祀之。大历元年丙午，忽然到家，即霞冠羽衣，真仙流也。白父母曰：“儿为仙官，不当久有人世。虽父母忆念，又不宜作此祠庙，恐物所凭，妄作威福，以害于人，请为毁之。庙基之下，昔藏黄金甚多，撤庙之后，凿地取金，可以分济贫民，散遣乡里矣。”言讫，腾空而去。如其言，毁庙掘地，皆得金焉。所掘之处，灵泉涌出，澄澈异常，积雨不加，至旱不减。郡邑祷祝，必有灵应，因名“谭子池”，亦谓之“天池”。进士周郭藩，为诗以记其事曰：“澄水一百步，世名谭子池。

余诘陵阳叟，此池当因谁？父老谓余说，本郡谭叔皮。开元末年中，生子字阿宜。坠地便能语，九岁多须眉。不饮亦不食，未尝言渴饥。十五能行走，快马不能追。二十入山林，一去无还期。父母忆念深，乡间为立祠。大历元年春，此儿忽来归。头冠簪凤凰，身着霓裳衣。普遍拯疲俗，丁宁告亲知。余为神仙官，下界不可祈。恐为妖魅假，不如早平夷。此有黄金藏，镇在兹庙基。发掘散生聚，可以救贫羸。金出继灵泉，湛若清琉璃。泓澄表符瑞，水旱无竭时。言讫辞冲虚，杳霭上玄微。凡情留不得，攀望众号悲。寻稟神仙诫，彻庙斲开窥。果获无穷宝，均融沾困危。巨源出岭顶，喷涌世间稀。异境流千古，终年福四维。”（出《仙传拾遗》）

谭宜是陵州人谭叔皮的儿子，唐玄宗开元末年生。他一出生就和别人不一样，生下来就会说话。才几岁就长了六尺高，而且是个有鬓角有胡须的堂堂男子汉。他不吃不喝，走路能追上奔跑的马。谭宜二十多岁时忽然失踪了，人们都十分惊奇，认为他是个神仙。他父母十分想念他，乡亲们为他建了庙，把他当作神仙祭祀供奉。代宗大历元年丙午月时，谭宜突然回到家中，穿着羽毛做的衣服，戴着绣有云霞图案的帽子，一看就是一位神仙。他对父母说：“儿子是一名仙官，不能在人世久留。父母想念儿子是可以理解的，但乡亲们不该为我建庙，怕这庙宇被妖魔鬼怪窃据后作威作福祸害乡亲们，所以请乡亲们把庙拆除了吧。庙基的地下过去埋藏着不少黄金，拆了庙后请把金子挖出来，分给穷苦的乡亲们吧。”说罢，就腾空飞去了。于是按照他的话拆了庙，果

然在庙基下挖出了金子，大家都分得了。所挖的地方涌出一汪泉水，泉水非常清澈，下雨后水不涨，大旱时水也不落。乡亲们到这口灵泉前祈祷求福，都十分灵验，于是就把这口泉叫“谭子池”，也叫天池。有位叫周郭藩的进士写了一首诗记述这件事：“澄水一百步，世名谭子池。余诘陵阳叟，此池当因谁？父老为余说，本郡谭叔皮。开元末年中，生子字阿宜。坠地便能语，九岁多须眉。不饮亦不食，未尝言渴饥。十五能行走，快马不能追。二十入山林，一去无还期。父母忆念深，乡间为立祠。大历元年春，此儿忽来归。头冠簪凤凰，身着霓裳衣。普遍拯疲俗，丁宁告亲知。余为神仙官，下界不可祈。恐为妖魅假，不如早平夷。此有黄金藏，镇在兹庙基。发掘散生聚，可以救贫羸。金出继灵泉，湛若清琉璃。泓澄表符瑞，水旱无竭时。言讫辞冲虚，杳霭上玄微。凡情留不得，攀望众号悲。寻稟神仙诫，彻庙廝（音 chū，挖掘）开窥。果获无穷宝，均融沾困危。巨源出岭顶，喷涌世间稀。异境流千古，终年福四维。”

王可交

王可交，苏州昆山人也，以耕钓自业，居于松江南赵屯村。年三十余，莫知有真道。常取大鱼，自喜以槌击杀，煮之，擣蒜韭以食，常谓乐无以及。一旦棹渔舟，方击楫高歌入江，行数里间，忽见一彩画花舫，漾于中流。有道士七人，皆年少，玉冠霞帔，服色各异，侍从十余人，总角云鬟。又四人黄衣，乘舫。一人呼可交以姓名，方惊异，不觉渔舟已近舫侧。一道士令总角引可交上舫，见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盘酒器果子，皆莹彻有光，可

交莫识。又有女妓十余人，悉持乐器。可交远立于筵末，遍拜。七人共视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仙，生于凡贱，眉间已灸破矣。”一人曰：“与酒吃”。侍者泻酒，而樽中酒再三泻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是灵物，必得入口，当换其骨。泻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又曰：“与栗吃”。俄一人於筵上取二栗，付侍者与可交，令便吃。视之，其栗青赤，光如枣，长二寸许，啮之有皮，非人间之栗，肉脆而甘如饴，久之食方尽。一人曰：“王可交已见之矣，可令去。”命一黄衣送上岸。于船边觅所乘渔舟不见，黄衣曰：“不必渔舟，但合眼自到。”于是合眼，若风水林木浩浩之声。令开眼，已到，失黄衣所在，但见峰峦重叠，松柏参天，坐于草中石上。及望见有门楼，人出入。俄顷采樵者并僧十余人到，问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对。又问何日离家，可交曰：“今日早离家。”又问今日是何日，对是三月三日。樵者与僧惊：“今日是九月九，去三月三日已半年余。”可交问地是何所，僧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问此去华亭多少地，僧曰：“水陆千余里。”可交自讶不已。乃为僧邀归寺，设食，可交但言饱，不喜闻食气，唯饮水耳。众僧审问，极异之，乃以状白唐兴县，以达台州，以闻。越州廉使王汾素奉道，召之见，极以为非常之事，神仙变化不可测也。可交身長七尺余，仪貌殊异，言语清爽。汾叹曰：“此诚真仙人也。”又以同姓，益敬之，饰以道服。而遣人至苏州，以诘其实。具言三月三日，可交乘渔舟入江不归，家人寻得渔舫，谓堕江死，漉之无迹，妻子以招魂葬讫。王汾具以表闻，诏甚称异。后可交却归乡里，备话历历，及与乡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船之处依然。可交食栗后，已绝谷，动静若有神助。不复耕钓，乃挈妻儿往四明山。二十余年，复出明州卖药，使人

沽酒，得钱但施于人。时言药则壶公所授，酒则余杭阿母。相传药极去疾，酒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药酒，世间不及。道俗多图其形像，有患疟及邪魅者，图于其侧即愈。后三十余年，却入四明山，不复出，今人时有见之者。（出《续神仙传》）

王可交是苏州府昆山县人，住在松江南岸的赵屯村，靠种田、打渔为生，三十多岁了，不知道有修道成仙的事。每次他钓到大鱼就非常高兴，用木槌把大鱼打死炖熟然后蘸上蒜泥韭酱吃，并对人说世上再也没有比吃炖鱼更美的事了。有一天，他划着渔船高唱着渔歌在江里走了几里地，忽然看见江中有一只彩船，船里坐着非常年轻的七位道士，戴着镶嵌着宝玉的帽子，披着绣有云霞图形的帔肩，周围有十几个侍从都是童男童女，男的头上梳两个抓髻，女的头发梳成云鬟样式。船上还有四个穿黄衣的人。这时，船上有个道士喊王可交的名字，王可交正在惊讶中，自己的船已经自动靠在了道士的彩船旁了。一个道士让小僮领着王可交上了彩船，只见七位道士的面前都摆着青玉的松盘酒器，酒器餐具都透明闪光，王可交不认识那些餐具酒器是什么制成的。还有十几个乐妓，手拿各种乐器站在一旁。王可交站在筵席的远处向每个道士一一行礼后，七位道士都仔细打量他。一位道士说：“此人骨相很好，应该成仙，只是他生在人世，由于生病针灸，把眉间刺破了。”另一个道士说：“给他些酒喝吧。”一名侍者就拿酒壶往杯子里倒酒，但怎么倒酒也不出来，侍者就报告给道士，道士说：“这酒是仙酒，他必须把凡人的骨头换掉才能喝得了这酒。酒倒不出来，正说明他命中不该喝仙酒。”又一个

道士说：“让他吃栗子吧。”一位道士就从酒桌上拿了两个栗子递给侍者，侍者又把栗子给了王可交让他吃。王可交看那栗子是黑红色，像枣子那样光滑，二寸多长，一啃有皮，栗肉又脆又甜，不像人间的栗子，吃了好半天才把两个栗子吃完。这时一个道士说：“王可交已经和我们见过面了，让他回去吧。”说罢就让一个穿黄衣的人把王可交送到岸上。王可交在彩船边到处找不到自己的渔船，黄衣人说：“不必坐渔船，你一闭上眼就到了。”王可交就闭上眼睛，立刻觉得耳边响起呼呼的风声和水声。黄衣人让他睁开眼，他发现自己坐在草丛中的一块大石头上，四周是重重山峰和参天的松柏，那黄衣人也不见了。不远处有一个高大的门楼，有人在门楼中出出进进。不一会儿，有几个打柴的和几个和尚来到王可交面前，问他是什么人，他就把详情说了。那些人又问他什么时候离开家的，他说是今天早上。那些人问王可交今天是几月几日，王可交说：“三月三日呀。”那些人大吃一惊说：“今天是九月初九，离三月初三已经半年多了！”王可交又问这里是什么地方，一位和尚说：“这里是天台山的瀑布寺前哪。”王可交又问这里离华亭多远，和尚说：“水路陆路加在一起一千多里。”王可交十分惊讶。那和尚请他到庙里去休息并请他吃饭，王可交说一点不饿，只是想喝水。和尚们都围着他问长问短，十分惊奇，就把这事报告了唐兴县并上报给台州。越州的廉使王汾向来尊奉道教，就召见了王可交。听王可交谈了以后，非常相信，认为神仙的变化是无所不能的，谁也不可理解。王可交身材七尺多高，仪表和一般人很不同，谈吐也很高雅。王汾感叹地说：“王可交真是位神仙啊！”又因为王可交和自己同姓，就对他更加敬重，并让他穿上道士的衣裳。后来王汾派人到苏州去了解核实

王可交的事，人们都说三月初三王可交坐着渔船到江中去再也没回来，他家的人只是找到了他的渔船，以为他一定是落入江中淹死了，到处也打捞不到他的尸体，他的妻儿只好用招魂的仪式给他办了丧事，王汾证实了这一切后就向皇帝上表报告这件事，皇上也大为惊奇。后来王可交回到他的家乡，把一切经过都对乡亲们说了，并领着人们到江上看他遇见彩船和仙人的地方。王可交自从吃了神仙给的栗子后就再也不吃饭了，一举一动都像有神在佑护帮助。他不再种田打鱼，带着妻子进了四明山。二十多年后，王可交出山到明州卖药，让人帮着卖酒，把卖药和酒的钱全都布施给穷人。当时，人们都说王可交卖的药是壶公给的，酒则是余杭阿母的。人们都说这药酒非常好使，药治病最灵，酒一喝就醉。人们有时得了疾病或家里闹邪，就画一张王可交的像贴上，立刻就能好。过了三十多年，王可交又进了四明山再也没出来，现在还有人见过他。

杨通幽

杨通幽，本名什伍，广汉什邡人。幼遇道士，教以檄召之术，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无不立应。驱毒疔，剪氛邪，禳水旱，致风雨，是皆能之，而木讷疏傲，不拘于俗。其术数变异，远近称之。玄宗幸蜀，自马嵬之后，属念贵妃，往往辍食忘寐。近侍之臣，密令求访方士，冀少安圣虑。或云：“杨什伍有考召之法。”征至行朝。上问其事，对曰：“虽天上地下，冥冥之中，鬼神之内，皆可历而求之。”上大悦，于内置场，以行其术。是夕奏曰：“已于九地之下，鬼神之中，遍加搜访，不知其所。”上曰：“妃

子当不坠于鬼神之伍矣。”二日夜，又奏曰：“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间，虚空杳冥之际，亦遍寻访而不知其处。”上悄然不恠曰：“未归天，复何之矣？”炷香冥烛，弥加恳至。三日夜，又奏曰：“于人寰之中，山川岳渎祠庙之内，十洲三岛江海之间，亦遍求访，莫知其所。后于东海之上，蓬莱之顶，南宫西庑。有群仙所居，上元女仙太真者，即贵妃也。谓什伍曰：‘我太上侍女，隶上元宫。圣上太阳朱宫真人，偶以宿缘世念，其愿颇重，圣上降居于世，我谪于人间，以为侍卫耳。此后一纪，自当相见，愿善保圣体，无复意念也。’乃取开元中所赐金钗钿合各半，玉龟子一，寄以为信，曰：‘圣上见此，自当醒忆矣。’言讫流涕而别。”什伍以此物进之，上潸然良久。乃曰：“师升天入地，通幽达冥，真得道神仙之士也。”手笔赐名“通幽”，赐物千段，金银各千两，良田五千亩，紫霞帔、白玉简，特加礼异。暇日问其所受之道，曰：“臣师乃西城王君青城真人，昔于后城山中，教以召命之术曰：‘可以辅赞太平之君，然后方得飞升之道。’戒以护气希言，目不妄视，绝声利，远嚣尘，则可以凌三界，登太清矣。”又问升天入地，何门而往，何所为碍。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爇，入水不濡，蹑虚如履实，触实如蹈虚。虽九地之厚，巨海之广，八极之远，万方之大，应念倏忽，何所拘滞乎（九地之厚起二十五字据明钞本补）。所以然者，形与道合。道无不在，毫芒之细，万物之众，道皆居之。”上善其对。居数载，乃登后城山，葺静室于其顶，时还其家。门人言天真累降于静室。一旦与群真俱去。（出《仙传拾遗》）

杨通幽，本名叫杨什伍，是广汉郡什邡县人。他小时候遇见过一个道士教给他召鬼神的法术，授给他三皇（指伏羲、神农、黄帝）的天书，用这天书召唤鬼神，鬼神会立刻就到。他驱除瘟疫，制服妖魔，消除水旱天灾，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杨什伍为人古板孤傲，不随凡俗，他的道术千变万化，远近闻名。唐玄宗李隆基由于安禄山造反逃出长安来到四川，非常思念死在马嵬坡的杨贵妃，常常不吃饭不睡觉，心情十分苦闷。于是唐明皇身边的一些近臣就密令求访道术高明的方士，希望能多少解除一下皇上的痛苦忧伤。听说杨什伍有召聚驱使鬼神的法术，就把他召到了唐明皇的四川行宫中。明皇问杨什伍有什么道术，回答说：“不管是天上地下仙界地府，以及鬼神之中，我都能找到她！”唐明皇非常高兴，命令在宫内设了道场神坛，让杨什伍施道术寻找杨贵妃。当天夜里，杨什伍就向唐明皇奏报说：“我已经在阴曹地府九泉之下找遍了，那里没有贵妃娘娘的踪迹。”唐明皇说：“爱妃绝不会落到阴曹和鬼魂们在一起的。”第二天夜晚，杨什伍又奏报说：“我去了九重天界，在虚空浩瀚的天空和日月星辰之间寻访，仍然没找到贵妃娘娘。”唐明皇沉默了半天，悲伤地叹息说：“她既不在九泉，也不在天上，能够去了哪里呢？”然后就熄了灯烛点起香火，更加急切地恳求杨贵妃能降临。第三天夜里，杨什伍又奏报：“我又找遍了人间的河流山川寺庙道观，还去了东海的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岛和祖洲、玄洲、炎洲、长洲、瀛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这十仙洲，仍然没有找到贵妃娘娘。后来，我来到东海的蓬莱山顶，在群仙居住的地方打听到有一位上元女仙名叫太真，我在她居住的南宫西廊屋里拜见了她，原来这位太真女仙就是贵妃娘娘。她对我说：‘我现在

是天帝的侍女，隶属于上元宫。明皇陛下本来是太阳朱宫的神仙，由于他有了很重的凡念，才让他下凡到人世，我也被贬到人间侍奉他。十二年后，我们就会相见，希望陛下多多珍重，保养圣体，不要过分思念我吧。’说罢，贵妃娘娘就拿出陛下在开元年间赐给她的金钗和钿盒各一半，还有一只玉制的小龟作为凭据，她说陛下见了这几件东西就会醒悟，也就知道她也在思念陛下了。然后，她就和我流着泪告别了。”杨什伍奏报后就把杨贵妃让他捎的那几样东西呈给唐明皇，明皇睹物伤情，饮泣了很久。唐明皇对杨什伍说：“道长你能够升天入地，和仙界冥府相通，真是一位道术高明的仙师啊！”当时就提笔赐名为“通幽”，赐给他千种宝物，金银各一千两，良田五千亩，还赐给他紫霞图样的帔肩和白玉笏版，对他优礼有加。后来唐明皇在闲暇时问杨什伍和谁学的道术，杨什伍说：“我的老师是西城王君、青城真人。当年在后城山里教给我召神术，并让我辅助太平盛世的皇帝，然后我就可以飞升成仙。老师告诫我要养气少言，目不乱视，杜绝对名利的追求，远离世间凡俗，这样我就可以凌驾于天、地、人三界之上，升入仙界了。”唐明皇又问他升天入地有什么途径，怕什么东西阻碍，杨什伍说：“得了仙道的人，在火中不怕烧，进水不湿衣，足踏虚空像踩在实地上，接触实地上又像踏在虚空中。不管多么厚的土地，多么宽的海洋，八极多么遥远，万方那么广大，我一念之间都可以上下纵横升降飞腾，什么也阻挡不了我。我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我的形体和道完全融合在一起了。道无处不在，从毫毛麦芒那么细微的东西，到世间万物，全都有道在其中。”唐明皇非常赞赏他对道的解释。杨什伍在宫里住了几年，就进了后城山，在山顶上修了一间修炼道术的静室，也常

常回家看看。他的弟子说天真常常降临他的静室指导他修炼。后来，杨什伍和一群神仙一同飞升进入仙界了。

太平广记卷第二十一 神仙二十一

孙思邈 司马承祯 尹 君

孙思邈

孙思邈，雍州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亦好释典。洛阳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识小，难为用也。”后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遂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徵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常谓所亲曰：“过是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及唐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唐显庆四（四原作七。据明抄本改）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名士，如宋之问、孟诜、卢照邻等，皆执师弟之礼以事焉。思邈尝从幸九成宫。照邻病，留在其宅，时庭前有大梨树，照邻为之赋。其序曰：“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户老云，是鄱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处士孙思邈，道洽古今，学殫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

不二，则今之维摩诘。至于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閤、安期先生之侔也。自云开皇辛酉岁生，年九十三矣。察之乡里，咸云数百岁。又共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目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彩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也。时照邻有盛名，而染恶疾，嗟稟受之不同，昧遐天之殊致。因问思邈曰：“名医愈疾，其道如何？”对曰：“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霓。此天地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循而为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疣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则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失度，日月错行，彗孛流飞，此天地之危疹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疣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时，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道德，辅之以政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行之方也。‘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其文学也，颖出如是。其道术也，不可胜纪焉。初魏徵等受诏修齐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于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东台侍郎孙处约，尝将其五子挺、徹、俊、侑、佺，以谒思邈。思邈曰：“俊当先贵，侑当晚达，佺最居重位，祸在执兵。”后皆如其言。

太子詹事卢齐卿，自幼时请问人伦之事，思邈曰：“汝后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孙当为属吏，可自保也。”齐卿后为徐州刺史，思邈孙溥，果为徐州萧县丞。邈初谓齐卿言时，溥犹未生，而预知其事。凡诸异迹，多如此焉。永淳元年卒。遗令薄葬，不藏冥器，不奠生牢，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空衣而已，时人异之。自注《老子》、《庄子》。撰《千金方》三十卷、《福禄论》三十卷、《摄生真箴》、《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开元中，复有人见隐于终南山，与宣律师相接，每来往参请宗旨。时大旱，西域僧请于昆明池结坛祈雨，诏有司备香灯，凡七日，缩水数尺，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师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龙也。无雨时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脑将为药，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救护。”宣公辞曰：“贫道持律而已，可求孙先生。”老人因至，思邈谓曰：“我知昆明龙宫有仙方三十首，若能示予，予将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许妄传，今急矣，固无所吝。”有顷，捧方而至。思邈曰：“尔但还，无虑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涨，数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又尝有神仙降，谓思邈曰：“尔所著《千金方》，济人之功，亦已广矣。而以物命为药，害物亦多。必为尸解之仙，不得白日轻举矣。昔真人桓闾谓陶贞白，事亦如之，固吾子所知也。”其后思邈取草木之药，以代虻虫水蛭之命，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龙宫仙方一首，行之于世。及玄宗避羯胡之乱，西幸蜀。既至蜀，梦一叟须鬓尽白，衣黄襦，再拜于前，已而奏曰：“臣孙思邈也，庐于峨眉山有年矣。今闻銮驾幸成都，臣故候谒。”玄宗曰：“我熟识先生名久矣。今先生不远而至，亦将有所求乎？”思邈对曰：“臣隐居云泉，好饵金石药，闻此地出雄黄，愿以八十两为赐。脱遂臣请，幸降使赍至峨眉

山。”玄宗诺之，悸然而寤。即诏寺臣陈忠盛挈雄黄八十两，往峨眉宣赐思邈。忠盛既奉诏，入峨眉，至屏风岭，见一叟貌甚俊古，衣黄襦，立于岭下。谓忠盛曰：“汝非天子使乎？我即孙思邈也。”忠盛曰：“上命以雄黄赐先生。”其叟俛而受。既而曰：“吾蒙天子赐雄黄，今有表谢，属山居无翰墨，天使命笔札传写以进也。”忠盛即召吏执牋染翰。叟指一石曰：“表本在石上。君可录焉。”忠盛目其石，果有朱字百余，实表本也。遂誊写其字，写毕。视其叟与石，俱亡见矣。于是具以其事闻于玄宗，玄宗因问忠盛，叟之貌与梦者果同，由是益奇之。自是或隐或见。咸通末，山下民家，有几十余岁，不食荤血，父母以其好善，使于白水僧院为童子。忽有游客称孙处士，周游院中，袖中出汤末以授童子，曰：“为我如茶法煎来。”处士呷少许，以余汤与之，觉汤极美，愿赐一碗。处士曰：“此汤为汝来耳。”即以末方寸匕，更令煎吃，因与同侣话之，出门，处士已去矣。童子亦乘空而飞，众方惊异。顾视煎汤铔子，已成金矣。其后亦时有人见思邈者。（出《仙传拾遗》及《宣室志》）

孙思邈是雍州华原人。七岁上学，每天读书大约一千字左右。他成年之后，喜欢谈论庄、老及百家的学说，也喜欢佛经。洛阳总管独孤信，见了他之后便感叹地说：“这是一个圣童，只怕他器量大见识少，很难任用。”后周宣帝的时候，孙思邈因为王室发生了许多变故，就隐居到太白山里。隋文帝辅政的时候，让他做国子博士。他称病不起。他常常对亲近的人说：“再过五十年，应当有一个圣人出世，那时候我才能帮他救济世人。”到

唐太宗即位，把他召到京城，慨叹他的模样很年轻，对他说：“我因此知道有道术的人实在应当受到尊重，羡门、广成等神人确实不是虚传。”皇上要授给他爵位，他坚决推辞，不肯接受。唐显庆四年，唐高宗召见他，请他做谏议大夫，他又坚决推辞不接受。上元元年，他托病请求回乡，皇上特意赐好马给他，并且把鄱阳公主的城邑赐给他居住。当时的名士，像宋之问、孟诜、卢照邻等，都用老师弟子的礼节对待他。孙思邈曾经和皇帝一起到过九成宫。卢照邻病了，住在他的住宅里，当时院子里有一棵大梨树，卢照邻就为那梨树作了一篇辞赋，赋的序言说：“癸酉这年，我卧病在长安光德坊的官舍里，这里的老人说，这是鄱阳公主的城邑。从前鄱阳公主没有出嫁就死了，所以她的城邑一直荒废着。当时有一位处士叫孙思邈，他通晓古今，学尽各种数术。他谈论起道家的理论来，就像古代的蒙县庄子；他的学问深入不二，就像当今的维摩诘；至于推算天文历法量度天地，则可以与洛下閎、安期先生相提并论。他自己说生于开皇辛酉年，已经九十三岁了。到乡间打听他，人们都说他已经几百岁了。另外，他和人们一起谈论起周、齐之间事来，记得清清楚楚，就像亲眼见过。以此检验他，就不止是一百岁的人了。然而他的耳不聋，眼不花，神采奕奕。可以说是古代的聪明传达长寿之人了。当时卢照邻很有名气，他得了重病，他嗟叹每个人的承受不同，不知道人长寿短命如此悬殊。于是他问孙思邈：“名医治病，它的道理如何呢？”孙思邈回答说：“我听说善于谈论天的人，一定要向人打听；善于谈论人的人，一定要以天的道理为依据。天有四时的变化，五行的运转，寒暑交替。它的运转，和就下雨；怒就刮风；凝结就是霜雪；张扬就是虹霓。这是天地的规律。人有四肢和五

脏，有醒有睡，有呼有吸，循环往复。流动，就形成人体的营养作用、卫外机能和血气循环；明显，就成为人的气色；发声，就有了人的声音。这是人的规律。阳性，用它的精神；阴性，用它的形体。这是天和人相同的地方。等到失去这种正常现象，热气上升则生热；不然就生寒；凝结就成为肿瘤；凹陷就成为痈疽；奔跃就成为喘息、困乏；竭尽就成为焦枯。病情呈现在表面，病变动却在形体内。把这种道理推及到天地方面，也是这样的。所以，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有盈有缩，星辰失去了常度，日月的运行出现错乱，慧星离开轨道飞行，这是天地的大病。寒暑不正常，这是天地热气上升与否的表现；岩石泥土耸起，这是天地的肿瘤；山崩地陷，这是天地的痈疽；狂奔的风，狂暴的雨，这是天地的喘息和困乏；雨露润泽不及时。江河干涸，这是天地的焦枯。良医治病，用药疏导，用针剂拯救；圣人济世，用道德调和，用政事辅助。所以，人身上有可以治好的病，天地有可以消除的灾。”他又说：“胆子要大，而用心要细；心智要圆活，行为要方正。《诗经》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说的是小心；‘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说的是大胆；‘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这是行为的方正；‘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这是心智的圆活。”他的文学，如此超拔突出；他的道术也不可胜纪。当初魏徵等人受命编修齐、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怕有遗漏，多次向孙思邈请教。他用口传授，就像亲眼所见一样。东台侍郎孙处约，曾经带着五个儿子孙挺、孙倬、孙俊、孙侑、孙佺去拜见孙思邈。孙思邈说：“孙俊应当首先显贵；孙侑应当显达得较晚；孙挺的地位最高，灾祸出在执掌兵权上。”后来都像他说的一样。太子詹事卢齐卿，小时候向孙思邈请教人伦的事情，孙思邈说：“你今后

五十年，地位可达到一方诸侯之长，我的孙子应当是你属下的官吏，你应当自己保重才是。”卢齐卿后来做了徐州刺史，孙思邈的孙子孙溥，果然是徐州萧县的县令。孙思邈当初对卢齐卿说这话的时候，孙溥还没有出生，而预先知道了他的事情。凡是各种奇异的事情，大多如此。永淳元年，孙思邈死去，死前留下话要薄葬，不准在墓中埋藏殉葬品，不准用活着的牛羊祭奠。经过一个多月，他的脸色没变。举起他的尸体往棺材里装的时候，他只剩下空空的衣服而已，当时的人都感到奇怪。他亲自注释了《老子》、《庄子》，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福禄论》三十卷、《摄生真箴》、《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开元年间，又有人发现他隐居在终南山，与宣律师相来往，宣律师常来来往往地向他参学请教佛教宗旨。当时天大旱，有一个西域的僧人请求在昆明池筑坛求雨，皇上下诏让有关部门准备香灯。一共七天，水缩下去几尺。忽然有一位老人夜里到宣律师那里求救，说：“我是昆明池里的龙，很久没下雨，不是因为我。一个胡僧要用我的脑子做药，欺骗天子说求雨，我的命危在旦夕，请和尚用法力救护于我。”宣公推辞说：“贫僧操守戒律罢了，你可以去求孙思邈老先生。”老人于是就来到孙思邈那里。孙思邈说：“我知道昆明池龙宫里有神仙药方三十个，如果能让我看看，我就救你。”老人说：“这些药方上帝不准随便外传，现在紧急了，丝毫不所吝嗇！”过了一会儿，老人捧着药方来了。孙思邈说：“你天明回去，不用担心胡僧。”从此池水忽然暴涨，几天便漫上岸来，胡僧羞怒而死。另外，曾经有一个神仙从天而降，对孙思邈说：“你所著的《千金方》，济人的功效也很广了。而用生物做药，残害的生物也太多了，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尸解的神仙，不能白天升

天成仙了。从前，一位真人桓闾告诉陶贞白，事情也是这样，本来你是知道的。”此后孙思邈采用草木做药，以代替虻虫、水蛭的性命，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龙宫仙方》一个行世。等到唐玄宗躲避安史之乱，向西到达蜀地之后，梦见一位老汉须发皆白，穿黄色衣服，再三在面前参拜，然后奏道：“我是孙思邈，在峨嵋山结庐居住多年了。现在听说皇上的銮驾来到成都，我所以等候在这里拜谒。”唐玄宗说：“我熟悉你的名字很久了，现在你不怕道路遥远来到这里，也是有所求吗？”孙思邈说：“我隐居在云泉之间，喜欢吃金石之药，听说这个地方出雄黄，希望赐给我八十两。如果能满足我的要求，请派使者到峨嵋山来。”唐玄宗答应了，心大跳而醒来，立即就令侍臣陈忠盛带八十两雄黄，到峨嵋山去赐给孙思邈。陈忠盛奉诏之后来到峨嵋山，走到屏风岭，遇见一位容貌很俊逸古朴的老头，穿黄色衣服立在岭下。老头对陈忠盛说：“你莫非是天子的使者吗？我就是孙思邈。”陈忠盛说：“皇上让我把雄黄赐给你。”那老头躬身接受，然后说：“我承蒙天子赐给我雄黄，现在有表章致谢，但这里是山野之居，没有笔墨，请您执笔转抄送进宫中。”陈忠盛立即让官吏拿来笔墨之类。老头指着一块石头说：“表章在那石头上，您可以抄录下来。”陈忠盛看那石块，果然有一百多个红字，确实是表章。于是就把那些字抄录下来。写完之后，再看老头和石头，全都不见了。于是陈忠盛把这事详细地奏明唐玄宗。唐玄宗于是问陈忠盛，老头的相貌与梦中的果然一样，因此更感惊奇。从此，孙思邈有时候隐没，有时候出现。咸通末年，山下的一家百姓，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不吃荤血，父母认为他喜欢善行，让他到白水僧院做了童子。忽然有一位游客自称孙处士，在院中游了一周之

后，从袖中取出一包汤药碎末交给童子说：“为我像烹茶那样煎好。”煎好之后，处士饮了一些，把剩下的汤汁给了童子。童子觉得汤汁的味道极美，希望再给他一碗。处士说：“这药就是为你来的！”就把方寸这样大的一匙药沫再让他煎着吃。于是他便向同伴们说了。出门一看，处士已离去了。童子也乘空飞起来。众人正在惊异，一看那煎药的锅子，已变成金的了。这以后也时常有见到孙思邈的人。

司马承祯

司马承祯，字子微。博学能文，攻篆，迥为一体，号曰金剪刀书。隐于天台山玉霄峰，自号白云子。有服饵之术，则天累征之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屡加尊异，承祯方赴召。睿宗问阴阳术数之事。承祯对曰：“老子经云：‘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且心目所见知，每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智虑哉？”睿宗曰：“理身无为，则清高矣；理国无为，如之何？”对曰：“国犹身也。老子曰：‘留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乃无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无为之旨，理国之要。”睿宗深赏异，留之欲加宠位。固辞。无何告归山。乃赐宝琴花帔以遣之。公卿多赋诗以送。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三十余篇，为制序，名曰《白云记》，见传于世。时卢藏用早隐终南山，后登朝，居要官，见承祯将还天台，藏用指终南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天台。”承祯徐对曰：“以仆所观，乃仕途之捷径耳。”藏用有惭色。玄宗有天下，深好道术，累征承祯到京，留于内殿，颇加礼敬，问以延年度世之事。

承祜隐而微言。玄宗亦传而秘之，故人莫得知也。由是玄宗理国四十余年，虽禄山犯关，銮舆幸蜀，及为上皇，回，又七年，方始晏驾，诚由天数，岂非道力之助延长耶！初玄宗登封太岳回，问承祜：“五岳何神主之？”对曰：“岳者山之巨，能出云雨，潜储神仙，国之望者为之；然山林之神也，亦有仙官主之。”于是诏五岳于山顶列置仙官庙，自承祜始也。又蜀女真谢自然泛海，将诣蓬莱求师，船为风飘，到一山，见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马承祜，名在丹台，身居赤城，此真良师也。”蓬莱隔弱水三十万里，非舟楫可行，非飞仙无以到。自然乃回求承祜受度。后白日上升而去。承祜居山，修行勤苦，年一百余岁，重颜轻健，若三十许人。有弟子七十余人，一旦告弟子曰：“吾自居玉霄峰，东望蓬莱，常有真灵降驾。今为东海青童君、东华君所召，必须去人间。”俄顷气绝，若蝉蜕然解化矣。弟子葬其衣冠尔。（原未注出处。查出《大唐新语》。）

司马承祜，字子微，博学多才，善长文学。他钻研篆书。他写的篆书，自成一體，叫作“金剪刀书”。他隐居在天台山玉霄峰，自号“白云子”，有服用丹药的道术。武则天多次征召他，他都不应。唐睿宗崇尚道教，对他屡次给予特别的尊敬。他刚应召赴京，睿宗就向他问起推断人事吉凶祸福的事。他回答说：“《老子》上说：‘削弱权力，再削弱权力，以达到顺应自然。’心中想到的，眼里看到的事物，常常削弱欲望尚且不能做到不想不看，难道还要再钻研异端而增加心智上的忧虑吗？”睿宗说：“以顺应自然的方法治理自身，就可以做到清高；用顺应自然的方法

治理国家，怎样呢？”他回答说：“国家就像自身一样。《老子》上说：‘在淡泊上多注意，在寂静处聚会真气，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就没有私欲了，那么天下也就治理了。’《易经》上说：‘圣人应当按照天地的规律去修养自己的道德，使自己的言行符合自然规律。’因此知道天不讲话而守信，顺应自然就能成功。顺应自然的要旨就是治理国家的要旨。”睿宗深深赞赏他奇特见解，要把他留在宫中，封他做大官，他坚决推辞。不久他告别回山。皇上就赐给他宝琴和花披肩，派人送他。很多公卿都作诗送他。有一个叫徐彦伯的常侍，选择了其中三十首最好的，结成一个集子，还为诗集写了序言，命名为《白云记》。当时有一个叫卢藏用的人，他早年隐居在终南山，后来登上朝廷，身居显要职位。他见司马承祯要回天台山，就用手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这终南山里就有不少佳处，何必非回天台山不可呢？”司马承祯不慌不忙地说：“依我所见，终南山是当官的捷径而已。”卢藏用有羞惭的表情。唐玄宗坐了天下，也深深爱好道术，多次征召，把司马承祯召到京城，留在殿内，对他很有礼貌，十分尊敬他，向他请教延寿度世的事。司马承祯讲得很隐晦，没有直说。唐玄宗秘密地记录，又秘密地收藏，所以世人无法得知他们谈话的内容。从此，唐玄宗治理国家四十多年，虽然有安禄山侵犯潼关，皇帝避难去到蜀地，但是他终究回京继续做太上皇。回来之后又过了七年才死去。他的死实在是因为天数，难道不是道力帮他延长的吗？当初，唐玄宗登封太岳回来，问司马承祯：“五岳是什么神主宰的？”司马承祯说：“岳是山中最的，能生出云雨，能潜藏各种神仙，国中有声望的人管理它。虽然是山林之神，但是也有仙官主管。”皇帝于是诏令在五岳山顶上修建仙官庙。这种

仙官庙。是从司马承祯开始的。另外，有一位蜀地的女真人谢自然，她乘船过海，要到蓬莱去求师。船被风刮，来到一座山前，见到一位道人，指点她说：“天台山的司马承祯，名在丹台，身居赤城，他是真正的良师。”蓬莱离弱水三十万里，不是坐船可去的，不是飞天的神仙是无法到达的。谢自然就回去求司马承祯，受到超度，于是后来她得道成仙，飞升而去。司马承祯久居深山，勤苦修行，活到一百多岁，面色像儿童那样红润，步履像年轻人那样轻捷，好像三十多岁的人。一天早晨，他告诉弟子们说：“我自从居住玉霄峰，向东望蓬莱，常常有真正的神灵降下来。现在我受到东海青童君、东华君的召请，必须离开人间。”不一会儿他就咽气了，像蝉蜕那样分解消散了，弟子们只好埋葬了他的衣服帽子。

尹 君

唐故尚书李公诜（诜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镇北门时。有道士尹君者，隐晋山，不食粟，常饵柏叶，虽发尽白，而容状若童子，往往独游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余者，顾谓人曰：“吾孩提时，尝见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岁，已识尹君矣；迨今七十余年，而尹君容状如旧，得非神仙乎。吾且老，自度能几何为世间人；汝方壮，当志尹君之容状。”自是及今，七十余岁矣，而尹君曾无老色，岂非以千百岁为瞬息耶。北门从事冯翊严公綬，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即驱驾而诣焉。其后严公自军（军下原有为字，据明抄本删）司马为北门帅，遂迎尹君至府庭，馆于公署，终日与同席，常有异香自肌中发，公益

重之。公有女弟学浮图氏，尝曰：“佛氏与黄老固殊致。”且怒其兄与道士游。后一日，密以堇酖致汤中，命尹君饮之。尹君即饮，惊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坚，有异香发其中。公命剖而视之，真麋脐也。自是尹君貌衰齿堕，其夕卒于馆中。严公既知女弟之所为也，怒且甚，即命部将治其丧。后二日，葬尹君于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照圣观道士朱太虚，因投龙至晋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虚惊而问曰：“师何为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岁在北门，有人以堇酖饮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则堇酖安能败吾真耶！”言讫，忽亡所见。太虚窃异其事，及归，具白严公。曰：“吾闻仙人不死，脱有死者，乃尸解也；不然何变异之如是耶。”将命发其墓以验之，然虑惑于人，遂止其事。（出《宣室志》）

唐朝时，前任尚书李公诩镇守北门时，有一位叫尹君的道士在晋山隐居，他不吃粮食，常吃柏树叶。虽然他的头发全白了，但是他的脸色和儿童一样。他常常单独到城中游逛。乡里中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汉，对周围人们说：“我小时候，曾听李老汉说过。李老汉是我的外祖父。他说：‘我七岁那年，就认识尹君。到现在七十多年了，而尹君的模样和过去一样，他大概是神仙吧？我要老了，自己估计能在人世上再活几年呢？你正年轻，应当记住尹君的容颜。’从那时到现在，又七十多年了，而尹君竟没有衰老的表现，难道是把千百岁当作瞬息吗？”北门的从事冯诩严公绶是好奇的人，他敬慕尹君是得道的人，常常在休假日驱车到尹君那里去拜访。后来，严公绶从军司马升为北门帅，就把尹君

接到府中，住在公署，整天与他坐在一起。严公绶发现常常有一种异香从尹君的肌肉中散发出来，就更加敬重他。严公绶有一个妹妹，学佛教，曾说：“佛教与道教根本不同！”而且她对哥哥与道士交往很生气。后来有一天，她秘密把苦蕒放在汤里，让尹君喝。尹君喝完，吃惊地站起来说：“我大概要死了！”一会儿，他吐出一块很硬东西，并有奇异的香味从中散发出来。严公绶让人解剖一看，原来是一块麝香。从此尹君容颜衰老，牙齿脱落，那天晚上便死在严公绶的公馆中。严公绶知道是妹妹干的之后，非常生气，立即让部下为尹君办理丧事。过了两天，把尹君葬在汾水西二十里的地方。第二年秋天，有一位叫朱太虚的照圣观的道士，到晋山去投放一条龙，忽然在山中遇见尹君。朱太虚吃惊地问道：“师父为什么来到这里？！”尹君说：“去年我在北门，有人把苦蕒放在汤里让我喝，我故意装死给他们看。可是，蕒汤怎么能败坏我的真功呢？”说完，他忽然不知哪儿去了。朱太虚心里感到很怪，等回到北门，详细向严公绶作了汇报。严公绶说：“我听说仙人是死不了的，如果有死的，也只不过是尸解罢了，不然怎么会变异成这种样子呢？”他要让人打开坟墓检验一下，但是担心会让人迷惑，就停止了这件事。

太平广记卷第二十二 神仙二十二

罗公远 仆仆先生 蓝采和

罗公远

罗公远，本鄂州人也。刺史春设，观者倾郡。有一白衣人长丈余，貌甚异，随群众而至，门卫者皆怪之。俄有小童傍过，叱曰：“汝何故离本处，惊怖官司耶？不速去！”其人遂摄衣而走。吏乃擒小童至宴所，具白于刺史。刺史问其姓名。云：“姓罗，名公远，自幼好道术，适见守江龙上岸看，某趣令回。”刺史不信曰：“须令我见本形。”曰：“请俟后日。”至期，于水滨作一小坑，深才一尺，去岸丈余，引水入。刺史与郡人并看。逡巡，有鱼白色，长五六寸，随流而至，腾跃渐大，青烟如线，起自坎中。少顷，黑气满空，咫尺不辨。公远曰：“可以上津（津原作律。据明抄本、许刻本改）亭矣。”未至，电光注雨如泻，须臾即定。见一大白龙于江心，头与云连，食顷方灭。时玄宗酷好仙术。刺史具表其事以进。时玄宗与张果、叶法善棋。二人见之大笑曰：“村童事亦何解。”乃各握棋子十数枚，问曰：“此有何物？”曰：“空手。”及开果无，并在公远处，方大骇异。令与张、叶等齿坐。

剑南有果初进，名为日熟子，张与叶以术取，每过午必至。其日，暨夜都不到，相顾而语曰：“莫是罗君否。”时天寒围炉，公远笑，于火中素树一箸，及此除之，遂至。叶诘使者。云欲到京，焰火亘天，无路可过；适火歇，方得度。从此众皆敬伏。开元中，中秋望夜，时玄宗于宫中玩月。公远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拄杖，向空掷之，化为大桥，其色如银，请玄宗同登。约行数十里，精光夺目，寒色侵人，遂至大城阙。公远曰：“此月宫也。”见仙女数百，皆素练宽衣，舞于广庭。玄宗问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玄宗密记其声调，遂回，却顾其桥，随步而灭。且召伶官，依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时武惠妃尤信金刚三藏，玄宗幸功德院，忽苦背痒。公远折竹枝，化七宝如意以进。玄宗大悦，顾谓三藏曰：“上人能致此乎？”曰：“此幻化耳。臣为陛下取真物。”乃袖中出七宝如意以进。公远所进者，即时化为竹枝耳。及玄宗幸东洛，武妃同行，在上阳宫麟趾殿，方将修殿，其庭有大方梁数丈，经六七尺，时公远、叶尊师、金刚三藏皆侍从焉。玄宗谓叶尊师曰：“吾方闲闷。可试小法以为乐也？师试为朕举此方木。”叶受诏作法，方木一头揭数尺，而一头不起。玄宗曰：“师之神力，何其失耶！”叶曰：“三藏使金刚善神，众压一头，故不举。”时玄宗奉道，武妃宗释，武妃颇有悦色，三藏亦阴心自欢，惟公远低头微哂。玄宗谓三藏曰：“师神咒有功，叶不能及，可为朕咒法善入澡瓶乎？”三藏受诏置瓶，使法善敷座而坐，遂咒法大佛顶真言，未终遍，叶身欻欻就瓶；不三二遍，叶举至瓶嘴；遍讫，拂然而入瓶。玄宗不悦。良久谓三藏曰：“师之功力，当得自在，既使其入，能为出乎？”三藏曰：“是僧之本法也。”即咒之。诵佛顶真言数遍，叶都不出。玄宗曰：“朕

之法师，今为三藏所咒而没，不得见矣。”武妃失色。三藏大惧。玄宗谓公远曰：“将若之何得法善旋矣。”公远笑曰：“法善不远。”良久，高力士奏曰：“叶尊师入。”玄宗大惊曰：“铜瓶在此，自何所来！”引入问之。对曰：“宁王邀臣吃饭，面奏的不放，臣适宁王家食讫而来，不因一咒，何以去也。”玄宗大笑，武妃、三藏皆贺。已而使叶设法箬。于是取三藏金襴袈裟摺之，以盆覆之。叶禹步叩齿，绕三匝曰：“太上老君摄去。”盆下袈裟之缕，随色皆摄，各为一聚。三藏曰：“惜哉金襴，至毁如此！”玄宗曰：“可正乎？”叶曰：“可。”又覆之，咒曰：“太上老君正之。”启之，袈裟如故。叶又取三藏钵，烧之烘赤，手捧以合三藏头，失声而走。玄宗大笑。公远曰：“陛下以为乐，乃道之末法也，叶师何用逞之？玄宗曰：“师不能为朕作一术以欢朕耶？”公远曰：“请更问三藏法术何如？”三藏曰：“贫道请收固袈裟，试令罗公取，取不得则罗公输，取得则僧输。”于是令就道场院为之。三藏结坛焚香，自于坛上跏趺作法，取袈裟贮之银合；又安数重木函，皆有封锁，置于坛上。玄宗与武妃、叶公，皆见中有一重菩萨，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外以一重金刚围之，贤圣比肩，环绕甚严，三藏观守，目不暂舍。公远坐绳床，言笑自若。玄宗与叶公皆视之。数食顷，玄宗曰：“何太迟迟，得无劳乎！”公远曰：“臣斗力，安敢自炫其能！但在陛下使三藏启观耳。”令开函取袈裟，虽封锁依然，中已空矣。玄宗大笑。公远奏曰：“请令人于臣院内，敕弟子（子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开柜取来。”即令中使取之，须臾袈裟至。玄宗问之。公远曰：“善萨力士，圣之中者，甲兵诸神，道之小者，皆可功参上界；至于太上至真之妙，非术士所知。适使玉清神女取之，则善萨金刚不见其形，取若坦途，何碍之

有。”玄宗大悦。赏赉无数。而叶公、三藏然后伏焉。时玄宗欲学隐遁之术。对曰：“陛下玉书金格，以简于九清矣；真人降化，保国安人，诚宜习唐、虞之无为，继文、景之俭约，却宝剑而不御，弃名马而不乘，岂可以万乘之尊，四海之贵，宗庙之重，社稷之大，而轻徇小术，为戏玩之事乎？若尽臣术，必怀玺入人家，困于鱼服矣。”玄宗怒，骂之。遂走入殿柱中，数玄宗之过。玄宗愈怒，易柱破之，复入玉碣中。又易碣。破之为数十片，悉有公远之形。玄宗谢之，乃如故。玄宗后又坚学隐形之术，强之不已，因而教焉。然托身隐，常有不尽，或露裾带，或见影迹，玄宗怒斩之。其后数岁，中使辅仙玉，奉使入蜀，见公远于黑水道中，披云霞衲帔，策杖徐行。仙玉策马追之，常去十余步，竟莫能及。仙玉呼曰：“天师云水适意，岂不念内殿相识耶！”公远方伫立顾之。仙玉下马拜谒讫，从行数里。官道侧俯临长溪，旁有巨石，相与渡溪据石而坐。谓仙玉曰：“吾栖息林泉，以修真为务，自晋咸和年入蜀，访师诸山，久晦名迹，闻天子好道崇玄，乃舍烟霞放旷之乐，冒尘世腥膻之路，混迹鸡鹜之群，窥阅蜉蝣之境，不以为倦者，盖欲以至道之贵，俯教于人主耳。圣上廷我于别殿，遽以灵药为索，我告以人间之腑脏，葷血充积，三田未虚，六气未洁，请俟他日以授之，以十年为限。不能守此诚约，加我以丹颈之戮，一何遑遽哉！然得道之人，与道气混合，岂可以世俗兵刃水火害于我哉！但念主上列丹华之籍，有玉京交契之旧，躬欲度之，眷眷之情，不能已已。”因袖中出书一缄，谓仙玉曰：“可以此上闻，云我姓维，名么邈，静真先生弟子也，上必寤焉。”言罢而去，仍以蜀当归为寄，遂失所在。仙玉还京师，以事及所寄之缄奏焉。玄宗览书，惘然不怪。仙玉出，公远已至，

因即引谒。玄宗曰：“先生何改名姓耶？”对曰：“陛下尝去臣头，固改之耳。罗字去头，维字也；公字去头，厶字也；远字去头，遠字也。”玄宗稽首陈过，愿舍其尤。公远欣然曰：“盖戏之耳。夫得神仙之道者，劫运之灾，阳九之数，天地沦毁，尚不能害；况兵刃之属，那能为害也？”异日，玄宗复以长生为请。对曰：“经有之焉，我命在我，匪由于他。当先内求而外得也。刳心灭智，草衣木食，非至尊所能。”因以三峰歌八首以进焉，其大旨乃玄素黄赤之使，还婴溯流之事。玄宗行之逾年，而神逸气旺，春秋愈高，而精力不惫。岁余，公远去，不知所之。天宝末，玄宗幸蜀，又于剑门奉迎銮辂，卫至成都，拂衣而去。乃玄宗自蜀还京，方悟蜀当归之寄矣。（出《神仙感遇传》及《仙传拾遗》、《逸史》等书）

罗公远本是鄂州人。鄂州刺史春天设宴，全郡的人都来观看。有一个一丈多高的穿白衣服的人，相貌很是与众不同，也随着人群来了。守门的人都认为他挺怪。不一会儿有一个小童从旁边经过，呵斥道：“你为什么离开你的本处，来惊吓官吏们呢？还不快离开！”那人就提着衣服跑了。官吏就把小童捉住，送到举行宴会的地方，详细向刺史报告了。刺史问小童的姓名。小童说：“姓罗，名公远，从小喜好道术。刚才发现守江龙上岸来看热闹，我急忙赶来让他回去。”刺史不信，说：“必须让我看到他的原形我才相信。”罗公远说：“请等到后天。”到了第三天，他在水边挖了一个小坑，才一尺深，离岸一丈多远。他把水引到坑里来。刺史和郡中的人都来看。不长时间，有一条白色的鱼，五六寸长，

随着水流来到，越腾跃越大。有一缕线一样的青烟从坑中升起。一会儿，黑气满天，咫尺之间也看不清东西。罗公远说：“大家可以到津亭上去了。”大家还没走到津亭，雷电大作，大雨如泻。霎时便平定下来，有一条大白龙出现在江心，头和云相连接，一顿饭的功夫才消失。那时玄宗非常喜欢仙术，刺史把这事详细写明禀报并把罗公远送到京城。当时唐玄宗与张果、叶法善下棋。张、叶二人见了罗公远大笑道：“小小村童，他怎知龙的事！”二人就各握了十几个棋子，问道：“这手里有什么东西？”罗公远说：“是空手，什么也没有！”等张开手一看，果然什么也没有。棋子都到了罗公远那里。二人这才感到很惊异。皇上让罗公远与张、叶二人平起平坐。剑南有一种果子，刚刚开始进贡，名叫“日熟子”。张果与叶法兽用法术运取，每天一过正午必然送到。那一天，天黑都没送到。张、叶二人互相看着说：“是不是罗公远干的？”当时天很冷，大家围着火炉。罗公远笑。在火中平常立着一根筷子，到这时拔掉它，于是日熟子就送来了。叶法善盘问使者。使者说，要到京的时候，焰火连天，无路可过，刚才火停了，才能过来。从此，众人都敬佩他，服气他。开元年间，八月十五的晚上，当时唐玄宗在宫中赏月，罗公远奏道：“陛下想不想到月中看看呢？”于是就拿起手杖，向空中扔去。手杖变成大桥，桥的颜色像银。罗公远请玄宗一块登上大桥，大约走了几十里，感到精光耀眼，寒气侵人，就来到一个大城阙下。罗公远说：“这就是月宫。”有几百位仙女，都穿白绢宽袖衣服，在广庭中跳舞。玄宗问道：“这是什么乐曲？”罗公远说：“是《霓裳羽衣曲》。”玄宗暗中记下那乐曲的声调，于是就回来了。回头看那桥，随着脚步消逝。玄宗召来乐官，按照他记下来的声调谱成了《霓裳羽衣

曲》。当时为惠妃尤其相信金刚三藏。玄宗来幸功德院，忽然因为背发痒而感到难受。罗公远折了一根竹枝，把它变成一个七宝如意送给玄宗，玄宗很高兴，看着金刚三藏说：“你能达到这种程度吗？”金刚三藏说：“这是幻化而已，我给陛下取真的来。”他就从袖子里取出一个七宝如意交给皇上。罗公远进献的那个，当时就变成了竹枝。等到玄宗游幸东洛，武惠妃同行，住在上阳宫麟趾殿。当时正要修殿，那院中有一根几丈长大方梁，直径六七尺。当时罗公远、叶法善、金刚三藏，都侍候跟随在左右。玄宗对叶法善说：“我正闲闷，可以试作一些小法术为乐趣，你可以为我举起这根方木。”叶法善受皇命作法，方木一头抬起来几尺，而另一头不起来。玄宗说：“你的神力，为什么丧失了昵？”叶法善说：“三藏让金刚善神一起压在一头，所以抬不起来。”当时玄宗信奉道教，武惠妃信仰佛教，武惠妃很高兴。三藏也暗自高兴。只有罗公远低头露出一缕讥讽的微笑。玄宗对金刚三藏说：“你的神咒很有功力，叶法善比不上你，你能用咒语把叶法善弄到澡瓶里去吗？”三藏得到皇上的命令，放好了澡瓶，让叶法善在座位上坐好，就开始念“法大佛顶真言”咒语，还没念完一遍，叶法善的身体就慢慢靠近瓶子。不到两三遍，叶法善的身体就举到了瓶口。念完咒语，叶法善轻轻地进到瓶中。玄宗很不高兴，许久才对三藏说：“你的功力，应该能自由自在。既然能让他进去，还能让他出来吗？”三藏说：“这是我基本的法术。”于是就念咒，念“佛顶真言”念了好几遍，都没有把叶法善念出来。唐玄宗说：“我的法师，现在被三藏咒没了，看不到了！”武惠妃和三藏大惊失色。唐玄宗对罗公远说：“要怎么办才能让叶法善回来呢？”罗公远说：“叶法善离此不远。”过了一会儿，高力士奏道：“叶尊

师进来了！”唐玄宗大惊道：“铜瓶在这里，他是从哪儿来的？”把叶法善领进来之后一问，叶法善回答说：“宁王请我吃饭，我如面奏，你一定不肯放我去。我刚在宁王家吃完饭而来，不因为他一咒，我怎么能去呢？”玄宗大笑，武惠妃和三藏都表示祝贺。然后让叶法善设道家秘文。于是叶法善取三藏的金襴袈裟摺叠起来，把它用一个盆扣上。叶法善小步行走，叩动牙齿，绕盆三圈，说：“太上老君拽去！”盆下袈裟的丝线，随着不同的颜色，各被拽得一堆一堆的。三藏说：“可惜这件金襴袈裟了，毁坏到这种程度！”玄宗说：“可以改正吗？”叶法善说：“可以。”他又用盆扣上，念咒道：“太上老君改正它！”打开一看，袈裟像原来一样。叶法善又取三藏的钵子，把它烧得通红，用手捧着往三藏头上戴，三藏失声而逃。玄宗大笑。罗公远说：“陛下以此为乐，其实这是道术中末流的法术，叶法师何必显示它！”玄宗说：“你不能为我作一个法术，让我高兴高兴吗？”罗公远说：“请再问问三藏的法术怎么样。”三藏说：“我把袈裟收放牢固，试让罗公取，不能取走那就是罗公输了；取走，则是我输了。”于是皇上让他们在道场院进行。三藏法坛烧香，亲自在坛上作法，把袈裟存放在银盒子里，又安装在几层木匣子里，每层都上了锁，放在坛上。玄宗和武惠妃、叶法善，都看到里面有一重菩萨，外面有一重金甲神人，再外面用一重金刚力士包围着。贤才圣人比踵接肩，包围得很严密。三藏看守在那里，眼睛一时也不离开。罗公远坐在绳床上，谈笑自若。玄宗和叶法善都看着他。几顿饭的时间过去了，玄宗说：“为什么这么慢呢？大概累了吧？”罗公远说：“我斗力，怎么敢显示自己能耐呢？只要陛下让三藏打开看看就知道了。”玄宗让三藏打开匣子取出袈裟。虽然仍旧锁着，但是里边

已经空了。玄宗大笑。罗公远奏道：“请派人到我的院内，让弟子开柜拿来。”玄宗立即派中使去取。不一会儿袈裟取来。玄宗问这是怎么回事，罗公远说：“菩萨、力士，是圣贤中一般的；甲兵，诸神，是道术之中较小的，都有可以参与上界的功力，至于太古极真的奥妙，不是术士所能知道的。刚才我让玉清神女去取，那么菩萨和金刚也看不到她的形迹，去取就像走在坦途上，能有什么障碍呢？”玄宗非常高兴，赏赐无数。而叶法善、三藏以后都很佩服罗公远。当时玄宗要学隐遁之术，罗公远回答说：“陛下玉书金格已经记录在九清了，你是真人下凡，为的是叫你保国安民。实在应该学习唐尧虞舜的无为而治，继承文帝景帝的俭朴节约作风，放弃宝剑不佩带，放弃名马不乘坐。怎么可以凭着万乘的尊位、四海的富贵，如此重要的宗庙，如此之大的社稷，而轻率地去循蹈小术，做游戏玩耍的事呢？如果你学尽我的道术，必将揣着玉玺走进别人家，被困在平常人的服饰之中。”玄宗大怒，骂他。于是他就跑进殿柱子里，数落玄宗的过错。玄宗更怒，把殿柱打破，又换了一根柱子。他又进到柱脚石中。玄宗又下令换了柱脚石，把换下来的柱脚石打碎成几十片，全都有罗公远的形迹。玄宗向他道歉，才恢复正常。玄宗后来又硬要学隐形之术，劝阻不了，就只好教他。然而玄宗隐身，常有隐不尽的地方，或者露出裙带来，或者露出形迹来。玄宗生气，把罗公远杀了。此后过了几年，中使辅仙玉奉使进入蜀地，见到罗公远在黑水的道路上。他披着云霞缝补成的衣帔，拄着手杖慢慢行走。仙玉策马追赶，常常只离他十几步，却不能追上他。仙玉喊道：“罗天师周游四方，心满意足，难道不记得在宫中相识的朋友吗？”罗公远这才站下回头看着仙玉。仙玉下马拜谒之后，二人

一起走了几里，官道旁边有一条长长的溪流，溪旁有一块巨石，二人一起渡过溪流，坐到巨石上。罗公远对仙玉说：“我栖息在山野之中，把修炼本性当作主要任务。我从晋朝咸和年进入蜀地，在各大山之中访师求教，长期隐藏姓名和踪迹。听说皇上喜欢道教崇尚玄学，我就舍弃了山间美景和行动自由的乐趣，冒着尘世间又腥又膻又臭的道路，将行迹混以鸡鸭群中，窥视小虫子的处境。我之所以不知疲倦地这样做，是想要用最崇高的道理，教导皇帝罢了。皇上把我迎到别殿，急忙向我索要灵药。我告诉他，人间的腑脏，充满荤血，‘三田’还没虚，‘六气’还没洁，请等到以后再给，以十年为期限。但是他不守信用，砍了我的脑袋，多么可怕呀！然而就是得道成仙的人，我与道和气混合在一起，怎么能用世俗间的兵刃水火加害我呢？我只考虑到他毕竟是一代天子，又与我有一段旧交，想亲自引度他。这眷眷之情，一直不能了却。”于是，罗公远从袖中取出一封书信，对仙玉说：“可以把这信交给皇上，就说我姓维，名么遠，是静真先生的弟子，皇上一定会明白的。”说完就离去。他还把蜀地的当归让仙玉捎给皇帝。于是他就不见了。辅仙玉回到京中，把信和东西全交给皇帝。玄宗看了信，惘然不乐。辅仙玉退出去，罗公远已经来到，于是就领他去见皇上。玄宗说：“先生为什么要改换姓名呢？”罗公远回答说：“陛下曾经砍去我的头，所以才改。罗字去了头，是维字；公字去了头，是么字；远字去了头，是遠字。”玄宗点头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希望原谅他的罪过。罗公远高兴地说：“开个玩笑而已！得道成仙的人，天塌地陷等自然灾害尚且不怕，何况兵刃之类，怎么能害了我呢？”改日，玄宗又向罗公远请求长生不老之药。罗公远说：“经书里有这内心的杂念，穿

草衣吃树叶，不是至高地位的人所能做到的。”于是他把八首《三峰歌》献给唐玄宗。其大意是“玄素黄赤还婴溯流”方面的事。唐玄宗按照要求去做，一年多以后，神情飘逸，精气旺成，年龄更高了，精力却不减。一年多以后，罗公远离去，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天宝年末，玄宗幸游蜀地避难，罗公远又在剑门迎接皇驾，护送到成都，然后拂衣而去。等到玄宗从蜀地回京城，才明白他给自己送来蜀地当归的意思。

仆仆先生

仆仆先生，不知何许人也，自云姓仆名仆，莫知其所由来。家于光州乐安县黄土山，凡三十余年，精思饵杏丹，衣服饮食如常人，卖药为业。开元三年，前无棣县令王滔寓居黄土山下，先生过之。滔命男弁为主，善待之。先生因授以杏丹术。时弁舅吴明珪为光州别驾，弁在珪舍。顷之，先生乘云而度，人吏数万皆睹之。弁乃仰告曰：“先生教弁丹术未成，奈何舍我而去。”时先生乘云而度，已十五过矣，人莫测；及弁与言，观者皆愕。或以告刺史李休光。休光召明珪而诘之曰：“子之甥乃与妖者友，子当执。”其舅因令弁往召之，弁至舍而先生至，具以状白。先生曰：“余道者，不欲与官人相遇。”弁曰：“彼致礼，便当化之；如妄动失节，当威之，使心伏于道。不亦可乎！”先生曰：“善”。乃诣休光府。休光踞见，且诟曰：“若仙当遂往矣；今去而复来，妖也。”先生曰：“麻姑、蔡经、王方平、孔申、二茅之属，问道于余，余说之未毕，故止，非他也。”休光愈怒，叱左右执之。龙虎见于侧，先生乘之而去，去地丈余，玄云四合，斯须雷电大至，

碎庭槐十余株，府舍皆震坏。观者无不奔溃，休光惧而走，失头巾。直吏收头巾。引妻子跳出府，因徙宅焉。休光以状闻。玄宗乃诏改乐安县为仙居县，就先生所居舍置仙堂观，以黄土村为仙堂府，县尉严正诲护营筑焉，度王弁为观主，兼谏议大夫，号通真先生。弁因饵杏丹却老，至大历十四年，凡六十六岁，而状可四十余，筋力称是。其后果州女子谢自然，白日上升。当自然学道时，神仙频降，有姓崔者，亦云名崔，有姓杜者，亦云名杜，其诸姓亦尔，则与仆仆先生姓名相类矣。无乃神仙降于人间，不欲以姓名行于时俗乎。后有人于义阳郊行者，日暮不达前村，忽见道旁草舍，因往投宿。室中唯一老人，问客所以。答曰：“天阴日短，至此昏黑，欲求一宿。”老人云：“宿即不妨，但无食耳。”久之，客苦饥甚。老人与药数丸，食之便饱。既明辞去，及其还也，忽见老人乘五色云，去地数十丈。客便遽礼，望之渐远。客至安陆，多为人说之，县官以为惑众，系而诘之。客云：“实见神仙。”然无以自免，乃向空祝曰：“仙公何事见，今受不测之罪。”言讫，有五色云自北方来，老人在云中坐，客方见释，县官再拜。问其姓氏。老人曰：“仆仆野人也，有何姓名。”州司画图奏闻。敕令于草屋之所，立仆仆先生庙，今见在。（出《异闻集》及《广异记》）

不知道仆仆先生是什么地方人。他自己说姓仆名仆，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他的家在光州乐安县黄土山。他共用去三十多年的时间，精心研制出一种叫做“杏丹”的药，自己食用。他穿衣吃饭与平常人一样，以卖药为业。开元三年，以前的无棣县县

令王滔住在黄土山下。仆仆先生从王家门前经过，王滔让儿子王弁以主人的身份很好地款待了仆仆先生，仆仆先生就把杏丹术传授给王弁。那时王弁的舅舅吴明珪是光州别驾，王弁住在吴明珪家里。一会儿，仆仆先生乘着云朵而过，官吏百姓上万人看到了。王弁仰脸对仆仆先生说：“先生教我杏丹术还没有教成，为什么弃我而去呢？”那时仆仆先生乘着云朵已经走过十五次了，人们没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等到王弁与他说话，见到的人都很惊愕，有人把这事报告给刺史李休光。李休光把吴明珪叫来问他说：“你的外甥居然和妖怪交朋友，你应该把他抓起来。”王弁的舅勇于是就让王弁把仆仆先生找来。王弁去到仆仆先生家中时，仆仆先生也回到家中。王弁详细地说明了事情的经过。仆仆先生说：“我是道人，不想和当官的接触。”王弁说：“他们对你有礼貌，你就应该感化他们，他们如果失礼妄动，就应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使他们对道家心服口服，不也很好吗？”仆仆先生说：“也好。”于是就来到李休光府中。李休光没有站起来接见他，而且还骂他说：“你如果是神仙应当立即就离去了，现在去而复返，一定是妖怪！”仆仆先生说：“麻姑、蔡经、王方平、孔申、二茅等人，都向我请教道术，我没有讲完，就住下了，不是因为别的。”李休光更生气，喝令左右把他拿下。这时候有龙虎出现在仆仆先生身边，他骑上去就离地而去。离地一丈多高的时候，黑云四起，顷刻间雷电大作，击碎院子里的十几棵槐树，房舍全都震坏，围观的人没有不奔逃的。李休光吓得逃跑，头巾都跑丢了。他让一个小官为他收起头巾，自己领着妻子儿女光着脚跑出府门。因此他搬家到别处去住了。李休光把这事儿写成奏章报给皇上，唐玄宗就下令改称乐安县为仙居县，在仆仆先生住的地方建了仙堂。

观，把黄土村改为仙堂村，让县尉严正海看护营地施工建筑，让王弁做仙堂观观主兼谏议大夫，名号叫通真先生。王弁因为服用杏丹，推迟了衰老，到大历十四年，他已经六十六岁，而形貌还像四十多岁，力气也和四十多岁的人相当。这以后有一位叫谢自然的果州女子，白日里升天成仙。当年谢自然学习道术的时候，众神仙频频下降。有一个姓崔的，也说名字叫崔；有一个姓杜的也说名字叫杜。其他各种姓氏的人也这样，这就和仆仆先生的姓名类似了。莫非神仙来到人间，不想把姓名留传在世俗间。后来有一个在义阳郊外走路的人，天晚了还没走到前村，忽然见道旁有一所草房，就前去投宿。屋里只有一位老人。老人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天阴，白天的时间又短，走到这儿天就黑了，想借住一宿。”老人说：“宿是可以的，只是没有吃的东西。”过了挺长时间，这个投宿的客人饿得难受，老人就送给他几丸药，吃了就饱了，天亮后离去。等到他回来，忽然看到老人驾着五色的云朵，离地几十丈，他便急忙下拜行礼，望着老人渐渐飘远。他来到安陆，多次向人们说起这事，县官以为他是谣言惑众，把他捉去盘问。他说他确实是看过神仙。但是他没有办法解脱，他就向空中祷告说：“老神仙因为什么事让我看见了，如今让我受这意外的罪！”说完，有五色的云朵从北方飘来，老人就坐在那云中，他这才被释放。县官又向老人下拜，问老人的姓名。老人说：“我是仆仆野人，有什么姓名！”州中有关部门画图把这事报到皇帝那里，皇帝下令在那草屋的附近，建起了一座仆仆先生庙。这庙至今还在。

蓝采和

蓝采和，不知何许人也。常衣破蓝衫，六銙黑木腰带，阔三寸余。一脚着靴，一脚跣行。夏则衫内加絮，冬则卧于雪中，气出如蒸。每行歌于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长三尺余，常醉踏歌。老少皆随看之。机捷谐谑，人问，应声答之，笑皆绝倒。似狂非狂，行则振靴唱（唱原作言。据明抄本改。）踏歌：“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红颜一春树，流年一掷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朝骑鸾凤到碧落，暮见苍田生白波。长景明晖在空际，金银宫阙高嵯峨。”歌词极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测。但以钱与之，以长绳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回顾。或见贫人，即与之，及与酒家。周游天下，人有为儿童时至及斑白见之，颜状如故。后踏歌于濠梁间酒楼，乘醉，有云鹤笙箫声，忽然轻举于云中，掷下靴衫腰带拍板，冉冉而去。（出《续神仙传》）

蓝采和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他经常穿着一件破旧的蓝色衣衫，腰带带上有六块黑色的木质装饰物，腰有三寸多宽。他一只脚穿着靴子，另一只脚光着走路。夏天，他就在单衣里絮上棉絮；冬天，他就卧在雪地上，呼出的气像蒸出的气一样。他经常在城市里唱着歌乞讨，拿着一副三尺多长的大拍板。常常是醉着踏歌。老老少少都跟在他后边看，他机智敏捷，善于说些诙谐有趣的话。别人问他什么，他应声就答，逗得人们捧腹大笑。他似狂非狂，走路则踢踏着靴子唱踏歌：“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

红颜一春树，流年一掷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朝骑鸾凤到碧落，暮见苍田生白波。长景明晖在空际，金银宫阙高嵯峨。”歌词极多，大体都是看破红尘的仙意，人不能明白它的意思。只要有人给他钱，他就用长绳穿起来，拖在地上走路，有时拖丢了，他也不回头看；有的时候看到穷人，他就把钱送给人家，以及送给酒家。他周游天下，有的人从儿童时直到老了都见过他，见他脸色形貌始终一个样。后来他在濠梁间的一家酒楼上踏歌，趁着醉意，有云鹤笙箫的声音传来，他忽然轻轻抬身到云中去，把靴子、衣衫、腰带、拍板全扔下来，冉冉地升飘而去。

太平广记卷第二十三 神仙二十三

王远知 益州老父 崔 生 冯 俊
吕 生 张李二公

王远知

道士王远知，本琅琊人也。父昙选，除扬州刺史。远知母，驾部郎中丁超女也。常梦彩云灵凤集其身上，因而有娠。又闻腹中声。沙门宝诰对昙选曰：“生子当为神仙宗伯。”远知少聪敏，博综群书。初入茅山，师事陶弘景，传其道法。及隋炀帝为晋王，镇扬州，起玉清玄坛，邀远知主之，使王子相、柳顾言相次召之。远知遂来谒见，斯须而须发变白。晋王惧而遣之，少选又复其旧。唐高祖之龙潜，远知尝密陈符命。武德中，秦王世民与幕属房玄龄微服以谒远知，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爱也。”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归山。贞观九年，润州茅山置太平观，并度二七人，降玺书慰勉之。后谓弟子潘师正曰：“见仙格，以吾小时误损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今见召为少室山伯，将行在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年一百二十六岁。谥曰升玄先生云。

（出《谈宾录》）

道士王远知，本是琅琊人。他的父亲王昙选，任扬州刺史。他的母亲，是驾部郎中丁超的女儿。他母亲曾经梦见彩云灵凤集聚在她的身上，于是就怀了孕。她还听到自己肚子里有声音。和尚宝诰对王昙选说：“你的这个儿子出生之后，将成为受人推崇的神仙大师。”王远知从小聪明机敏，博览群书。他当初进了茅山，从师陶弘景。继承了陶弘景的道法。等到隋炀帝成为晋王，镇守扬州，建起一座玉清玄坛的时候，邀请王远知做坛主，先后派王子相、柳顾言去请他。王远知于是就来拜见隋炀帝。他的头发胡须片刻之间变白了，隋炀帝害怕了，就把他打发回来。不久他便又和从前一样了。唐高祖未称帝时，王远知曾经秘密地陈述他该当皇帝的祥瑞征兆。武德年中，秦王李世民与自己的幕僚房玄龄装扮成普通人来拜见王远知。王远知迎接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二人当中有一位圣人，大概是秦王吧？”唐太宗于是把实情告诉了他。王远知说：“正要做太平天子，希望你自己爱护自己。”唐太宗登基以后，要封他大官，他坚决请求回山。贞观九年，唐太宗让他在润州茅山建起一座太平观，同时有十四人出家成为他的弟子，唐太宗亲自写信安慰他，勉励他。后来他对弟子潘师正说：“我见过仙人的法律条文，因为我小时候误伤了一个儿童的嘴唇，不能大白天升天为仙，现在被征召为少室山的长官，马上就要出发。”第二天，他洗头洗身，换了衣服帽子，焚香死去，享年一百二十六岁，谥号“升玄先生”。

益州老父

唐则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一药壶于城中卖药，得钱即转济贫乏。自常不食，时即饮净水，如此经岁余，百姓赖之。有疾得药者，无不愈。时或自游江岸，凝眸永日；又或登高引领，不语竟日。每遇有识者，必告之曰：“夫人一身，便如一国也。人之心即帝王也，傍列脏腑，即内辅也。外张九窍，则外臣也。故心有病则内外不可救之，又何异君乱于上，臣下不可正之哉！但凡欲身之无病，必须先正其心，不使乱求，不使狂思，不使嗜欲，不使迷惑，则心先无病。心先无病，则内辅之脏腑，虽有病不难疗也；外之九窍，亦无由受病矣。况药亦有君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后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如以佐之药用之以使，使之药用之以佐，小不当其用，必自乱也，又何能攻人之病哉！此又象国家治人也。老夫用药，常以此为念。每遇人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窍之邪（邪原作斜。据《说郛》三三改），悉纳其病，以至于良医自逃，名药不效，犹不知治身之病后时矣。悲夫！士君子记之。”忽一日独诣锦川，解衣净浴，探壶中，惟选一丸药，自吞之，谓众人曰：“老夫罪已满矣，今却归岛上。”俄化一白鹤飞去。衣与药壶，并没于水，永寻不见。（出《潇湘录》）

唐朝武则天当朝的末年，益州有一个老头，带着一把药壶在城里卖药，赚了钱就用来救济贫困的人，自己平常不吃东西，时

常只喝一点清水。如此过了一年多，百姓们都很信赖他，凡是有病买到他的药的，没有治不好的。有时他独自在江边游玩，久久地凝神远望；又有时登高远望，一整天不说一句话。每当遇到有认识的人，他一定告诉人家说：“人的整个身体，就像一个国家。人的心就是帝王；心旁边排列的脏腑，就是宫内的辅臣；身体表面的九窍，就是宫外的臣子了。所以，心脏有了病，内外都不能救它，这又和国君在上面胡作非为，臣下不能改正他有什么两样呢？只要想让身体没有病，必须先正他的心，不使心有胡乱的追求，不使心有狂妄的思想，不使心有过分的欲望，不使心迷乱糊涂，那么，心就要首先没有病。心首先没有病，那么，作为心脏的宫内辅臣的脏腑，即使有了病也不难医治，体外的九窍，也就没有得病的因素了。况且药也有君臣之分，还有‘佐’有‘使’。如果要治病，先使用‘君’，后使用‘臣’，然后使用‘佐’和‘使’，自然是恰当的。如果把‘佐’作用的药当作‘使’去使用，把‘使’药当‘佐’去使用，一点不起作用，还必然会扰乱自己，又怎么能治好人的病呢？这又像治理国家。我用药，常常这样考虑。常常遇到有人的全身，心起不到心的作用，脏腑起不到脏腑的作用，致使九窍全都不正，全都受病，以至于让好医生见了就吓跑了，好药也起不了作用，还不知道自己治病治晚了。可悲啊！士人君子们一定要记住！”忽然有一天，他独自到锦川去，脱了衣服洗净了身子，伸手到药壶里只选了一丸药，自己吞了。他对众人说：“我的罪期已经满了，现在要回到岛上去了。”顷刻间他变成一只白鹤飞走，衣服和药壶全都沉没到水里，人们寻找了很久也没寻见。

崔 生

进士崔伟，尝游青城山。乘驴歇鞍，收放无仆使。驴走，赶不及。约行二十余里，至一洞口，已昏黑，驴复走入。崔生畏惧兼困，遂寝。及晓，觉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门，望见草树岩壑，悉非人间所有。金城绛阙，披甲者数百，见生呵问。答曰：“尘俗贱士，愿谒仙翁。”守吏趋报，良久召见。一人居玉殿，披羽衣，身可长丈余，鬓发皓素，侍女满侧，皆有所执。延生上殿，与语甚喜。留宿，酒饌备极珍丰。明日谓生曰：“此非人世，乃仙府也。驴走益远，予之奉邀。某惟一女，愿事君子。此亦冥数前定，不可免也。”生拜谢，顾左右，令将青合来，取药两丸，与生服讫。觉腑脏清莹，逡巡摩搔，皮若蝉蛻，视镜，如婴孩之貌。至夕，有霓旌羽盖，仙乐步虚，与妻相见。真人空际，皆以崔郎为戏。每朔望，仙伯乘鹤，上朝蕊宫，云：“某阶品尚以卑末，得在天真之列。”必与崔生别，翩翻于云汉之内。岁余，嬉游佚乐无所比，因问曰：“某血属要与一诀，非有恋著也，请略暂回。”仙翁曰：“不得淹留，谴罪极大。”与符一道，云：“恐遭祸患，此可隐形；然慎不得游宫禁中。”临别，更与符一道云：“甚急即开。”却令取所乘驴付之。到京都，试往人家，皆不见，便入苑囿大内。会剑南进太真妃生日锦绣，乃窃其尤者以玩。上曰：“昼日贼无计至此。”乃召罗公远作法讫，持朱书照之寝殿户外，后果得，具本末。上不信，令笞死。忽记先翁临行之符，遽发，公远与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即启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杀之必不得；假使得之，臣辈便受祸，亦非国家之福。”玄

宗乃释之，亲召与语曰：“汝莫妄居。”遂令百人具兵仗，同卫士同送，且覘其故。却至洞口，复见金城绛阙。仙伯严侍卫，出门呼曰：“崔郎不记吾言，几至颠蹶。”崔生拜讫将前，送者亦欲随至。仙翁以杖画成涧，深阔各数丈。令召崔生妻至，掷一领巾过，作五色彩桥，遣生登，随步即灭。既度，崔生回首曰：“即如此可以归矣。”须臾云雾四起，咫尺不见，唯闻鸾鹤笙歌之声，半日方散。遥望，惟空山而已，不复有物也。（出《逸史》）

进士崔伟，曾经到青城山游历。他骑着驴，卸鞍休息，收驴放驴都没有仆人看管。驴跑了，他去追赶那驴，追不上。大约走了二十多里，来到一个洞口，天已经昏黑，驴又跑进洞中，他又怕又困，就睡下了。等到天明，他觉得洞中略微明亮了。就走了进去，又走了十里，走出一个洞门，望见草、树、岩石和沟壑，全不是人间所有的。有一座很坚固的城池，红色城门，城门前有好几百披甲的武士，见了崔生斥问道他是谁。他回答说：“我是尘俗间的普通百姓，想拜见这里的仙翁。”守门的官吏跑进去报告，老半天才传话召见他。玉殿上有一个人，穿羽毛衣服，身材有一丈多高，鬓发雪白。两边站满了侍女，侍女们手中都拿着什么东西。崔生被请到殿上，那人和他交谈得很高兴，留他过夜，用极丰盛的饭菜美酒款待他。第二天，那人对崔生说：“这不是人间，是仙府。你的驴跑得更远，是我特意用这来邀请你。我只有一个女儿，愿意嫁给你为妻。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不能避免。”崔生立即下拜。那人看了看左右，让人拿来一个青盒子，取出两丸药来，让崔生服下。崔生觉得腑脏清爽。过一会儿挠一下身上，

发现自己的皮肤像蝉蛻一样脱落下来。一照镜子，见自己的容貌像婴孩一般。到了晚上，在霓虹旌旗、羽毛车盖的簇拥下，在悦耳的仙乐和仙人诵经的步虚声中，与妻子相见。仙人们在空中都和崔郎开玩笑。每月的初一、十五，仙伯骑着仙鹤，到天上去朝拜蕊宫。仙伯对崔生说：“我的阶级品位还很卑微，应该留在天上神仙的行列中。”一定要离开崔生，翩翩翻飞进云汉之中。一年多以后，崔生的嬉游玩乐是无比的，于是他问：“我有些亲属要告别一下，并不是有什么留恋的，请允许我暂时回去几天。仙翁说：“不能久留。不然，将受到重罚。”仙翁给他一道符，说：“怕你遇上祸患，这道符可以隐形，但是千万不要到皇宫中去。”临别的时候，仙翁又给他一道符，说：“特别危急的时候就打开它。”回头让人把崔生骑的驴交给他，崔生回到京都，试验着走进人家，谁也看不见他。于是他就走入皇宫苑囿之中。正遇上剑南给杨贵妃生日进贡的锦绣，就偷了最好的玩赏。皇上说：“大白天贼是没法进来的！”于是就让罗公远作法然后拿着朱笔写的符咒到寝殿门处照了一番，果然把他捉住了。他详细地陈述了事情的本末，皇上不信，下令打死他。他忽然想起仙翁临别的时候给他的那道符，急忙就把它打开。罗公远和捉他的人都倒在地上，老半天才起来。罗公元对唐玄宗说：“这人已经是上界的仙人，杀他一定杀不得，假使杀了他，我们就要遭到灾祸，而且这也不是国家的福气。”唐玄宗于是就把崔生放了。亲自召见他，对他说：“你不要随便乱住。”于是就命令上百人拿着兵器，同卫士一起送他，而且侦察他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他回到洞口，又是到那坚固的城池，红色的城门。仙伯整肃着侍卫，出门叫道：“崔郎不记住我的话，差点栽了跟斗！”崔生下拜之后，要走上前

去，送他的人们也想跟着他过去。仙翁在地上用手杖一画，画成一道深涧，有几丈宽深，让崔生的妻子出来，把一条领巾抛过来，化作一座五彩大桥，让崔生上桥。崔生上桥之后，桥随着他的脚步消失。过去之后，崔生回头说：“就这样了，大家可以回去了。”片刻之间，云雾四起，咫尺之间就看不清东西，只能听到鸾鹤笙歌的声音，半天才散。远远一望，只是一座空山罢了，不再有什么东西。

冯俊

唐贞元初，广陵人冯俊，以佣工资生，多力而愚直，故易售。常遇一道士，于市买药，置一囊，重百余斤，募能独负者，当倍酬其直。俊乃请行，至六合，约酬一千文，至彼取资。俊乃归告其妻而后从之。道士云：“从我行，不必直至六合，今欲从水路往彼，得舟且随我舟行，亦不减汝直。”俊从之。遂入小舟，与俊并道士共载。出江口数里，道士曰：“无风，上水不可至，吾施小术。”令二人皆伏舟中。道士独在船上，引帆持楫。二人在舟中，闻风浪声，度其船如在空中，惧不敢动。数食顷，遂令开船。召出，至一处，平湖渺然，前对山岭重叠。舟人久之方悟，乃是南湖庐山下星子湾也。道士上岸，令俊负药。船人即付船价。舟人敬惧不受。道士曰：“知汝是浔阳人，要当时至，以此便相假，岂为辞耶。”舟人遂拜受之而去，实江州人也。遂引俊负药，于乱石间行五六里，将至山下，有一大石方数丈，道士以小石扣之数十下，大石分为二，有一童出于石间，喜曰：“尊师归也。”道士遂引俊入石穴，初甚峻；下十余丈，旁行渐宽平；入数十步，

其中洞明，有大石堂，道士数十，弈棋戏笑。见道士皆曰：“何晚也？”敕俊舍药，命左右速遣来人归。前道士命左右曰：“担人甚饥，与之饭食。”遂于瓷瓿盛胡麻饭与之食，又与一碗浆，甘滑如乳，不知何物也。道士遂送俊出，谓曰：“劳汝远来，少有遗汝。”授与钱一千文，令系腰下。“至家解观之，自当有异耳。”又问家有几口。云：“妻儿五口。”授以丹药可百余粒。曰：“日食一粒。可百日不食。”俊辞曰：“此归路远，何由可知？”道士曰：“与汝图之。”遂引行乱石间，见一石卧如虎状，令俊骑上，以物蒙石头，俊执其末，如执辔焉。诫令闭目，候足着地即开。俊如言骑石，道士以鞭鞭石，遂觉此石举在空中而飞。时已向晚，如炊久，觉足蹶地，开目，已在广陵郭门矣。人家方始举烛，比至舍，妻儿犹惊其速。遂解腰下，皆金钱也。自此不复为人佣工，广置田园，为富民焉。里人皆疑为盗也。后他处有盗发，里人意俊同之，遂执以诣府。时节使杜公亚重药术，好奇说。闻俊言，遂命取其金丹。丹至亚手，如坠地焉而失之，兼言郭外所乘之石犹在，遂舍之。亚由是精意于道，颇好烧炼。竟无所成。俊后寿终。子孙至富焉。（出《原仙记》。明抄本作《原化记》）

唐朝贞元初年，广陵人冯俊，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他力气大，而且性情憨厚耿直，所以很容易找到活干。他曾经遇见一位道士，在市场上买药，放着一个口袋，有一百多斤重。道士要雇一个能自己背动这口袋的人，能成倍地给工钱。冯俊就要求前去。道士让他送到六合县，约好给工钱一千文，到那以后才给钱。冯俊回家告诉妻子，然后就跟道士走。道士说：“跟着我走，不一

定直接到六合县。现在想从水路到那儿去，要是雇到船，你就跟我坐船去，也不减少你的工钱。冯俊听从了，就登上一只小船。小船载着冯俊和道士，驶出江口几里，道士说：“没有风，往上游去不能到达，我可以施一点小法术。”道士让冯俊和船家两个人都趴在船舱中，自己独自在船上扯帆把桨。二人在船舱中，听风浪声，估计那船如同在空中飞行，吓得不敢乱动。几顿饭的工夫之后，就让他们打开船舱，让他们出来。来到一个地方，出现一片浩渺的湖面，面对一片重叠的山岭。船家好长时间才看明白，原来这是南湖庐山下星子湾。道士上了岸，让冯俊背着药，自己给船家付船钱，船家又敬又怕不肯接受。道士说：“我知道你是浔阳人，要按时到达，就借助你了，哪能推辞呢？”船家于是就行礼收下，然后离去。其实他正是江州人。道士就领着背着药的冯俊，在乱石之中走了五六里。要到山下的地方，有一块几丈见方的大石头。道士又用一块小石头敲了几十下，大石头一分为二，有一个小童从石间走出来，高兴地说：“尊师回来啦！”道士就领着冯俊走进石洞。刚进去的时候很险峻，下去十丈多远，往旁边走，逐渐变得宽敞平坦。深入几十步，其中有一个洞明亮，出现一个大石堂，堂中有几十个道士，正下着棋说笑。道士们见道士进来，都说：“为什么晚了？”他们让冯俊放下药口袋，并让左右赶快打发来人回去。先前那个道士说：“背药的人饿得厉害，给他弄点饭吃！”于是有人从一个瓷盆里盛胡麻饭给冯俊吃。又给他一碗浆汁，又甜又滑像乳汁，不知是什么东西。道士就送冯俊出来，对他说：“有劳你大老远给运来，给你的东西却不多。”交给他一千文钱，叫他系在腰上，“到家解下来看看，自然会出现奇迹。”道士又问冯俊家里有几口人，冯俊说妻子儿女共五口。

道士送给他一百多粒丹药，说：“一天吃一粒，可以一百天不吃饭。”冯俊告辞说：“这次回去道路很远，凭什么能知道道路呢？”道士说：“我给你想办法。”于是就领着他走到乱石间。见到一块石头像一只虎趴在那里，道士让冯俊骑上去，用东西把那石头蒙上，让冯俊抓住那东西的末端，就像拽着马缰绳那样。道士叫他把眼闭上，等到脚着地再睁开。冯俊像道士说得那样骑到石头上去，道士用鞭打那石头，于是他就觉得石头升到空中飞起来。时间已经到了傍晚，冯俊觉得像做了一顿饭的工夫，脚就踩到地上了。他睁开眼，见自己已经回到广陵的城门了，住家的刚刚点起灯。等到了家，他的妻子儿女还惊讶他为什么如此迅速。于是他解下腰上系着的一千文钱，一看，全变成金钱了。从此他不再出卖劳动力，大量购置田园，成为富人。乡里的人都以为他是偷盗发家的，后来别的地方发生了失盗现象，乡里人认为冯俊是同伙，就把他绑起来送到官府。当时的节度使是杜公亚，他很重视道术，喜欢奇异的传说，听了冯俊的说明之后，就让他把金丹拿来。金丹到了杜公亚手中时，就像掉到地里似的消失了。冯俊还告诉杜公亚，城外他骑过的那块石头还在那里。于是放了他。杜公亚从此对道术精心钻研，非常喜欢炼丹，却没有什麼成就。冯俊后来寿终正寝，他的子孙特别富有。

吕 生

虞乡永乐等县连接，其中道者往往而遇。有吕生者，居二邑间，为童儿时，不欲闻食气，因上山自刷黄精煮服之。十年之后，并饵生者，俗饌并不进。日觉轻健，耐风寒，行若飘风，见文字

及人语更不忘。母令读书，遂欲应明经。日念数卷，实非用功也，自不忘耳。后母逼令飧饭，不肯。与诸妹旦夕劝解，悉不从。因于酒中置猪脂，自捧以饮之曰：“我老矣。况酒道家不禁。”吕曰：“某自小不知味，实进不得。”乃逼于口鼻，噓吸之际，一物自口中落，长二寸余。众共视之，乃黄金人子也。吕生乃僵卧不起，惟言困惫。其妹以香汤洗之，结于吕衣带中，移时方起。先是吕生年虽近六十，须发漆黑，及是皓首。母始悔之，却取金人，结处如旧，已不见之矣。吕生恨惋垂泣，再拜母出门去，云往茅山，更无其踪。（出《逸史》）

虞乡、永乐等县互相连接，这一带常常遇见修道的人。有一个叫吕生的人，住在这两个县之间。他在小孩的时候，不想闻到饭食的气味，于是就上山自己挖一些黄精煮着吃。十年之后，他吃的全部是生黄精，俗人的饭菜全都不吃。他一天天觉得自己体轻有力，不怕风寒，走起路来像在风中飘。他看见什么文字以及听人讲过什么话，就再也不忘。母亲让他读书，于是他就想去参加明经考试。他一天念几卷书，实在不是因为用功，而是因为读了就不忘而已。后来，他的母亲逼他吃饭，他不肯吃。母亲就和他的妹妹们从早到晚地劝他，他全都不听。于是母亲就在酒中放了猪油，自己捧着给他喝，说：“我老了，何况道家也不禁止喝酒！”吕生说：“我从小不知道饭味，实在吃不下去。”于是母亲就硬把酒饭送到他的口鼻之下，他一吸气的时候，有一个东西从他口中落出来，二寸多长。众人一看，原来是一个金子的小人儿。吕生便僵卧在那里不起来了，只是说自己很困乏，很疲惫。他妹

妹用香汤把那金子的小人儿洗了洗，系在他的衣带里。过了些时候，他才起来。原先，这吕生虽然年近六十，胡须和头发却是漆黑漆黑的。到现在却是白头了。母亲这才后悔。她回头来取那金子小人儿，系的地方如旧，金子小人儿却不见了。吕生痛恨惋惜，一个劲地哭泣。他又拜了拜母亲，出门而去，说是到茅山去，再也没见到他的踪迹。

张李二公

唐开元中，有张李二公，同志相与，于泰山学道。久之，李以皇枝，思仕宦，辞而归。张曰：“人各有志，为官其君志也，何作焉？”天宝末，李仕至大理丞。属安禄山之乱，携其家累，自武关出而归襄阳寓居。寻奉使至扬州，途觐张子，衣服泽弊，佯若自失。李氏有哀恤之意，求与同宿。张曰：“我主人颇有生计。”邀李同去，既至，门庭宏壮，宾从璀璨，状若贵人。李甚愕之，曰：“焉得如此！”张戒无言，且为所笑。既而极备珍膳。食毕，命诸杂伎女乐五人，悉持本乐，中有持箏者，酷似李之妻。李视之尤切，饮中而凝睇者数四。张问其故。李指箏者：“是似吾室，能不眷？”张笑曰：“天下有相似人。”及将散，张呼持箏妇，以林檎系裙带上，然后使回去，谓李曰：“君欲几多钱而遂其愿。”李云：“得三百千，当办己事。”张有故席帽，谓李曰：“可持此诣药铺，问王老家，‘张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贯钱？彼当与君也。’”遂各散去。明日，李至其门，亭馆荒秽，扃鐍久闭，至复无有人行踪。乃询傍舍求张三。邻人曰：“此刘道玄宅也，十余年无居者。”李叹讶良久，遂持帽诣王家求钱。王老令送帽问家人，审

是张老帽否。其女（其女二字原在审字上，据陆其清抄本《广异记》改）云：“前所缀绿线犹在。”李问张是何人。王云：“是五十年前来茯苓主顾。今有二千余贯钱在药行中。”李领钱而回，重求，终不见矣。寻还襄阳，试索其妻裙带上，果得林檎，问其故。云：“昨夕梦见五六人追，云是张仙唤抽箏。临别，以林檎系裙带上。方知张亦得仙矣。（出《广异记》）”

唐朝开元年间，有张、李二公，志同道合，一起在泰山学道。过了好久，李公因为是皇族，想凭此当大官，就告辞要回去。张公说：“人各有志，当官是你的志向，还有什么惭愧的呢！”天宝末年，李公做官做到大理丞。赶上安禄山之乱，他携带着家眷，从武关出来，回到襄阳居住。不久他奉命出差来到扬州，在路上见到张公。张公的衣服油亮破旧，又装出一副失意的样子，李公有可怜他的想法，请他和自己同宿。张公说：“我的主人很有谋生的办法。”他邀请李公和他一块去。到了之后，见门庭宏大壮观，仆从的穿戴光彩夺目，样子很像富贵之人。李公非常惊讶地说：“怎么能这样呢？”张公警告他不要说话，不然将被人家笑话。然后准备了极丰盛的饭食款待他。吃完饭，又让五位女杂伎乐工，全都拿出乐器奏乐。其中有一个拿着箏的，特别像李公的妻子，李公看得非常真切。喝酒的过程中，他多次凝目看她。张公问他为什么这样。李公指着抱箏的女人说：“这个人像我的妻子，哪能不眷恋！”张公笑道：“天下相似的人有的是。”要解散的时候，张公喊来那抱箏的女人，把一枚花红果系在她的裙带上，然后让她回去。张公对李公说：“你要有多少钱才能满足呢？”李公

说：“能得到三百千，就能把我自己的事情办好。”张公有一顶旧席帽。他对李公说：“你可以拿着这顶帽子到药铺去，对王老家说：‘张三让我拿这顶帽子来取三百千贯钱。’他们就能给你。”于是各自散去。第二天，李公又到了张公邀他去的那家门前。亭馆很荒芜，门窗久闭，甚至再没有人的行踪。他就到旁边的人家去打听张三。邻人说：“这是刘道玄的住宅，十多年没人住了。李公惊叹了好久。于是他又拿着帽子到王家去要钱。王老让人把帽子送到家里去问问家人，查看一下是不是张老的帽子。王老的女儿说：“以前我在帽子上缝的绿线还在上面。”李公问张三是什么人，王老说：“这是五十年前常来买卖茯苓的老主顾，现在还有两千多贯钱存在药铺里。”李公领到钱回去，重新去找张公，始终没有再见到他。不久，李公回到襄阳，试探着在妻子的裙带上寻找，果然找到了一枚花红果。他问妻子这是怎么回事，妻子说：“昨晚梦见五六个人追我，说是一位姓张的神仙叫我去拨箏。临别的时候，他把一枚花红果系在我的裙带上。”李公这才知道张公已经成仙了。

太平广记卷第二十四 神仙二十四

许宣平 刘清真 张 殖
萧静之 朱孺子

许宣平

许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云中，隐于城阳山南坞，结庵以居。不知其服饵，但见不食。颜色若四十许人，行如奔马。时或负薪以卖，担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腾腾拄之以归。独吟曰：“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路人莫问归何处，穿入白云行翠微。”尔来三十余年，或拯人悬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人多访之，不见，但览庵壁题诗云：“隐居三十载，石室南山巅。静夜玩明月，明朝饮碧泉。樵人歌垅上，谷鸟戏岩前。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咏其诗。有时行长安，于驿路洛阳同华间传舍是处题之。天宝中，李白自翰林出，东游经传舍，览诗吟之，嗟叹曰：“此仙诗也。”及诒之于人，得宣平之实。白于是游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访之不得。乃题其庵壁曰：我吟传舍诗，来访真人居。烟岭迷高迹，云林隔太虚。窥庭但萧索，倚柱空踌躇。应化辽天鹤，归当千岁余。”是冬野火燎其庵，莫知宣平踪

迹。百余年后，咸通七年。郡人许明奴家有姬。常逐伴入山采樵，独于南山中见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问姬曰：“汝许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姬言：“常闻已得仙矣！”曰：“汝归，为我语明奴，言我在此山中。与汝一桃食之，不可将出。山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姬乃食桃，甚美，顷之而尽。宣平遣姬随樵人归家言之，明奴之族甚异之，传闻于郡人。其后姬却食，日渐童颜，轻健愈常。中和年已后，兵荒相继，居人不安，明奴徙家避难，姬入山不归。今人采樵，或有见其姬，身衣藤叶，行疾如飞。逐之，升林木而去。（出《续仙传》）

许宣平是新安歙县人。唐睿宗景云年间，他隐居在城阳山的南坞，盖了一所小草房居住。不知他在进行服食，只知他不吃饭。他的脸色像四十来岁的人，走起路来像奔跑的马。他有时候担着柴到城里来卖，柴担上常常挂着一只花葫芦和一根弯曲的竹杖，常常醉后腾腾地拄着竹杖回山，独自吟唱道：“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路人莫问归何处，穿入白云行翠微。”三十多年来，有时候他把人从危难中拯救出来，有时候他把人从疾病中救治出来，很多城里人都去拜访他。并不能见到他，只见到他住的小草房的墙壁上题诗说：“隐居三十载，石室南山巅。静夜玩明月，明朝饮碧泉。樵人歌垆上，谷鸟戏岩前。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许多好事者都诵读他的诗，使他的诗在长安盛行一时。在官道上从洛阳到同华之间的传舍里，到处题着他的诗。天宝年间，李白从翰林院出来，向东游历路过传舍，看了他的诗吟咏之后，感叹地说：“这是神仙的诗啊！”于是李白就向别人打听这是谁写的

诗，知道了许宣平的情况。李白于是就到新安游历，越岭翻山，多次求访也没有找到许宣平，就在他的小草房的墙壁上题诗道：“我吟传舍诗，来访真人居。烟岭迷高迹，云林隔太虚。窥庭但萧索，倚柱空踌躇。应化辽天鹤，归当千岁余。”这年冬天，野火烧了这所小草房。不知道许宣平的行踪。一百多年以后，咸通七年，郡中人许明奴家有一位老妇人，曾经结伴进山打柴，独自在南山中见到一个人坐在石头上，正在吃桃。桃子很大。那人问老妇人说：“你是许明奴家的人吧？我是许明奴的祖先许宣平。”老妇人说她曾经听说他已经成仙了，他说：“你回去，替我对许明奴说，我在这山里头。我给你一个桃吃，不能拿出去。这山里虎狼很多，山神很珍惜这桃子。”老妇人就把桃子吃了。味道很美，不一会儿就吃光了。许宣平打发老妇人和打柴的人们一起回家说了此事。许明奴的家族非常惊异，全郡的人都传闻此事。后来老妇人就不爱吃饭，一天天变得年轻，比平常轻捷健壮。中和年以后，连连发生兵乱，百姓不安。许明奴搬家避难，老妇人进山就不再回来。现在有人进山打柴，有见到那位老妇人的。她身穿藤叶，行走如飞。追赶她，她就升到林木之上离去。

刘清真

唐天宝中，有刘清真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至陈留遇贼，或有人导之令去魏郡，清真等复往。又遇一老僧，导往五台。清真等畏其劳苦，五台寺尚远，因邀清真等还兰若宿。清真等私议，疑老僧是文殊师利菩萨，乃随僧还。行数里，方至兰若。殿宇严净，悉怀敬肃，僧为说法，大启方便。

清真等并发心出家，随其住持。积二十余年，僧忽谓清真等曰：“有大魔起，汝辈必罹其患，宜先为之防；不尔，则当败人法事。”因令清真等长跪，僧乃含水遍喷，口诵密法。清真等悉变成石，心甚了悟，而不移动。须臾之间，代州吏卒数十人，诣台有所收捕，至清真所居，但见荒草及石，乃各罢去。日晚，老僧又来，以水喂清真等成人，清真等悟其神灵，知遇菩萨，悉兢精进。后一月余，僧云：“今复将魔起，必大索汝，其如之何，吾欲远送汝，汝俱往否？”清真等受教，僧悉令闭目，戒云：“第一无窃视，败若大事。但觉至地，即当开目。若至山中，见大树，宜共庇之。树有药出，亦宜哺之。”遂各与药一丸云：“食此便不复饥，但当思惟圣道，为出世津梁也。”言讫作礼，礼毕闭目，冉冉上升，身在虚空。可半日许，足遂至地。开目，见大山林。或遇樵者，问其地号，乃庐山也。行十余里，见大藤树，周回可五六围，翠阴蔽日。清真等喜云：“大师所言奇树，必是此也。”各薙草而坐。数日后，树出白菌，鲜丽光泽，恒飘飘而动。众相谓曰：“此即大师所云灵药。”采共分食之。中有一人，给而先食尽。徒侣莫不愠怒，诟责云：“违我大师之教。”然业已如是，不能殴击。久之，忽失所在，仰视在树杪安坐。清真等复云：“君以吞药故能升高。”其人竟不下。经七日，通身生绿毛。忽有鹤翱翔其上。因谓十九人云：“我诚负汝，然今已得道，将舍汝，谒帝于此天之土。宜各自勉，以成至真耳。”清真等邀其下树执别。仙者不顾，遂乘云上升，久久方灭。清真等失药，因各散还人间。中山张伦，亲闻清真等说云然耳。（出《广异记》）

唐代天宝年间，有一个叫刘清真的人，与他的同伴们共二十人在寿州作茶叶生意，每人赶着一匹马驮着货物到外地去卖，走到陈留遇贼寇，有人开导他们，让他们去魏郡。刘清真等人又到魏州去。路上遇到一位老和尚，开导他们到五台山去。清真等人怕劳苦，因为此地离五台山还很远。于是老和尚请他们回到寺庙里先住下。刘清真等人私下议论，怀疑老和尚是文殊师利菩萨，就跟着和尚回来，走了几里，来到庙中。庙里的殿宇庄严洁净，他们都肃然起敬。老和尚为他们说法，大讲特讲对各种程度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化方式，以让他们形成信念。刘清真等人都有了出家的念头，跟着老和尚住持在这庙里，一共二十多年。老和尚忽然对刘清真等人说：“有一个大魔难出现，你们一定会遭到它的祸害，应该先为你们预防一下。不然，就会败坏人们的诵经、斋戒等佛事。”于是他让刘清真等人跪下，他口中含着水逐个喷他们，口中还念着秘诀。刘清真等人全变成了石头。他们心中什么都明白，却不能移动。不长时间，代州的几十个吏卒，到五台山寺庙去捕捉什么人，走到刘清真等人住的地方，只见有荒草和石头，就各自作罢离去。到傍晚，老和尚又来，用水把他们喷成人。刘清真等人这才知道他是神灵，才知道自己遇上了菩萨。他们全都争先恐后地精心进取。一个多月以后，老和尚说：“现在又要有一个大魔难出现，一定会大力搜索你们，那该怎么办呢？我想把你们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你们是不是都愿意去？”刘清真等人都愿意。老和尚让他们全都闭上眼睛，警告说：“最重要的是不要偷看，败坏了你们的大事。只要觉得到了地面，就可以睁开眼睛。如果到了山中，看到一棵大树，应该共同在树下躲避。树上有药长出来，也应该吃了它。”于是分别给他们每

人一丸药，说：“吃了这药就不再知道饥饿，应该想只有圣道才是超脱尘世的桥梁。”说完他们就行礼，行完礼就闭上眼睛。他们觉得自己在冉冉上升，身体飘在虚空之中。大约半天左右，脚就碰到地面。睁开眼，见到一片大山林。有人遇上砍柴的，问那地方的名称，原来是庐山。走了十几里，看见一棵大藤树，有五六围粗，绿荫遮蔽太阳。刘清真等高兴地说：“大师说的那棵奇树，一定是这棵树！”各自拔草坐到树下。几天后，大树上长出白菌。白菌很鲜丽，有光泽，总是轻飘飘地在动。众人互相说：“这就是大师说的那灵药，采下来咱们共同分着吃。”其中有一人，欺骗了大家，自己先把那菌吃光了。伙伴们没有不生气的，斥骂道：“你违背了大师对我们的教导！”但是已经如此了，也不能打他。时间长了，那人忽然不见了。抬头一看，他在树梢上安安稳稳地坐着。刘清真等又说：“你因为吞了药，所以才能升高。”那人到底不肯下来。经过七天，那人通身长出绿毛，忽然有一只仙鹤翱翔在他的头上。于是他对十九个人说：“我实在是对不起大家，但是现在已经成仙了。将要离开大家，到天上去谒见玉帝。各位应该各自勤勉努力，成为一个最好的神仙。”刘清真等请他下来与大家握手告别，他看也不看，就乘着云朵上升，好长时间才消逝。刘清真等人因为失去灵药，就只好各自散开回到人间。中山的张伦，亲自听到刘清真等人说的这件事。

张 殖

张殖，彭州导江人也。遇道士姜玄辨，以六丁驱役之术授之。大历中，西川节度使崔宁，尝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马入奏。发已三

日，忽于案上书籍之中，见所奏表净本犹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计人马之力，不可复迫，忧惶不已，莫知其计。知殖术，召而语之。殖曰：“此易耳，不足忧也。”乃炷香一炉，以所写净表置香烟上，忽然飞去。食顷，得所封表草坠于殖前。及使回问之，并不觉。进表之时，封题印署如故。崔公深异之，礼敬殊常。问其所受道之由。云：“某师姜玄辨，至德中，于九龙观舍力焚香数岁，因拾得残缺经四五纸，是太上役使六丁法，咒术备足，乃选深山幽谷无人迹处，依法作坛持咒，昼夜精勤。本经云，一十四日，玄辨为九日而应。忽有黑风暴雨，惊骇于人，视之雨下，而坛场不（不原作一，据明抄本改）湿。又有雷电霹雳，亦不为惊惧。良久，见奇形异状鬼神绕之，亦不为畏。须臾，有铁甲兵士数千，金甲兵士数千，瞰噪而下，亦不惊怖。久之，神兵行列，如有所候。即有天女，著绣履绣衣，大冠佩剑立，向玄辨曰：‘既有呼召，有何所求。’玄辨以术数为请。六丁兵仗，一时隐去。自此每日有一丁侍之。凡所征求，无不立应，以术授殖。”谓曰：‘术之与道，相须而行。道非术无以自致，术非道无以延长。若得术而不得道，亦如欲适万里而足不行也。术者虽万端隐见，未除死策。固当栖心妙域，注念丹华，立功以助其外，炼魄以存其内，内外齐一，然后可适道，可以长存也。峨眉山中，神仙万余人，自皇人统领，置官府，分曹属，以度于人。吾与汝观道之纤芥，未造其玄微。龙蛇之交，与汝入洞府，朝真师，庶可以讲长生之旨也。’师玄辨隐去二十余岁。此年龙蛇之交，当随师登峨眉，入洞天，不久往矣。”是年大历十二年丁巳，殖与玄辨隐去，不复见。（出《仙传拾遗》）

张殖是彭州导江人。他遇到道士姜玄辨，姜玄辨就把“六丁驱役”的法术传授给他。大历年间，西川节度使崔宁，曾经有秘密紧急的事，派人骑马奔京中奏报。出发已经三日，忽然在桌案上的文籍当中，见所奏报的奏章誊清本还在桌案上，那函中封的是奏章的草稿而已。估计一下人马的速度，不可能再追上了。崔宁又愁又怕，坐卧不安，不知该怎么办。他知道张殖会法术，就把他找来对他讲了。张殖说：“这很容易，不值得发愁。”于是他点燃一炉香，把誊清的奏章放在香烟上。奏章忽然飞去。一顿饭的时间，那所封的奏章草稿落到张殖面前。等到使者回来一问，使者并没发觉，递上奏章的时候，封函上的题字和印章和原来一样。崔宁深感惊异，对张殖非常敬重。他问张殖是怎样学会道术的。张殖说：“我的老师是姜玄辨。至德年间，老师姜玄辨在九龙观下力气烧了几年香，因为拾到四五页残缺的经书纸片，上面书写的是太上的“役使六丁”法，咒语法术很完备。于是他就到深山幽谷中选了一个没有人迹的地方，依照那上面叙述的方法制作法坛，拿着咒语，不分昼夜地精心研究，勤奋练习。本来经文上说要十四天才能见效，而老师姜玄辨作了九天就应验了。忽然出现了黑风暴雨，令人害怕。一看，下雨了。但是坛场没被浇湿。又有雷电霹雳，他也不惊慌。许久，便有奇形怪状的鬼神围绕着他，他也不害怕。一会儿，有几千名铁甲兵士，几千名金甲兵士，向下看着，吵嚷着降落下来。他还是不怕。过了一会儿，神兵站成排，好像在等候什么人。立即就有一位天女，穿着绣花鞋绣花衣，戴着高大的帽子，佩带宝剑，站在那里。她问姜玄辨说：‘既然有招呼，你有什么要求吗？’姜玄辨便要求教他道术。这时再看，神兵、武器，一时全都隐去了。从此，每天只有一名兵丁

侍候他，凡是有什么要求，没有不立刻答应的。后来他又把道术传授给我。他对我说：‘术和道，是相辅相成的。道没有术不能自己成功；术没有道不能维持长久；如果得术而不得道，也就像想要到达万里之地而脚不走路。术，尽管它变化万端，时隐时现，但是自己的名字还没从死册上除去，就一定要潜心到妙境中，一心想着炼丹，磨炼功力作为身外的辅助，修养心神作为内因的保障，内外一致，然后可以得道，可以保持长久。峨眉山中，有一万多名神人，自有天帝统领，还设置宫府，分立官署，用来超度人们。我和你见到的道术还是微不足道的，未到达那玄妙精微的境地。在龙年和蛇年交替的时候，我和你一块入洞府，去拜见一位真正的仙师，可以给咱们讲一讲长生的要旨呢！’老师姜玄辨隐去二十多年。今年正是龙蛇交会的时候，应当跟着老师登峨眉山，进洞天。不久便要去了。”这一年是大历十二年，丁巳岁，张殖和姜玄辨都隐去了，不再出现在人间。

萧静之

兰陵萧静之，举进士不第。性颇好道，委书策，绝粒炼气，结庐漳水之上，十余年而颜貌枯悴，齿发凋落。一旦引镜而怒，因迁居邺下，逐市人求什一之利。数年而资用丰足，乃置地葺居。掘得一物，类人手，肥而且润，其色微红。叹曰：“岂非太岁之神，将为祟耶？”即烹而食之，美，既食尽。逾月而齿发再生，力壮貌少，而莫知其由也。偶游邺都，值一道士，顾静之骇而言曰：“子神气若是，必尝饵仙药也。”求诊其脉焉，乃曰：“子所食者

肉芝也，生于地，类人手，肥润而红。得食者寿同龟鹤矣。然当深隐山林，更期至道，不可自混于臭浊之间。”静之如其言，舍家云水，竟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传》）

兰陵的萧静之，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他生性很喜欢道术，就扔掉了书本，不吃饭，专心炼气。他在漳水边上盖了房子。炼了十几年之后，他的容颜变得枯干憔悴，牙齿和头发全都掉了。一天早晨他一照镜子就生气了。于是他迁居到邺下，跟随着商人们去求取那十分之一的小利，几年就衣食丰足，吃穿不愁了。于是他就买地，盖房子。盖房子的时候，从地里挖出来一种东西。那东西样子像人手，肥胖而且光润，颜色微红。他叹道：“难道这是太岁神？它要作祟吗？”他就把那东西煮着吃了。味道很美。吃光之后，过了一个月，他的牙齿和头发又长出来了，力气也壮了，相貌也年轻了。但他不知这是为什么。他偶然到邺都一游，遇上一位道士。道士看着他吃惊地说：“你的气色这样好，一定是曾经吃过仙药！”道士给他摸了摸脉，就说：“你吃的是肉芝。肉芝这东西生在地下，像人手，肥实光润而且发红。能吃到肉芝的人，他就和龟、鹤那样长寿了。但是应当隐居到深山老林之中，去修炼更高的道术，不能自己混杂在世俗的腥臭浑浊之间。”萧静之像道士说的那样去做，舍家做了游方道士，后来就不知他到哪儿去了。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国人也。幼而事道士王玄真，居大箬岩。深慕仙道，常登山岭，采黄精服饵。一日，就溪濯蔬，忽见岸侧有二小花犬相趣。孺子异之，乃寻逐入枸杞丛下。归语玄真，讶之。遂与孺子俱往伺之，复见二犬戏跃，逼之，又入枸杞下。玄真与孺子共寻掘，乃得二枸杞根，形状如花犬，坚若石。洗挈归以煮之。而孺子益薪看火，三日昼夜，不离灶侧。试尝汁味，取吃不已。及见根烂，告玄真来共取，始食之。俄倾而孺子忽飞升在前峰上。玄真惊异久之。孺子谢别玄真，升云而去。到（到原作别，据明抄本改）今俗呼其峰为童子峰。玄真后饵其根尽。不知年寿，亦隐于岩之西陶山。有采捕者，时或见之。（出《续神仙传》）

朱孺子是西晋怀帝永嘉时期安国人。他从小就侍奉道士王玄真，住在大箬岩。他很羡慕成仙得道，经常登上山岭，采黄精服用。有一天，他在溪边洗菜，忽然看见有两只小花狗互相追逐。他很惊奇，就去寻追，追到一丛枸杞下不见了。他回来告诉了王玄真。王玄真也感刻惊讶，就和朱孺子一块去等候，又看见两只小花狗嬉戏跳跃。他们逼近小狗。小狗又跑进枸杞丛下不见了。王玄真和朱孺子共同寻找、挖掘，就挖到了两根枸杞根。两条根的样子像花狗，坚硬如石。他们把它洗净拿回来煮。朱孺子添柴看火，整整三个昼夜没离开灶边。他试尝那汤汁的味道，不断地

尝，不断地吃。等到发现两条根煮烂了，就告诉王玄真来一块往外拿，然后开始吃。顷刻间朱孺子忽然飞升到前面的山峰上。王玄真惊奇了老半天。朱孺子谢别了王玄真，升空驾云而去。到现在当地人叫那山峰是童子峰。王玄真后来把那根吃了，不知他活了多大岁数，也隐居到大箬岩之西的陶山。有些采药打猎的人，有时能见到他。

太平广记卷第二十五 神仙二十五

采药民 元柳二公

采药民

唐高宗显庆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尝采药于青城山下，遇一大薯药，劖之深数丈，其根渐大如瓮。此人劖之不已，渐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至十丈余。此人堕中，无由而出。仰视穴口，大如星焉。分必死矣。忽旁见一穴，既入，稍大，渐渐匍匐，可数十步，前视，如有明状。寻之而行，一里余，此穴渐高。绕穴行可一里许，乃出一洞口。洞上有水，阔数十步。岸上见有数十人家村落，桑柘花物草木，如二三月中。有人，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钓童，往往相遇。一人惊问得来之由，遂告所以。乃将小舸子渡之。民告之曰：“不食已经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饭柏子汤诸菹。止可数日，此民觉身渐轻。问其主人，此是何所，兼求还蜀之路。其人相与笑曰：“汝世人，不知此仙境。汝得至此，当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当引汝谒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已也，可往朝谒。”遂将此人往。其民或乘云气，或驾龙鹤。此人亦在云中徒步。须臾，至一城，皆金玉为饰。其

中宫阙，皆是金宝。诸人皆以次入谒。独留此人于宫门外。门侧有一大牛，赤色，形状甚异，闭目吐涎沫。主人令此民礼拜其牛，求乞仙道。如牛吐宝物，即便吞之。此民如言拜乞。少顷，此牛吐一赤珠，大逾径寸。民方欲捧接，忽有一赤衣童子拾之而去。民再求，得青珠，又为青衣童子所取。又有黄者白者，皆有童子夺之。民遂急以手捧牛口，须臾得黑珠，遽自吞之。黑衣童子至，无所见而空去。主人遂引谒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冠剑列左右，玉女数百，侍卫殿庭。奇异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问民。具以实对，而民贪顾左右玉女。玉皇曰：“汝既悦此侍卫之美乎。”民俯伏请罪。玉皇曰：“汝但勤心妙道，自有此等；但汝修行未到，须有功用，不可轻致。”敕左右，以玉盘盛仙果，其果绀赤，绝大如拳，状若世之林檎而芳香无比，以示民曰：“恣汝以手捧之（自其果绀赤起，至恣汝以手捧之止。原作示民曰：“恣汝以手拱之，所得之数也。其果绀赤，绝大如拳，状若世之林檎而芳香无比，自手拱之。今据明抄本改），所得之数，即侍女之数也。自度尽拱可得十余。遂以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且令前主人领往彼处。敕令三女充侍，别给一屋居之。令诸道侣，导以修行。此人遂却至前处，诸道流传授真经，服药用气，洗涤尘念。而三侍女亦授以道术。后数朝谒，每见玉皇，必勉甚至意。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无荣落寒暑之变。度如人间，可一岁余。民自谓仙道已成，忽中夜而叹。左右问。曰：“吾今虽得道，本偶来此耳。来时妻产一女，才经数日，家贫，不知复如何，思往一省之。玉女曰：“君离世已久，妻子等已当亡，岂可复寻。盖为尘念未祛，至此误想。”民曰：“今可一岁矣，妻亦当无恙，要明其事耳。”玉

女遂以告诸邻。诸邻共嗟叹之。复白玉皇。玉皇命遣归。诸仙等于水上作歌乐饮饌以送之。其三玉女又与之别，各遗以黄金一铤，曰：“恐至人世，归求无得，以此为费耳。”中女曰：“君至彼，倘无所见，思归，吾有药在金铤中，取而吞之，可以归矣。”小女谓曰：“恐君为尘念侵，不复有仙，金中有药，恐有（明抄本有作不）固耳。吾知君家已无处寻，唯舍东一擣练石尚在，吾已将药置石下。如金中无，但取此服可矣。”言讫，见一群鸿鹄，天际飞过。众谓民曰：“汝见此否，但从之而去。”众捧民举之，民亦腾身而上，便至鹄群，鹄亦不相惊扰，与飞空。回顾，犹见岸上人挥手相送，可百来人。乃至一城中，人物甚众。问其地，乃临海县也，去蜀已甚远矣。遂鬻其金资粮，经岁乃至蜀。时开元末年，问其家，无人知者。有一人年九十余，云：“吾祖父往年因采药，不知所之，至今九十年矣。”乃民之孙也，相持而泣，云：“姑叔父皆已亡矣，时所生女适人身死，其孙已年五十余矣。”相寻故居，皆为瓦砾荒榛，唯故砧尚在。民乃毁金求药，将吞之，忽失药所在。遂举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焉。即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记去路。此民虽仙洞得道，而本庸人，都不能详问其事。时罗天师在蜀，见民说其去处。乃云：“是第五洞宝仙九室之天。玉皇即天皇也。大牛乃驮龙也。所吐珠，赤者吞之，寿与天地齐；青者五万岁；黄者三万岁；白者一万岁；黑者五千岁；此民吞黑者，虽不能学道，但于人世上亦得五千岁耳。玉皇前立七人，北斗七星也。”民得药，服却入山，不知所之，盖去归洞天矣。（出《原仙记》，明抄本作出《原化记》）

唐高宗显庆年间，蜀郡青城有一个人，不知他叫什么名字。这个人曾经在青城山下采药，遇到一棵大薯药，往下挖了几丈深，发现它的根渐渐粗大，像瓮那么粗。这个人不停地往下挖，渐渐挖到五六丈深，土就不停地往下陷。到十丈深的时候，这个人掉到坑里没有办法出来。他仰视洞口，只像星星那么大。按理说他非死不可了。忽然他发现旁边有一个洞，进去之后，见洞中逐渐宽敞。他渐渐地爬着往里走，走了几十步，往前看，好像有亮光。他寻那亮光往前走，走了一里左右，这个洞穴渐渐变高。在洞中又绕着走了一里多，就走出一个洞口。洞上边有一条河，几十步宽，岸上有一个几十户人家的村落。村落里有花草树木。景色像二三月的样子。村里有人，从男男女女的衣服上看，不像现在的人。耕地农夫和钓鱼的儿童，常常相遇。有一个人吃惊地问他是怎么来的。于是他就告诉了那人。那人就用一条小船把他渡了过去。他告诉那人，他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那人就把胡麻饭、柏子汤以及各种腌菜给他吃。住了几天，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渐渐地变轻，就问那人：“这是什么地方？”他还向那人打听回蜀郡的道路。那人对他笑笑说：“你是人世间的人，不知道这是仙境。你能到这个地方来，应当说这是该着与神仙有缘分，可以暂且留在这里，我将领你去拜见玉皇。”村中又有人喊道：“明天是三月三，可以去拜谒玉皇。”于是那人带着他前往。他或者乘驾着云气，或者乘驾着龙鹤。那个人也在云中徒步走。不多时，来到一座城市，全都是用金玉装饰的。其中的宫殿楼阁，全都是金银珠宝。人们都按照一定的次序进去拜谒，唯独把他留在宫门外。门边有一头赤红色的大牛，形状很奇特，正闭着眼睛吐涎沫。那人让他去参拜这牛，乞求成仙之道，如果牛吐出什么宝物，立

即把它吞下。他就去拜牛。不一会儿，这牛吐出一颗赤色珠子，直径超过一寸。他刚要去捧接，忽然有一个穿红衣服的童子拾起宝珠就离开了。他再讨要，得到一颗青色珍珠，又被一个穿青色衣服的童子取去。再讨要，又有黄珍珠白珍珠，也都被童子夺去。他于是急忙用手捧住牛嘴，不一会儿接到一颗黑珠子，急忙吞了下去。黑衣童来到，没见到什么就空手回去了。那人于是就领他去拜见玉皇。玉皇坐在殿上，样子像国王。七个侍卫佩剑站在左右。几百名玉女，侍卫在庭院里。庭院里到处是奇花异果，那香气是人间所没有的。玉皇就问他话，他都如实地回答。他贪婪地顾盼左右的玉女，玉皇说：“你很喜欢这些侍卫的美女吗？”他趴在地上请罪。玉皇说：“只要你勤奋地用心修道，自然会有这些。只是你的修行还不到家。你必须努力用功，不可能轻易就得到。”玉皇让左右端来一玉盘仙果。那果青红色，拳头那么大，样子像人世间的花红果，芳香无比。玉皇把仙果给他看，说道：“让你随使用手捧，捧几个果，就给你几个侍女。”他自己估计最多能捧起十几个，就伸手去捧，只捧起三颗而已。玉皇说：“这就是你有缘分了。”因为他是刚来，宫中没有他的位置，暂时就让他随那人回到那人的村子，让三名侍女侍奉他，另外给他一所房子居住。还让同伴们帮他修行。于是他就跟着那人回到原处，道友们向他传授真经，帮他服药炼气，洗涤尘俗之念。三名侍女也向他传授道术。后来又多次拜见玉皇，每次见到玉皇，玉皇一定会勉力他全心全意地修行。那地方的草木，总像三月间，没有荣枯寒暑的变化。估计就像人间过了一年多，他自己认为仙道已成，忽然半夜里叹气。左右问他为什么叹气，他说：“我现在虽然得道成仙，但是我本来是偶然来的，来的时候妻子生了一个女孩，

才几天我就离开了。我家里穷，不知现在又怎样了。我想回去看看。”玉女说：“你离开人世已经很久了，妻子等应该已经死去，哪能再找到！大概因为你尘念未了，到现在还胡思乱想。”他说：“现在有一年了，妻子应该没什么变化，我只是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罢了。”玉女于是告诉了邻居们，邻居们都感叹。又告诉了玉皇，玉皇让人送他回去。神仙们在水上作歌奏乐置办宴席为他送行。那三名玉女又和他告别，每人送给他一铤黄金，说：“恐怕到了人世间，回家什么也找不到，用这些黄金作费用吧！”中玉女说：“你到了那里，如果什么也没见到，想回来，我有药放在金铤中，你取出来吞下去，就可以回来啦！”小玉女说：“怕你被尘念侵害，不再有仙气，就在金铤里预备了药。又怕金铤中的药会保存不住，我知道你家已无处可寻，只有屋东头一块槌衣石还在，我已经把药放在那石头下边。如果不能从金铤中取药，只要到石下取药吃下也可以。”说完，有一群鸿鹄从天际飞过，大伙对他说：“你看到这些鸿鹄了吧？只要跟着它们飞去，就可以回去。”众人把他抬起来，他也腾身往上一跃，便来到鸿鹄群中。鸿鹄也不害怕，和他共同飞在空中。他回头看，还能望见岸上的人们挥手送他，有一百来人。于是他来到一座城中。城里人很多。他一打听，这地方是临海县，离蜀郡已经很远了。于是就卖掉那金铤作盘缠，经过一年才来到蜀地。那时是开元末年。他打听他的家，没有知道的。有一个九十多岁的人说：“我祖父往年因为采药，不知哪儿去了，到现在九十年了。”原来这是他的孙子。祖孙抱头痛哭。孙子说：“姑、叔全都已经亡故了。他离家时生的那个女儿出嫁以后也死了，她的孙子都五十多岁了。”祖孙俩去寻找故居，见故居都成了瓦砾和荒草，只有旧时的槌衣石还在。

于是他砸碎金錠找药。要吃药的时候，药忽然不见了。于是把槌衣石抬起来，从石下取出一个玉盒，盒中有丹药，他就把它吞下。他心里很明白，还记得回去的路。他虽然在洞中成仙得道，但他本是平庸之人，却不能详细知道他成仙的事了。当时罗公远在蜀地，他听了这个人说的那去处，便说：“这是第五洞宝仙九室的天地。玉帝就是天皇。大牛就是驮龙。牛所吐的珠子，吞了红色的，寿命与天地一样；吞了青色的，能活五万岁；黄的三万岁；白的一万岁；黑的五千岁。这个人吞了黑的，虽然不能学道术，但是在人世上也能活五千年了。玉皇跟前站着的七个人，是北斗七星。”这个人找到药服下之后，就进了青城山，不知到哪儿去了。大概是回到洞天去了。

元柳二公

元和初，有元彻、柳实者，居于衡山。二公俱有从父为官浙右。李庶人连累，各窜于欢、爱州。二公共结行李而往省焉。至于廉州合浦县，登舟而欲越海，将抵交趾，舫舟于合浦岸。夜有村人飡神，箫鼓喧哗。舟人与二公仆吏齐往看焉。夜将午，俄颶风歙起，断缆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适。冒长鲸之鬣，抢巨鳌之背，浪浮雪峤，日涌火轮。触蛟室而梭停，撞蜃楼而瓦解。摆簸数四，几欲倾沉，然后抵孤岛而风止。二公愁闷而陟焉，见天王尊像，莹然于岭所，有金炉香烬，而别无一物。二公周览之次，忽睹海面上有巨兽，出首四顾，若有察听，牙森剑戟，目闪电光，良久而没。逡巡，复有紫云自海面涌出，漫衍数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余丈，叶叶而绽，内有帐幄，若绣绮错杂，耀夺人

眼。又见虹桥忽展，直抵于岛上。俄有双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炉，自莲叶而来天尊所，易其残烬，炷以异香。二公见之，前告叩头，辞理哀酸，求返人世。双鬟不答。二公请益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实白之。女曰：“少顷有玉虚尊师当降此岛，与南溟夫人会约。子但坚请之，将有所遂。”言讫，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岛上。二公并拜而泣告。尊师悯之曰：“子可随此女而谒南溟夫人，当有归期，可无碍矣。”尊师语双鬟曰：“余暂修真毕，当诣彼。”二子受教，至帐前行拜谒之礼。见一女未笄，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红流腻艳，神澄沆漭，气肃沧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时天台有刘晨，今有柳实；昔有阮肇，今有元彻；昔时有刘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设二榻而坐。俄顷尊师至，夫人迎拜，遂还坐。有仙娥数辈，奏笙簧箫笛。旁列鸾凤之歌舞，雅合节奏。二子恍惚。若梦于钧天，即人世罕闻见矣。遂命飞觞。忽有玄鹤，衔彩牋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师赴南溟会，暂请枉驾。”尊师读之，谓玄鹤曰：“寻当至彼。”尊师语夫人曰：“与安期生间阔千年，不值南游，无因访话。”夫人遂促侍女进饌，玉器光洁。夫人对食，而二子不得饌。尊师曰：“二子虽未合饌，然为求人间之食而饌之。”夫人曰：“然！”即别进饌，乃人间味也。尊师食毕，怀中出丹篆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回顾二子曰：“子有道骨，归乃不难；然邂逅相遇，合有灵药相贶。子但宿分自有师，吾不当为子师耳。”二子拜。尊师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长数丈，衣金甲，仗剑而进曰：“奉使天真清道（道原作进，据陈校本改）不谨，法当显戮，今已行刑。”遂趋而没。夫人命侍女紫衣凤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

桥可驭二子。”二子感谢拜别。夫人赠以玉壶一枚，高尺余。夫人命笔题玉壶诗赠曰：“来从一叶舟中来，去向百花桥上去。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俄有桥长数百步，栏槛之上，皆有异花。二子于花间潜窥，见千龙万蛇，遽相交绕为桥之柱。又见昔海上兽，已身首异处，浮于波上。二子因诘使者。使者曰：“此兽为不知二君故也。”使者曰：“我不当为使而送子，盖有深意欲奉托，强为此行。”遂襟带间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隐隐若蜘蛛形状，谓二子曰：“吾辈水仙也。水仙阴也，而无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而有子，未三岁，合弃之。夫人命与南岳神为子，其来久矣。闻南岳回雁峰使者，有事于水府。返日，凭寄吾子所弄玉环往，而使使者隐之，吾颇为恨。望二君子为持此合子至回雁峰下，访使者庙而投之，当有异变。倘得玉环，为送吾子。吾子亦自当有报效耳。慎勿启之。”二子受之，谓使者曰：“夫人诗云：‘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何也？”曰：“子归有事，但扣玉壶，当有鸳鸯应之，事无不从矣。”又曰：“玉虚尊师云，吾辈自有师，师复是谁？”曰：“南岳太极先生耳。当自遇之。”遂与使者告别。桥之尽所，即昔日合浦之维舟处，回视已无桥矣。二子询之，时已一十二年。欢、爱二州亲属，已殒谢矣。问道将归衡山，中途因馁而扣壶，遂有鸳鸯语曰：“若欲饮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盘饌丰备，二子食之。而数日不思他味。寻即达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谢世已三昼。家人辈悲喜不胜，曰：“人云郎君亡没大海，服阕已九秋矣。”二子厌人世，体以清虚，睹妻子丧，不甚悲感，遂相与直抵回雁峰，访使者庙，以合子投之。倏有黑龙长数丈，激风喷电，折树揭屋，霹雳一声而庙立碎。二子战栗，不敢熟视。空中乃有

掷玉环者。二子取之而送南岳庙。及归，有黄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令持此药，曰还魂膏，而报二君子。家有毙者，虽一甲子，犹能涂顶而活。”受之而使者不见。二子遂以活妻室，后共寻云水，访太极先生，而曾无影响，闷却归。因大雪，见大。叟曰：“吾贮玉液者，亡来数十甲子。甚喜再见。”二子因随诣祝融峰，自此而得道，不重见耳。（出《续仙传》）

唐宪宗元和初年，元彻、柳实两个人居住在衡山上。二人都 有叔叔或大爷在浙东做官。他们都受到李庶人（李琦）的连累，各自流窜到欢州和爱州。元柳二人便打点了行李，到浙东去省亲。走到廉州合浦县，登上船想要过海，要到交趾去。船停在合浦的岸边，夜里听到有村人祭神，鼓声箫声喧哗，摆船人和元柳二人以及其他仆从一齐去看。要到午夜的时候，突然起了大风，刮断了缆绳，把船漂进大海，不知漂到了什么地方。一会儿，船被挂到大鲸鱼的髻须上；一会儿，船又被撞到大乌龟的背上。大浪起伏，像波动的雪山；红日涌动，像跃动的火球。触到了居住在海底的蛟人的房屋，屋里的织布梭停了；撞到了海市蜃楼，海市蜃楼便消散了。大船摆动颠簸多次，差一点儿就要沉没，然后抵达一个孤岛，而风也停了。元柳二人愁闷地登上去，见了一座天王尊像，闪着光亮立在一个高岗上，有金香炉和香灰，再没有其它东西。二人向周围巡视，忽然望见海面上有一个巨兽，探出头来向四处看，好像在察看倾听什么。那兽的牙齿像林立的剑戟，眼睛闪着电光。许久，那兽沉下去了。不多时，又有紫云从海面上涌出来，弥漫了几百步的地方。其中有一棵五色大芙蓉，

高一百多尺，每片叶子都是绽开的。叶内有帐幔，像绣锦那样丰富多采，耀眼夺目。又见到有一座虹桥忽然展开，直伸到岛上来，不一会儿，有一位扎着双鬟的侍女，捧着玉盒，拿着金炉，从莲叶上来到立天尊像的地方，换掉那些香灰，燃上香。元柳二人见了，上前去叩头，说得很可怜，求神仙帮他们返回人间。双鬟侍女没有回答。二人又请求了好久。侍女说：“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忽然来到这里？”二人详细地把实情告诉了侍女。侍女说：“过一会儿有一位玉虚尊师降到这个岛上，他是来与南溟夫人约会的，你们只要坚决地向他请求，就能行。”刚说完，有一位道士骑着一只白鹿，驾着彩霞，直接降到岛上。二人一齐上前参拜，哭着把事情说完，尊师可怜地说：“你二人可以跟着这位侍女去拜见南溟夫人，应有回去的时候，不会有什么障碍。”尊师对扎双鬟的侍女说：“我暂且在这里修炼，完毕之后，也到那去。”元柳二人受到指教，来到帐前行拜谒之礼，见到一位没有簪头的女子。这女子穿着五色文采的衣服，肌肤洁白如玉，美艳无比。她的神气，能让流水澄清，能使大海肃静。二人把姓名告诉了她。她取笑说：“以前天台山有一个叫刘晨的，现在有一个柳实；以前有一个叫阮肇的，如今有一个元彻；以前有‘刘阮’，如今有‘元柳’，莫非这是天意吧？”放了两个坐榻让二人坐下。不多时尊师也来了，夫人上前迎拜。然后就回到座位上。有几个仙女，奏响了笙、簧、箫、笛等乐器，旁边排列着鸾凤的歌舞，很合节奏。二人恍恍惚惚，像梦在中天。这是人世间很难听到的音乐和歌舞。于是南溟夫人令人摆酒传杯。忽然有一只黑色仙鹤，衔着一封书信从空中扔下来。信上说：“安期生知道尊师到南溟相会，暂请您委屈自己来一趟。”尊师读后，对黑鹤说：“我一会就到那

去！”尊师对夫人说：“我和安期生阔别一千多年了，不遇上南游，也没有机会来访问他。”夫人于是就催促侍女快把吃的东西端上来。端上来的食品盛在光洁的玉器里。夫人与尊师相对着吃饭。但是元柳二人没有得到吃的。尊师说：“这两个人虽然不应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吃，但是应该找些人间的食物给他们吃。”夫人说：“说得是！”于是就另外给元柳二人端来了食物，是人间的味道。尊师吃完饭，从怀里取出一卷红色篆书交给夫人。夫人行礼接过来。于是尊师告辞要走。他回头看看元柳二人说：“你们二人有道骨，回去是不难的，但是不期而遇，是应该有灵药相赠的。你们由于有前缘，自然会有老师，我不适合作你们的老师罢了。”元柳二人一齐下拜。尊师于是离去。不一会儿，海上出现一位武夫。这武夫有几丈高，穿着金甲，佩带宝剑。他上前说：“奉使天真在路上警戒不谨慎，依法应该处决示众，现在已经处决完了。”于是就快步沉没下去。夫人对一个穿紫衣戴凤冠的侍女说：“可以送两位客人走了，可是让他乘坐什么东西呢？”侍女说：“有一座百花桥可以驾御他们两个。”元柳二人表示感谢，行礼告别。夫人把一把玉壶赠给他们。壶高一尺多。夫人拿起笔来在壶上题诗相赠说：“来从一叶舟中来，去向百花桥上去。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顷刻间，有一座几百步长的桥出现在水面上，桥的栏杆上，全都是奇异的花草。元柳二人从花草间偷偷地窥视，见千万条龙蛇，迅速地互相盘缠在一起成为桥的柱子。又看见以前见到的那个海上巨兽，已被砍下脑袋，漂在水面上。元柳二人就问使者这是怎么回事。使者说：“这兽是因为不知道你们二人来了才被杀的。”使者又说：“我不应该作为使者来送你们，是有一种深切的心意要拜托你们，就硬来了。”于是使者从襟带

之间解下一个琥珀盒子，盒子里有一个隐隐约约像蜘蛛的东西。使者对二人说：“我们是水仙。水仙都是阴性的，没有男的。我以前遇见一位番禺县的青年，我们的感情极好，而且生了孩子。孩子长到三岁，应该扔掉，夫人让送给南岳神当儿子。这已经很久了。听说，南岳回雁峰的一个使者，有事到水府来，返回时，我求他把我儿子玩弄的一个玉环捎去，而他竟然把玉环昧下了。我很怨恨。希望你们二位替我拿着这个盒子到回雁峰下，打听到使者庙，把这个盒子扔进去。扔进去之后，应该有一个不寻常的变化。如果找到了那玉环，请代我送给儿子。我儿子也自然会报答你们。千万不可打开这盒子！”元柳二人接过盒子，问使者说：“夫人的诗说：‘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是什么意思？”使者说：“你们回去之后，如果有事，只要敲一下玉壶，就会有一对鸳鸯答应，叫它们干什么没有不顺从的。”又说：“玉虚尊师说：我们自然会有老师，我们的老师又是谁呢？”使者说：“是南岳的太极先生，你们会自己遇上的。”于是元柳二人与使者告别。桥的尽头，就是以前在合浦县海岸停船的地方。回头一看，已经没有桥了。二人一打听，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二年。欢州、爱州的亲属，已经死去了。他们打听道路，回到衡山去，半路上因为饿了就敲壶。于是就有鸳鸯说：“如果想得到饮食，往前走自然会遇上的。”一会儿，道边有一桌丰盛的饭菜，二人便饱餐一顿。几天里，他们再也不想吃东西。不久便回到家中。以前的儿童，如今已经长成大人了。然而二人的妻子，分别死去已经三天了，家人们不胜悲喜，说：“人家说郎君死在大海里，服丧三年之后，又九年了。”元柳二人因为体内清静虚无，对人世已经厌倦，见了妻子的丧事，也不怎么悲伤。于是他们一起来到回雁峰，

打听使者庙，把盒子扔了进去。倏地有一条几丈长的黑龙，激起大风，喷吐电光，折断树木，捣毁房屋，一声霹雳，庙立刻就碎了。二人吓得浑身战栗，不敢睁眼看。空中果然有人将一只玉环扔了下来。二人拾起玉环，送到南岳庙。等到回到家里的时候，有一个穿黄衣服的年轻人，拿着两个金盒子，分别到二人的家里说：“我家主人让我拿着这药，这药叫还魂膏，是来报答二位君子的。家里有死了的人，即使是六十年了，也可以把药膏涂到头顶上把他救活。”接下药膏之后，使者就不见了。二人于是分别用药膏救活了妻子。后来又一起云游寻找太极先生，都没有找到太极先生的踪影，就闷闷不乐地回来了。因为下大雪，二人见一位老汉担柴卖，很可怜老汉的衰弱和老迈，就把酒给老汉喝。看到柴担上有“太极”字样，二人便拜为老师，把玉壶的事告诉了他。老汉说：“这是我用来装酒的壶，丢了几十个六十年了，又见到它很是高兴。”元柳二人于是跟随老汉到祝融峰去了。从此二人得道成仙，不再出现在人世间。